四分律藏六十卷（第二十一卷～第四十卷）

姚秦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 • 乾隆大藏經 • 小乘律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一 初分七灭诤揵度法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欲供设种种饮食。即其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饮食。时有六群比丘颊食。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食如似猕猴。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颊食食尸叉罽赖尼。是中颊食者。令两颊鼓起。如似猕猴状耶。若故作大满口鼓起颊食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日时欲过。或命难梵行难疾疾食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供设种种好美食。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饭食。六群比丘嚼饭作声食。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乃至何有正法。如上食如似猪狗骆驼牛驴乌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嚼饭作声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诃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言。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嚼饭作声食。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嚼饭作声食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嚼干饼及燋饭肉甘蔗菰果庵婆罗果阎卜果蒲萄胡桃椑桃梨风梨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二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供设种种好食。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饮食。六群比丘大噉饭食。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乃至何有正法。如上食如似猪狗骆驼牛驴乌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大噉饭食。尸叉罽赖尼。是中噉饭者。张口遥呼噉食。若比丘

故噉饭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口痛。若食羹。若食酪酪浆酥毗罗浆。若苦酒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供设种种好食。即其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饮食。六群比丘吐舌舐食。时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乃至何有正法。如上食如似猪狗骆驼牛驴乌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言。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舌舐食。尸叉罽赖尼。舌舐者。以舌舐饭抟食。若比丘故作舌舐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被缚。或手有泥及垢腻污手舌舐取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诸比丘供设种种好食。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饮食。时有六群比丘振手而食。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乃至何有正法。如上食如似王若王大臣。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振手食。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作振手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食中有草有虫。或时手有不净欲振去之。或有未受食手触而污手振去之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供设种种好食。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饮食。时有六群比丘。手把散饭食。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乃至何有正法。如上食如似鸡鸟耶。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手把散饭食。尸叉罽赖尼。把散饭者。散弃饭也。若比丘故作手把散饭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

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食中有草有虫。或有不净污。或有未受食舍弃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供设种种好食。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至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饮食。时有六群比丘。以不净腻手捉饮器食。居士见已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乃至何有正法。如上以不净手捉饮器。如似王王大臣。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污手捉饮器。尸叉罽赖尼。是中污手者。有腻饭着手。若比丘故作不净腻手捉饮器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草上受叶上受洗手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六群比丘。在居士家食已洗钵。弃洗钵水及余食狼藉在地。居士见已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乃至何有正法。如上多受饮食如饥饿之人。而捐弃狼藉如王大臣。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洗钵水弃白衣舍内。尸叉罽赖尼。是中洗钵水者。杂饭水。若比丘。故作洗钵水弃白衣舍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以器若澡槃承取水持弃外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大小便涕唾生草菜上。时有居士见已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大小便及涕唾生草菜上。如猪狗骆驼牛驴。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大小便涕唾生草菜上。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已。病比丘不堪避生草菜疲极。佛言。病比丘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不得生草菜上大小便涕唾除病。尸叉罽赖尼。若比丘不病故生草菜上大小便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

。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在无草菜处大小便流堕生草菜上。或时为风吹。或时为乌所衔而堕生草菜中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水中大小便涕唾。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水中大小便。如似猪狗牛驴骆驼。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水中大小便涕唾。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病比丘避有水处疲极。佛言。病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涕唾除病。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于水中大小便涕唾。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于岸上大小便流堕水中。或时为风吹乌衔堕水中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立大小便。居士见已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立大小便。如似牛马猪羊骆驼。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诃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立大小便。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病比丘疲极不堪蹲。佛言。病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不得立大小便除病。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作立大小便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被系缚。或时脚蹲有垢腻。若泥污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六群比丘。与不恭敬反抄衣人说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诃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与反抄衣不恭敬人说法。尸叉罽赖尼。尔时诸比丘疑。病反抄衣者不敢为说法。佛言。病者无犯。自今已去不得与反抄衣不恭敬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反抄衣不恭敬无病人说法。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为王王大臣无犯

。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二竟)。

不得为衣缠颈者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三)。

不得为覆头者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四)。

不得为裹头者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五)。

不得为叉腰者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六)。

不得为着革屣者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七)。

不得为着木屐者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八)。

不得为骑乘者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九)。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止宿佛塔中。时有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止宿佛塔中。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乃至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在佛塔中止宿。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有比丘疑。不敢为守护故止宿佛塔中。佛言。为守护故无犯。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不得在佛塔中止宿。除为守护故。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佛塔中止宿。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为守护故止宿。或为强力者所执。或命难梵行难止宿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六群比丘。藏财物置佛塔中。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藏财物置佛塔中。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比丘有疑。不敢为坚牢故藏财物着佛塔中。佛言。若为坚牢无犯。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不得藏财物置佛塔中。除为坚牢。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持财物置佛塔中。除为坚牢。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为坚牢故藏着佛塔中。或为强力者所执。或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着革屣入佛塔中。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汝等。着革屣入佛塔中。诸比丘呵责已。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着革屣入佛塔中。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着革屣入佛塔中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者所执将入塔中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竟)。

不得手捉革屣入佛塔中。尸叉罽赖尼。如上(三)。

不得着革屣绕塔行。尸叉罽赖尼。如上(四)。

不得着富罗入佛塔中。尸叉罽赖尼。如上(五)。

不得手捉富罗入佛塔中。尸叉罽赖尼。如上(六)。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在塔下坐食已留残食及草污地而去。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如上。乃至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塔下坐食。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作塔已施食。作房已施食。若施池井。若众集坐处迮狭。疑佛未听我等塔下坐食。往白佛。佛言。听坐食。不应留草及食污地。时有一坐食比丘若作余食法不食比丘若有病比丘不敢留残食草污地。佛言。听聚着脚边出时持弃之。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不得塔下坐食留草及食污地。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在塔下食已留草及残食污地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聚一处出时持弃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担尸死从塔下过。护塔神慎。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于佛塔下担死尸过。呵责已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担死尸从塔下过。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担死尸从塔下过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须此道行或为强力者所将

去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竟)。

不得塔中埋死尸。尸叉罽赖尼。如上(九)。

不得在塔下烧死尸。尸叉罽赖尼。如上(七十)。

不得向塔烧死尸。尸叉罽赖尼。如上(七十一)。

不得佛塔四边烧死尸使臭气来入。尸叉罽赖尼。如上(二)。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六群比丘。持死人衣及床从塔下过。彼所住处神嗔。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持死人衣及床从塔下过。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粪扫衣比丘疑。不敢持如是衣从塔下过。比丘白佛。佛言。听浣染香熏已持来入。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不得持死人衣及床从塔下过。除浣染香熏。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持死人粪扫衣不浣不染不熏从塔下过。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浣染香熏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

不得佛塔下大小便。尸叉罽赖尼。如上(四)。

不得向佛塔大小便。尸叉罽赖尼。如上(五)。

不得绕佛塔四边大小便使臭气来入。尸叉罽赖尼。如上(六)。

不得持佛像至大小便处。尸叉罽赖尼。如上。有三事不犯或时有如是病。或时道由中而过。或为强力者所持将去无犯(七)。

不得在佛塔下嚼杨枝。尸叉罽赖尼。如上(八)。

不得向佛塔嚼杨枝。尸叉罽赖尼。如上(九)。

不得佛塔四边嚼杨枝。尸叉罽赖尼。如上(八十)。

不得在佛塔下涕唾。尸叉罽赖尼。如上(八十一)。

不得向佛塔涕唾。尸叉罽赖尼。如上(二)。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佛塔四边涕唾。时诸比丘见已嫌责言。汝等云何塔四边涕唾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诃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如上告诸比丘。自今已去

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塔四边涕唾。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塔四边涕唾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大鸟衔置塔边。或为风吹去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

尔时佛在舍卫国。时六群比丘向塔舒脚。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如上。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向塔舒脚坐。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彼比丘疑。不敢向塔间舒脚。佛言。中间有隔听。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不得向塔舒脚坐。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作向塔舒脚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中间隔障。或为强力者所持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

尔时佛在拘萨罗国游行。向都子婆罗门村。尔时六群比丘。安佛塔在下房已在上房住。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安佛塔在下房已在上房住。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安佛塔在下房已在上房住。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持佛塔在下房已在上房住。或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

人坐己立。不得为说法。尸叉罽赖尼。如上。彼疑。不敢为病人说法。佛言听。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人坐己立不得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若比丘。人坐己立故为说法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王王大臣捉立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

人卧己坐。不得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七)。

人在座己在非座。不得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八)。

人在高坐己在下坐。不得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九)。

人在前行己在后。不得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九十)。

人在高经行处已在下经行处。不应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九十一)。

人在道已在非道。不应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二)。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携手在道行或遮他男女。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携手在道行。如似王王大臣豪贵长者。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已往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住。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携手在道行。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作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有比丘患眼闇须扶接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比丘。在大树上受夏安居。于树上大小便下。尔时树神慎。伺其便欲断其命根。尔时诸比丘闻。嫌责已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此一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于树上大小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树上安居。不得绕树大小便。若先有大小便处大小便无犯。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上树过人。尸叉罽赖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向拘萨罗国游行。于道中值恶兽。恐怖上树齐人。自念言。世尊制戒不得上树过人。不敢过上。即为恶兽所害。尔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若命难梵行难得上树过人。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不得上树过人。除时因缘。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作上树过人。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命难梵行难上树过人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跋难陀。络囊中盛钵。贯着杖头肩上担。尔时诸居士。见已谓是官人。皆下道避于屏处看之。乃知是跋难陀。时诸居士皆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云何络囊盛钵肩上担在道而行。如似官人。令我下道避之。时有比丘闻。呵责已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络囊盛钵贯杖头肩上担行。使诸居士下道避之。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是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络囊盛钵贯杖头着肩上而行。尸叉

罽赖尼。若比丘故作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者所逼。若被系缚。若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六群比丘。为执杖不恭敬者说法。时诸比丘闻。呵责如上。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亦呵责如上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人持杖不应为说法。尸叉罽赖尼。彼疑。不敢为病人持杖者说法。佛言。为病人无犯。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人持杖不恭敬不应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若比丘。故为持杖者说法。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王及大臣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

人持剑。不应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七)。

人持鉾。不应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八)。

人持刀。不应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九)。

人持盖。不应为说法。除病。尸叉罽赖尼。如上(一百竟)。

七灭诤法。

如是七悔过法。半月半月说戒经来。若有诤事起。即应除灭。应与现前毗尼。当与现前毗尼。应与忆念毗尼。当与忆念毗尼。应与不痴毗尼。当与不痴毗尼。应与自言治。当与自言。治应与觅罪相。当与觅罪相。应与多人觅罪。当与多人觅罪。应与如草覆地。当与如草覆地。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二 第二分戒波罗夷法

尔时世尊。在毗舍离猕猴江边楼阁讲堂上。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告言。自今已去。我与诸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一摄取于僧。二令僧欢喜。三令僧安乐。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令增长。六难调顺者令调顺。七惭愧者得安乐。八断现在有漏。九断未来有漏。十正法得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作淫欲犯不净行。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若比丘尼者。名字为比丘尼。相似比丘尼。自称比丘尼。善来比丘尼。乞求比丘尼。着割截衣比丘尼。破结使比丘尼。受大戒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处所比丘尼。是中比丘尼。若受大戒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处所。住比丘尼法中。是谓比丘尼义。作淫欲犯不净行乃至共畜生者。所可得行淫处者是。波罗夷者。譬如人断头不可复起。比丘尼亦复如是。犯波罗夷已不复成比丘尼。故名波罗夷。云何名不共住。有二不共住。一羯磨一说戒。彼比丘尼。不得于是二事中住。是故名不共住。有三

处行淫波罗夷。人非人畜生。于此三处共行淫犯波罗夷。复于三种男行淫犯波罗夷。人男非人男畜生男。于此三处共行淫犯波罗夷。于三种二形行淫犯波罗夷。人二形非人二形畜生二形。于此三处二形共行淫波罗夷。于三种黄门行淫犯波罗夷。人黄门非人黄门畜生黄门。于此三处行淫波罗夷。比丘尼有淫心。捉人男根。着三处大小便道及口。入者犯。不入者不犯。有隔有隔有隔无隔无隔有隔无隔无隔波罗夷。非人男畜生男二形男黄门亦如是。比丘尼有淫心。捉眠男子及死者身未坏者少坏者男根入三处。入者犯。不入不犯。有隔有隔有隔无隔无隔有隔无隔无隔波罗夷。非人男畜生男二形男黄门亦如上。若比丘尼。为贼所捉。将诣人男所。以彼男根着三处。初入觉乐入已乐出时乐波罗夷。初入乐入已乐出时不乐波罗夷。初入乐入已不乐出时乐波罗夷。初入乐入已不乐出时不乐波罗夷。初入不乐入已不乐出时乐波罗夷。初入不乐入已乐出时不乐波罗夷。初入不乐入已乐出时乐波罗夷。此是第六句。有隔乃至无隔无隔亦如上。非人男畜生男二形男黄门。有隔乃至无隔无隔亦如上。若比丘尼为贼所捉。将至眠男子所及死者身未坏少坏者所。以彼男根着三处。初入乐入已乐乃至初入不乐入已不乐出时乐亦如上。有隔有隔乃至无隔无隔亦如上。乃至黄门亦如上。有隔有隔乃至无隔无隔亦如上。若比丘尼为贼所捉。于三处行淫。从初入乐入已乐出时乐。乃至初入不乐入已不乐出时乐亦如上。有隔有隔乃至无隔无隔亦如上。若比丘尼方便欲行不净。若作者波罗夷。不作者偷兰遮。比丘方便教比丘尼犯淫。作者偷兰遮。不作者突吉罗。比丘尼教比丘尼犯淫。作者偷兰遮。不作者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教余者作不作一切突吉罗。比丘波罗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灭摈。是谓为犯。不犯者。眠无所觉知不受乐一切无欲心不犯不犯者。最初未结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竟)。

尔时世尊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在聚落若空处。不与怀盗心取随所盗物。若为王若王大臣所捉。若缚若杀若驱出国。汝贼汝痴。若比丘尼作如是不与取。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二竟)。

尔时世尊在毗舍离。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诸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故自手断人命。若持刀授与人。若叹死誉死劝死。咄人用此恶活为。宁死不生。作如是心念。无数方便叹死誉死劝死。此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三竟)。

尔时世尊在毗舍离猕猴江边楼阁讲堂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实无所知自叹誉言。我得过人法入圣智胜法。我知是我见是。后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求清净故作

如是言。诸大姊。我实不知不见。而言我知我见。虚诳妄语。除增上慢。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四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大豪贵长者。名大善鹿乐。颜貌端政。偷罗难陀比丘尼亦颜貌端政。长者鹿乐系心于偷罗难陀所。偷罗难陀亦系心于长者所。后于异时。为偷罗难陀故。请诸比丘尼及偷罗难陀设食。即于其夜办具种种饮食。清旦往白时到。偷罗难陀知长者为己故请僧。彼即自住寺不往。诸比丘尼。到时着衣持钵诣长者家就坐已。时长者。遍观尼众不见偷罗难陀。即问。偷罗难陀何处而不来耶。答言。在寺不来。于是长者疾疾行食已。即往寺中至偷罗难陀所。偷罗难陀。遥见长者来即卧床上。长者前问。阿姨何所患苦。答言。无所患苦。我所欲者而彼不欲。彼言我欲非不欲。时长者即前抱卧以手摩捉呜。长者还坐问言。阿姨所须何物。答言。我欲得酸枣。

长者言。欲得者明日当送。时有守房小沙弥尼。见作如此事。诸尼食还已具向说之。比丘尼众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比丘尼言。云何汝与长者作如此事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即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汝与长者作如此事。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比丘尼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染污心。共染污心男子。从腋已下膝已上身相触。若捉摩若牵若推若上摩若下摩若举若下若捉若捺。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是身相触也。

比丘尼义如上。染污心者意相染着。染污心男子亦如是。腋已下者腋已下身分。膝已上者膝已上身分也。身者。从足指乃至头发。身相触者二身若捉摩若牵若推若逆摩若顺摩若举若下若捉若捺。捉摩者。手摩身前后。牵者牵前。推者推却。逆摩者从下至上。顺摩者从上至下。举者抱举。下者抱下或坐或立。捉者或捉前或捉后或捉髀或捉乳。捺者。或捺前捺后捺乳捺髀。男子男子想。男子以手摩尼。身身相触欲意染着。受触乐波罗夷。男子男子想。男子以手摩尼身动身欲意染着。受触乐波罗夷。乃至捉捺亦如是。是男子疑者。偷兰遮。若男作男想。以身触彼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偷兰遮。若男作男想。以身触彼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偷兰遮。若男作男想。男以身衣瓔珞具触尼身。

欲心染着受触乐偷兰遮。若男作男想。男以身衣瓔珞具触尼身。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偷兰遮。男作男想。以身触男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动身不受触乐偷兰遮。若男作男想。以身触男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动身受触乐偷兰遮。若男作男想。男以身衣瓔珞具触尼身。欲心染着动身不受触乐偷兰遮。男作男想。男以身衣瓔珞具触尼身。欲心染着受触

乐不动身偷兰遮。若男作男想。身相触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动身偷兰遮。男作男想。身相触欲心染着受触乐不动身偷兰遮。如是捉摩乃至捺一切偷兰遮。若男疑突吉罗。男作男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突吉罗。男作男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突吉罗。男作男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动身突吉罗。

男作男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不动身突吉罗。男作男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不动身突吉罗。男作男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动身突吉罗。乃至捉捺一切突吉罗。是男疑突吉罗。若比丘尼与男子身相触一触一波罗夷。随触多少一一波罗夷。若天男阿修罗男乃至畜生男能变形者。身相触偷兰遮。不能变形者。身相触突吉罗。若与女人身相触突吉罗。若与二形人身相触者偷兰遮。若男子作礼捉足。觉触乐不动身突吉罗。若比丘尼有欲心。触衣钵尼师檀针筒革屣。乃至自触身一切突吉罗。人男人男想波罗夷。于人男疑偷兰遮。人男非人男想偷兰遮。非人男作人男想偷兰遮。非人男生疑偷兰遮。比丘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

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取与时触身。若戏笑时触。若有所救解时触。一切无欲心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中有长者。名沙楼鹿乐。颜貌端正。偷罗难陀比丘尼亦颜貌端正。鹿乐长者系心偷罗难陀所。偷罗难陀亦系心鹿乐所。尔时偷罗难陀比丘尼欲心。受长者捉手捉衣。共入屏处共立共语共行以身相倚共期。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云何欲心。受长者捉手捉衣。入屏处共立共语共行以身相倚共期。尔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比丘尼。欲心受此长者捉手捉衣乃至共期。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染污心。知男子染污心。受捉手捉衣。入屏处共立共语共行。或身相倚或共期。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犯此八事故。比丘尼义如上。染污心者心有染着。染污心男子亦有染着。捉手者。捉手乃至腕捉衣者捉身上衣。入屏处者离见闻处也。屏处共立者离见闻处也。共语者亦离见闻处。共行者亦离见闻处。身相倚者身得相及处。共期者得共行淫处也。彼比丘尼染污心。受染污心男子捉手。偷罗遮。捉衣偷罗遮。入屏处。屏处共立。屏处共语。屏处共行。以为乐。以身相倚。一一偷罗遮。于七事中。若不发露忏悔罪未除。若

犯第八事波罗夷。天子龙子阿修罗子夜叉子饿鬼畜生能变形者。犯七事一一突吉罗。若犯第八事偷罗遮。畜生不能变形者。犯第八事突吉罗。与染污心女人犯第八事者突吉罗。比丘随所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所取与时手相触。或戏笑。或有所救解捉衣。若有所施与。若礼拜。若悔过。若受法入屏处共住。若有所施与。若礼拜。若悔过。若受法入屏处共立。若有所施与。若礼拜。若悔过。若受法入屏处共语。若有所施与。若礼拜。若忏悔。若受法入屏处共行。若为人打。若贼来。若有象来。若恶兽来。若有刺来回身避。若来求教授。若听法。若受请。若来至寺内。若共期不可作恶事处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妹。字坻舍难陀。其人犯波罗夷法。时偷罗难陀比丘尼。知便作是念。此坻舍难陀是我妹。今犯波罗夷法。我正欲向人说。惧彼得恶名称。若彼得恶名称于我亦恶。遂默然不说。彼于异时。坻舍比丘尼。休道诸比丘尼见。语偷罗难陀言。见汝妹已舍道不。答言。彼所作是非为不是。诸比丘尼问。云何所作是。偷罗难陀答言。我先知彼有如是如是事。诸比丘尼言。汝若先知。何以不向诸比丘尼说。偷罗难陀答言。坻舍是我妹。犯波罗夷法即欲向人说。惧得恶名称。若彼得恶名称于我亦恶。以是故我不向人说。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偷罗难陀言。汝云何覆藏坻舍重罪。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汝乃覆藏坻舍比丘尼重罪。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知他犯波罗夷。不自举不白僧不语人。彼于异时。彼比丘尼。或休道。若灭摈。若众僧遮。若入外道。后作是言。我先知有如是如是罪。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覆重罪故。如是世尊与比丘尼制戒。或于城内犯波罗夷。出至村中。或村中犯波罗夷。来入城内。时诸比丘尼。亦不知犯波罗夷不犯。后乃知犯波罗夷。或有言犯波罗夷者。或有疑者。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知比丘尼犯波罗夷。不自发露。不语众人。不白大众。若于异时。彼比丘尼。或命终。或众中举。或休道。或入外道众。后作是言。我先知有如是如是罪。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覆藏重罪故。比丘尼义如上。知者我知犯如是如是罪。僧者一羯磨一说戒。大众者。或四人或过四人。休道者出此法外。灭摈者。僧与作白四羯磨除去。遮者。众中断决罪时遮不听入众。入外道者。受外道法。重罪者。八波罗夷。于八法中犯一一罪。彼比丘尼。知是比丘尼犯波罗夷。前食时知后食时说偷兰遮。后食时知初夜说偷兰遮。初夜知中夜说偷兰遮。中夜知后夜说偷兰遮。后夜知不说至明相出波罗夷。除八波罗夷法。覆余罪不说者。随所犯

自覆重罪偷兰遮。除比丘比丘尼。覆余人罪突吉罗。比丘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若向人说。若无人可向说。意欲说而未说明相出。若说者。有命难有梵行难。不得说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竟)。

尔时世尊在拘睒弥瞿师罗园中。时尊者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时有比丘尼。名尉次。往返承事阐陀比丘。诸比丘尼语言。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顺从。尉次答言。诸大姊。此是我兄。今日不供养。更待何时。犹故随顺不止。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尉次比丘尼言。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今云何故顺从也。尔时诸比丘尼语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尉次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

而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云何故顺从。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听僧与尉次比丘尼作呵责白四羯磨。当作如是呵责。尼众中应差堪能人。若上座若次座若诵律若不诵律堪能作羯磨者。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是尉次比丘尼。知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而顺从阐陀比丘。诸比丘尼语言。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顺从。而故顺从。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与尉次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大姊。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随顺。白如是。大姊僧听。是尉次比丘尼。知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

僧未与作共住。而顺从阐陀比丘。诸比丘尼语言。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随顺。而故随顺。僧今与尉次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阐陀比丘。僧为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随顺。谁诸大姊忍。僧与尉次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与尉次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当作如是呵责。尉次比丘尼。僧与作白四羯磨已。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言。若有如此比丘尼顺从为僧所举比丘者。僧亦应如是与作呵责白四羯磨。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知比丘僧为作举。

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而顺从。诸比丘尼语言。大姊。此比丘。为僧所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顺从。如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是事坚持不舍。彼比丘尼应乃至第二第三谏。令舍此事故。若乃至三谏舍者善。若不舍者。是比丘尼波罗夷。不共住犯随举。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举者。为僧所举。白四羯磨是也。法者。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者。不顺治罪法。不忏悔者所犯罪未忏悔清净。僧未与作共住者。僧未与解罪羯磨。随顺者有二种。一法二衣食。法随顺者。教增戒增心增慧教语学问诵经。衣食者。与饮食衣服床卧具病瘦医药。若比丘尼知比丘为僧所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随顺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而随顺。

诸比丘尼语言。此比丘。僧与作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随顺。可舍此事。莫为僧所举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白。白已当复语言。妹当知。我白已。余有羯磨在。汝舍此事。莫为僧所举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当语言。妹我已与汝作白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举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第二羯磨。作第二羯磨已。当复语言。妹知不。我已作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汝舍此事。莫为僧所举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第三羯磨竟波罗夷。白二羯磨竟舍者三偷兰遮。白一羯磨竟舍者二偷兰遮。白竟舍者一偷兰遮。若作白未竟舍者突吉罗。

若未白前随顺所举比丘者一切突吉罗。若僧为随举比丘尼作呵责时。有比丘教言。汝莫舍。若僧与作呵责偷兰遮。若不呵责突吉罗。若比丘尼语言。莫舍。若僧与呵责偷兰遮。若不呵责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余人教莫舍。呵责不呵责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谏时舍。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异法异毗尼异佛所教。一切未作呵责前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竟)。

第二分十七僧残法

尔时世尊。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媒嫁持男语语女。持女语语男。若为成妇事。若为私通乃至须臾间。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一竟)。

尔时世尊。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嗔恚不喜。以无根波罗夷法谤。欲破彼清净行。后于异时。若问若不问。知是事无根。说我嗔恚故如是语

。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二竟)。

尔时世尊。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嗔恚不喜。于异分事中取片。非波罗夷比丘尼以无根波罗夷法谤欲破彼人梵行。后于异时。若问若不问。知是异分事中取片。彼比丘尼住嗔恚法故。作如是说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三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比丘尼在阿兰若处住。有一居士于此处作一精舍。施与比丘尼僧住。后异时。阿兰若处比丘尼有恶事出。诸比丘尼舍此精舍去。居士后命终。时居士儿即耕此精舍地。诸比丘尼见语言。此是众僧地莫耕。居士儿答言实尔。我父在时作此精舍与比丘尼僧比丘尼僧舍去。我父命终。我今自由何为空此处地彼此无用耶。时居士儿如故耕之。诸比丘尼即往断事官所言。尔时诸断事官。即唤居士儿依法决断。罚其财货尽入于官。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尼。云何比丘尼诣官言。居士儿使财物入官也。尔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

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诣官言人。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言人。若居士居士儿。若奴若客作人。若昼若夜。若一念顷。若弹指顷。若须臾顷。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尔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小妇。作一精舍施与比丘尼。彼比丘尼受住。已后舍人间游行。时王小妇。闻比丘尼舍精舍人间游行。辄复以此精舍转与女梵志。时彼比丘尼闻。念言。我行不在。辄以我精舍与人。时彼比丘尼即还精舍。语女梵志言避我去莫住我精舍。彼女梵志答言。此实是汝精舍。施主为汝作。汝出人间游行。持用与我。我今不能出去。

时彼比丘尼嗔。即牵曳令出。时女梵志即诣断事官言。时诸断事官。唤比丘尼。比丘尼疑难不去。自念。世尊制戒。不得诣断事官相言。尔时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自今已去若有唤应往。时彼比丘尼。即往断事官所。诸断事官问言。阿姨此事云何好说。比丘尼答言。此一切地皆属王。家事属居士。房舍属施主。床座卧具亦尔。修治房舍令众僧住止。得福多。何以故。由其施我得安住故。诸断事官答言。如阿姨所说。一切地属王。家事属居士。屋舍属施主。床座卧具亦尔。修治房舍令僧住止。得福多。何以故。由其施我得安住故。今此精舍应与女梵志令住。尔时诸比

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此比丘尼不善说。断事官亦不善答。何以故。前施是法。

后施非法。尔时波斯匿王闻。比丘尼如是说。诸断事官如是答。世尊作如是语时。王罚诸断事官财物尽入官。诸比丘闻往白世尊。世尊尔时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诣官言。居士若居士儿。若奴若客作人。若昼若夜。若一念顷。若弹指顷。若须臾顷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相言者。诣官共诤曲直。居士者。不出家人。儿者居士所生。奴者或买得或家所生。客作者财雇使作也。女梵志者。在此法外出家者是。若比丘尼言人。若居士居士儿。若奴客作人。若昼若夜。若一念顷。若弹指顷。若须臾顷。如女梵志诣官称其事。若断事官。下手疏事者僧伽婆尸沙。口说不著名字者偷罗遮。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

不犯者。若被唤。若欲有所启。若为强力所持去。若被系将去。若命难若梵行难虽口说不告官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竟)。

尔时世尊。在毗舍离猕猴江侧。在楼阁堂上时。有离奢妇女出外游戏。时有贼女在是众中共行。伺其作乐戏时偷彼财物逃走。时诸妇女遣使往告离奢。此有贼女取我财物走去。愿与我求觅。时诸离奢。遣人求觅得便当杀之。时贼女闻此语。遣人求觅得便杀。即舍毗舍离逃走。诣王舍城。至比丘尼僧伽蓝中。语诸尼言。我有信心贪乐出家。诸尼闻已。即便度出家受具足戒。时诸离奢闻。此贼女逃走诣王舍城。即往告摩竭国瓶沙王。此有贼女。取我妇女财物逃走来此。愿王与我求觅。时洴沙王。即敕左右检校求之。左右白王言。有贼女已在尼僧伽蓝中出家为道。时洴沙王闻有贼女来此比丘尼已度出家为道。即遣信语诸离奢。闻有贼女在尼僧伽蓝中已出家为道。我不能语。时诸离奢皆共讥嫌言。诸比丘尼。不知惭愧皆是贼女。外自称言。我知正法。云何度他贼女。其罪应死。多人所知。度令出家受具足戒。如是何有正法。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尼。汝云何度贼女令出家为道。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呵责彼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知是贼女。云何度令出家受具足戒。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是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他贼女应死者多人所知。度令出家受具足戒。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彼城中作贼出外村。外村作贼入城内。时诸比丘尼。不知贼与不贼。应死不应死人知不知。后乃知是贼应死人所知。或有言犯僧伽婆尸沙或疑。佛言。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先知是贼女罪应死人所知。不问王大臣。不问种姓。便度出家受具足戒。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贼者。若盗五钱若过五钱

。应死者处在死中也。多人知者王所知大臣所知庶民共知。王者。不依人食。大臣者。受王重位佐理国事。种姓者。舍夷拘离弥宁跋耆满罗苏摩。彼比丘尼。知贼女罪应死多人所知。不问王大臣种姓。便度为道。作三羯磨竟。和上尼僧伽婆尸沙。若作白二羯磨竟三偷罗遮。白一羯磨竟二偷罗遮。白竟一偷兰遮。若白未竟突吉罗。若未白前。若与剃发。若与出家与受戒集众僧。一切突吉罗。众满亦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或白王大臣种姓。若罪应死王听出家。若有罪听出家。若于系缚中放令出家。若救使得脱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尉次比丘尼。为僧所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有罪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时偷罗难陀比丘尼。不白尼僧。僧不约敕。辄自出界外。与尉次作解罪羯磨。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云何尼僧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举尉次比丘尼。而不顺从有罪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尼僧不约敕。汝辄自出界外与解罪。尔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尼僧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举尉次比丘尼。而不顺从有罪不悔。僧未与作共住。尼僧不约敕。汝辄自出界外与作羯磨解罪。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偷罗难陀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知比丘尼为僧所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未忏悔。僧未与作共住羯磨为爱故。不问僧僧不约敕。出界外作羯磨与解罪。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说。举者僧所举白四羯磨也。法者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顺从者。佛所制治罪法不行不悔者。有罪不向人说。未与作共住者。为僧所举未与解罪。爱故不问僧僧不约敕。出界外作羯磨与解罪。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白二羯磨竟三偷罗遮。白一羯磨竟二偷罗遮。白竟一偷罗遮。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白众僧。若被僧约敕。若能下意悔本罪。若僧以恚故不与解罪。彼人与解无犯。若先僧与作羯磨已。此僧移或死。若远行若休道。为贼所将去为水所漂。彼与解罪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独高褰衣渡水。从此岸至彼岸然。彼比丘尼颜貌端政。时有贼见已系意在彼。令渡水竟便捉触娆。诸居士见皆共嫌之。此比丘尼不知惭愧行不净法。外自称言。我知正法。而独自行高褰衣渡水。如淫女无异。如是何有正法。尔时差摩比丘尼。多诸弟子。去彼僧伽蓝不远有亲里村。有少事缘舍众独入村。诸居士见共相谓言。此差摩比丘尼所以独行者。欲得男子故耳。彼比丘尼即

于彼村中独宿不还。诸居士复言。所以独宿者。正须男子故耳。时有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与众多比丘尼。于拘萨罗国旷野中行。时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常在后独行下道诸比丘尼见已语言。诸妹。汝等何故在后行不与我等俱。答言。汝等但自行。

何与汝事。彼即问言。汝等不闻佛结戒当共伴相逐行耶。六群比丘尼偷罗难陀答言。汝等不知我耶。答言不知。彼言。我等所以在后行者。欲得男子。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尼。云何比丘尼。高褰衣渡水独行诣村落独宿共伴行而独在后。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独高褰衣渡水独行诣村独宿共伴行独在后。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独渡水独入村独宿独在后行。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义如上。水者河水独不能渡。彼比丘尼。当求一比丘尼共渡。比丘尼应渐褰衣入水待伴。前比丘尼疾疾入水令伴不及。僧伽婆尸沙。若入水时随水深浅褰衣待后伴。若疾疾入水不待后伴。偷兰遮。若至彼岸渐渐下衣待后伴。若发意速疾不渐渐下衣上岸不待后伴。偷兰遮。彼比丘尼。当求一比丘尼共行诣村。若比丘尼。独行诣村随所至村。僧伽婆尸沙。若无村独诣空旷无道处行一鼓声间僧伽婆尸沙。独行未至村偷兰遮。减一鼓声偷兰遮。独行村中一界突吉罗。求方便欲行而不去。若结伴欲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彼比丘尼共宿应在舒手相及处。彼比丘尼独宿随胁着地。僧伽婆尸沙。随转侧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共在村中宿。卧时使舒手相及。若舒手不相及。一一转侧一一僧伽婆尸沙。

彼比丘尼共在道行。不得离见闻处行。若比丘尼在道行离见闻处僧伽婆尸沙。离见处不离闻处偷兰遮。离闻处不离见处偷兰遮。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二比丘尼共渡水。入水时随水深浅渐渐褰衣。待后伴入水。去时不疾疾去待伴。上岸时渐渐下衣待后伴。或神足渡乘船渡。或桥上渡蹑梁渡。若伴比丘尼命终。若休道若远行。若贼将去。若命难或梵行难。或恶兽难。或为强力者将去。被缚将去。或为水所漂无犯。若二比丘尼入村。若于村中间一伴比丘尼死。或休道或远行或为贼将去。乃至水所漂如上无犯。若共二比丘尼宿舒手相及处。若一比丘尼出大小便。或受经诵经。若乐静独处经行。或为病尼煮羹粥作饭。若命终若休道。若远行若贼将去。

乃至为水所漂。亦如上无犯。与二比丘尼共行不离见闻处不犯。若一比丘尼出大小便。或命终或休道或为贼所将去。乃至为水所漂如上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竟)。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三 第二分十七僧残法之余

尔时佛在舍卫国。时世谷米勇贵乞食难得。时有比丘尼入城乞食空钵而还。时提舍难陀比丘尼。到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渐次到一贩卖人家默然而立。是堤舍比丘尼颜貌端政。贩卖人见已便系心在彼。即前问言。阿姨何所求索。报言。我欲乞食。彼言。授钵来。即便与钵。彼盛满钵羹饭。授与堤舍比丘尼。堤舍比丘尼。后数数着衣持钵。诣贩卖人家默然而立。彼复问言。阿姨何所求索。报言我欲乞食。彼即复盛满钵羹饭授与。诸比丘尼见已便问言。如今谷米勇贵乞求难得。我等诸人入城乞食空钵而还。汝日日乞满钵而来。何由得尔。报言诸妹乞食可得耳。堤舍比丘尼复于异日。到时着衣持钵诣贩卖人家。彼人遥见比丘尼来。便自计念。如我前后与此比丘尼食。计价可五百金钱。足直一女人。即前捉比丘尼欲行淫。比丘尼即唤言。莫尔莫尔。比近贩卖者即问言。向者何故大唤。答言。此人捉我。彼问言。汝何故捉比丘尼耶。贩卖人答言。我前后与此比丘尼食。计其价可五百金钱。足直一女人。若此比丘尼。意不贪乐我者。何以受我食。彼人问比丘尼言。汝实尔不。答言实尔。彼问比丘尼言。汝知彼与汝食意不。答言知。彼复言。汝若知者何故大唤。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提舍难陀比丘尼。云何比丘尼。染污心受染污心人食。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提舍难陀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以染污心受染污心人食。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提舍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有染污心。从染污心男子。受可食者及食并余物。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亦不知有染污心无染污心。后方知有染污心。或有言犯僧伽婆尸沙。或有疑者。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染污心。知染污心男子。从彼受可食者及食并余物。是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染污心者欲染着心。染污心男子者亦欲心染着。可食者。根食茎食叶食华食果食油食胡麻食黑石蜜食细末食也。食者饭麨干饭鱼及肉。余物者。金银珍宝摩尼真珠玭琉璃珂贝璧玉珊瑚若钱生像金若比丘尼染污心。知染污心男子从受可食物及食并余物者。彼与此受僧伽婆尸沙。彼与此不受偷兰遮。方便欲与而不与。若共期若悔还。一切偷兰遮。天子阿修罗子揵闼婆子夜叉子饿鬼子畜生能变形者。从受可食者及食并余物。彼与此受偷兰遮。不能变形者突吉罗。从染污心女人。受可食者及食并余物突吉罗。染污心染污心想僧伽婆尸沙。染污心疑偷

兰遮。不染污心染污心想偷兰遮。不染污心疑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若已无染污心。彼亦无染污心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谷米勇贵乞求难得。时诸比丘尼入城乞食空钵而还。堤舍难陀比丘尼亦入城乞食空钵而还。诸比丘尼见已问堤舍比丘尼言。汝常乞食满钵而归今何以空钵而归乞求难得耶。答言实尔。问言何以故尔。答言诸妹。我前常诣贩卖人乞故易得。而今不往从乞。是以难得。时六群比丘尼偷罗难陀。及堤舍比丘尼母。语堤舍比丘尼言。正使彼有染污心。无染污心。能那汝何。汝自无染污心。若得食。但以时清净受取。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偷罗难陀及堤舍比丘尼母言。汝等云何语堤舍比丘尼言。正使彼染污心无染污心。能那汝何。汝自无染污心。若得食。但以时清净受。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六群偷罗难陀及堤舍比丘尼母。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语堤舍比丘尼言。正使彼有染污心无染污心。能那汝何。汝自无染污心。若得食。但以时清净受。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偷罗难陀及堤舍比丘尼母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教比丘尼作如是语。大姊。彼有染污心无染污心。能那汝何。汝自无染污心。于彼若得食。以时清净受取。此比丘尼犯初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语比丘尼言。大姊。正使彼人有染污心无染污心。能那汝何。汝自无染污心。若得食但以时清净受取。说而了了僧伽婆尸沙。说不了了者偷兰遮。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戏笑说。若疾疾说。独处说梦中说。欲说此错说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欲坏和合僧。方便受破僧法。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应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莫坏和合僧。莫方便坏和合僧。莫受破僧法。坚持不舍。大姊。应与僧和合。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师学如水乳合。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十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有余比丘尼群党。若一若二若三乃至无数。彼比丘尼语是比丘尼言。大姊。汝莫谏此比丘尼。此比丘尼。是

法语比丘尼。律语比丘尼。此比丘尼所说。我等心喜乐。此比丘尼所说。我等忍可。是比丘尼语彼比丘尼言。大姊。莫作是说言。此比丘尼。是法语比丘尼。律语比丘尼。此比丘尼所说。我等喜乐。此比丘尼所说。我等忍可。何以故。此比丘尼所说。非法语非律语。大姊。莫欲破坏和合僧。当乐欲和合僧。大姊。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师学如水乳合。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依城邑若村落住。污他家行恶行。行恶行亦见亦闻。污他家亦见亦闻。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污他家行恶行。行恶行亦见亦闻。污他家亦见亦闻。大姊。汝污他家行恶行。今可离此村落去。不须住此。彼比丘尼语此比丘尼作是言。大姊。诸比丘尼。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尼。有驱者有不驱者。是诸比丘尼语彼比丘尼言。大姊。莫作是语。有爱有恚有怖有痴。亦莫言有如是同罪比丘尼有驱者有不驱者。何以故。而诸比丘尼。不爱不恚不怖不痴。有如是同罪比丘尼有驱者有不驱者。大姊。污他家行恶行。行恶行亦见亦闻。污他家亦见亦闻。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十二竟)。

尔时佛在拘睒弥瞿师罗园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恶性不受人语。于戒法中诸比丘尼如法谏已。自身不受谏语言。大姊。汝莫向我说若好若恶。我亦不向汝说若好若恶。诸姊止莫谏我。是比丘尼当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莫自身不受谏语。大姊。自身当受谏语。大姊。如法谏诸比丘尼。诸比丘尼亦当如法谏大姊。如是佛弟子众得增益。展转相谏。展转相教。展转忏悔。是比丘尼如是谏时。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二比丘尼。一名苏摩二名婆颇夷。常相亲近住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余比丘尼语言。大姊。汝等二人。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者。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而彼犹故不改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云何汝等。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余比丘尼语言。大姊。汝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而彼犹故不改悔。时

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苏摩婆颇夷比丘尼。

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余比丘尼语言。大姊。汝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莫展转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而犹不改悔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听僧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舍此事故。白四羯磨应作如是呵谏。尼众中应差堪能作羯磨人。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苏摩婆颇夷比丘尼。相亲近住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余比丘尼谏言。大姊。汝等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莫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者。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而彼犹故不改悔。若僧时到僧忍听。

僧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诃谏。舍此事故。汝等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莫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不作恶行恶声流布。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白如是。大姊僧听。此苏摩婆颇夷比丘尼。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余比丘尼语言。大姊。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于佛法中得增益安乐住。而彼犹故不改悔。今僧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舍此事故。汝等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莫展转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谁诸大姊忍僧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如是说。僧已忍。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

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作如是呵谏白四羯磨已。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有如此比丘尼。比丘尼僧亦当与作如是呵责白四羯磨。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相亲近住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展转共相覆罪。是比丘尼当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等莫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于佛法中得增益安乐住。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亲近者。数数共戏笑。数数共相调。数数共语。恶行者。自种华树教人种。自溉灌教人溉灌。自采华教人采华。自作华鬘教人作。自以线贯教人贯。

自持去教人持去。自持鬘去教人持去。自以线贯持去教人线贯持去。设彼村中若人若童子。共同一床坐起。同一器饮食。言语戏笑。自歌舞唱伎。或他作己唱和。或俳说。或弹鼓簧吹贝作孔雀鸣。或作众鸟鸣。或走或佯跛行。或啸或自作弄身。或受雇戏笑

。恶声者。恶言流遍四方无不闻者。罪者。除八波罗夷法。覆余罪者是。若比丘尼。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余比丘尼当谏此比丘尼言。大姊。汝等莫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汝等若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于佛法中得增益安乐住。汝等宜舍此事。勿为僧所呵谏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白。白已当语言。妹我已白竟。余有羯磨在。宜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谏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

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当复语言。妹已作白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谏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二羯磨。作二羯磨已当语言。妹已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谏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说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白已二羯磨竟舍者三偷罗遮。白已一羯磨竟舍者二偷罗遮。白已舍者一偷罗遮。白未竟舍者突吉罗。未白前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者一切突吉罗。比丘随所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非法别众呵谏。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呵谏。若一切不作呵谏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为僧呵谏已。六群比丘尼偷罗难陀比丘尼教作如是言。汝等当共住。何以故。我亦见余比丘尼共住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众僧以恚故教汝等别住。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僧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已。云何汝等教作如是言。汝等莫别住。何以故。我亦见诸比丘尼共相亲近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等别住。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及偷罗难陀比丘尼。僧为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汝等云何教作如是言。汝等莫别住当共住。何以故。我亦见诸比丘尼共住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

僧以恚故教汝等别住。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及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听比丘尼僧与六群及偷罗难陀比丘尼作呵责白四羯磨。当作如是呵。尼众中应差堪能作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僧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而教作如是言。汝等莫别住当共住。何以故。我亦见诸比丘尼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等别住。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与六群及偷罗难陀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汝莫作如是语言。莫别住当共住。亦莫言我亦见诸比丘尼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别住。今正有此二比丘尼。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更无有余。若此比丘尼。不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者。

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白如是。大姊僧听。此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僧与苏摩婆颇夷比丘尼作呵谏。而教作如是言。汝等莫别住当共住。我亦见诸比丘尼。共相亲近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等别住。僧今与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汝等莫别住当共住。莫言我亦见诸比丘尼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等别住。今正有此二比丘尼。共相亲近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更无有余。若此比丘尼。不相亲近者。于佛法有增益安乐住。谁诸大姊忍。僧为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作诃谏。舍此事者默然。若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呵谏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令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僧为六群比丘尼及偷罗难陀比丘尼作诃谏白四羯磨竟。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复有如此比丘尼。僧亦当与作诃谏。舍此事白四羯磨。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比丘尼僧为作诃谏时。余比丘尼教作如是言。汝等莫别住当共住。我亦见余比丘尼不别住共住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别住。是比丘尼。应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莫教余比丘尼言。汝等莫别住。我亦见余比丘尼共住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别住。今正有此二比丘尼。共住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更无有余。若此比丘尼别住。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应三谏。

令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若比丘尼僧为作诃谏时。余比丘尼教作如是言。汝等莫别住当共住。我亦见余比丘尼共相亲近住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等别住。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莫教余比丘尼言。汝等莫别住当共住。我亦见余比丘尼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别住。今正有此二比丘尼。更无有余。汝等共相亲近共作恶行。恶声流布共相覆罪。若此比丘尼别住者。于佛法有僧益安乐住。汝今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白。作白已当语言。大妹。我已作白竟。余有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

作初羯磨竟当语言。已白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谏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二羯磨。作二羯磨已当语言。妹已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谏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白二羯磨竟。舍者三偷兰遮。白一羯磨竟。舍者二偷兰遮。白已舍者一偷兰遮。白未竟舍者突吉罗。未白前教言。汝莫别住我亦见余比丘尼。共住共作恶行恶声

流布共相覆罪。僧以恚故教汝别住。一切突吉罗。若有如是比丘尼。僧与作呵谏时。若有比丘教言。莫舍若呵责偷兰遮。若不呵责突吉罗。若比丘尼教莫舍若呵责偷兰遮。若未呵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

非法别众呵责。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呵责。若一切不呵责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作如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云何汝等。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听僧与六群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白四羯磨。

当作如是呵责。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六群比丘尼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亦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呵责六群比丘尼舍此事。大妹。莫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白如是。大姊僧听。此六群比丘尼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今僧与六群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大姊。莫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

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谁诸大姊忍。僧为六群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六群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作如是呵责六群比丘尼舍此事。白四羯磨已。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若有如是比丘尼。僧当与呵责白四羯磨。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亦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是比丘尼当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莫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

。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亦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

若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亦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作是语。大姊。汝莫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白。白已当语言。我已白竟。余有羯磨在。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当语言。已作白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汝可舍此事。

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第二羯磨。作第二羯磨已当复语言。我已作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白二羯磨竟舍者三偷罗遮。白一羯磨竟舍者二偷罗遮。白竟舍者一偷罗遮。白未竟舍者突吉罗。未白前趣以一小事嗔恚不喜。便作是语。我舍佛舍法舍僧。不独有此沙门释子。更有余沙门婆罗门修梵行者。我等亦可于彼修梵行。一切突吉罗。若僧为如是比丘尼作呵责时。若比丘教言莫舍。若僧作呵责偷罗遮。若不呵责突吉罗。若比丘尼教言莫舍。若僧作呵责偷罗遮。若不呵责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教余人莫舍。呵责不呵责。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

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非法别众呵责。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呵责。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一切不作呵责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六竟)。

尔时佛在拘睒弥瞿师罗园中。时有比丘尼名黑。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遂嗔恚作是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黑比丘尼言。云何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是因缘集比丘僧。呵责黑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云何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僧与黑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白四羯磨当如是作。尼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黑比丘尼。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

恚有怖有痴。

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与黑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大姊。汝莫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如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而僧不爱不恚不怖不痴。妹汝自有爱有恚有怖有痴。白如是。大姊僧听。此黑比丘尼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今僧与黑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妹汝莫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而僧不爱不恚不怖不痴。汝自有爱有恚有怖有痴。谁诸大姊忍。僧与黑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便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与黑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与黑比丘尼作呵责白四羯磨已。白诸比丘。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若有如此比丘尼。比丘僧亦当与作呵责白四羯磨。

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是比丘尼应谏彼比丘尼言。妹汝莫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而僧不爱不恚不怖不痴。汝自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是比丘尼犯三法应舍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义如上。斗诤有四种。言诤觅诤犯诤事诤。僧者一羯磨一说戒。若比丘尼。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是比丘尼当谏彼比丘尼言。大姊。汝莫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作是语。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而僧不爱不恚不怖不痴。汝自有爱有恚有怖有痴。

汝今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白。作白已语言。我已白竟。余有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当复语言。我已作初羯磨竟。余二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二羯磨。作二羯磨已当复语言。我已作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白二羯磨竟舍者三偷罗遮。白初羯磨竟舍者二偷罗遮。白竟舍者一偷罗遮。白未竟舍者突吉罗。未白前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一切突吉罗。若比丘尼喜斗诤。僧与呵责时。比丘教言莫舍。

若僧作呵责偷罗遮。若不呵责突吉罗。若比丘尼教言莫舍。若作呵责偷罗遮。若不作呵责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教余人莫舍。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非法别众呵责。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一切不作呵责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

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七竟)。

第二分三十舍堕法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此说。若比丘尼。衣已竟迦絺那衣已舍。畜长衣经十日不净施得持。若过尼萨耆波逸提(一竟)。

若比丘尼。衣已竟迦絺那衣已舍。五衣中若离一一衣异处宿经一夜。除僧羯磨尼萨耆波逸提(二竟)。

若比丘尼。衣已竟迦絺那衣已舍。若得非时衣。欲须便受。受已疾疾成衣。若足者善。若不足者得畜一月。为满足故。若过畜者尼萨耆波逸提(三竟)。

若比丘尼。从非亲里居士居士妇乞衣。除余时尼萨耆波逸提。是中时者。若夺衣失衣烧衣漂衣。是名时(四竟)。

若比丘尼。夺衣失衣烧衣漂衣。是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自恣请多与衣。是比丘尼当知足受衣。若过尼萨耆波逸提(五竟)。

若居士居士妇。为比丘尼办衣价。买如是衣与某甲比丘尼。是比丘尼先不受自恣请。到居士家作如是说。善哉居士。为我办如是如是衣价与我。为好故。若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六竟)。

若二居士居士妇。与比丘尼办衣价。我曹办如是衣价。与某甲比丘尼。是比丘尼先不受自恣请。到二居士家作如是言。善哉居士。办如是如是衣价与我。共作一衣为好故。若得衣尼萨耆波逸提(七竟)。

若比丘尼。若王若大臣若婆罗门若居士居士妇。遣使为比丘尼送衣价。持如是衣价与某甲比丘尼。彼使至比丘尼所语言。阿姨。为汝送衣价受取。是比丘尼语彼使如是言。我不应受此衣价。我若须衣合时清净当受。彼使语比丘尼言。阿姨。有执事人不须衣。比丘尼言。有若僧伽蓝民若优婆塞。此是比丘尼执事人。常为比丘尼执事。彼使至执事人所。与衣价已还到比丘尼所如是言。阿姨。所示某甲执事人。我已与衣价。大姊。知时往彼当得衣。比丘尼若须衣者。当往彼执事人所二反三反语言。我须衣。若二反三反为作忆念得衣者善。若不得衣四反五反六反在前默然住令彼忆念。若四反五反六反在前默然住得衣者善。若不得衣。过是求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若不得衣。随使所来处。若自往若遣使往语言。汝先遣使持衣价。与某甲比丘尼。是比丘尼竟不得。汝还取莫使失。此是时(八竟)。

若比丘尼。自取金银若钱。若教人取。若口可受。尼萨耆波逸提(九竟)。

若比丘尼。种种买卖宝物者。尼萨耆波逸提(十竟)。

若比丘尼。种种贩卖者。尼萨耆波逸提(十一竟)。

若比丘尼。畜钵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为好故。尼萨耆波逸提。是比丘尼。当持此钵于尼众中舍。从次第贸至下坐。以下坐钵与此比丘尼言。妹持此钵乃至破。此是时(十二竟)。

若比丘尼。自求缕使非亲里织师织作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十三竟)。

若比丘尼。居士居士妇。使织师为比丘尼织作衣。彼比丘尼先不受自恣请。便往到彼所。语织师言。此衣为我织极好。织令广长坚致齐整好。我当少多与汝价。若比丘尼。与价乃至一食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十四竟)。

若比丘尼。与比丘尼衣已。后嗔恚。若自夺若教人夺取。还我衣来不与汝。是比丘尼应还衣。彼取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十五竟)。

若诸病比丘尼。畜药酥油生酥蜜石蜜得食残宿。乃至七日得服。若过七日服。尼萨耆波逸提(十六竟)。

若比丘尼。十日未满夏三月。若有急施衣比丘尼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乃至衣时应畜。若过畜尼萨耆波逸提(十七竟)。

若比丘尼。知物向僧。自求入己。尼萨耆波逸提(十八竟)。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四 第二分三十舍堕法之余

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有檀越。晨朝着衣持钵诣其家语言。我须酥。彼言可尔。即买与之。既买酥与。而言。我不须酥须油。彼言可得。彼即往卖酥家语言。我不须酥须油。其人报言。当作买酥法取汝酥。当作卖油法与汝油。彼檀越即讥嫌言。比丘尼无有厌足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求酥索油求油索酥。如是何有正法。若须酥直应索酥。须油便应索油。若须余物便应索余物。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言。云何索酥求油索油求酥。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云何求酥索油求油索酥。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欲索是。更索彼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欲索是更索彼者。求酥

已更求油。索油已更索酥。若求余物亦如是。若比丘尼欲索是。更索彼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尼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若欲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礼僧足已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言。大姊僧听。我某甲比丘尼索是更索彼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应忏悔。前受忏人白已然后受忏。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索是更索彼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尼忏。白如是。应如是白已受彼忏。语彼言自责汝心。答言尔。比丘尼僧。即应还彼比丘尼舍物。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索是更索彼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持此舍物还某甲比丘尼。白如是。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索是更索彼犯舍堕。今舍与僧。僧持此舍物还某甲比丘尼。谁诸大姊忍。僧还某甲比丘尼舍物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某甲比丘尼舍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舍物竟不还者突吉罗。若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不还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故坏。若烧。若作非物。若数数用。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须酥索酥。若须油索油。若须余物便索余物。若从亲里索。从出家人索。若为彼彼为己索。若不求而得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众多比丘尼于露地说戒。有居士见问言。阿姨。何故露地说戒。无有说戒堂耶。答言无。若与堂直能作堂不。答言能。即与作说戒堂物。时诸比丘尼便作是念。我曹说戒时趣得坐处。便坐说戒。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具五衣。我今宁可持此物贸衣共分。即便贸衣共分。后于异时。诸比丘尼故在露地说戒。彼居士见即问言。何以故在露地说戒无有堂耶。答言无。居士言。我前所与说戒堂物作何等。答言无所作。复问所由不作。比丘尼语言。我等作是念。我趣得坐处便可说戒。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具五衣。我等宁可持此物贸衣。即以此物贸衣共分。时彼居士讥嫌言。此比丘尼等。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以我堂物贸衣共分。谓我不知衣服难得当具五衣耶。如佛所说。能造第一福者。作好房施四方僧。是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尼。云何汝等。居士施作说戒堂物而贸衣共分。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以居士作堂物贸衣共分。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尼已。告诸比丘彼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知檀越所为僧施异。回作余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所为僧施异者。与作说戒堂用作衣。与作衣用作说戒堂。与此处乃彼处用。僧物为僧属僧。僧物者已许僧。为僧者为僧作而未许僧。属僧者已许与僧已舍与僧。若比丘尼。知

檀越所为僧施异。回作余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礼僧足已右膝着地合掌作是语。大姊僧听。我某甲比丘尼所为僧施异而回作余用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白已然后受忏。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所为僧施异而回作余用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尼忏。白如是。作此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答言尔。僧即应还此比丘尼衣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作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所为僧施异回作余用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某甲比丘尼衣白如是。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所为僧施异回作余用犯舍堕今舍与僧。谁诸大姊忍。僧还此某甲比丘尼衣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某甲比丘尼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于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还时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受作五衣。若转作净施。若作余用。若遣与人。若故坏。若烧。若作非衣。若数数着。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尔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问主用随所分处用。若与物时语言随意用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安隐比丘尼。欲来诣舍卫国。先旧住比丘尼。闻安隐比丘尼当来。为往诣家家乞求大得财物饮食。至期日而彼比丘尼竟不到。旧住比丘尼等自相谓言。我等与安隐比丘尼共期至舍卫国。而彼不到。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办五衣。我等宁可取此物贸衣共分。即作五衣分之。后于异时。安隐比丘尼来至舍卫国。夜过已。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诸居士见即问。阿姨何所求索。答言乞食。又问众僧无食耶。答言无。后日居士至旧比丘尼所问言。我等先各各出物。为供给安隐比丘尼。为作食不。答言不作。问言。何故不作。答言。我先与安隐比丘尼共期来至舍卫国。而彼不至。我等作是念。与安隐共期至舍卫国。而彼不到。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办五衣。我等宁可以此物贸衣共分。即便贸衣共分。时居士皆共讥嫌言。此诸比丘尼。无有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云何先为安隐比丘尼各各出物作饮食。而后贸衣共分。如是何有正法。我等亦知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具五衣。而我等所以施者。正为安隐远至供给饮食耳。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尼。汝等云何居士施物为供给安隐比丘尼作食。乃贸衣而共分耶。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居士施物供给安隐比丘尼作食。而乃贸衣共分。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尼已告诸比丘。彼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所为施物异自求为僧回作余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所为施异者。若为食

施用作依。为衣施用作食。若为余处乃更为余处用。自求者处处求。僧物者如上说。若比丘尼。所为施物异自求为僧回作余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如上法。舍已忏悔如上。僧即应还彼舍衣。白二羯磨还如上。若不还受作五衣。乃至作非衣。数数着。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语居士随意用。若居士与物已语言随意用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一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安隐比丘尼。有居士为檀越。到时着衣持钵至其家敷座而坐。时居士问讯住止安乐不。答言不安乐。问言何故尔。答言。所止处愦闹。是故不安乐。即问无别房耶。答言无。若与舍直能作舍不。答言能。彼即以舍直与之。时彼比丘尼作是念。我设作舍者多诸事务。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办五衣。我今宁可以此舍直贸衣耶。即便贸衣。后于异时。安隐比丘尼着衣持钵至居士家就座而坐。居士问言。阿姨。住止安乐不。答言不安乐。问言何以不安乐。答言。所止处愦闹故不安乐。即问言无别房耶。答言无。复问前所与舍直竟不作舍耶。答言不作。复问何以故不作。答言。我自作是念。若以此物作舍者多诸事务。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办五衣。即以此物贸衣时居士讥嫌言。此比丘尼受无厌足。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我与舍直作舍。而乃用贸衣。我岂不知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具五衣耶。但我等闻世尊所说。最第一福者。作房施四方僧也。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安隐言。汝云何檀越与物作房舍。乃用作衣。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安隐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檀越与物作屋。乃用作衣。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安隐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檀越所施物异回作余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所为施物异者。作别房用作衣。施作衣用作别房。若为余处施乃余处用。若比丘尼。所为施物异作别房回作余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如上法。舍竟忏悔如上。僧即应还彼舍衣。白二羯磨还如上。若不还受作五衣。乃至作非衣用。若数数着。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问檀越用随檀越处分用。若与时语言随意用。若亲厚人语言随意用。我当语主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二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众多比丘尼。为作房舍故。人间乞求处处乞索多得财物。诸比丘尼即自念言。若我以此物作屋者多诸事故。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办五衣。我等今宁可以此物用贸衣共分。念已贸衣共分。后于异时。诸居士问言。前与物作舍者竟作舍不。答言不作。问言何以故不作。答言。我等自念。设作屋者多诸事故。

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具五衣。我等宁可以此物贸衣共分。念已即贸衣共分。时诸居士闻已皆共讥嫌言。此诸比丘尼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以我等舍直贸衣共分。我等岂不知比丘尼衣服难得应具五衣耶。但我等闻世尊所说。最第一福者。作房施四方僧。是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尼。汝等云何以他舍直贸衣共分。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檀越与舍直贸衣共分。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尼已告诸比丘。彼诸比丘尼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檀越所为施物异自求为僧回作余用。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所为施物异者。施与作僧房用作衣。施作衣用作僧房。若为余处施乃余处用。自求者。自处处乞求。为僧者。僧物如上说。若比丘尼。所为施物异自求为僧回作余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如上法。舍已忏悔如上。僧即应还彼舍衣。作白二羯磨还如上。若不还受作五衣。乃至作非衣。数数着。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问物主随物主处分用。若与物时语言随意用。若是亲厚者语言随意用。我当语主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三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受持好色钵。故者留置。彼畜多钵而不洗治。狼藉在地。诸居士诣寺观看。见已讥嫌言。此比丘尼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多畜好色钵。故钵狼藉在地。与瓦肆无异。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汝云何多畜好色钵。故钵不洗治狼藉在地。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受持好色钵。故者不洗治狼藉在地。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畜长钵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即日得钵即日应受持。一钵余者。当净施若遣与人。若比丘尼畜长钵。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如上法。舍竟忏悔如上。僧即应还彼舍钵。作白二羯磨还如上。若不还乃至非钵用。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即日得钵即日受一钵。余钵净施或遣与人若夺想若失想若破想若漂想。不净施不遣与人不犯。若夺钵若失钵若破钵若漂钵。若自取用若他与用不犯。若所寄钵者命终若远行若休道。若为贼所将去。若遇恶兽难。为水所漂。不作净施。不遣与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四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多畜好色器。不好者留置。彼畜如是多器。不洗治料理狼藉在地。时有众多居士。诣诸寺观看。见已讥嫌言。此六群比丘尼。受取无厌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多畜器狼藉在地。如瓦肆无异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多畜器狼藉在地。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等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多畜器狼藉在地。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多畜好色器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即日得器应即日受。可须用者十六枚。余者。当净施若遣与人。十六者。大釜釜盖大盆及杓小釜釜盖小盆分杓水瓶瓶盖盆及杓洗瓶瓶盖盆及杓。若比丘尼畜多器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舍与僧如上。舍竟忏悔如上法。僧即应还彼舍器。白二羯磨还如上。若僧不还。乃至数数用。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即日得器当受十六枚。余者。当净施若遣与人。若作夺想若失想若破想若漂想。不作净不遣与人不犯。若夺器若失器若破器若漂器。若取自用。若他与器用。若彼所寄器比丘尼命终。若休道若远行。若贼将去。若恶兽难。若水漂。不作净不遣与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五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月期水出污身衣坐具。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听着遮月期衣。若脱听安带。月水犹从两边出污衣。更听作病衣重着外着涅槃僧。若至白衣舍应语言。我有病。若白衣语。但坐无苦。彼比丘尼。当褰涅槃僧以此病衣遮身坐。时有旃檀输那比丘尼。常自谓无有欲想语余一比丘尼言。汝若月水出时从我取此衣。彼报言可尔。余比丘尼常望此衣更不办衣。于异时。栴檀输那比丘尼月期水出。余比丘尼亦月水出。时余比丘尼遣使。诣栴檀输那比丘尼所语言前许我病衣今可见与。答言妹。我今亦月期水出不得相与。彼比丘尼嫌责栴檀输那比丘尼言。前语我。若月期水出。从我取病衣。我常望得衣不自办衣。而今往索不与我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栴檀输那比丘尼。汝云何许彼比丘尼病衣。使不自办衣。今索不与。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栴檀输那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栴檀输那比丘尼。许彼病衣使不自办。今索不与。以无数方便呵责栴檀输那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栴檀输那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许他比丘尼病衣。后不与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病衣者。月水出时遮内身上着

涅槃僧。衣者有十种衣如上。彼比丘尼。许彼病衣不与者。尼萨耆波逸提。除病衣已。许余衣不与者突吉罗。除余衣已许余。所须物不与者突吉罗。若比丘尼许比丘尼病衣后不与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如上。舍已忏悔如上。僧即当还彼舍衣如上。若不还。受作五衣。乃至数数用。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许病衣与。若无病衣。若作病衣。若浣染打举在牢处求不与无犯。彼比丘尼。或破戒或破见或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由此因缘命难梵行难许病衣不与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六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以非时衣受作时衣。诸比丘尼见语言。世尊许比丘尼畜五衣。此衣是谁衣。答言是我等时衣。即语言妹今是时非时。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以非时衣受作时衣。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以非时衣受作时衣。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以非时衣受作时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时者安居竟。无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非时者。除此于余时得长衣是。衣者。有十种衣如上。若比丘尼。以此非时衣受作时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如上。舍竟忏悔如上。僧即应还彼所舍衣。白二羯磨还如上。若不还受作五衣乃至数数着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非时衣受作非时衣。时衣受作时衣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七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与比丘尼贸衣。后嗔恚还夺取。妹还我衣来。我不与汝。汝衣属汝。我衣属我。汝自取汝衣。我自取我衣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云何与比丘尼贸衣。后嗔恚。还自夺取。妹还我衣来。我不与汝。汝衣属汝。我衣属我。汝自取汝衣。我自取我衣。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比丘尼。与比丘尼贸衣。后嗔恚还夺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与比丘尼贸易衣。后嗔恚。还自夺取若使人夺。妹还我衣来。我不与汝。汝衣属汝。我衣还我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衣者十种衣如上。贸易者。或以衣贸衣。或以衣贸非衣或以非衣贸衣。若以非衣。贸非衣。若针若刀若缕若碎段物乃至一丸药。彼比丘尼。与比丘尼贸衣后嗔恚。自夺若教人

夺。藏者尼萨耆波逸提。夺而不藏者突吉罗。若彼得衣者。举树上墙上篱上。若橛上象牙杙上衣架上若绳床上木床上大小褥上若地敷上。若取离处尼萨耆。取而不离处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如上。舍已忏悔如上。僧即应当还彼衣。白二羯磨还如上。若不还。受作五衣乃至数数着。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和喻语妹我悔还我衣。彼知有悔意还衣。若有余比丘尼语言。此比丘尼欲悔汝还衣。或彼借着无道理故还取。若豫知当失。若恐坏。若彼人破戒若破见若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为此事命难梵行难夺而不藏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八竟)。

尔时婆伽婆。在毗舍离猕猴江侧高阁讲堂上。时毗舍离梨奢。有因缘应从一居士得财物。时有比丘尼。名迦罗。常出入此居士家。以为檀越。时梨奢语迦罗言。我欲及阿姨一财物事。报言可尔。即为办其事。彼得财物欢喜。问言阿姨。欲须何物。报言止。此便为供养我已。彼复问言。阿姨。若有所须便说。报言且止。何须说。正使我有所须。俱不见与。居士报言但说。所须我当相与。彼即指示一衣价直千张叠言。我须如是衣。时居士皆共讥嫌言。比丘尼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云何乃索价直千张叠衣。正使檀越施与。犹应知足。彼即持与。复作是语。若我往者。足自办此事。可不失此衣。时跋陀迦毗罗比丘尼。至亲里家就座而坐。诸居士问言。阿姨。何所须欲。报言且止。便为供养我已。复语言但说。欲须何物。报言何须说。正使欲有所须俱不见与。报言当与。非为不与。但说。欲须何物。彼即指示价直千张叠衣。我须此衣。时诸居士讥嫌言。比丘尼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乃索价直千张叠衣。正使檀越施与。犹应知足。即与衣已语言。比丘尼何用此贵价衣为。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陀迦毗罗比丘尼。云何比丘尼。乃从彼索价直千张叠衣。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迦罗跋陀迦毗罗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从彼索价直千张叠衣。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迦罗跋陀迦毗罗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乞重衣齐价直四张叠。过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重衣者。障寒衣也。衣者十种如上。若比丘尼求重衣时。极至十六条。若比丘尼求重衣价直过四张叠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当舍与僧如上。舍衣竟忏悔如上法。僧即应还彼比丘尼衣。作白二羯磨与如上。僧若不还。若受作五衣乃至数数着。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索齐四张叠若减。若从出家人乞。若彼为己己为彼。若不索而自得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九竟)。

尔时婆伽婆。在毗舍离时。毗舍离梨奢。有因缘应从一居士得财物。有一迦罗比丘尼。常出入其家以为檀越。时梨奢语此迦罗比丘尼言。阿姨。我欲及一财物事。能为我办不。答言能。即为办之。彼得财物欢喜。语言。阿姨。欲得何物。报言止。此便为供养我已。彼复语言。若有所须便说。报言且止。正使我有所须俱不见与。彼报言当与。非为不与。但说。即指示一轻衣价直五百张叠。语言。我须如是衣。时居士皆共讥嫌言。比丘尼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乃索价直五百张叠衣。正使檀越施与。犹应知足。即持衣与已。如是言。若我往者自足办事。乃不失此衣。时有跋陀迦毗罗比丘尼。还至亲里家就座而坐。时居士问言。阿姨。欲须何物。报言且止。便为供养我已。复言。但说无苦。欲须何物。报言。止不须说。正使欲有所须俱不见与。报言当与。非为不与。欲须何物。即指示直五百张叠轻衣言。我须此衣。时彼居士讥嫌言。此比丘尼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索直五百张叠轻衣。正使檀越施与。犹应知足。即与衣已便言。比丘尼何用此贵价衣为。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罗跋陀迦毗罗比丘尼。云何乃从彼索直五百张叠轻衣。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迦罗跋陀迦毗罗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比丘尼。乃从彼索价直五百张叠轻衣。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迦罗跋陀迦毗罗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欲乞轻衣。极至价直两张半叠。过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轻衣者障热衣。衣者有十种如上。若比丘尼乞轻衣时极至齐十条。若比丘尼乞轻衣过二张半叠。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如上。舍竟忏悔如上法。僧即应还彼舍衣。白二羯磨还如上。若不还。若受作五衣。乃至作非衣数数着。一切突吉罗如上。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乞价直两张半叠。若减二张半。若从出家者乞。若为他乞他为己乞不乞而得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竟)。

第二分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之一

尔时婆伽婆。在释翅搜迦维罗卫国尼俱律园中。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告言。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

若比丘尼。故妄语者。波逸提(一)。

若比丘尼。毁呰语波逸提(二)。

若比丘尼。两舌语波逸提(三)。

若比丘尼。与男子同室宿者。波逸提(四)。

若比丘尼。共未受戒女人同一室宿。若过三宿。波逸提(五)。

若比丘尼。与未受具戒人共诵法者。波逸提(六)。

若比丘尼。知他有粗恶罪。向未受大戒人说。除僧羯磨波逸提(七)。

若比丘尼。向未受大戒人说过人法言。我知是我见是。实者波逸提(八)。

若比丘尼。与男子说法过五六语。除有智女人波逸提(九)。

若比丘尼。自掘地若教人掘。波逸提(十)。

若比丘尼。坏鬼神村波逸提(十一)。

若比丘尼。妄作异语恼他者。波逸提(十二)。

若比丘尼。嫌骂者波逸提(十三)。

若比丘尼。取僧绳床若木床若卧具坐褥。露地自敷若教人敷舍去。不自举不教人举。波逸提(十四)。

若比丘尼。于僧房中取僧卧具。自敷若教人敷。在中若坐若卧。从彼处舍去。不自举不教人举者。波逸提(十五)。

若比丘尼。知比丘尼先住处。后来于中间。敷卧具止宿。念言。彼若嫌迮者。自当避我去。作如是因缘非余非威仪。波逸提(十六)。

若比丘尼。嗔他比丘尼不喜。众僧房中自牵出。若教人索出者。波逸提(十七)。

若比丘尼。若在重阁上。脱脚绳床若木床。若坐若卧。波逸提(十八)。

若比丘尼。知水有虫。自用浇泥若草。若教人浇者。波逸提(十九)。

若比丘尼。作大房户扉窗牖及余庄饰具。指授覆苫齐二三节。若过者波逸提(二十)。

若比丘尼。施一食处。无病比丘尼应一食。若过受者波逸提(二十一)。

若比丘尼。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若施衣时行道时船上时大会时沙门施食时。此是时(二十二)。

若比丘尼。至檀越家殷勤请与饼麨食比丘尼欲须者二三钵应受。持至寺内分与余比丘尼食。若比丘尼无病过三钵受。持至寺中不分与余比丘尼食者波逸提(二十三)。

若比丘尼。非时食者波逸提(二十四)。

若比丘尼。残宿食啖。波逸提(二十五)。

若比丘尼。不受食及药。着口中除水杨枝。波逸提(二十六)。

若比丘尼。先受请已。若前食后食行诣余家。不嘱余比丘尼。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此是时(二十七)。

若比丘尼。食家中有宝。强安坐者。波逸提(二十八)。

若比丘尼。食家中有宝。在屏处坐者。波逸提(二十九)。

若比丘尼。独与男子露地一处共坐者。波逸提(三十)。

若比丘尼。语比丘尼。如是言。大姊。共汝至聚落当与汝食。彼比丘尼。竟不教与是比丘尼食。如是言。大姊去。我与汝一处共坐共语不乐。我独坐独语乐。以是因缘非余方便遣去。波逸提(三十一)。

若比丘尼。四月与药。无病比丘尼应受。若过受。除常请更请分请尽形请。波逸提(三十二)。

若比丘尼。往观军阵。除时因缘。波逸提(三十三)。

若比丘尼。有因缘至军中。若二宿三宿。过者波逸提(三十四)。

若比丘尼。军中若二宿三宿。或时观军阵斗战。若观游军象马势力。波逸提(三十五)。

若比丘尼。饮酒波逸提(三十六)。

若比丘尼。水泥中戏者。波逸提(三十七)。

若比丘尼。以指击擽他比丘尼者。波逸提(三十八)。

若比丘尼。不受谏者。波逸提(三十九)。

若比丘尼。恐他比丘尼者。波逸提(四十)。

若比丘尼。半月洗浴。无病比丘尼应受。若过受。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热时病时作时大风时雨时远行来时。此是时(四十一)。

若比丘尼。无病为炙故露地然火。若教人然。除余时波逸提(四十二)。

若比丘尼。藏比丘尼若钵若衣若坐具针筒。自藏教人藏。下至戏笑。波逸提(四十三)。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五 第二分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之二

若比丘尼。净施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衣。后不问主取著者。波逸提(四十四)。

若比丘尼得新衣。当作三种染坏色青黑木兰。若比丘尼得新衣。不作三种染坏色青黑木兰。新衣持者波逸提(四十五)。

若比丘尼。故断畜生命者。波逸提(四十六)。

若比丘尼。知水有虫。饮者波逸提(四十七)。

若比丘尼。故恼他比丘尼。乃至少时不乐。波逸提(四十八)。

若比丘尼。知比丘尼有粗罪。覆藏者波逸提(四十九)。

若比丘尼。知诤事如法忏悔已。后更发举者波逸提(五十)。

若比丘尼。知是贼伴。共一道行。乃至一聚落。波逸提(五十一)。

若比丘尼。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法行淫欲非是障道法。彼比丘尼谏此比丘尼言。大姊。莫作是语。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无数方便说淫欲是障道法。犯淫者是障道法。彼比丘尼谏此比丘尼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尼乃至三谏。令舍是事。乃至三谏时。舍者善。不舍者波逸提(五十二)。

若比丘尼。知如是语人未作法如是恶邪不舍。若畜同一羯磨同一止宿。波逸提(五十三)。

若沙弥尼如是言。我知佛所说法行淫欲非障道法。彼比丘尼谏此沙弥尼言。汝莫作是语。莫诽谤世尊。诽谤世尊不善。世尊不作是语。沙弥尼。世尊无数方便说淫欲是障道法。犯淫欲者是障道法。彼比丘尼谏此沙弥尼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尼应乃至三呵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时若舍者善。不舍者彼比丘尼应语是沙弥尼言。汝自今已去非佛弟子。不得随余比丘尼。如诸沙弥尼得与比丘尼二宿。汝今无是事。汝去灭去不须此中住。若比丘尼知如是摈沙弥尼。若畜共同止宿。波逸提(五十四)。

若比丘尼。如法谏时。作如是语。我今不学是戒。乃至问有智慧持律者当难问。波逸提。若为求解应难问(五十五)。

若比丘尼。说戒时如是语。大姊。用说是杂碎戒为。说是戒时。令人恼愧怀疑轻毁戒故。波逸提(五十六)。

若比丘尼。说戒时作如是语。大姊。我今始知是戒半月半月说戒经来。余比丘尼知是比丘尼若二若三说戒中坐。何况多。彼比丘尼无知无解。若犯罪应如法治。更重增无知法。大姊。汝无利得不善。汝说戒时。不用心念不一心摄耳听法。彼无知故。波逸提

(五十七)。

若比丘尼。共同羯磨已后作如是说。诸比丘尼随亲厚以众僧物与者。波逸提(五十八)。

若比丘尼。僧断事时不与欲而起去者。波逸提(五十九)。

若比丘尼。与欲竟后更呵。波逸提(六十)。

若比丘尼。比丘尼共斗诤。后听此语已欲向彼说。波逸提(六十一)。

若比丘尼。嗔恚故不喜。打彼比丘尼者。波逸提(六十二)。

若比丘尼。嗔恚故不喜。以手搏比丘尼者。波逸提(六十三)。

若比丘尼。嗔恚故不喜。以无根僧伽婆尸沙法谤者。波逸提(六十四)。

若比丘尼。刹利水浇头王。王未出未藏宝。若入宫过门阈者。波逸提(六十五)。

若比丘尼。捉宝及宝庄饰。自捉若教人捉。除僧伽蓝中及寄宿处。波逸提。若僧伽蓝中若寄宿处。若宝若以宝庄饰。自捉若教人捉。若识者当取。如是因缘非余(六十六)。

若比丘尼。非时入聚落。又不嘱比丘尼。波逸提(六十七)。

若比丘尼。作绳床若木床。足应高佛八指。除入陛孔上。若截竟过者。波逸提(六十八)。

若比丘尼。持兜罗绵贮。作绳床木床若卧具坐具。波逸提(六十九)。

尔时婆伽婆。在毗舍离猕猴江侧高阁堂上。时异处有蒜园。偷罗难陀比丘尼去园不远而行。园主问言。阿姨欲须蒜耶。报言须蒜。即时蒜与。此比丘尼得蒜已。后数数复往去。彼不远而行。其人见已复语言。阿姨更须蒜耶。报言须。我若得蒜便能食。即复与蒜。与蒜已敕守园人言。从今日给比丘尼人各五枚蒜。时园主留一人守园。自持蒜诣毗舍离卖。偷罗难陀比丘尼还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尼言。汝等知不。某处某甲檀越。日给比丘尼人各五枚蒜。可往迎取。时偷罗难陀。将沙弥尼式叉摩那即往蒜园。问守蒜人言。园主何处。报言。诣毗舍离卖蒜。时守蒜人言。何故问耶。答言。园主日给比丘尼人各五枚蒜。今可与我。守蒜人言。小住。须园主来。我不得自在。我正可守视而已耳。

比丘尼语言。大家见施奴不肯与。偷罗难陀。即敕沙弥尼拔取蒜。数知多少。此与上座次座和上阿阇梨。此与同和上同阿阇梨亲厚知识。此今日食。此明日食。此后日食

。即时现园蒜取尽。蒜主还见蒜尽。问守园者言。蒜何故尽。答言大家。先信乐故。日给比丘尼僧人各五枚蒜。向有沙弥尼式叉摩那来至我所语我言。蒜主今为所在。我答言。入毗舍离卖蒜。我问言何故问。答我言。蒜主日与我人各五枚蒜。今可与我。我答言。小住。待园主还。我正守视而已耳。不得自由。比丘尼言。大家与我蒜。而奴不肯与我。时即敕沙弥尼拔取蒜已。数知多少言。此与上座。此与次座。此与和上。此与阿阇梨。此与同和上同阿阇梨。此与亲厚知识。此今日食。此明日食。此后日食。并复并啖。

以是故园蒜都尽耳。园主即讥嫌言。此比丘尼无有惭愧。受无厌足。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正使檀越施与。犹应知足。况不见主而取尽。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等云何。尽拔取他蒜并并啖持去不留遗余。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不见主拔取他蒜尽。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往昔有一婆罗门。年百二十形体羸瘦。此婆罗门妇端政无比多生男女。此婆罗门系心其妇及诸男女。初不舍离。以此爱着情笃遂至命终。便生雁中其身毛羽尽为金色。以前福因缘故自识宿命。

内白思惟。我当以何等方便养活此男女使不贫苦。日日来至其家日落一金羽而去。男女得之便自思惟。以何因缘此雁王日来落一金羽与我而去。我等宁可伺其来时方便捉之尽取金羽。如其所谋。即捉拔取金羽。取已即更生白羽。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婆罗门死为雁者。岂异人乎莫作异观。即园主是。其端政妇多生男女者。即偷罗难陀比丘尼是。男女者。即式叉摩那沙弥尼等是。以本贪爱故令金羽尽。更生白羽。今复爱故令蒜尽。更得贫穷。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啖蒜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啖生蒜熟蒜若杂蒜者咽咽波逸提。比丘突吉罗。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以饼裹蒜食。若余药所不治。唯须服蒜差听服。若涂疮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时偷罗难陀比丘尼剃三处毛。往诣檀越家在妇女前就座而坐。不自覆身露其形体。时彼妇女见已语言。阿姨共洗浴来。答言且止。便为得供养已。复语言但来共浴。答言我不须洗浴。时诸妇女即强脱衣见其剃处。即语言。阿姨。世人所以剃毛者为欲事。阿姨以何故剃之。偷罗难陀答言。我从俗已来习此法不但今也。时

诸居士妇女即讥嫌言。比丘尼不知惭愧习不净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剃三处毛。犹如淫女贼女。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言。汝云何乃剃三处毛。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乃剃三处毛。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剃三处毛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三处毛者。大小便处及腋下。若比丘尼剃三处毛。一动刀一波逸提。若拔若揃灭若烧。一切突吉罗。比丘偷罗遮。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若有疮须剃去着药或为强力者所执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释翅搜迦维罗卫尼俱律园中。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女人身臭秽不净。说是语已。即礼佛足绕三匝而去。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尼以水作净。时偷罗难陀闻此制已。即以水作净。欲心内指水道中。指深爪伤内。血出污身衣卧具。诸比丘尼即问言。何所患苦。即具说因缘。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比丘尼。云何水作净。乃以指内水道中伤内血出污身衣及污卧具。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以水作净。以欲心内指爪深伤内血出污身衣及卧具。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以水作净。应齐两指各一节。若过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水作净者以水洗内。彼比丘尼。以水作净。内两指各一节。过者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齐两指各一节。若减一节。或有如是病。或内有草。或内有虫挽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欲心炽盛颜色憔悴身体羸瘦。往诣波斯匿王宫内。宫内诸妇女见已问言。阿姨有何患苦。答言我有色患。即问言。有何等色患。答言。我欲心炽盛。诸妇女言。我在宫内。时时乃得男子。若不得男子时。或以胡胶作男根内着女根中。既得适意不名行淫。阿姨亦可作如是。既得适意不名行淫。时有二六群比丘尼。作如是男根已共行淫事。余比丘尼见谓共男子行淫。见起已方知非男子。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云何汝等。以胡胶作男根共行淫。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

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以此胡胶作男根共行淫。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以胡胶作男根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作男根者。用诸物作。或以胡胶作。若饭作。或用麨作。或蜡作。若比丘尼。以此诸物作男根内女根中者。一切波逸提。若不摩治内女根中者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着果药及丸药。或衣塞月水。或为强力者所执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欲意炽盛颜色憔悴形体羸瘦。往诣波斯匿王宫。时宫中诸妇女见已问言。阿姨何所患苦。答言以不从愿故。问言。有何愿不从。答言。我淫心炽盛。诸妇女言。我等在宫内。时时乃得男子。若不得时。以胡胶杂物作男根内女根中。既适淫意不名行淫。诸尊何不如是作。诸比丘尼报言。诸姊。世尊制戒不得尔。彼即复言。阿姨。我等在宫。时时乃得男子。若不得男子时。共相拍以适淫乐不名行淫。阿姨何不尔。时二六群比丘尼共相拍。余比丘尼见谓共男子行淫。起已方知非男子。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云何共相拍。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等云何共相拍。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共相拍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拍者。若以手掌。若脚拍。若女根女根相拍。若比丘尼共相拍。拍者突吉罗。受拍者波逸提。若二女根共相拍。二俱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或来去。若经行。若扫地。若以杖触不故作。若洗时手触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长者共妇出家为道。食时诣村乞食得已持还尼僧伽蓝中。食时本妇比丘尼持水在前立。并以扇扇。比丘语言。小避去我羞人。莫在我前立。比丘尼语言。大德何以羞我。彼复言。何不速去我羞比丘尼。答言。我在前立便言可羞。本来作如是如是事何以不羞。其妇比丘尼嗔恚。以扇柄打以水浇头而舍入房。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此比丘尼。汝云何嗔恚打比丘。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打比丘。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比丘食

时供给水。以扇扇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疑。不敢瞻视病比丘。无人与水不敢问。佛言。听诸比丘尼看病比丘。若无水听问。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尼。比丘无病食时供给水以扇扇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彼比丘尼比丘不病食时供给水在前立以扇扇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瞻视病比丘无水问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乞求生谷胡麻米若大小豆大小麦。时诸居士见已讥嫌言。诸比丘尼乞求无厌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乞如是等种种生谷米。似如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云何汝等。乞是种种生谷米。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乞是种种生谷米。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乞生谷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乞生谷乃至大小麦一切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从亲里乞。若从出家人乞。若他为己己为他。若不乞自得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去比丘尼精舍不远。有好结缕草生。时有诸居士。数来在中坐卧调戏。或呗或歌或舞。或有啼哭音声。乱诸坐禅比丘尼。诸比丘尼患之。居士去后。以大小便粪扫置草上。诸居士还来在中戏。时诸不净污身及衣服。以此不净污草。草遂枯死。时诸居士以此事故皆讥嫌言。此诸比丘尼。受取无厌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我等数来在此戏笑歌舞。云何比丘尼。乃以大小便污坏净草。复污我身及衣服。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诃责此诸比丘尼。云何汝等。于居士所游戏之处。以大小便不净置生草上。污居士身及衣服。又使生草枯死。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居士所游戏之处。以大小便置生草上。污身及衣服。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诸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在生草上大小便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于生草上大小便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若在无草处大小便。流堕草上。或风吹。或鸟衔污草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七)。

尔时婆伽婆。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有一六群比丘尼。夜大小便器中。明旦不看墙外弃之。时有不信乐大臣。清旦乘车欲问讯洴沙王。路由比丘尼精舍边过。尼所弃大小便。堕此大臣头上污身衣服。时大臣念言。我当向官断事人说此事。时有笃信知相婆罗门言。欲何所诣。大臣答言。比丘尼以大小便污辱我。我欲向官断事人言。知相婆罗门谏言。且止。勿以此事向官言。或不成事更得其罪。时此大臣随语便还。彼知相婆罗门。即诣比丘尼精舍。问何等比丘尼。夜以器盛大小便不看墙外弃之。诸比丘尼答言。我等不知。诸比丘尼言。何故问此事。时婆罗门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尼说。我已呵谏此大臣令止。自今已去后莫复尔。诸比丘尼即自相检校。谁为此事。即知六群比丘尼中有作此事者。时诸比丘尼。呵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夜大小便器中。明旦不看墙外弃之。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夜大小便器中。不看墙外弃之。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夜大小便器中。昼不看墙外弃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夜大小便器中。昼日当看墙外然后弃之。若夜起者要先弹指謦欬。若比丘尼。夜大小便器中。昼不看墙外弃者波逸提。若夜不謦欬不弹指弃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夜大小便器中。昼则看墙外弃之。若夜弹指謦欬。若彼有瓦有石若有树株若有刺诸不净之处弃。若有汪水若有坑岸若有粪聚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八)。

尔时婆伽婆。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国人俗节会日伎乐嬉戏。时六群比丘尼往看。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此诸比丘尼不知惭愧习不净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共看此种种戏事。与淫女贼女何异。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共看戏事。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共看戏事。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往观看伎乐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观看者看种种戏笑。彼比丘尼。若从道至道。从道至非道。从非道至道。从高至下。从下至高。往看伎乐。若见波逸提。不见突吉罗。若发意欲去而不去。若期去中道还。尽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所启。若被唤道由边过。或彼宿止处。或为强力将去。或缚去。或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九)。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入村在屏处与男子共立语。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不净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入村与男子屏处共语。如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汝等云何入村在屏处与男子共立语。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入村屏处与男子共立语。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入村内与男子在屏处共立共语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村者白衣舍。屏处者。不见不闻处。不见处者若尘雾闇。不闻处者乃至不闻常语声若比丘尼。入村内与男子在屏处立共语波逸提。若同伴盲而不聋突吉罗。聋而不盲突吉罗。立而不语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二比丘尼为伴。若有可知人为伴。若有多女人共立。或不盲不聋。或行不住。或病倒地。或为强力者所执。或被缚将去。或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与男子共入屏障处。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不净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比丘尼。与男子共入屏障处。如淫女贼女不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与男子共入屏障处。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与男子共入屏障处。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与男子共入屏障处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屏障处者。若树若墙若篱若衣若复余物障。彼比丘尼与男子共入屏障处波逸提。若同伴盲而不聋聋而不盲突吉罗。立住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二比丘尼为伴。或有可知人为伴。若有余女人为伴。若不盲不聋。或行不住。或病倒地。若为强力者所将入。或被缚或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在村内街巷中屏处与男子共立共语。若遣伴远去独与男子耳语。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比丘尼。入村内街巷中屏处与男子共立共语。若遣伴远去独与男子耳语。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汝等云何入村在巷陌中屏处与男子耳语。时诸

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入村内巷陌中屏处独与男子耳语。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入村内巷陌中遣伴远去在屏处与男子共立耳语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村者白衣舍巷陌屏处者。有见屏处闻屏处。见屏处者烟云雾尘黑闇眼所不见。闻屏处者。乃至常语不闻声也。耳语者耳边语。彼比丘尼。入村巷陌中遣伴至不见不闻处在屏处与男子共立共耳语波逸提。离见处至闻处突吉罗。离闻处至见处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二比丘尼为伴。或与可知女人为伴。或有余人为伴。若伴不盲不聋。或病发倒地。或为强力者所执。或被缚将去。或命难梵行难。若有所与遣伴远去。若伴病。若无威仪。而语言妹汝去。我当送食与汝。若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应灭摈。若以此事有命难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到时着衣持钵诣一居士家。到已居士妇敷一独坐床令坐。已舍入屋内。此比丘尼坐须臾。不语主人便舍座去。适出门。有一摩纳来入其家。四顾不见人。便作是念。此床座于我有益。即取持去。居士妇出。不见比丘尼。亦不见独坐床。即遣信问比丘尼。独坐床为何所在。比丘尼答言。我不知。当我出时。有一摩纳来入汝家。或彼持去。可从彼推求。即往推求还得床座。时诸居士皆共讥嫌言。比丘尼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坐主人床坐。不语便舍去。如似淫女贼女无异。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此比丘尼。云何比丘尼。坐主人床座不语便舍去。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坐主人床座不语主便舍去。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入白衣家内坐。不语主人舍去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入白衣家坐。不语主人便去出门波逸提。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若方便欲去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语主人而去。若座上更有人坐。若去时嘱比坐人而去。比坐人语言。但去无苦。或坐石上木上墼上草敷上若垛上。若屋欲崩。或火烧。若有毒蛇恶兽盗贼。若为强力所执。或被系。或命难或梵行难。不语主人而去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罗阅城中有一不信乐大臣。有一独坐床无人敢坐上者。偷罗难陀比丘尼。常入出其家以为檀越。偷罗难陀。到时着衣持钵往诣其家。不语便坐大臣床座上。大臣见已问言。谁令此比丘尼坐我床上。答言。无有语者。自来坐耳。时大臣讥嫌言。偷罗难陀比丘尼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比丘尼。不语主人便坐他座上。如贼女淫女无异。偷罗难陀。坐床上时。有月水不净。污他床褥即舍而去。大臣见已复更嗔恚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不语其主坐他座上。如似淫女贼女有何等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比丘尼。云何比丘尼。不语主人辄坐他床上。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比丘尼。不语主人辄坐他床上。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入白衣家内不语主人辄坐床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入白衣家不语主人辄坐床座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语主人而坐。或有常处坐。若是亲厚。若有亲厚人语言。汝但坐无苦。我当语主人。若坐石上木上埵上草敷上。若癫病发卧地。或为强力者所执。或命难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众多比丘尼。道路行向拘萨罗国。诣一无住处村。到已不语主人便自敷坐具于中止宿。诸居士见问言。谁安此诸比丘尼在中止宿。答言。无有安者。自来止住。时诸居士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比丘尼。不语其主。便入他舍辄自安止。与淫女贼女何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云何比丘尼。不语主人辄入他舍坐卧止宿。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诸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不语主人辄入他舍止宿坐卧。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诸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入白衣家内不语主人辄自敷座宿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敷座者。或敷草或敷树叶乃至敷卧毡。彼比丘尼。入白衣舍内不语主人自敷座具宿止。随胁着地。若一转一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语主人宿止。若是空舍。或作福舍。或是知识。若有亲厚者语言。汝但坐我当与汝语主人。或强力者所执。或被缚。或命难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与男子共入闇室中。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不净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云何比丘尼。与男子共入闇室中。如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汝等云何与男子共入闇室中。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诃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与男子共入闇室中。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与男子共入闇室中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闇室者。无灯火无窗牖无光明。彼比丘尼与男子共入闇室中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灯火向牖光明。若为强力者将入。若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六)。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六 第二分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之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提舍难陀比丘尼。是讖摩比丘尼弟子。师语。汝取衣钵尼师檀针筒来。时提舍比丘尼。受师教不审谛。语诸比丘尼言。师教我偷衣钵尼师檀针筒。时诸比丘尼闻此语已。即问讖摩比丘尼。汝实教弟子偷衣钵尼师檀针筒耶。答言诸妹。我岂当有此意教弟子偷衣钵尼师檀针筒耶。我直语取衣钵尼师檀针筒来。不教偷也。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提舍难陀比丘尼。云何汝受师语不审谛。向诸比丘尼言。师教我偷衣钵尼师檀针筒。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提舍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受师语不审谛。便语诸比丘尼言。师教我偷衣钵尼师檀针筒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提舍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提舍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不审谛受语。便向人说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不审谛受语。便语诸比丘尼言。师教我偷衣钵尼师檀针筒。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事实尔。语言汝往偷取衣钵尼师檀针筒来。语诸比丘尼言。师教我偷衣钵尼师檀针筒来。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独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此乃错说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七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以小事便共嗔恚作咒诅言。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我若作是事者。使我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汝作是事。者亦堕三恶

道不生佛法中。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自有小事便嗔恚作是咒诅言。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我有是事。使我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汝有是事。亦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自有小事便嗔恚作是咒诅言。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我有是事。使我入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汝有是事。亦当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有小因缘事便咒诅。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我有如是事。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汝有如是事。亦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佛言。自今已去听称南无佛。若我有如是事南无佛。若汝有如是事。亦南无佛。彼比丘尼有小事便自咒诅。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我有是事。堕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若汝有是事。亦入三恶道不生佛法中。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言南无佛。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独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此错说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八)。

尔时世尊。在拘睒弥瞿师罗园中。时迦罗比丘尼。与他共斗诤。不善忆持诤事。便自手槌胸啼哭。时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迦罗比丘尼。汝云何与他共斗诤。自手槌胸啼哭。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迦罗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迦罗比丘尼。与他共斗诤。手槌胸啼哭。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罗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迦罗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共斗诤。不善忆持诤事。槌胸啼哭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与他共斗诤者。有四种诤如上。若比丘尼。共斗诤不善忆持诤事。槌胸啼哭。一槌胸一波逸提。一涕泪堕一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食噎而自槌。或因大小便泪出。或因风寒热泪出。或烟熏泪出。或闻法心生厌离泪出。或眼病着药泪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九)。

尔时婆伽婆。在婆只陀国。时六群比丘尼二人同一床卧。诸比丘尼见谓与男子共卧。见起时乃知非男子。时有一大将。勇健多智众术备具善能斗战。始娶妇未久被官敕当征。便生此念。我今远征妇当付谁。正欲付嘱居士。居士家多诸男子不得付嘱。大将先

与跋提迦毗罗比丘尼知识。念言。我今宁可将妇付嘱迦毗罗比丘尼已然后出征。即便付之。时迦毗罗比丘尼。受其妇为拥护故共同床止宿此迦毗罗比丘尼身体细软。此妇人身触生染着心。时大将征还迎妇归家。其妇乐着比丘尼身细软便逃走还至彼尼所。此大将作是念。我欲作好而更得恶。云何我妇今不爱乐我。染着比丘尼逃走还趣彼所。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及跋提迦毗罗比丘尼。云何汝等。二人同床共卧。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及迦毗罗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二人。共同床卧。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及迦毗罗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及迦毗罗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二人共同床卧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有疑者。不敢与病比丘尼共床卧。亦不敢更互坐更互卧。佛言。听与病者同床卧。听更坐更卧。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尼无病二人共床卧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床者。有五种如上。彼比丘尼无病二人共同床卧。随胁着床敷一一波逸提。随转一一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与病人共床卧。若更互坐更互卧。或病倒地为强力者所执。或被缚。或命难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

尔时婆伽婆。在婆只陀国。时六群比丘尼二人同一褥同一被共卧。时诸比丘尼见谓与男子共卧。起时乃知非男子。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二人同一褥同一被共卧。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二人同一褥同一被共卧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二人同一褥同一被共卧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彼比丘尼有一敷。或是草或是树叶。诸比丘尼疑不敢共卧。佛言。听诸比丘尼各别敷卧毡。若寒时正有一被。听各内着衬身衣得共卧。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尼共一褥一同被卧除余时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二人同一褥共一被卧随胁着床波逸提。随转一一波逸提若同一褥别被突吉罗。若同一被别褥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一敷若草若叶敷各别敷卧毡。若寒时同一被内各着衬身衣。或病倒地。或为强力者所执。或被系或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为恼故先住后至后至先住。故在前诵经问义教授。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

群比丘尼。云何汝等。为恼故先住后至后至先住在前诵经问义教授。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为恼故先住后至后至先住在前诵经问义教授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为恼故先住后至后至先住在前诵经问义教授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戒结。彼比丘尼。亦不知是先住非先住。不知后至非后至。后乃知。其中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先住后至后至先住。为恼故在前诵经问义教授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知先住后至后至先住。为恼故在前诵经问义教授。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若先听。若是亲厚。若亲厚人语言。汝但教授。我当为汝语。若先住者从后至者受经。若后至从先住者受诵。若二人共从他受。若彼问此答。若共诵。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梦中语。若欲说此乃错说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同活比丘尼病。而不瞻视。诸比丘尼语言。汝同活比丘尼病。何不看视。彼犹故不瞻视。以不瞻视故彼遂命过。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云何同活比丘尼病。而不瞻视诸比丘尼劝汝。而不从语瞻视。遂令命终。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比丘尼。同活比丘尼病。而不瞻视诸比丘尼劝汝看视。而不从语遂令命终。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同活比丘尼病不瞻视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同活者二比丘尼共生活。彼比丘尼。同生活比丘尼病。不看视者。波逸提。除同活病。若余比丘尼病。若和上若阿阇梨。若同和上同阿阇梨。若弟子亲厚知识病。不瞻视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瞻视同活病。若己身病。不堪瞻视病者。若由是故命难或梵行难不看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安居。初听余比丘尼在房中敷床。安居中嗔恚挽床驱出时。彼比丘尼惭愧惧失宿即便休道。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云何安居初听余比丘尼在房中安床。安居中嗔恚挽床驱出。使彼惭愧休道。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

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偷罗难陀比丘尼。安居初听余比丘尼在房中安床。安居中嗔恚挽床驱出。使彼惭愧休道。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安居。初听余比丘尼在房中安床。后嗔恚驱出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安居中者受安居已。床者五种床如上。彼比丘尼安居。初听余比丘尼在房中安床。后嗔恚驱出随作方便。随出门一一波逸提。若方便驱众多人出众多户。众多波逸提。若方便驱众多人出一户众多波逸提。若方便驱一人出众多户众多波逸提。若方便驱一人出一户一波逸提。若出余衣物者突吉罗。若闭户使不得入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不以嗔恚。随上座次驱下座出。未受大戒人共宿。过二宿第三宿驱出。若令病人出在大小便处便利。若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以此事命难梵行难。一切驱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时遇暴雨河水泛涨。漂失衣钵尼师檀针筒。踏杀生草。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断众生命。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比丘尼。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遇天暴雨河水泛涨漂失杂物。又踏杀生草断众生命。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云何汝等。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遇雨河水泛涨漂失衣物。踏杀生草使居士讥嫌。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遇雨河水泛涨漂失衣物踏杀生草。使居士等讥嫌。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若彼比丘尼。为佛事法事僧事病比丘尼事。佛言。听受七日法出界去。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除余因缘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春夏冬一切时人间游行。随入村界一一波逸提。若无村无界处行十里间者波逸提。减一村减十里者突吉罗。一村间行一界内者突吉罗。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为佛法僧事。为病比丘尼事。受七日法出界行。或为强者所执。或被缚去。或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诸居士。请谶摩比丘尼共立制度。我等共供养众僧乃至安居竟。谶摩比丘尼安居竟。而彼即住不去。时诸居士皆讥嫌言。

我等先有制度。请谶摩比丘尼来。共供养众僧。乃至安居竟。谶摩比丘尼而今安居竟。犹故不去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谶摩比丘尼言。诸居士共立制度。请谶摩比丘尼来。共供养众僧至安居竟。今安居已讫。故住不去。尔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谶摩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居士供养汝夏安居。今者已讫。云何故住。使诸居士讥嫌。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谶摩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夏安居讫不去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安居竟应出行乃至一宿。若比丘尼安居竟不出行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夏安居讫去。若彼居士更请住。我当更供养。若家家传食。若亲里男女请。今日食或明日食。若遇病无伴瞻视者。或水难或恶兽难或贼难。或水瀑涨。或为强力所执。或被系缚。或命难梵行难。如是诸难夏安居讫。不出行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王波斯匿。边界人民反叛。时六群比丘尼。于彼人间有疑恐怖处游行。时诸贼见已作是言。此六群比丘尼。皆为波斯匿王所供养。我等当共触娆。时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比丘尼。无有惭愧皆犯梵行。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于边界人间恐怖处游行。与贼女淫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汝等云何。于人间恐怖处游行。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在人间恐怖处游行。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边界有疑恐怖处人间游行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边界者远城处。有疑者疑有贼盗。恐怖者恐有贼盗。彼比丘尼。于边界有疑恐怖处游行。随入村行一一界。一一波逸提。无村阿兰若处行十里。一波逸提。行减一村减十里。一突吉罗。若村中行一界内突吉罗。方便欲去共期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被唤。若被请。若有所白。若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缚。或命难梵行难。若先至后有疑恐怖事起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波斯匿王界内人民反叛。尔时六群比丘尼。在彼界内有疑恐怖处游行。时诸贼见已皆作是言。此六群比丘尼。皆为波斯匿王所供养。我等当共触娆。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无有惭愧皆犯梵行。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于界内。有疑恐怖处游行。如贼女淫女无异。时诸比丘

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汝等云何于人间恐怖处游行。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在界内人间恐怖处游行。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于界内有疑恐怖处在人间游行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界内者绕城四面。有疑者疑有贼盗也。恐怖者恐有贼盗。若比丘尼。于彼界内有疑恐怖处人间游行。随入村内行一一界。一一波逸提。无村阿兰若处。行至十里。一波逸提。减一村减十里。突吉罗村中行一界内。一突吉罗。若方便欲去而不去。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所白。若被唤。若请去。若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缚。或命难梵行难。若先至后有疑恐怖事起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八)。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时诸比丘尼谏言。汝莫亲近居士居士儿作不随顺行。汝妹可别住。汝若别住。于佛法中得增益安乐住。而彼故不别住。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尼。汝云何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与居士居士儿亲近共住作不随顺行。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僧与彼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白四羯磨当作如是呵责舍此事。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

余比丘尼呵谏言。汝妹莫亲近居士居士儿作不随顺行。汝妹可别住。汝若别住。于佛法有增益安乐住。彼比丘尼故不改。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与彼某甲比丘尼作呵责令舍此事。汝妹莫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汝妹可别住。若别住。于佛法有增益安乐住。白如是。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余比丘尼谏言。妹莫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汝妹今可别住。汝若别住。于佛法有增益安乐住。而彼故不改。今僧与彼某甲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故。汝妹莫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汝妹可别住。汝若别住者。于佛法有增益安乐住。谁诸大姊忍。僧与彼某甲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如是第二第三说。僧已忍。与彼比丘尼作呵责舍此事竟。

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当作如是呵责。众僧为彼比丘尼作呵责白四羯磨舍此事已。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告诸比丘。若有如是比丘尼。比丘尼僧亦当作白四羯磨呵谏舍此事。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余比丘尼谏此比丘尼言。妹汝莫亲近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妹汝可别住若别住。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彼比丘尼谏此比丘尼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尼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此事善。若不舍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亲近者。数数语数数笑数数调戏。居士者未出家人。儿者亦未出家人。彼比丘尼。亲近彼居士居士儿共住作不随顺行。彼比丘尼谏此比丘尼言。

妹莫亲近居士居士儿作不随顺行。汝当别住。汝若别住。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汝今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而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白。白已当语言。妹我已白。余有羯磨在。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而更犯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当语言。妹已白已作初羯磨。余有二羯磨在。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而更犯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第二羯磨。作第二羯磨已当语言。已作白第二羯磨。余有一羯磨在。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责而更犯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三羯磨竟波逸提。若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竟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未白前。亲近居士居士儿作不随顺行。如是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

不犯者。初语时舍。非法别众呵责。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一切不作呵责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九)。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尼。往观王宫画堂园林浴池。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此诸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往观王宫画堂园林浴池。如贼女淫女无异。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汝云何乃往观王宫画堂园林浴池。尔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乃往观王宫画堂园林浴池。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往观王宫文饰画堂园林浴池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往观王宫文饰画堂园林浴池。从道至道。从道至非道。从非道至道。从高至下。从下至高。去而见者波逸提。不见者突吉罗。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入王宫有所白。若唤若请。若路由中过。若寄宿。若为强力者所执或被缚将去。或命难梵行难。若复为僧事塔事。而往观看画堂。欲取摸法不犯。若至僧伽蓝中受教授听法。或被请道由中过。若寄宿。或为强力者所执。或被缚将去。或为僧事塔事往观园林浴池欲取摸法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百)。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尼。露身在河水泉水池水深水中浴。时有贼女淫女。往比丘尼所语言。汝等年少腋下未生毛。云何便出家学道修梵行耶。如今年少。可于爱欲中共相娱乐。老时可修梵行。如是二事俱得。其中年少者闻便生不乐心。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诸比丘尼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而露身形在河泉池深水中浴。如淫女贼女无异。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云何汝等露形在河泉池深水中浴耶。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露形在河池泉深水中浴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露身形在河水泉水深水池水中浴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应以四事覆形洗浴。若在流水岸侧曲回处。若复有树荫覆处。若复水覆障。若以衣障身上。三事不得相取与器物。以衣障者。一切如法事得作。彼比丘尼。若露形在河池泉深水中洗浴身。尽渍波逸提。不尽渍突吉罗。方便欲洗而不洗。共期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水岸曲回处。树荫覆处。水覆障。若以衣障形。若为强力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听比丘尼作浴衣。时六群比丘尼。闻世尊听比丘尼作浴衣。便多作广大浴衣。时比丘尼见已问言。佛听诸比丘尼畜五衣。此是何衣。报言。此是我等浴衣。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世尊听畜浴衣。云何便多广大作浴衣耶。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多作广大浴衣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言。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作浴衣应量作。应量作者长佛六磔手广二磔手半。若过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浴衣者障身浴也。彼比丘尼作浴衣。长中过量广中足。长中足广中过量。若二俱过量。自割截作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语他作割截。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一切突吉罗

。比丘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如量作减量作。若得已成者。当裁令如法。若重叠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一比丘尼。欲裁缝僧伽梨。时偷罗难陀比丘尼言。妹持来。我与汝裁缝。彼即与衣财。彼比丘尼聪明多知识善能教化。偷罗难陀比丘尼作是意。欲使彼比丘尼久作供养故便为裁衣不即为缝成。时偷罗难陀比丘尼所住精舍失火。衣财为火所烧。又为风吹零落。时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比丘尼裁他衣。而不即缝成。为火所烧风吹零落。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言。汝云何为他作衣不即缝成为火所烧风吹零落。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裁衣不即缝成。为火所烧风吹零落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缝僧伽梨过五日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彼求僧伽梨出迦絺那衣六难事起疑。佛言。若有如是事无犯。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缝僧伽梨过五日。除求索僧伽梨出迦絺那衣六难事起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求索僧伽梨出功德衣五日六难事起。若缝若料理时。若无刀无针。若无线若少不足。若衣主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由此事故。有命难梵行难。不缝成过五日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

尔时婆伽婆。在毗舍离猕猴江侧高阁讲堂上。时众僧多得供养。时有比丘尼。置僧伽梨在房。不看晒治虫烂色坏。后时众僧供养断。此比丘尼。不看僧伽梨至村边着欲入村方见僧伽梨虫烂色坏。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此比丘尼言。云何置僧伽梨在房。不看晒治使虫烂色坏。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置僧伽梨在房。不看晒治虫烂色坏。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过五日不看僧伽梨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置僧伽梨在房中。五日五日应往看。不看波逸提。除僧伽梨。余衣不五日五日看突吉罗。除余衣。若不五日五日看余所须之物。令失者虫烂色坏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置僧伽梨在房。五日五日看。若举处坚牢。若寄人。彼受寄人言。但安意我当为汝看。彼若看恐失不五日五日看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七 第二分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之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偷罗难陀比丘尼。有亲旧檀越。欲为僧设食并施衣。偷罗难陀闻。即往问言。我闻汝欲设食并施僧衣。实尔以不。檀越报言尔。偷罗难陀言。众僧大功德大威神。多檀越布施。汝供给处多。今但可施食。不须施衣。檀越即言可尔。不复作衣。即其夜办具饮食。明日清旦往白时到。诸比丘尼着衣持钵往诣其家就座而坐。时檀越观诸比丘尼僧。威仪庠序法服齐整。见已自悔。不觉发言。如是好众。云何使我留难不作衣供养耶。时诸比丘尼即问言。以何因缘乃发是言。时檀越即具白因缘。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言。云何与众僧衣作留难。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与僧衣作留难。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与众僧衣作留难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众僧者如上。衣者十种如上彼比丘尼与众僧衣作留难者波逸提。除众僧。与余人作留难者突吉罗。除衣。余物作留难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欲施少者劝使多与。欲施少人劝与多人。欲施粗劝施细者。或戏笑语。或屏处语。或疾疾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此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着他僧伽梨。不语主入村乞食。时衣主不知。作失衣意。于后求觅。乃见彼比丘尼着行。即语汝犯偷。彼言。我不偷汝衣。以亲厚意故。取汝衣着耳。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此比丘尼言。汝云何不语主盗着他衣。使他作失衣意求觅耶。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不语主盗着他衣。使衣主作失衣意求觅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不问主便着他衣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取他衣着不语主入村乞食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问主。若是亲厚。若亲厚语言。汝但着我当为汝语主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有二沙弥。一名耳二名蜜。一人休道。一人着袈裟入外道众中。时六群比丘尼。以沙门衣。施与休道者。及与彼入外道者。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汝

云何持沙门衣。施与休道者及与彼入外道者。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以沙门衣与彼休道及入外道者。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诸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持沙门衣。施与外道白衣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白衣者在家人。外道者在佛法外出家人。沙门衣者染晒衣。彼比丘尼以沙门衣施与彼受者波逸提。此与彼不受突吉罗。方便欲与而不与。期要当与而不与。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与父母。若与塔作人。与讲堂屋舍作人计校食直与。或为强力者所夺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比丘尼众得如法施衣欲分。时偷罗难陀多诸弟子分散行不在。时偷罗难陀作是意。遮众僧如法分衣。恐弟子不得。诸比丘尼知如是意。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云何作是意。遮众僧如法分衣。恐弟子不得。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作是意。遮众僧如法分衣。恐弟子不得。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偷罗难陀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作如是意。众僧如法分衣遮令不分。恐弟子不得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众僧者如上。法者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衣者有十种如上。彼比丘尼作如是意。众僧如法分衣遮令不分恐弟子不得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非时分。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欲分时恐失若坏遮令不分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众僧。如法出迦絺那衣。六群比丘尼作是念。令众僧今不出迦絺那衣。后当出令五事久得放舍。时诸比丘尼。知六群比丘尼作如是意。令众僧今不出迦絺那衣。欲令五事久得放舍。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作是意。令众僧今不出迦絺那衣。欲令五事久得放舍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作如是意。令众僧今不出迦絺那衣。欲令五事久得放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作如是意。令众僧今不得出迦絺那衣。后当出欲令五

事久得放舍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法者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彼比丘尼作如是意。停众僧如法出迦絺那衣。欲令五事久得放舍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非时出。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出时恐失坏遮令不出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比丘尼僧。欲出迦絺那衣。时六群比丘尼作是意。今比丘尼僧。如法出迦絺那衣。遮使不出。欲令久得五事放舍。诸比丘尼知六群比丘尼作如是意。遮比丘尼僧。如法出迦絺那衣。欲令五事久得放舍。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云何作是意。遮比丘尼僧如法出迦絺那衣。欲令五事久得放舍。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比丘尼众欲如法出迦絺那衣。云何遮令不出。欲令久得五事放舍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作如是意。遮比丘尼僧不出迦絺那衣。欲令久得五事放舍。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法者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彼比丘尼作是意。遮比丘尼僧如法出迦絺那衣欲令久得五事放舍。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出迦絺那衣非时。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众。法别众。似法别众。似法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出恐失坏如是遮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共诤斗。至偷罗难陀比丘尼所语言。与我止此斗诤偷罗难陀比丘尼聪明智慧。诤事起能灭。竟不为方便灭此诤事。时彼比丘尼。以斗诤事不得和合。愁忧遂便休道。时比丘尼众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言。云何比丘尼。语言为我灭诤事。而竟不为方便灭此诤事。令彼比丘尼。以此诤事不和解。遂便休道耶。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竟不与彼和解斗诤事使彼休道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偷罗难陀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余比丘尼语言。为我灭此诤事。而不作方便。令灭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斗诤有四种如上。彼比丘尼。语余比丘尼言。为我灭此诤事。而不与方便。灭此诤事。波逸提。除斗诤已。若更有余小小事诤。不方便灭突吉罗。若己身斗诤事。不方便灭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余人有斗诤。不方便灭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为灭若与作方便若病若言不行。若

彼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以此事有命难梵行难。不方便灭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有二沙弥。一名耳二名蜜。一人罢道一人着袈裟入外道众。时六群比丘尼。持食与白衣入外道者。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持食与白衣入外道者。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持食与白衣入外道者。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与白衣入外道者可啖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彼疑不敢置地与。不敢使人与。佛言。听使人与若置地与。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自手持食与白衣入外道食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白衣者未出家人。外道者在佛法外出家者。是可食啖者如上。彼比丘尼自手持食与白衣入外道此与彼受者波逸提。不受者突吉罗。方便欲与而不与。若期当与悔不与。一切突吉罗。比丘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置地与。或使人与。若与父母若与塔作人。若为强力者所夺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二)。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营理家事舂磨或炊饭或炒麦或煮食或敷床卧具或扫地或取水或受人使令。诸居士见已皆共嗤笑言。如我妇营理家业。舂磨炊饭乃至受人使令。此六群比丘尼亦复如是。时诸居士皆生慢心不复恭敬。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云何营理家业舂磨乃至受人使令。如俗人无异耶。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营理家业舂磨乃至受使。如俗人无异。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为白衣作使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为白衣作使者。即上舂磨乃至受使者是。彼比丘尼。营理家业舂磨乃至受人使令者一切波逸提。比丘随所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父母病若被系闭。为敷床卧具扫地取水供给所须受使。若有信心优婆塞病若被系闭。为敷床卧具扫地取水受使。若为强力者所执。如是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手自纺绩。诸居士见已皆共嗤笑言。如我妇纺绩。此比丘尼亦如是。诸居士即生慢心无有恭敬心。时诸比丘尼闻。其

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汝云何手自纺绩。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自手纺绩。与俗人无异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自手纺缕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缕者有十种如上。若比丘尼手自纺缕一引一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自索线合线。或强力所执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到时着衣持钵诣一居士家敷座而坐。时彼居士妇。脱身璎珞衣服入后园洗浴。时偷罗难陀比丘尼。辄着他璎珞衣服在居士床上卧。时彼居士。先出行不在。后行还至家内。卒见偷罗难陀。意谓是己妇。即便就卧。手捉扪摸呜口。彼扪摸时。觉其头秃。方问言。汝是何人。报言。我是偷罗难陀比丘尼。居士语言。汝何故。着我妇璎珞衣服。在我床上卧。令我见已谓是我妇。汝可速去。自今已去莫复更来入我家。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言。汝云何着他妇璎珞衣服在床上卧。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入居士家。着他妇璎珞衣服在床上卧。使居士嫌怪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入白衣舍内在小床大床上。若坐若卧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白衣舍者村。小床者坐床。大床者卧床。彼比丘尼。入白衣舍内在小床大床上。若坐若卧随胁着床。一转一一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坐独坐床。若为比丘尼僧敷众多坐。若病倒地。若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闭。若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众多比丘尼。向拘萨罗国在道行。至一无住处村。语其舍主。于舍内敷敷具而宿。至明日清旦。不辞主人而去。后村舍失火烧舍。时被烧居士谓舍内有人。便不往救火火烧舍尽。即问比丘尼在何处。答言已去。诸居士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等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语主人在舍内止宿。明日不辞主人而去。我等谓舍内有人。而不救火使烧舍尽。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汝云何语主人在他舍内宿。去时不语其主令火烧他舍尽。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云何语主人在他舍内宿。去时不语使火烧他舍尽。以无数方便

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至白衣舍。语主人敷座止宿。明日不辞主人而去。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白衣舍者村。宿者在中止宿处是。敷敷者。或草敷或叶敷。下至自敷卧毡。彼比丘尼。至白衣舍内。语主人敷座止宿。明日不辞而去出门波逸提。一脚在内一脚在外。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辞主人而去。若先有人在舍内住。若舍先空。若先为福舍。若是亲厚。亲厚者语言。汝但去。当为汝语主人。若舍崩坏。若为火烧。若中有毒蛇恶兽。若有贼入。或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闭。或命难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六群比丘尼。诵种种杂咒术。或支节咒。或刹利咒。鬼咒吉凶咒。或习转鹿轮卜。或习解知音声。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习诵如是种种支节咒乃至解诸音声咒。呵责已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诵习种种咒术乃至解知音声耶。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诵习世俗咒术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世俗咒术者。支节乃至解知音声也。比丘尼诵习世俗咒术乃至音声。若口受若执文诵。说而了了波逸提。不了了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诵治腹内虫病咒。若诵治宿食不消咒。若学书若诵世俗降伏外道咒。若诵治毒咒以护身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七)。

若比丘尼。教人诵习咒术者。波逸提(十八)。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比丘尼。名婆罗。度他妊娠女人受具足戒已。后便生男儿。自抱入村乞食。时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不净行。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何有正法。看此出家人新生儿。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婆罗比丘尼言。汝云何度他妊娠女人。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婆罗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度他妊娠女人。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他妊娠女人授具足戒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不知妊娠不妊娠。后乃知妊娠。其中或作波逸提忏或疑。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

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知女人妊娠。度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若知女人妊娠。度授具足戒。作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竟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与剃头着衣与受戒。若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若信彼人言。若信可信人语。或信父母语。与受具足戒后生儿不犯。若生已疑不敢捉抱。佛言若未能离母自活。听一切如母法乳哺长养。后有疑不敢与此男儿同室宿。佛言。若未能离母宿听共一处宿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九)。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度他乳儿妇女。留儿在家。后家中送儿还之。此比丘尼抱儿入村乞食。时诸居士见已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不净行。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何有正法。看此出家人生儿抱行乞食。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尼言。汝云何乃度他乳儿妇女令诸居士讥嫌。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度他乳儿妇女。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他乳儿妇女受具足戒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不知产乳不产乳。后乃知产乳。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知妇女乳儿。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知他妇女有乳儿。度授具足戒。作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竟二突吉罗。白竟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与剃发与出家与着衣与授戒若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信彼人言。信可信人言。或信父母语。而度与授具足戒已。后送儿来不犯。其母疑。不敢抱养。佛言。若未能自活。听如母法乳养至断乳止。后母与此儿同处宿有疑。佛言。自今已去听未断乳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佛。制戒得度人。辄度小年童女。不知有欲心无欲心。后便与染污心男子共立共语调戏。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听度人。汝等云何乃度小年童女。与染污心人共立共语调戏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度小年童女。不知有染污心无染污心。后与染污心人共立共语调戏耶。以无数方便呵责比丘尼已。告诸比丘尼言。汝等谛听。若欲在寺内剃发者。当语一切尼僧令知。若作白已然后与剃发。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欲从某甲求剃发。若僧时到僧忍听。为某甲剃发。

白如是。作如是白已。然后与剃发。若欲在寺内与出家者。当语一切尼僧。若作白已与出家。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从某甲求出家。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某甲出家。白如是。作如是白已。然后与出家。当作如是出家。与剃发着袈裟已。教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语。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我于如来法中求出家。和上尼某甲。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如是第二第三说。我某甲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我于如来法中求出家。和上尼某甲。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如是第二第三说已。次应与授戒。尽形寿不杀生。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持者答言能。尽形寿不盗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持者答言能。尽形寿不淫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尽形寿不妄语。

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尽形寿不饮酒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尽形寿不着华香璎珞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尽形寿不歌舞伎乐不得往看。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尽形寿不得高广大床上坐。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尽形寿不非时食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尽形寿不得捉金银钱是沙弥尼戒。汝能持不。能者答言能。是为沙弥尼十戒。尽形寿能持不。能者答言能。自今已去听年十八童女二岁学戒。年满二十得受具足戒。白四羯磨当如是说戒。沙弥尼当诣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礼比丘尼僧足。右膝着地合掌当作是语。大姊僧听。我某甲沙弥尼。今从僧乞二岁学戒。某甲尼为和上愿僧与我二岁学戒慈愍故。

第二第三如是说已。沙弥尼应往离闻处着见处已。比丘尼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应作白。大姊僧听。彼某甲沙弥尼。今从僧乞二岁学戒。和上尼某甲。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某甲沙弥尼二岁学戒。和上尼某甲。白如是。大姊僧听。彼某甲沙弥尼。从僧乞二岁学戒。和上尼某甲。今僧与某甲沙弥尼二岁学戒。和上尼某甲。谁诸大姊忍。僧与彼某甲沙弥尼二岁学戒。和上尼某甲者默然。不忍者说。是初羯磨。如是第二第三说。众僧已忍。与某甲沙弥尼二岁学戒。和上尼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式叉摩那一切戒应学。除自手取食授食与他。彼二岁学戒已。年满二十当与授具足戒白四羯磨。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

年满十八童女二岁学戒已。满二十与授具足戒。若比丘尼年减二十受具足戒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不知满二十不满二十。后方知不满二十或作波逸提。忏或有疑者。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年不满二十。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知年不满二十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一突吉罗。

若未白前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年满十八二岁学戒满二十受具足戒。若不知。若自言满二十。若信可信人语。若信父母语。若受戒后疑。当数胎中月。当数闰月。数十四日说戒日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年十八二岁学戒满二十受具足戒。彼非是十八不二岁学戒。年满二十与授具足戒。阙二岁学戒彼受具足戒已。不知当学何戒。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年十八二岁学戒满二十与授具足戒。汝云何。非是年十八不二岁学戒。年二十便与授具足戒。阙二岁学戒而不知当学何戒耶。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世尊制戒年十八与二岁学戒满二十受具足戒。汝云何。非是年十八不二岁学戒。满二十受具足戒。阙二岁学戒。受具足戒已。不知当学何戒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年十八童女不与二岁学戒。年满二十便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若年十八童女不二岁学戒。便与授具足戒。唱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集众及众满者。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年十八童女二岁学戒满二十与授具足戒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年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与六法满二十与授具足戒。彼不与六法。便与授具足戒。彼学戒时。作不净行。盗取五钱。断人命。自称得上人法。过中食饮酒。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年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与六法满二十与授具足戒。汝云何。不教六法事授具足戒。犯梵行盗五钱乃至饮酒。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等比丘尼。应年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与六法满二十与授具足戒。而云何不与六法。令犯淫乃至饮酒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年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不与六法。满二十便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式叉摩那犯淫应灭摈。若有染污心。与染污心男子身相触缺戒。应更与戒。若偷五钱过五钱。应灭摈。若减五钱缺戒应更与戒。若断人命。应灭摈。若断畜生命缺戒应更与戒。若自言得上人法者。应灭摈。若在众中故妄语者缺戒。应更与戒。若非

时食缺戒。应更与戒。若饮酒缺戒。应更与戒。若比丘尼。年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不与六法。满二十便与授具足戒。唱三羯磨竟。尼和上波逸提。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一突吉罗。未白前集众及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年十八童女二岁学戒与六法已受具足戒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年满十八童女。二岁学戒与六法。满二十与授具足戒。时诸比丘尼。便度盲瞎瘿躄跛聋喑哑及余种种病者。毁辱众僧。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年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与六法。满二十与授具足戒。汝云何。乃度盲瞎及诸病者。毁辱众僧。时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比丘尼。应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满二十与授具足戒。汝云何。乃度盲瞎及诸病人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当与比丘尼竖立具足戒白四羯磨。当作如是与。安受戒人离闻处着见处已。是中戒师。应作白差教授师。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彼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时到僧忍听某甲为教授师。白如是。彼人当往受戒人所语言。妹此是安陀会。此是郁多罗僧。此是僧伽梨。此是僧祇支。此是覆肩衣。此是钵此衣钵。是汝有不。妹听。今是真诚时实语时。我今问汝。实当言实不实当言不实。汝字何等。和上字谁。年满二十未。衣钵具足不。父母听汝不。夫主听汝不。汝不负债不。汝非婢不。汝是女人不。女人有如是诸病。癞痈疽白癞干痟瘨狂二形二道合道小常漏大小便哽唾常流出。汝有如此病不若言无。当复语言。如我向问汝事。在众中亦当如是问。如汝向者答我。众僧中亦当如是答。时教授师。问已如常威仪还来入众中。舒手相及处立。作如是白。大姊僧听。彼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已教授竟。听使来白如是。彼即应语言。汝来。来已。教授师应为捉衣钵教礼尼僧足已。在戒师前。右膝着地合掌。教授师教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我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众僧慈愍故拔济我。如是第二第三说。戒师应作白。大姊僧听。此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若僧时到僧忍听。我问诸难事。白如是。彼当语言。妹谛听。今是真诚时。我今问汝。实当言实不实当言不实。汝字何等。和上字谁。年满二十不。衣钵具足不。父母听汝不。夫主听汝不。汝不负债耶。汝非婢耶。汝是女人不。女人有如是诸病。癞痈疽白癞干痟瘨狂二形二道合道小常漏大小便哽唾常流出。汝有如是病不。若言无。当作白。大姊僧听。此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某甲自说。清净无诸难事。年满二十衣钵具足。若僧时到僧忍听。授某甲具

足戒。某甲尼为和上。白如是。大姊僧听。此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某甲自说。清净无诸难事。年满二十衣钵具足。今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谁诸大姊忍。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者默然。若不忍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众僧已忍。授某甲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八 第二分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之五

时诸比丘尼僧。应将受戒者。至比丘僧中。偏露右肩礼僧足已。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语。大德僧听。我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愿众僧慈愍故拔济我。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彼当问。汝字何等。和上字谁。乃至唏唾常流出如上。汝已学戒清净不。若言学戒清净。当复更问余比丘尼。此人学戒清净不。若言学戒清净者。彼戒师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和上尼某甲。某甲已学戒清净。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从和上尼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某甲已学戒清净。

今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谁诸长老忍。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此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众僧已忍。与某甲授具足戒某甲尼为和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族姓女听。此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八波罗夷法。犯者非比丘尼非释种女。不得作不净行行淫欲法。若比丘尼。意乐作不净行行淫欲法。乃至共畜生。此非比丘尼非释种女。汝是中尽形寿不得犯。能持不。能者当言能。不得盗乃至草叶。若比丘尼。偷人五钱若过五钱。若自取教人取。若自断教人断。若自破教人破若烧若埋若坏色。彼非比丘尼非释种女。汝是中尽形寿不得犯。能持不。能者当言能。不得故断众生命乃至蚁子。若比丘尼。故自手断人命。若持刀与人。教死赞死劝死。

若与非药。若堕人胎禳祷咒诅杀。若自作若教人作。彼非比丘尼非释种女。汝是中尽形寿不得犯。能持不。能者当言能。不得妄语乃至戏笑。若比丘尼。不真实非己有。自称言我得上人法。我得禅得解脱。得三昧正受。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天来龙来鬼神来供养我。此非比丘尼非释种女。汝是中尽形寿不得作。能持不。能者当言能不得身相触乃至共畜生。若比丘尼。有染污心。与染污心男子身相触。从腋已下膝已上身相触。若捉若摩若牵若推逆摩顺摩若举若下若捉若捺。非比丘尼非释种女。汝是中尽形寿不得犯。能持不。能者当言能。不得犯八事。乃至共畜生。若比丘尼染污心。

受染污心男子捉手。捉衣。入屏处。屏处共立。共语。共行。身相近。

共期。犯此八事。彼非比丘尼非释种女。犯八事故。汝是中尽形寿不得犯。能持不。能者当言能。不得覆藏他罪。乃至突吉罗恶说。若比丘尼。知他比丘尼犯波罗夷罪。若不自举不白僧若众多人。后于异时。此比丘尼。若罢道若灭摈。若遮不共僧事。若入外道。后便作是说。我先知有如是如是事。彼非比丘尼非释种女。覆重罪故。汝是中尽形寿不得作。能持不。能者当言能。不得随顺被举比丘语。乃至守园人及沙弥。若比丘尼。知比丘为僧所举。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随顺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而随顺。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言。汝妹知不。今僧举此比丘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随顺不忏悔。僧未与作共住。汝莫随顺。是比丘尼谏彼比丘尼时坚持不舍。是比丘尼当三谏。舍此事故。

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彼非比丘尼非释种女。由随举故。汝是中尽形寿不得犯。能持不。能者当言能。族姓女听。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四依法。比丘尼。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尼。依粪扫衣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尼法。汝是中尽形寿能持不。能者当言能。若得长利檀越施衣割坏衣得受。依乞食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尼法。汝是中尽形寿能持不。能者当言能。若得长利。若僧差食。檀越送食。月八日食。十四十五日食。若月初日食。若众僧常食。若檀越请食应受。依树下坐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尼法。汝是中尽形寿能持不。能者当言能。若得长利别房尖头屋小房石室两房一户应受。依腐烂药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尼法。汝是中尽形寿能持不。能者当言能。若得长利酥油生酥蜜石蜜应受。

汝已受具足戒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处所。和上如法阿阇梨如法二部僧如法具足满。汝当善受教法。应劝化作福治塔供养众僧。若和上阿阇梨一切如法教授不得违逆。应学问诵经勤求方便。于佛法中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汝始发心出家功不唐捐。果报不绝。余所未知。当问和上阿阇梨。令受戒人在前余尼在后而去。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年十八童女与二岁学戒与六法满二十。众僧不听便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若比丘尼。年满二十二岁学戒与六法。众僧不听。与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集众众满。

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年满二十二岁学戒众僧听受具足戒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制戒听比丘尼授人具足戒。而度他少年妇女与授具足戒。授具足戒已不知男子有染污心无染污心与染污心男子共立共语共相

调戏。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汝云何世尊制戒听比丘尼度人授具足戒。乃度他少年曾嫁妇女授具足戒。受具足戒已不知男子有染污心无染污心。与染污心男子共立共语共相调戏。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度他少年曾嫁妇女与授具足戒。受具足戒已。不知男子有染污心无染污心。与有染污心男子共立共语共相调戏。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若欲度人授具足戒者。先白众僧剃发乃至与十戒如上法。自今已去听度十岁曾嫁女人与二岁学戒年满十二与授具足戒。白四羯磨如上。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曾嫁妇女年十岁。与二岁学戒。年满十二。听与授具足戒。若减十二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知减十二与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竟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年十岁度与二岁学戒满十二与授具足戒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得度十岁曾嫁女人与二岁学戒满十二与授具足戒。便度他盲瞎跛躄聋及余种种病者。毁辱众僧。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度年十岁曾嫁妇女与二岁学戒满十二与授具足戒。汝云何乃度他盲瞎聋及余种种病。毁辱众僧。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世尊制戒听比丘尼度年十岁曾嫁妇女与二岁学戒满十二与授具足戒。而汝等乃度他盲瞎跛躄聋及余种种病。毁辱众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与授具足戒白四羯磨。当作如是与。将受戒者至离闻处着见处。乃至我已教授竟。听使来亦如上。来已至尼僧中。戒师应作白。问难事乃至白四羯磨如上。乃至大僧中与授戒。一一法如上十八童女法同。自今已去当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他小年曾嫁妇女与二岁学戒年满十二。不白众僧便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度小年曾嫁妇女与二岁学戒年满十二。不白众僧便与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尼和上波逸提。白二羯磨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度年满十二曾嫁妇女白众僧受具足戒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度他淫女与授具足戒。先与此女人亲厚者。见已自相谓言。此淫女先与我等作如是如是事。时所度比丘尼及余比丘尼

闻之皆惭耻。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云何汝等。乃度他淫女与授具足戒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等云何度他淫女与授具足戒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与如是人授具足戒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诸比丘尼。不知如是人非如是人。后乃知是。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疑者。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如是人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如是人者淫女也。彼或有夫主。或有夫主兄弟。乃至有故私通者。若比丘尼。与如是人授具足戒者。应将至五六由旬。若不去。当深藏安处之。彼比丘尼。度如是人授具足戒已。不将去五六由旬。若不深藏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如是人便与授具足戒。若将至五六由旬若教人将至五六由旬。若深藏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七)。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安隐比丘尼。多度弟子而不教诫。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见已语言。妹汝等云何。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诸比丘尼报言。我是安隐比丘尼弟子。彼弟子众多。而不教授我等。以不被教授故耳。尔时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安隐比丘尼言。汝云何。多度弟子而不教授。以不教授故。众事不如法也。呵责已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安隐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多度弟子不教授。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多度弟子。不教二岁学戒。不以二法摄取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二法者。一者法二者衣食。法摄取者。教增戒增心增慧学问诵经。衣食摄者。与衣食床卧具医药随力能办供给所须。若比丘尼。多度弟子与授具足戒。不教二岁学戒二法摄取波逸提。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度与二岁学戒。以二事摄取。一者法二者衣食。若受具足戒已离和上去。若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以此事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八)。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多度弟子。后皆离和上去。不被教授。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见已问言。诸姊。汝等何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诸比丘尼报言。我等受具足已离和上去。不被教授故耳。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汝等云何。受具足已离和上去。不被教授。不按威仪。着衣服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呵责已。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受具足戒已离和上去。不被教授。不按威仪。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不二岁随和上尼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不二岁随和上尼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受具足戒已二岁随尼和上。若和上听去得去。若和上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由是事命难梵行难。于二岁中离去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九)。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制戒。听度人授具足戒。而诸比丘尼痴者。度人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世尊制戒听度人。而汝等愚痴。辄便度人而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乃至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世尊制戒虽听度人。汝等愚痴。辄便度人而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僧与授具足戒者。白二羯磨。彼欲度人者。当往众僧中求。当作如是求。至比丘尼众中。偏露右肩脱革屣。礼诸比丘尼足。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我某甲比丘尼。求众僧乞度人授具足戒。如是第二第三说。比丘尼僧当观察此人。堪能教授与二岁学戒二事摄取不。一者法二者衣食。如是听。若不堪教授。不能与二岁学戒及二法摄取法及衣食者。当语言。妹止。勿度人。若有智慧。堪能教授。与二岁学戒。以二法摄取者。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今从

众僧乞授人具足戒。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某甲授人具足戒。白如是。大姊僧听。此某甲比丘尼。今从众僧乞授人具足戒。僧今与某甲比丘尼授人具足戒。谁诸大姊忍。僧与某甲授人具足戒者默然。谁不忍者说。众僧已忍。听与某甲比丘尼授人具足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僧不听而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听者众僧白二羯磨听。彼比丘尼。若僧不听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众僧不听。便与依止。若畜沙弥尼式叉摩那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众僧听。授人具足戒。受比丘尼依止。及畜沙弥尼式叉摩那。是谓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听比丘尼从众僧乞授人具足戒。彼新学少年从众僧乞授人具足戒已。不能教授。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汝等闻世尊制戒听度人。云何新学少年乞授人具足戒已不能教授。彼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乃至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嫌责已。往语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诸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新学少年乞授人具足戒。而不能教授。彼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乃至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此诸比丘尼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年未满十二岁。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年减十二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若减十二。与人依止。畜式叉摩那沙弥尼。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年满十二授人具足戒。若与依止。畜式叉摩那沙弥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一)。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听年十二岁得授人具足戒。皆自称言。年满十二岁。愚痴。辄授人具足戒。不知教授。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此诸比丘尼。汝等闻世尊制戒年十二岁得授人具足戒。而汝云何自称年满十二。求授人具足戒。痴不知教授。彼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乃至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诸比丘尼。汝等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等云何。自称言。满

十二岁求授人具足戒。痴不知教授。彼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乃至如婆罗门聚会法。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诸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年满十二岁。众僧不听。便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年满十二岁众僧不听。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众僧不听。授依止及畜式叉摩那沙弥尼。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年满十二。众僧听授人具足戒。及与人依止。畜式叉摩那沙弥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愚痴不堪教授。从众僧求授人具足戒。诸比丘尼谏言。妹止。勿从众僧求授人具足戒。彼以从众僧求授人具足戒不得故。便言。诸比丘尼。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所爱者便听。不爱者便不听。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汝等云何。愚痴从僧乞授人具足戒。诸比丘尼谏言。汝妹止。勿求众僧授人具足戒。云何便言。诸比丘尼。有爱有恚有怖有痴。爱者便听。不爱者便不听。即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愚痴从僧乞授人具足戒。诸比丘尼谏言。汝妹止。勿求众僧乞授人具足戒。便言。诸比丘尼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所爱者便听。不爱者不听。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僧不听。授人具足戒。便言。众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欲听者便听不欲听者便不听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僧者如上。不听者。众僧语言。妹止。不须授人具足戒。彼以不得授人具足戒故便言。诸比丘尼。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所爱者便听。不爱者便不听。若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事实尔。有爱有恚有怖有痴。爱者便听。不爱者不听。彼人便作是语。有爱有恚有怖有痴。爱者便听。不爱者不听。若戏笑语。疾疾语。屏处语。若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听度人授具足戒。而父母夫主不听。辄便度与授具足戒。与授具足戒已。父母夫主皆来将去。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言。汝等云何。世尊制戒听度人。父母夫主不听而度。使父母夫主还将去耶。时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世尊制戒听度人。父母夫主不听而辄度。后为父母夫主还将去。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诸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

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父母夫主不听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若父母夫主不听与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尼和上波逸提。白二羯磨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方便白僧与剃发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父母夫主听。若无父母夫主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得度人。时诸比丘尼。便度与童男男子相敬爱愁忧喜嗔恚女人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已。彼以念男子故。愁忧嗔恚与比丘尼共斗诤。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听度人。云何乃度与童男男子相敬爱愁忧喜嗔恚者与授具足戒。受具足戒已念彼男子故。愁忧嗔恚与比丘尼共斗诤。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度他与童男男子相敬爱女人愁忧喜嗔恚者与授具足戒。受具足戒已。念彼男子故愁忧嗔恚。与比丘尼共斗诤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诸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他与童男男子相敬爱愁忧嗔恚女人受具足戒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尔时诸比丘尼。不知与童男男子相敬爱不相敬爱愁忧嗔恚者不愁忧嗔恚者。后乃知与童男男子相敬爱。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知女人与童男男子相敬爱愁忧嗔恚女人。度令出家受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童男男子相敬爱与私通愁忧嗔恚者与受具足戒已。念彼男子故。与比丘尼共斗诤。彼比丘尼。知女人与童男男子相敬爱愁忧嗔恚。与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剃发与授戒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不知。若信可信人语。若信父母语。若受具足戒已病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兰难陀比丘尼语式叉摩那言。汝学是舍是。我当授汝具足戒。彼报言尔。彼式叉摩那。聪明智慧堪能劝化。时偷兰难陀作是意。欲令式叉摩那久作劝化供养故。不与作方便料理时与受具足戒。时式叉摩那嫌责偷兰难陀。偷兰难陀语我言。汝舍是学是。我当授汝具足戒。而至今不为我作方便时授具足戒耶。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兰难陀言。汝云何语式叉摩那言。汝舍是学是。我当授汝具足戒。而不与授具足戒耶。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兰难陀。汝云何语式叉摩那言。汝舍是学是。我当授汝具足戒。云何不与授具足戒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

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语式叉摩那言。汝妹。舍是学是。我当与汝授具足戒。若不方便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语式叉摩那言。汝妹舍是学是。我当与汝授具足戒。后不方便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许与授具足戒。便与授具足戒。若彼病若更无共活者。若无五衣若无十众。若缺戒若破戒若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由是命难梵行难不与作方便授具足戒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式叉摩那。持衣往僧伽蓝中。至诸比丘尼所语言。与我受具足戒。我当持此衣与。时偷兰难陀比丘尼语言。妹与我衣。我当授汝具足戒。即持衣与之。偷兰难陀受他衣已。亦不方便与授具足戒。时式叉摩那嫌责言。云何语我言。大妹。与我衣来。我当授汝具足戒。而受我衣已。不与我授具足戒耶。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偷罗难陀言。云何要语式叉摩那言。妹与我衣来。当与汝授具足戒。而受他衣已。竟不与授具足戒耶。呵责已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兰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语式叉摩那言。妹与我衣来。当与汝授具足戒。而受衣已。竟不与他授具足戒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语式叉摩那言。持衣来。我当与汝授具足戒。而不方便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衣者有十种如上。彼比丘尼语式叉摩那言。妹持衣来。我当与汝授具足戒。受衣已。不作方便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许与授具足戒。便与授具足戒。若病若无共活者。若无五衣若无十众。若彼缺戒若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命难梵行难。而不方便与授具足戒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安隐比丘尼。多度弟子。与授具足戒。不能一一教授。彼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尼见已问言。汝等何以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彼即报言。我是安隐比丘尼弟子。师不教授我故耳。尔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安隐比丘尼言。汝云何多度弟子。不能一一教授。彼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他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诸比丘尼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安隐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

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多度弟子。不能一一教授。彼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他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不满一岁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满十二月得授人具足戒。满十二月得与人依止。满十二月得授式叉摩那二岁学戒。满十二月得度沙弥尼。彼比丘尼。不满一岁授人具足戒者波逸提。不满一岁。与人依止。度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满十二月授人具足戒。满十二月与人依止。授式叉摩那二岁学戒。度沙弥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八)。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听授人具足戒。彼便在尼众中与授具足戒。经宿已方往比丘僧中。而所与授具足戒者。中间或得盲瞎痴聋跛躄及余种种诸病。毁辱众僧。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听度人。汝等云何。乃度盲瞎痴聋跛躄及余种种病毁辱众僧耶。呵责已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度诸盲瞎痴聋跛躄及余种种病毁辱众僧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与人授具足戒已经宿。方往比丘僧中。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比丘尼。应即日授具足戒。即日诣比丘僧中授具足戒。彼比丘尼。与授具足戒经宿已。方诣比丘僧中授具足戒波逸提。是谓为犯。不犯者。即日与授具足戒。即日往比丘僧中授具足戒。若欲往授具足戒。彼病。若水陆道断。若有恶兽难。若贼难。若水大涨。若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闭。若命难梵行难。不得即日往诣比丘众中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九)。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九 第二分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之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教授日不往受教授。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汝等教授日。云何不往受教授。即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教授日不来入众中受教授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教授日不往受教授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有佛事法事僧事或瞻病事。佛言。听嘱授

。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不病不往受教授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不往受教授除余事波逸提。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教授时往受教授。佛法僧事及瞻视病人嘱授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听诸比丘尼僧半月从比丘僧求教授。而彼比丘尼不往求教授。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汝等闻世尊制戒听比丘尼僧半月从比丘僧求教授。而汝等云何不往求教授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等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不往比丘僧中求教授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半月应往比丘僧中求教授。若不求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世尊有如是教。比丘尼半月应往比丘僧中求教授。而彼一切尽往求。以是故众便闹乱佛言。不应一切往。听差一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白二羯磨应如是差。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姊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白如是。大姊僧听。今僧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谁诸大姊忍。僧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独行无护。听为护故应差二三比丘尼共行。彼当往大僧中礼僧足已曲身低头合掌作如是说。比丘尼僧和合。礼比丘僧足求教授。如是第二第三说。时彼比丘尼。待僧说戒竟经久住立疲极佛言。不应尔。听嘱一大比丘便去。世尊既听嘱授。彼便嘱授客比丘。佛言。不应尔。彼便嘱授远行者。佛言。不应尔。彼嘱授病者。佛言。不应尔。彼嘱授无智慧者。佛言。不应尔。彼既嘱授已。明日不往问。佛言。应往问可不。比丘应期往。比丘尼应期来迎。比丘期往而不往者突吉罗。比丘尼期迎。而不迎者突吉罗。若比丘尼。闻教授人来。当半由旬迎。在寺内供给所须洗浴具。若羹粥饭食果蓏。以此供养。若不者突吉罗。若比丘僧尽病应遣信往礼拜问讯。若别众若众不和合若众不满。当遣信往礼拜问讯。若比丘尼僧尽病。亦当遣信往礼拜问讯。若别众若尼众不和合若众不满。亦当遣信往礼拜问讫。若不往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半月往大僧中求教授。今日嘱明日问。比丘期而往。比丘尼期而来迎。彼闻教授人来半由旬迎。在寺内供给洗浴具饭食羹粥果蓏。以此供养。若大僧有病。应遣信往礼拜问讯。若别众众不和合若众不满。遣信往礼拜问讯。若比丘尼僧病。若别众若众不和合若众不满。亦应遣信礼拜问讯。若水陆道断。贼寇恶兽难。若河水瀑涨。若为强力所执若被系闭。命难梵行难。如是众难。不遣信问讯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

乱痛恼所缠(四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听比丘尼夏安居竟应往比丘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然此诸比丘尼。不往至大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云何世尊制戒听比丘尼夏安居竟往大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而汝等不往说自恣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比丘尼夏安居竟应往大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云何不往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僧。夏安居竟应往比丘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若不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时世尊既听比丘尼夏安居竟应往比丘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时诸比丘尼。尽往大僧中说自恣闹乱。佛言。不应尽往。自今已去听差一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往比丘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作白二羯磨。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姊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白如是。大姊僧听。今僧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谁诸大姊忍。僧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说三事自恣见闻疑者默然。谁不忍者说。众僧已忍。差某甲比丘尼。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说三事自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独行无护。为护故。应差二三比丘尼为伴。往至大僧中礼僧足已。曲身低头合掌作如是说。比丘尼僧夏安居竟。比丘僧夏安居竟。比丘尼僧。说三事自恣见闻疑。大德慈愍语我。我若见罪当如法忏悔。如是第二第三说。彼即比丘僧自恣日便自恣而皆疲极。佛言不应尔。比丘僧十四日自恣。比丘尼僧十五日自恣。若大僧病。若别众。众不和合。若众不满。比丘尼应遣信礼拜问讯。不者突吉罗。若比丘尼众病。若别众。若众不和合。若众不满。比丘尼亦当遣信礼拜问讯。不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比丘尼僧夏安居竟。比丘僧夏安居竟。比丘尼说三事自恣见闻疑。若比丘十四日自恣。比丘尼十五日自恣。比丘僧病。若别众。若众不和合。若众不满。比丘尼应遣信往礼拜问讯。比丘尼众病。乃至众不满。亦应遣信礼拜问讯。若水陆道断。若贼寇恶兽难。河水瀑涨。若命难梵行难。为强力者所执。若不往问讯。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在无比丘处夏安居。教授日无受教授处。有所疑无可咨问。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云何乃在无有比丘处夏安居。教授日无受教授处。若有所疑事而无可咨问处。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

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于无比丘处夏安居。乃至有所疑事而无可咨问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在无比丘处夏安居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说。彼比丘尼。无比丘处夏安居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有比丘处夏安居。若依比丘僧夏安居。其间命过者。若远行去。若休道。或为贼所将去。或为恶兽所害。或为水所漂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中有一多知识比丘尼命过。复有比丘尼。于比丘所住寺中为起塔。诸比丘尼。数来诣寺住立言语戏笑。或呗或悲哭者。或自庄严身者。遂乱诸坐禅比丘。时有长老迦毗罗常乐坐禅。比丘尼去后。即日往坏其塔除弃着僧伽蓝外。时彼比丘尼。闻迦毗罗坏其塔除弃。皆执刀杖瓦石来欲打掷。时迦毗罗即以神足飞在虚空。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汝云何乃欲持刀杖瓦石打迦毗罗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是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持刀杖瓦石欲打比丘。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入比丘僧伽蓝中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诸比丘尼疑。不敢入无比丘僧伽蓝中。佛言听入。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尼。入有比丘僧伽蓝中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亦不知有比丘无比丘。后方知有比丘。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疑者。不知者无犯佛言。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有比丘寺入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彼欲求教授。不知何从求。有疑欲问。不知从谁问。不敢入寺。佛言。自今已去听白然后入寺。彼欲礼佛塔声闻塔。佛言。欲礼佛塔声闻塔。听辄入。余者须白已入。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知有比丘僧伽蓝。不白而入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知有比丘僧伽蓝。不白而入门波逸提。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方便欲入。若期入而不入者。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不知。若无比丘而入。若礼拜佛塔声闻塔。余者白已入。若来受教授。若欲问法来入。若被请。若道由中过。或在中止宿。或为强力者所将去。或被系闭将去。或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长老迦毗罗比丘夜过已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诸比丘尼见迦毗罗即骂詈言。此弊恶下贱工师种。坏我等塔除弃僧伽蓝外。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言。云何汝等。乃骂长老

迦毗罗。呵责已往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骂迦毗罗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骂比丘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骂者。下贱处生。种姓下贱。技术下贱。作业下贱。若说犯罪。若说汝有如是如是结使。或触他所讳。彼比丘尼。种类骂比丘。乃至说他所讳。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独语。若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拘睒弥。时迦罗比丘尼。好喜斗诤不善忆持斗诤事。后嗔恚嫌责尼众。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罗比丘尼言。汝云何喜斗诤断已怀恨经宿嫌骂尼众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迦罗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喜斗诤断已怀恨经宿方便骂詈尼众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喜斗诤不善忆持诤事后嗔恚不喜骂比丘尼众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诤有四种如上。众者。若四人若过四人。彼比丘尼。喜斗诤经宿后骂比丘尼众。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独语。若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释翅搜迦毗罗国尼拘律园中。时跋陀罗迦毗罗比丘尼。身生痈使男子破之。此比丘尼身细软如天身无异。时男子手触身觉细滑生染着。便前捉欲犯。即便高声言。勿尔勿尔。时左右比丘尼闻其声皆来问言。向何故大唤耶。即具说因缘。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陀罗迦毗罗言。云何比丘尼。乃使男子破痈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陀罗迦毗罗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使男子破身痈疮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身生痈及种种疮。不白众及余人辄使男子破若裹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僧者亦如上。彼比丘尼。若身生痈及种种疮。不白众。使男子破一下刀一波逸提。若裹时一匝缠。一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白众僧。使男子破痈若疮若裹。若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居士。欲办具饮食请比丘尼僧。即于其夜办种种多美饮食。夜过已清旦往白时到。时舍卫城中俗节会日。诸居士各各持饭干饭麨鱼及肉。来就僧伽蓝中。与诸比丘尼。诸比丘尼。受此施食食已。然后方诣居士家食。时居士手自斟酌羹饭与诸比丘尼。诸比丘尼言。止止居士。不须多着。居士报言。我所以办具此种种多美饮食人别一器肉者。正为阿姨故耳。勿谓我无有信心而不食。阿姨但食。我实有信心。比丘尼报言。我等不以此事。朝是节会日。诸居士各各持饭糗干饭鱼肉种种羹饭。来诣僧伽蓝中。与诸比丘尼。我等先已食。以是故少受耳。时诸居士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厌足。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云何先受我请已。复受他种种饭食食已。后方受我食。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汝等云何先受居士请复受余食。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先受居士请。后复受余食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先受请若足食已。后食饭糗干饭鱼及肉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先受请若足食已。后食他饭糗干饭鱼及肉食。一咽一波逸提。比丘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受非正食请。若不满足食请。若先不被请。若即于食上更得食。若于其家受前食后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八)。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提舍比丘尼。是安隐比丘尼弟子。彼有知旧檀越家。安隐比丘尼语提舍比丘尼言。可共往至檀越家。报言。欲往可尔。二人俱往。安隐比丘尼衣服齐整不失威仪。檀越见已生欢喜心。以此欢喜心便与供养。时安隐比丘尼。食后还至僧伽蓝中。语提舍比丘尼言。此檀越笃信欢喜好施供养。时提舍比丘尼有嫉妒心。便作是语。檀越笃信好施供养于汝。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提舍比丘尼言。云何生嫉妒心乃作是言。是檀越笃信好施供养于汝。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提舍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生嫉妒心言。檀越笃信好施供养于汝。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于家生嫉妒心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于家生嫉妒心言。是檀越笃信好施供养于汝。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事实尔。若彼檀越笃信好施供养于彼。便作是言。是汝檀越笃信于汝。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独语。若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

所缠(四十九)。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以香涂摩身。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等。不知惭愧犯不净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以香涂身。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汝等云何。乃以众香涂身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以香涂身。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以香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以香涂摩身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以胡麻滓涂摩身。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此比丘尼。无有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持胡麻滓涂身。如似贼女淫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以胡麻滓涂身。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乃以胡麻滓涂身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以胡麻滓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以胡麻滓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使诸比丘尼揩摩身。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使诸比丘尼揩摩其身。如似贼女淫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乃使诸比丘尼揩摩其身。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乃使诸比丘尼揩摩其身。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是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使比丘尼涂摩身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使比丘尼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五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使式叉摩那涂摩身。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此比丘尼等。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使式叉摩那涂摩其身。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使式叉摩那揩摩其身。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使式叉摩那揩摩其身。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使式叉摩那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使式叉摩那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使沙弥尼涂摩身。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六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使沙弥尼涂摩身。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乃使沙弥尼涂摩其身。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使沙弥尼涂摩身。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使沙弥尼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使沙弥尼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使白衣妇女涂摩身。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乃使白衣妇女涂摩其身。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使白衣妇女涂摩其身。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使白衣妇女涂摩身。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使白衣妇女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使白衣妇女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者所执无

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作如是念。着衿髁衣令身粗大。居士见皆共讥嫌。此比丘尼等。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着衿髁衣令身粗大。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偷罗难陀言。汝云何作如是念。着衿髁衣令身粗大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作如是心。着衿髁衣令身粗大。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着衿髁衣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衿髁衣者。若用毳若劫贝若俱遮罗若乳叶草若刍摩若野蚕绵一切物。比丘尼作如是意。着衿髁衣令身粗大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内着病衣。外着涅槃僧。次着袈裟。或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畜妇女庄严身具手脚钏及猥处庄严具。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无有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畜妇女庄严身具手脚钏及猥处庄严具。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乃畜妇女庄严身具手脚钏及猥处庄严具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畜妇女庄严身具手脚钏及猥处庄严具。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畜妇女庄严具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有命难梵行难。有疑不敢着庄严身具走。佛言。自今已去。若命难梵行难。听着庄严身具走。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畜妇女庄严身具。除时因缘波逸提。若比丘尼。畜妇女庄严身具。手脚钏猥处庄严具。乃至树皮作鬘。一切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若命难梵行难着庄严具逃走。或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着革屣手擎盖而行。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着革屣擎盖而行。如似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乃着革屣手擎盖而行。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

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着革屣手擎盖而行。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着革屣持盖在道行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至小食大食处。若夜集若说戒时。行遇雨渍坏新染色衣。佛言。自今已去听。护身护衣护卧具故。在僧伽蓝内。作树皮盖叶盖竹盖。时有比丘尼天雨时涂跣行泥。污脚污衣污坐具。佛言。自今已去听。为护身护衣护坐具故。在僧伽蓝中作屧着。诸比丘尼。虽作屧犹污衣污身污坐具。佛言。自今已去听下着树皮。若皮堕。以缕綖缀。若断。听用筋若毛。或用皮带系之。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着革屣持盖行除时因缘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着革屣持盖行除时因缘波逸提。彼比丘尼。着革屣持盖行。随所行村界。一一波逸提。无村阿兰若处。随行十里。一波逸提。行减一村界突吉罗。减十里突吉罗。行一界内突吉罗。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护身护衣护卧具。于僧伽蓝中作树皮盖叶盖竹盖。护身护衣护卧具故。于僧伽蓝内作屧着不犯。或为强力者所执。或为系闭。或命难梵行难。着革屣持盖行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八)。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 第二分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之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乘乘在道行。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乘乘而行。如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乘乘在道行。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乘乘行。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乘乘在道行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有老者或羸病气力微弱。不能从此住处至彼住处。佛言。自今已去听乘步挽乘一切女乘。时诸比丘尼。有难事或命难梵行难。疑不敢乘乘走。佛言。自今已去有如是诸难事听乘乘去。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无病乘乘行除时因缘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乘者有四种。象乘马乘车乘步乘。彼比丘尼。无病乘乘行。随所行村界。一一波逸提。若无村阿兰若处。行十里一波逸提。减一村界若减十里突吉罗。若行一家界内突吉罗。方便欲去而不去。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乘种种安乘。若命难梵行难乘乘走。或为强力所执将去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

痛恼所缠(五十九)。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不着僧祇支入村。露胸腋乳腰带。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不着僧祇支入村。如贼女淫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不着僧祇支入村露胸腋乳腰带。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不着僧祇支入村露胸腋乳腰带。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不着僧祇支入村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村者如上。彼比丘尼。不着僧祇支入村门波逸提。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内。若方便欲入而不入。若期入而不入者。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腋下有疮。或无只支。或方便欲作。或浣染未干。若作失。或举处深固。或为强力者所执。或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偷罗难陀比丘尼。向暮至居士家就座而坐。随坐时顷。不语主人开门而去。时有贼先常有心欲偷其家。遇见门开。即入偷其财物去。时居士问言。向暮谁开门出去。答言。是偷罗难陀比丘尼。时居士即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不与取。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乃与贼同谋偷我财物。如贼女淫女无异。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偷罗难陀言。汝云何向暮至居士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偷罗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向暮至居士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向暮至白衣家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欲营佛法僧事。若有瞻病事。或为檀越唤。皆有疑而不敢去。佛言。自今已去若有请唤者听往。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向暮至白衣家。先不被唤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向暮至白衣家。先不被请唤入门波逸提。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内。若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者。一切突吉罗。彼比丘尼。若至白衣家随住时顷。不语主人而去。出门者波逸提。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为佛法僧事。若瞻视病事。若被请唤去。或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缚将去。或命难梵行难。先不唤而去至彼家。随所住时顷语主人而去。若彼舍为火所烧崩坏。或有毒蛇或有贼或有恶兽。或为强力者所执。若系缚将去。或命难梵行难。不语主人

而出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众中。有一比丘尼。向暮辄开僧伽蓝门出。无所语而去。时诸贼见已生念。我当劫其财物。念已即便入门。劫夺财物尽。时诸比丘尼自相问言是谁向暮开门无所语而去。即闻六群比丘尼中一人开门而出。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向暮无所语开门而出。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向暮无所语开门而出。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向暮开僧伽蓝门出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以佛法僧事。或有看视病事。皆疑不敢出。佛言。自今已去听嘱授出。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向暮开僧伽蓝门。不嘱授余比丘尼而出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向暮开僧伽蓝门不嘱而出门者波逸提。一脚在内一脚在外。若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佛法僧事。或看病事。嘱而去。若僧伽蓝破坏。若为火所烧。若有毒蛇若有贼若有恶兽。若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缚将去。或命难梵行难不嘱而出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中有一人。日没开僧伽蓝门出不嘱而去。时有贼囚突狱而出。遥见僧伽蓝门开便来入。时诸守狱人追后而来。问诸比丘尼。颇见如是如是贼不。不见者言不见。其守狱者。即便处处推觅得贼。时诸居士皆共讥嫌。此比丘尼等。不知惭愧作妄语。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见贼而言不见。时诸比丘尼自相问言。谁日没开门而出。报言。六群比丘尼中一人开门而出。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日没辄开门不嘱而出。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中一人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日没辄开门出不嘱而去。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日没开僧伽蓝门而出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营佛法僧事。若瞻视病事。疑不敢去。佛言。自今已后听嘱授去。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日没开僧伽蓝门不嘱而出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日没开僧伽蓝门不嘱出门波逸提。一脚在内一脚在外。方便欲去而不去。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为佛法僧事。或瞻视病事。若嘱而

出。或彼僧伽蓝破坏。或为火所烧。或为贼或有恶兽毒蛇在中。或为强力者所执。或为系缚将去。或命难梵行难不嘱而去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不夏安居。时诸比丘尼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云何不夏安居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不夏安居。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不夏安居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有为佛法僧事。或看病事。不及安居疑。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因缘后安居。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不前安居不后安居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不前安居者突吉罗。不后安居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前安居。或为佛法僧事。或瞻视病人。受后安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得度人授具足戒。便度常漏大小便涕唾常出者与授具足戒。彼污身污衣污卧具。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汝等云何。辄度常漏大小便涕唾常出者。污身污衣床褥卧具。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乃度常漏大小便涕唾常出。污身衣床褥卧具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常漏大小便涕唾常出者与授具足戒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亦不知常漏大小便不漏大小便涕唾出不出。后乃知。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女人常漏大小便涕唾常出者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知常漏大小便涕唾常出者度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剃发与授戒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若信可信人语。信父母语。与授具足戒。后有如是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尼。度二形人。大小便时有比丘尼见。白诸比丘尼。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

。汝等云何度他二形人。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乃度二形人。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二形人。授具足戒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不知二形不二形。后方知有二形。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不知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二形人与授具足戒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二形者男形女形。彼比丘尼。知二形人与授具足戒。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竟三突吉罗。白一羯磨竟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剃发与授戒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若信彼人语。若信可信者语。若信父母语。与授具足戒已后变为二形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度二道合者与授具足戒。大小便时诸比丘尼见。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汝云何度二道合者与授具足戒。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乃度二道合者与授具足戒。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二道合者与授具足戒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亦不知二道合不合。后乃知二道合。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有疑者。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二道合者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二道合者大小便道不别。彼比丘尼。知二道合者度与授具足戒。白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若剃发与授戒若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若信彼人语。若信可信者语。若信父母言。若与授具足戒后二道合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尼。闻世尊制戒听度弟子。便度负债人及诸病者与授具足戒已。债主来牵捉。若病者常须人守视不得远离。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世尊制戒听度人。汝云何度他负债人及病者。使债主牵捉病者常须守视不得远离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度他负债人及病者。债主牵捉病者须人守视不得远离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

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度负债人及病者与授具足戒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不知有负债难无负债难若病难不病难。后方知负债及病难者。中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有负债难者病难者与授具足戒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负债者。乃至一钱为十六分之一分也。病者。乃至常患头痛。彼比丘尼。知负债难及病难者度与授具足戒。白三羯磨竟和上尼波逸提。白二羯磨三突吉罗。白一羯磨二突吉罗。白已一突吉罗。白未竟突吉罗。未白前若剃发与授戒集众众满。一切突吉罗。比丘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若信彼人语。若信可信者语。若信父母语。若与授具足戒已负债若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八)。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学习咒术以自活命。咒术者。或支节咒刹利咒。或起尸鬼咒。或学知死相知转禽兽论。卜知众鸟音声。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乃学习如是诸咒术。乃至知众鸟音声。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学如是诸技术。乃至知众鸟音声。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学世俗技术以自活命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技术者如上说。彼比丘尼。习诸技术乃至知众鸟音声。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学咒腹中虫病。若治宿食不消。若学书学诵。若学世论。为伏外道故。若学咒毒。为自护不以为活命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九)。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以世俗技术教授诸白衣语言。汝等。莫向日月及神祀庙舍大小便。亦莫向日月神祀除去粪扫及诸荡器不净水。莫向日月神祀舒脚。若欲起房舍耕田种作。当向日月及向神祀庙舍。又言。今日某甲星宿日好。宜种作作舍。宜使作人。宜与小儿剃发。亦宜长发。宜剃须。宜举取财物。宜远行。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乃以如是技术教授白衣语言。汝等知不。莫向日月神祀庙舍大小便。乃至宜出远行。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乃以世俗技术教授长者家语言。汝知不。莫向日月所回旋处大小便。乃至宜出远行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

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以世俗技术教授白衣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技术者如上所说。若欲说者当语彼人言。莫向如来塔及声闻塔大小便及除弃粪扫荡器不净水。亦莫向如来塔及声闻塔舒脚。若欲起房舍及耕田种作者。当向如来塔及声闻塔。又不得言今日有如是星宿好。宜起舍宜种作宜使作人宜为小儿剃发长发剃须。应语言。宜入塔寺供养比丘僧受斋法。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现变化日。彼比丘尼。以如是世俗技术教授白衣乃至宜出远行。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教言。莫向如来塔及声闻塔大小便及除粪扫不净水。亦莫向如来塔及声闻塔舒脚。若耕田种作若起房舍。向如来塔乃至受斋法。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独语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

尔时婆伽婆。在周那絺罗国。六群比丘尼。被摈而不去。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汝云何被摈而不去。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被摈而不去。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被摈不去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被摈应去而不去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被摈即去。若随顺不逆下意悔过求解摈羯磨。或得病。或无伴去。或水陆道断。或贼难。或恶兽难。或大水瀑涨。或为强力者所执。若被系闭。或命难梵行难。被摈而不去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一)。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安隐比丘尼。大智慧问诸比丘义。彼诸比丘。被问已不能答皆惭愧。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安隐比丘尼言。汝云何有大智慧而问诸比丘义使不能答令惭愧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安隐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有大智慧而问诸比丘义令诸比丘不能答有惭愧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问比丘义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教授曰不知从谁求教授。有疑不知当何从问义。佛言。自今已去若欲问义者。当先求听已然后问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欲问比丘义。先不求而问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问比丘义先不求而问。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求而

后问。若先常听问。若先是亲厚。若亲厚者语言。汝但问。我当为汝求请。若彼从此受。若二人俱从他受。若彼问此答。二人共诵。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屏处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二)。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先住后至后至先住。欲恼乱彼故。在前经行。若立若坐若卧。尔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在先住后至比丘尼前。欲恼乱故。若经行若立若坐若卧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先住后至比丘尼前。欲恼乱故。若经行若立若坐若卧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先住后至后至先住。欲恼乱彼故。在前经行若立若坐若卧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彼比丘尼。不知先住不先住后至不后至。后乃知。或作波逸提忏者有疑者。不知者无犯。若比丘尼。知先住后至后至先住。欲恼彼故。在前经行若立若坐若卧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知先住后至后至先住。欲恼彼故。在前经行若立若坐若卧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不知若问。若先听经行。若是上座。若更互经行。若次经行。若是亲厚。若亲厚者语言。汝但经行。我当为汝语。若病倒地。若强力者所执。或被系缚。若命难若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三)。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中有一多知识比丘尼命终。时诸比丘尼。在比丘僧伽蓝中立塔。彼处处取大僧洗足石破用垒塔。有客比丘来。不知是比丘尼塔。便向礼拜。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诸比丘尼言。云何乃在大僧僧伽蓝中立塔。令客比丘来不知而礼拜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乃于大僧僧伽蓝中立塔。令客比丘不知而向礼拜。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在比丘僧伽蓝内起塔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时诸比丘尼。在故坏无比丘僧伽蓝中起塔疑。佛言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尼。在有比丘僧伽蓝内起塔波逸提。彼比丘尼。不知有比丘无比丘。后乃知。或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佛言。不知无犯。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尼。知有比丘僧伽蓝中起塔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若比丘尼。知有比丘僧伽蓝中起塔。随所取洗足石。若团塗若草团多少。一一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不知。若故坏僧伽蓝。若先起塔后作僧伽蓝无犯。

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四)。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制戒听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当起迎逆礼拜恭敬问讯与敷坐具。然彼诸比丘尼。不起迎逆礼拜恭敬问讯。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尼言。云何世尊制戒听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应起迎逆恭敬礼拜问讯与敷坐具。云何不起迎逆耶。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不起迎逆礼拜恭敬问讯与敷坐具。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应起迎逆恭敬礼拜问讯。若不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或有一坐食。不作余食法食。或有病者。或有足食者。而不起疑。佛言。自今已去听语言大德忏悔。我有如是如是因缘不得起迎逆。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应起迎逆恭敬礼拜问讯请与坐。不者除因缘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见比丘不起。除因缘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起迎逆。或一坐食。或不作余食法食。或病或足食。语言。大德忍。我有如是如是因缘。或病倒地。或为强力所执。或命难梵行难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五)。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着衣摇身趋行。为好故。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比丘尼等。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为好故摇身趋行。犹若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云何。为好故摇身趋行。犹若淫女贼女无异。时诸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为好故摇身趋行。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为好故摇身趋行者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为好故摇身趋行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他所打避杖。或有暴象来。或遇贼。或遇恶兽。或有刺棘来以手遮。或渡河水。或渡沟渠汪水。若渡堑。或时欲齐整着衣。恐有高下参差象鼻多罗树叶细摄皱。如是左右顾视摇身看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六)。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尼。自庄严身梳发香涂摩身。诸居士见皆共嗤笑言。我等妇庄严其身梳发香涂摩身。此比丘尼亦复如是。便生慢心不恭敬。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尼言。汝等出家。云何如是庄严其身。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尼庄严其身。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作妇女庄严香涂摩身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作妇女庄严香涂摩身乃至一点者。一切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父母得病被系闭为洗沐梳发。若有笃信优婆夷遇病被系闭与洗浴。或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七)。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伽罗旃陀输那比丘尼。是出家外道女姊。时彼比丘尼。使此外道妹香涂摩身。诸居士见皆共嗤笑言。此比丘尼。无有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使外道妹香涂摩身。如淫女贼女无异。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伽罗旃陀输那比丘尼言。汝云何乃使外道妹香涂摩身耶。呵责已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伽罗旃陀输那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乃使外道妹香涂摩身。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使外道女香涂摩身波逸提。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使外道女香涂摩身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强力者所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百七十八波逸提法竟)。

尔时婆伽婆。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尼乞酥而食。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比丘尼。不知惭愧乞求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乞酥而食。如贼女淫女无异。时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云何乞酥而食耶。呵责已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尼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尼乞酥而食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比丘尼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尼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尼乞酥而食。犯应忏可呵法。应向余比丘尼说言。大姊。我犯可呵法所不应为。今向大姊悔过。是法名悔过法。如是世尊与比丘尼结戒。彼有疑。不敢为病者乞。自身病亦不敢乞。他为乞复不敢食。佛言。自今已去听自病乞为病者乞他为乞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

若比丘尼。不病乞酥食者。犯应忏悔可呵法。应向余比丘尼说言。大姊。我犯可呵法所不应为。我今向大姊忏悔。是名悔过法。比丘尼义如上。彼比丘尼。无病而乞酥食。一咽一波罗提提舍尼。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为己病乞。为病者乞。或为他他为己。或不乞而自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

乞油若蜜若黑石蜜若乳若酪若鱼若肉如乞酥无异。

(上四戒比丘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下四戒比丘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下众学戒与大僧戒无异故不出耳)。

分律卷第三十一 第二分受戒揵度法之一

我曾闻有作如是说。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大人。众所举。时王有太子。名善王。善王有太子。名楼夷。楼夷王有子。名曰齐。齐王有子。名曰顶生。顶生王有子。名遮罗。遮罗王有子。名跋遮罗。跋遮罗王有子。名微。微王有子。名微驎陀罗。微驎陀罗王有子。名鞞醯梨肆。鞞醯梨肆王有子。名舍迦陀。舍迦陀王有子。名楼脂。楼脂王有子。名修楼脂。修楼脂王有子。名波罗那。波罗那王有子。名摩诃波罗那。举诃波罗那王有子。名贵舍。贵舍王有子。名摩呵贵舍。摩呵贵舍王有子。名善现。善现王有子。名大善现。大善现王有子。名无忧。无忧王有子。名光明。光明王有子。名梨那。梨那王有子。名弥罗。弥罗王有子。名末罗。末罗王有子。名精进力。精进力王有子。

名牢车。牢车王有子。名十车。十车王有子。名百车。百车王有子。名坚弓。坚弓王有子。名十弓。十弓王有子。名百弓。百弓王有子。名能师子。能师子王有子。名真阇。从真阇王次第已来。有十转轮圣王种族。一名伽㝹支。二名多楼毗帝。三名阿湿卑。四名乾陀罗。五名伽陵迦。六名瞻鞞。七名拘罗婆。八名般阇罗。九名弥悉梨。十名懿师摩。伽㝹支次第相承五王。多楼毗帝次第五王。阿湿卑七王。乾陀罗八王。伽陵迦九王。瞻鞞十四王。拘罗婆三十一王。般阇罗三十二王。弥悉梨次第八万四千王。懿师摩王次第百王。从懿师摩王后。有王名大善生。大善生王有子。名懿师摩。懿师摩王有子。名忧罗陀。忧罗陀有子。名瞿罗。瞿罗有子。名尼浮罗。尼浮罗有子。

名师子颊。师子颊有子。名悦头檀。悦头檀有子。名菩萨。菩萨有子。名罗睺罗。北方国界雪山侧释种子。生处豪族父母真正。众相具足。适生已时。诸相师婆罗门。皆共占相。记言大王。此儿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有此相者。必趣二道。终无差错。若不出家。当为刹利水浇顶转轮圣王。能胜一切主四天下。名为法王。为众生故。而作自在。七宝具足。所谓七宝者。一轮宝二象宝三马宝四珠宝五玉女宝六主藏臣宝七典兵宝。有

千子满足雄猛勇健。能却众敌。从海内诸地不加刀杖。自以己力正法治化。无所畏惧。而行王事。所为自在不为怯弱。若当出家入非家者。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于魔众梵众沙门婆罗门众天及人众。自身作证而自娱乐。

与众生说法。上善中善下善。有义味具足。开现梵行。时摩竭王洴沙。备虑边国遣人处处卫逻。时王闻逻人所说。北方国界雪山侧。有释种子。生处豪族父母真正。有三十二大人之相。相师占相。如上所说。时逻人往至王所。白王言。大王当知。北方国界雪山侧。有释种子。生处豪族父母真正。有三十二大人相如上所说。王今宜设方便除去彼人。若不尔者。恐后必为王作害。亡国失土将由此起。王报言。何得除去。若彼不出家者。当为刹帝利水浇顶转轮圣王。七宝具足领四天下。所为自在无所怯弱。我当臣属给使。设当出家学道者。必成无上至真等正觉。为人说法。上中下言悉善。我当为其作弟子。尔时菩萨渐渐长大。诸根具足。于闲静处作是念。今观此世间甚为苦恼。有生有老有病有死。

死此生彼以此身故。不尽苦际。如是苦身何可得尽。时菩萨年少。发绀青色颜貌殊特。年壮盛时心不乐欲。父母愁忧涕泣。不欲令出家学道。时菩萨强违父母。辄自剃须发着袈裟舍家入非家。尔时菩萨渐渐游行。从摩竭国界往至罗阅城。于彼止宿。明日清旦。着袈裟持钵。入罗阅城乞食。颜貌端正。屈申俯仰行步庠序。视前直进不左右顾眄。着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时摩竭王。在高楼上。诸臣前后围绕。王遥见菩萨入城乞食。屈申俯仰行步庠序。视前直进不左右顾眄。见已即向诸大臣。以偈赞曰。

汝等观彼容 圣行为最胜

相好甚严好 非是下贱人

谛视不顾眄 视地而前进

王即遣信问 比丘欲所诣

王所遣使人 随逐比丘后

比丘欲所至 造诣何所宿

家家遍乞已 诸根寂然定

钵饭速满已 志意常悦豫

时乞食得已 圣还出城住

山名班荼婆 当于彼止宿

已知彼宿处 一使在边住

一使速还返 白王如是事

大王此比丘 今宿班荼山

坐卧如师子 如虎在于山

王闻彼使言 即严好象乘

众人共寻从 即往礼菩萨

到彼问讯已 却在一面坐

共相问讯已 复作如是说

今观年盛壮 众行甚清净

应乘此大乘 群臣侍从好

颜貌甚端正 必从刹利生

我今与汝对 愿说所生处

有国大王治 今在雪山北

父姓名为日 生处名释迦

财宝技术具 父母俱真正

舍彼行学道 不乐处五欲

观欲多众恼 出离永安隐

要求灭欲处 是我心所乐

时王语太子言。今可于此住。当分半国相与。菩萨报言。我不从此语。时王复重语言。汝可作大王。我今举国一切所有。及脱此宝冠相与。可居王位治化。我当为臣。时菩萨报言。我舍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岂可贪于边国王位而处俗耶。王今当知。犹如有人曾见大海水后见牛迹水。岂可生染着心。此亦如是。岂可舍转轮王位习粟散小王位。此事不然。时王前白言。若成无上道者。先诣罗阅城与我相见。菩萨报言可尔。尔时王即从座起礼菩萨足绕三匝而去。时有人名阿蓝迦蓝。于众人中为师首。与诸弟子说不用处定。时菩萨至阿蓝迦蓝所问言。汝今以何等法。与诸弟子说令得证。报言瞿昙。我与诸弟子说不用处定。令其得证。时菩萨便作是念。阿蓝迦蓝而无有信。我今有信。阿蓝迦蓝无有精进。

我今有精进。蓝无智慧。我有智慧。蓝今以此法得证。而况我不静坐思惟以证智慧。我今宁可勤精进证此法耶。彼即勤精进。不久得证此法。时菩萨得证已。往阿蓝迦蓝所语言。汝但证此不用处定为人说耶。报言。我正有此法。更无有余。菩萨报言。我亦证此不用处定。而不为人说。阿蓝迦蓝问言。瞿昙。汝正有此不用处定。而不为人说耶。我亦证不用处定为人说。瞿昙。如我所知汝亦知之。汝所知者我亦知之。汝似我我似汝。瞿昙。宁可共知僧事耶。时阿蓝迦蓝。极生欢喜恭敬心。承事菩萨。以之为匹。正与我等。时菩萨复作是念。此不用处定。非息灭。非去欲。非灭尽。非休息。非成等正觉。非沙门。非得涅槃永寂之处。不乐此法。便舍阿蓝迦蓝而去。更求胜法。时有郁头蓝子。

处大众中而为师首。其师命终后。教师诸弟子。与说有想无想定。时菩萨往郁头蓝子所问言。汝师以何等法教诸弟子。报言。我师以有想无想定教诸弟子。时菩萨念言。蓝今无信。而我有信。蓝无精进。我有精进。蓝无智慧。我有智慧。蓝证此法而为人说。况我不证此法。我今宁可勤精进证此法。即勤精进。不久得证此法。时菩萨往至郁头蓝弗所问言。汝正有此有想无想定。更有余法耶。报言瞿昙。我正有此法。更无余法。菩萨报言。我亦证此有想无想定。彼问菩萨言。汝正有此有想无想定耶。我师蓝亦有此有想无想定作证。我师知者汝亦知之。汝所知者蓝亦知之。汝似蓝蓝似汝。瞿昙。今可共知僧事。时郁头蓝子。极发欢喜心。承事菩萨。推着师处。而师事之。尔时菩萨复作是念。

我观此有想无想定处。非息灭。非无欲。非休息。非灭尽。非沙门。非涅槃永寂之处。不乐此法。便舍郁头蓝子而去更求胜法。时菩萨更求胜法者。即无上休息法也。从摩竭界游化南至象头山。诣郁毗罗大将村中。见一净地。平正严好甚可娱乐。生草柔软悉皆右旋。浴池清凉流水清净。园林茂好。周遍观之。左右村落人民众多。见已便生念言。夫为族姓子。欲求断结处。此是好处。我今求断结处。此处即是。我今宁可于此处坐而断结使。时有五人追逐菩萨念言。若菩萨成道当与我等说法。尔时郁鞞罗有四女。一名婆罗。二名郁婆罗。三名孙陀罗。四名金婆伽罗。皆系心菩萨所。若使菩萨出家学道。我等当为弟子。若菩萨不出家学道。在家习俗者。我等为妻妾。时菩萨即于彼处六年苦行。

虽尔犹不证增上圣智胜法。尔时菩萨自念。昔在父王田上坐阎浮树下。除去欲心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喜乐一心。游戏初禅。时菩萨复作是念。颇有如此道可从得尽苦原耶。复作是念。如此道能尽苦原。时菩萨即以精进力修习此智。从此道得尽苦原。时菩萨复作是念。颇因欲不善法得乐法不。复作是念。不由欲不善法得乐法。复作是念。颇有

习无欲舍不善法得乐法耶。然我不由此自苦身得乐法。我今宁可食少饭麨得充气力耶。尔时菩萨。于异时食少饭糗。得充气力。时菩萨食少食时五人各各厌舍而去。自相谓言。此瞿昙沙门狂惑失道。岂有真实道耶。时菩萨气力已充。复诣尼连禅水侧。入水洗浴身已出水上岸。往菩提树下。时去树不远。有一人刈草。名曰吉安。菩萨前至此人所语言。

我今须草见惠少多。吉安报曰。甚善不为爱惜。即授草与菩萨。菩萨持草。更诣一吉祥树下。自敷而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时菩萨除欲爱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喜乐一心。游戏初禅。是谓菩萨最初得胜善法。何以故。由系意专念不放逸故。时菩萨除有觉有观。得内信喜乐一心念无觉无观。游戏二禅。是谓菩萨得此二胜善法。何以故。由系意专念不放逸故。时菩萨除去喜身受快乐。得圣智所见护念乐。游戏三禅。是谓菩萨得三胜法。何以故。由系意专念不放逸故。时菩萨已舍苦乐。先已去忧喜。无苦无乐护念清净。游戏四禅。是谓菩萨得此四胜法。何以故。由系意专念不放逸故。时菩萨得此定意。诸结使除尽。清净无瑕秽。所行柔软住坚固处。证宿命智。自识宿命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

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无数百生无数千生。无数百千生劫成劫败。无数劫成无数劫败。无数劫成败。我曾生某处。字某姓某如是生。食如是食。寿命如是。寿命限齐如是。住世长短如是。受如是苦乐。从彼终生彼。从彼终复生彼。从彼终生此。如是相貌。识无数宿命事。时菩萨。于初夜得此初明。无明尽明生。闇尽光生。所谓宿命通证。何以故。由精进不放逸故。时菩萨。复以三昧定意清净。无瑕无结使。众垢已尽。所行柔软。住坚固处。知众生生者死者。以清净天眼观见众生。生者死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若贵若贱。随众生所造行。皆悉知之。即自察知。此众生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邪见诽谤贤圣。造邪见业报。身坏命终。堕地狱畜生饿鬼中。

复观众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正见不诽谤贤圣。造正见业报。身坏命终。生天上人中。如是天眼清净。观见众生生者死者随所造行。是谓菩萨中夜得此第二明。无明尽明生。闇尽光生。是谓见众生天眼智。何以故。由精进不放逸故。时菩萨得如是清净定意。诸结除尽。清净无瑕。所行柔软。所住坚固。得漏尽智。而现在前。心缘漏尽智。如实谛知苦。知苦集。知苦尽。知苦尽向道。以得圣谛。如实知之。如实知漏。知漏集。漏尽向道如实知之。彼作如是知如是观。于欲漏意解脱。有漏意解脱。无明漏意解脱。已解脱得解脱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生。是谓菩萨后夜获此三明。无明尽明生。闇尽光生。是谓漏尽智。何以故。由如来至真等正觉发起此智得无

碍解脱故。

尔时世尊。于彼处尽一切漏。除一切结使。即于菩提树下。结加趺坐。七日不动。受解脱乐。尔时世尊。过七日已。从定意起。于七日中未有所食。时有二贾客兄弟二人。一名瓜二名优波离。将五百乘车载财宝。去菩提树不远而过。时树神笃信于佛。曾与此二贾客旧知识。欲令彼得度。即往至贾人所语言。汝等知不。释迦文佛如来等正觉。于七日中具足诸法。于七日中未有所食。汝等可以蜜糗奉献如来。令汝等长夜得利善安隐快乐。尔时兄弟二人。闻树神语已欢喜。即持蜜糗往诣道树。遥见如来颜貌殊异。诸根寂定最上调伏。如被调象无有卒暴。如水澄静无有尘秽。见已发欢喜心。于如来所前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二人白世尊言。今奉献蜜糗慈愍纳受时世尊复作如是念。今此二人奉献蜜糗。当以何器受之。复作是言过去诸佛如来至真等正觉。以何物受食诸佛世尊。不以手受食也。时四天王立在左右。知佛所念。往至四方。各各人取一石钵。奉上世尊。白言。愿以此钵。受彼贾人糗蜜。时世尊慈愍故。即受四天王钵。令合为一。受彼贾人糗蜜。受彼贾人糗蜜已。以此劝喻。而开化之。即咒愿言。

所为布施者 必获其利义

若为乐故施 后必得安乐

汝等贾人。今可归依佛归依法。即受佛教言。大德。我今归依佛归依法。是为优婆塞中最初受二归依。是贾客兄弟二人为首。时二贾人白佛言。我今从此欲还本生处。若至彼间当云何作福。何所礼敬供养时世尊知彼至意。即与发爪语言。汝等持此往彼作福礼敬供养。时贾人虽得发爪。不能至心供养言。此发爪世人所贱除弃之法。云何世尊持与我等供养。时世尊知贾人心中所念。即语贾人言。汝等莫于如来发爪所生毛发许懈慢心。亦莫言世人所贱。云何如来使我供养。贾人当知。普天世界魔众梵众沙门婆罗门众天及人。于如来发爪兴供养恭敬。令一切诸天世人魔众梵众及沙门婆罗门众。得其功德不可称计。贾人白佛言。设供养此发爪有何证验。佛告贾人言。过去久远世时。有王名曰胜怨。

统领阎浮提。尔时阎浮提内。米谷丰熟人民炽盛。土地极乐。有八万四千城郭。有五十五亿村。有六万小国土。时胜怨王所住治城。名莲花。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丰熟。米谷平贱。人民炽盛。国土安乐。园林茂盛。城堑牢固。浴池清凉。众事具足。街陌相当。贾人当知。时王胜怨。有婆罗门为大臣。名曰提阎浮婆提。是王少小周旋。极相亲厚。后于异时。王即分半国与此大臣。时彼大臣所得国分。即于中更起城郭。东西长十二由旬。南北广七由旬。米谷丰贱人民炽盛。国土安乐园林茂盛。城堑牢

固浴池清凉。众事具足街陌相当。城名提婆跋提。胜彼莲花城邑。贾人当知。其王无有继嗣。以无嗣故。向诸神祀泉流山原河水浴池。满善神宝善神。日月帝释梵天。火神风神水神。

魔醯首罗神。园神林神市神四徼巷神。鬼子母城神。天祀福神祀所在求请。愿生男儿。于异时王第一夫人怀妊。妇人有三种智慧。如实不虚。一自知有娠。二自知从某甲许得。三知男子有爱心于我。时彼夫人。往白王言。大王当知。我今怀妊。王报言大善。即敕左右。供给供养第一饮食衣服卧具。一切所须皆加一倍。至十月满已生一男儿。端正无比世之希有。始生在地无人扶侍。自行七步而说此言。我于天上世间最上最尊我当度一切众生生老病死苦。即号曰定光菩萨。贾人当知。尔时国王。即命婆罗门中善明相法者告言。汝等当知。我夫人生一男儿。颜貌端正世之希有。始生出胎无人扶侍。自行七步而说此言。我于天上世间最上最尊。能度一切众生生老病死苦。汝等善明相法。

与我占相。时相师白王言。愿王出此儿令我等相之。王即自入宫抱儿出见之令相。诸相师相已。白王言。王生此儿。有大威神。有大功德。福愿具足。若此王子。在家者应作刹利水浇顶转轮王。七宝具足领四天下。千子满足勇健雄猛。能却众敌。以法治化。不加刀杖。若出家者。成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天及人魔若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身自作证而自游戏。彼当说法。上善中善下善。有义有味。具足修梵行。贾人当知。尔时王赏赐婆罗门已。差四乳母。扶侍瞻视定光菩萨。一者肢节乳母。二者洗浴乳母。三者与乳乳母。四者游戏乳母。肢节乳母者。抱持案摩支节回戾令政。洗浴乳母者。洗身浣濯衣服。与乳乳母者。随时与乳。游戏乳母者。

诸童子等。乘象乘马乘车乘舆。诸杂宝器乐器转机关。作如是种种供养之具。供养娱乐定光菩萨。擎孔雀盖从之。贾人当知。定光菩萨。年向八岁九岁时王教菩萨学种种技术。书算数印画戏笑歌舞鼓弦乘象乘马乘车射御掬力。一切技术无不贯练。贾人当知。定光转年。至十五十六时。王即为设三时殿。冬夏春给二万婇女。使娱乐之。与作园池。纵广二十由旬。现阎浮提一切华树果树香树。诸奇异树。尽殖之于园。贾人当知。首陀会天日来侍卫。作是念言。今菩萨在家已久。我今宁可为作厌离。菩萨得厌离已。早得出家。剃除须发着袈裟。修无上道耶。伺菩萨入后园时。即往化作四人一者老。二者病。三者死。四者出家作沙门。时菩萨见此四人已。极怀愁忧。厌患世苦。观世如是有何可贪。

贾人当知。尔时菩萨得厌离已。即日出家即日成无上道。贾人当知。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遍观一切。未见有应度可为转无上法轮者。时定光如来。去提婆跋提城不远。

化作一大城。高广妙好。悬缯幢旛。处处克镂。作众鸟兽形。周匝净妙浴池园果。胜于提婆跋提城化作人民颜貌形色。亦胜彼国人民。使己国人民共与往来交接为亲友。贾人当知。定光如来。观察提婆跋提城人民诸根纯熟即使化城忽尔火然。时提婆跋提城人见此已。极怀愁忧厌离心生。定光如来。于七日之中度六十六那由他人。五十五亿声闻。贾人当知。尔时定光如来。有大名称。流布十方。莫不闻知。皆共称言。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普天世界魔若魔天梵众沙门婆罗门天及人。

自身作证而自娱乐。与人说法。上中下言悉善。有义有味。具足修梵行。贾人当知。定光如来。凡常身光照一百由旬。诸佛世尊。常法光照无量。还摄光照余光七尺。贾人当知。时胜怨王。闻王提阎婆提宫中。生一太子。福德威神众相具足。即日出家即日成无上正真等正觉道。名闻远布。皆共称言。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乃至具足修梵行。胜怨王。即遣使往与提阎婆提王相闻知卿生太子。福德威神众相具足。即日出家即日成道。乃至具足修梵行。有大名称流布十方。今可遣来吾欲看之。若卿不遣来者。吾当身自往。彼时提阎婆提王。闻此使语已。即怀愁忧。集诸群臣语言。汝等思惟。当以何报作何等方宜称可彼意。诸臣答言。当问定光如来。随佛有所言教。我等当顺从行之。

时王提阎婆提与诸群臣。即往定光佛所。头面礼足。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王言。今且止勿怀愁忧。我自当往彼。贾人当知。时王提阎婆提。自于其国。七日供养定光如来。衣服饮食床卧具病苦医药。及比丘僧不令有乏。贾人当知。定光如来过七日后。与诸比丘人间游行。迳诣药山龙王池边。贾人当知。此龙王宫。纵广五百由旬。尔时定光如来及比丘僧。在彼住止。时定光如来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刹土。昼夜不别。若忧钵钵头摩鸠勿头分陀利华等合。鸟兽不鸣。则知是夜。若忧钵诸花开。及诸众鸟兽鸣者。则知是昼。如是经历十二年中。昼夜不别。时胜怨王。即集诸大臣告言。自忆昔日。有昼有夜。如今何故无昼无夜。若忧钵众华开。及众鸟兽鸣。则知是昼。若花合鸟不鸣。

则知是夜。为世有非法。为我行有阙。汝等有过耶。以诚言告我。诸臣白言。王亦无咎。国无非法。我等无过。今定光如来。在呵梨陀山龙王宫。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刹土。是其威神。令昼夜不别欲知昼夜者。花合鸟不鸣。则知是夜。若花开鸟鸣者。则知是昼。王亦无咎。国无非法。我亦无过。此是定光如来威神。不足畏惧。王问左右臣。呵梨陀山龙王宫。去此远近。臣白王言。去此不远可三十里。王敕左右。严驾羽宝之车。今欲往彼礼拜定光如来。左右即承教。严驾羽宝车已。前白王言。严驾已办。王知是时。贾人当知。王即乘车。诸臣侍从。诣呵梨陀山龙王宫所。到已齐不乘车处。下

车步进。前至龙王宫。贾人当知。时王遥见定光如来。颜色端正诸根寂定。见已发欢喜心。

即前至定光佛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时世尊渐与王说微妙法。劝令欢喜。时王闻佛说微妙法劝令欢喜已。前白佛言。如来今正是时。应入莲花城。时定光如来默然受王请。时胜怨王。知佛默然受请已。便从座起头面礼足而去。还至国界。告敕人民。汝等从此莲花城至药山。掘地至膝。以杵捣令坚。以香汁洒地。左右道侧种殖种种花。道侧作栏楯。然好油灯安置其上。作四宝香炉金银琉璃颇梨。时诸人民受王教令已。如上所说。时王即集大臣告言。汝等庄严此莲花大城。除去粪土石沙秽恶。以好细土泥涂其地。悬缯幡盖。烧种种好香。复敷种种氍毹。以种种好花布散其地。时诸臣即受王教。如敕庄严。时胜怨王。复告诸大臣。告下国土人民。莫使有卖香花者。

若有卖者。莫使有买者。若有卖买者当重罚。何以故。我自欲供养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故。尔时彼国有一大臣婆罗门。名曰祀施。多饶财宝。真珠虎珀车碟马瑙水精金银琉璃。珍奇异宝不可称计。时彼婆罗门。十二年中祠祀。若彼祠祀众中。有第一多智慧者。当以金钵盛满银粟。或以银钵盛满金粟。并金澡瓶极妙好盖履屣。及二张好氍毹。众宝杂厕杖。并庄严端正好女。名曰苏罗婆提。与之。时彼祠祀众中。第一上座大婆罗门。是王大臣。有十二丑。瞎偻凸背瘿黄色黄头眼青锯齿齿黑手脚曲戾身不与人等凸髑。贾人当知。彼祀施婆罗门作是念。今此上座有十二丑。复是王臣。云何以我宝物并女。与此人耶。复作此念。我今宁可更延祀日。若更有端正聪明智慧婆罗门者。我当与之。

贾人当知。雪山南有一仙人。名曰珍宝。少欲乐闲心无所贪。修习禅定获五神通。教授五百梵志使令诵习。时五通仙人。有第一弟子。名曰弥却。父母真正七世清净。亦复教授五百弟子。贾人当知。时弟子弥却。往至珍宝仙人所。白言。我所学者已达。当更学何等。时彼珍宝仙人。即更自造经书。一切婆罗门所不能知。造已告弟子言。汝可诵习之。此书。诸沙门婆罗门所无有者。设诵习者。于诸婆罗门中可得最胜第一。贾人当知。尔时彼弟子。即学习此书诵利已。往至珍宝仙人所。白言。所学已讫。当受习何等。师告言。汝若诵竟。夫为弟子应报师恩。汝今当报。即问言。云何当报师恩。师报言。须五百金钱。时弥却闻师语已。将五百弟子。雪山南人间游行。从国至国从村至村。

渐至莲花城闻诸人言。耶若达婆罗门。十二年中祠祀天神。若有聪明第一者。当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并金澡瓶。及好盖极好氍毹。七宝杂厕杖。庄严苏罗婆提端正好女。与之。我今宁可入彼众中。或能得彼五百金钱。贾人当知。弥却即入彼祀中。当入时有大威神光明。时耶若达婆罗门作是念。此人来入祠祀。有大威神光明。今必当移

上座去。以此摩纳安置其处。若此摩纳得上座处坐者。汝等当如我所作。皆共高声称善。作众伎乐散花烧香恭敬礼事。时诸人等。即受教言可尔。当如教为之时弥却摩纳入彼众已。从下而问。汝等诵何等经书。诵得几许。随所诵多少者报言。我诵尔许。于摩纳所诵。百倍万倍巨亿万倍。不可为比。不如摩纳。次问二三人乃至百千人。

汝等诵何等。知何经书。所诵得几许。随所诵报言。我等诵尔所。于摩纳所诵。百倍万倍巨亿万倍。不相为比。次问第一上座。汝知何经书。诵得几许。其人随所诵多少报言。我诵尔所。弥却摩纳复胜于彼。时弥却摩纳语言。我所诵知者出过汝上。即语其人言。汝去。我坐汝处。上座报言。汝莫使我移我设于此得好供养及金宝。两倍与汝。弥却摩纳报言。正使满阎浮提七宝与我者。我终不取。汝但移去。何以故。我有此法。应坐此座。贾人当知。时彼弥却摩纳。移彼上座即自坐之。当移坐时。地六种震动。即共高声称善。作众伎乐花香供养。贾人当知。彼耶若达。极怀欢喜。自庆无量。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金盖七宝厕杖。金银澡瓶。极妙好氍毹。庄严好女。至弥却摩纳前白言。

唯愿受此众宝物并受此好女。弥却报言。我不须是。即问言。欲须何等。报言。我须五百金钱。即以五百金钱与之。贾人当知。时弥却摩纳。取此五百金钱已从坐起而去。时苏罗婆提女亦随而去。时弥却摩纳还顾语女言。汝何故随我后行。女报言。父母遣我与君作妻弥却摩纳报言。我今修梵行不须汝。若有爱欲者乃须汝耳时彼女即还入父园中。园中有清净浴池。池中有七茎莲花。五花共一茎香气芬馥花色殊妙。复有二花。共一茎。其香色殊妙见已便生此念。我今观此花极为妙好。我今宁可采此花。与弥却摩纳令心喜悦。即采花置水瓶中。出园外遍求弥却摩纳。时弥却摩纳。还入钵摩大国。见国内人民。扫除道路除去不净。以好土填治平正。以花布地香汁洒之。悬缯幡盖敷好氍毹。

见已问城中行人言。今观此城严好乃尔。为用岁节。为用星宿吉日。而修治如是耶。行人报言。今定光佛当来入城。以此故修治如是。弥却摩纳心念言。我今宜可以五百金钱。买好花鬘好香好伎乐幢幡好盖。先当持用供养定光如来。后当更与师求财。即于彼钵摩国。所可求买者皆不可得。何以故。胜怨王制重故。时苏罗婆提女。遥见弥却摩纳来。语言年少。何故行步速疾。汝有所须耶。即报女言。我须好花。问言。摩纳用花作何等。报言。我欲作佛种无上根栽。其女问言。此花已萎枯色变不可复种。云何由此作佛种无上根栽。摩纳报女言。此田良美。正使此花萎枯色变种子燋烂种之故生耳。其女报言。汝可取此花去作佛种无上根栽。摩纳报言。若受我价卖与我者我当取之。

其女报言。摩纳何以惜我财物。我父名耶若达。自多饶财宝。摩纳欲买花者。与我作要誓。所生之处常与我作夫耶。摩纳报言。我行菩萨道。一切无所爱惜。有人乞者乃至骨肉不惜。唯除父母。但恐汝常与我作碍。其女报言。汝所生之处。必有大威神。我亦有威神。欲以我施随汝与之。时以五百金钱买五茎莲花。余二茎花。与弥却摩纳言。此是我花寄汝。以上定光如来。何以故。愿与汝所生之处常不相离。贾人当知。尔时弥却摩纳得此七花已。极怀欢喜不能自胜。即诣城东门。当尔之时。不可数亿千众生。皆持花香。悬缯幡盖。作众伎乐。待定光如来。时弥却摩纳。欲前散花。而不能得前。即还问胜怨王言。汝以何故。修治城内。为用岁节会日。为用星宿吉日。而作庄严国土妙好乃尔耶。

时王报言。今有定光如来当入城。是故治之耳。摩纳问王言。云何得知如来三十二相耶。王报言。诸婆罗门书谶所记。是故知之耳。摩纳报言。若尔者。我诵此书明知是事。王言。汝若审知者。先可往瞻三十二相。然后我当见之。贾人当知。尔时摩纳闻王语已。欢喜不能自胜。即往城东门外。时众多人民。见摩纳来。欢喜皆与开道。何以故。承王命故。贾人当知。时摩纳遥见如来。心中欢喜。即以七茎花。散定光如来上。佛以威神。即于空中化作花盖。广十二由旬。茎在上叶在下。香气芬馥普覆其国。无不周遍视之无厌。佛所游行花盖随从。时城中人民男女。尽脱新衣敷地。时摩纳所披二鹿皮衣。脱一敷地。时城中人。捉此皮衣掷弃。时摩纳心自念言。定光如来不见愍念。

时定光如来。即知彼心所念。化地作泥。无人能敷衣置上者。贾人当知。摩纳复作是念。城内人愚痴无所分别。所应敷处不敷。即持鹿皮衣敷彼泥中。然不奄泥。贾人当知。摩纳发五百岁常髻未曾解。摩纳即问如来。不审世尊。能蹈我发上过耶。报言能。摩纳即解髻发以布泥上。心发愿言。若今定光如来。不授我别者。我当于此处形枯命终。终不起也。时定光如来。知此摩纳至心宿殖善根众德具足。以左足蹈发上而过。语言。摩纳汝还起。汝于当来无数阿僧祇劫。号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闻此别已。即踊在空中。去地七多罗树。发犹布地如故。贾人当知。时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右顾犹如大象王。告诸比丘。汝等莫以足蹈摩纳发上。

何以故。此是菩萨发。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应蹈上。时数千巨亿万人。皆散花烧香供养其发。贾人当知。时胜怨王大臣十二丑者。闻定光如来授摩纳别号。寻往至胜怨王所。白言。我能堪任二万岁中供养定光如来及众僧。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王报婆罗门言。汝意快哉。宜知是时。时此婆罗门。于二万岁中供养定光如来及比丘僧。衣服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已发此愿言我今二万岁中供养定光如来及比丘僧。衣服饮食床卧

具病瘦医药。然摩纳移我坐处坐。夺我供养。毁我名誉。缘此福报因缘。在在生处常当毁辱此人。乃至成道。终不相舍离。贾人当知。尔时耶若达婆罗门者。岂异人乎。莫作异观。今执杖释种是。尔时苏罗婆提女者。岂异人乎。今释女瞿夷是。尔时胜怨王大臣十二丑婆罗门者。

岂异人乎。莫作异观。今提婆达身是。尔时珍宝仙人者。岂异人乎。莫作异观。今弥勒菩萨是。尔时弥却摩纳者。岂异人乎。莫作异观。今我身是。贾人当知学菩萨道能供养爪发者必成无上道。以佛眼观天下。无不入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况复无欲无嗔恚无痴。施中第一。为福最尊。受取中第一。而无报应也。尔时贾人兄弟二人。即从座起复道而去。

尔时世尊。食贾人麨蜜已。即于树下结加趺坐七日不动。游解脱三昧而自娱乐。七日已从三昧起。由食糗蜜故。身内风动。所以名阎浮提地者。树名阎浮提。去彼不远有呵梨勒树彼树神笃信于佛。即取呵梨勒果来奉世尊。头面作礼已在一面立。树神白佛言世尊。由食糗蜜故。身内风动。愿今可食此果。亦可当食兼以为药得除内风。时世尊慈愍彼故。即便受之告言。汝今归依佛归依法。答言如是。即归依佛归依法。诸神受归依者。呵梨勒树神最初。尔时世尊。食呵梨勒果已。于树下结加趺坐七日思惟不动。游解脱三昧而自娱乐。七日后从三昧起。到时着衣持钵。入郁鞞罗村乞食。渐至郁鞞罗村婆罗门舍中庭默然而住。婆罗门见世尊默然住。发欢喜心。即出食施与世尊。世尊慈愍故。即受彼食。告言。汝今归依佛归依法。答言。如是世尊。我今归依佛归依法。时世尊受此婆罗门食已。更诣一离婆那树下。七日中结加趺坐思惟不动。游解脱三昧而自娱乐。时世尊七日后从三昧起。到时着衣持钵。入郁鞞罗村乞食。渐至郁鞞罗婆罗门舍中庭默然而住。时彼婆罗门妇。是苏阇罗大将女。见如来中庭默然而住。见已发欢喜心即出食施与世尊。世尊慈愍彼故。即受其食。食已告言。汝今归依佛归依法。答言如是。我今归依佛归依法。诸优婆夷。受归依佛归依法者。此郁鞞罗妇。苏阇罗大将女优婆夷为最初。尔时世尊。食彼食已。即还诣离婆那树下。七日结加趺坐思惟不动。游解脱三昧而自娱乐。时世尊七日后。到时着衣持钵入郁鞞罗村乞食。渐次至郁鞞罗婆罗门舍中庭默然而住。时郁鞞罗婆罗门男女。见如来已发欢喜心。即出食施如来。慈愍彼故。即受其食。食已告言。汝等今归依佛归依法。答言尔。我等今归依佛归依法。时世尊食彼食已。即诣文驎树文驎水文驎龙王宫。到彼已结加趺坐七日思惟不动。游解脱三昧而自娱乐。尔时七日天大雨极寒。文驎龙王自出其宫。以身绕佛头荫佛上。而白佛言。不寒不热耶。不为风飘日曝。不为蚊虻所触娆耶。尔时七日后雨止清明。时龙王已见雨止清明。还解身不复绕佛。即化作一年少婆罗门。在如来前。合掌胡跪。礼如来足。时世尊七日后从三昧起。即以此偈而赞曰。

离欲欢喜乐 观察法亦乐

世间无恚乐 不娆于众生

世间无欲乐 越度于欲界

能伏我慢者 此最第一乐

尔时文驎龙王。前白佛言。我所以身绕如来头荫如来者。不欲娆触如来。但恐如来身为寒热风飘日曝蚊虻所娆。以是故。绕佛身头荫其上耳。佛告龙王。汝今归依佛法。答言如是。我今归依佛法。是谓畜生中受二归依。龙王为首。尔时世尊。游文驎龙王树下住已。便往诣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到已敷坐具结加趺坐。作是念言。我今已获此法。甚深难解难知永寂休息微妙最上智者。能知非愚者所习。众生异见异忍异欲异命。依于异见乐于樔窟众生。以是乐于樔窟故。于缘起法甚深难解。复有甚深难解处。灭诸欲爱尽涅槃。是处亦难见故。我今欲说法。余人不知。则于我唐劳疲苦耳。尔时世尊说此二偈。非先所闻。亦未曾说。

我成道极难 为在樔窟说

贪恚愚痴者 不能入此法

逆流回生死 深妙甚难解

着欲无所见 愚痴身所覆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二 第二分受戒揵度法之二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已。默然而不说法。时梵天王于梵天上。遥知如来心中所念已。念世间大败坏。如来今日获此妙法。云何默然而住。令世间不闻耶。尔时梵天如力士屈申臂顷。从彼而来到如来前。头面礼已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唯愿如来说法。唯愿善逝说法。世间众生。亦有垢薄智慧聪明易度者。能灭不善法成就善法。尔时世尊告梵天王。如是如是。梵王。如汝所言。我向者在闲静处而生此念言。我今已获此法。此法甚深难知难解。永寂休息微妙最上。贤圣所知非愚者所习。众生异见异忍异欲异命。依于异见乐于樔窟。众生以是乐于樔窟故。于缘起法甚深难解。复有甚深难解处。灭诸欲爱尽涅槃。是处亦难见故。我今欲说法。余人不知。则于我唐劳疲苦耳。时世尊曾见有此二偈。非先所闻。亦未曾说。

我成道极难 为在樔窟说

贪恚愚痴者 不能入此法

逆流回生死 深妙甚难解

着欲无所见 愚闇身所覆

是故梵天。我默然而不说法。尔时梵天。复白佛言。世间大败坏。今如来获此正法。云何默然不说。令世间不闻耶。唯愿世尊。时演正法。流布于世。世间亦有垢薄聪明众生易度者。能灭不善法。成就善法。尔时梵天。说此语已。复说偈言。

摩竭杂垢秽 而佛从中生

愿开甘露门 为众生说法

尔时世尊。受梵天劝请已。即以佛眼观察世间众生。世间生世间长。有少垢有多垢。利根钝根。有易度有难度。畏后世罪。能灭不善法。成就善法。犹如忧钵池。钵头池。拘牟头池。分陀利池。忧钵。钵头。拘牟头。分陀利华。有初出地未出水。或有已出地与水齐。或有出水尘水不着。如来亦复如是。以佛眼观世间众生。世间生世间长。少垢多垢。利根钝根。易度难度。畏后世罪。能灭不善法。成就善法。尔时世尊。即与梵天。而说此偈。

梵天我告汝 今开甘露门

诸闻者信受 不为娆故说

梵天微妙法 牟尼所得法

尔时梵天。知世尊受劝请已。礼世尊足。右绕三匝而去。即没不现。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我今当先与谁说法。闻便即解。即念阿兰迦兰垢薄利根聪明有智。我今宁可先与说法。念已复更智生。今阿兰迦兰命终已经七日。亦有诸天。来白我言。阿兰迦兰命终来七日。时佛作是念言。何其苦哉。汝有所失。此法极妙如何不闻。若得闻者速疾得解。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我今当先与谁说法速疾得解。念言。郁头蓝子垢薄。利根聪明有智。我今宁可先与说法。作是念已。复更智生。郁头蓝子昨日命终。诸天亦来白我言。郁头蓝子昨日命终。佛言。何其苦哉。汝有所失。此法微妙如何不闻。若得闻者速得解脱。

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我今先当与谁说法。闻我法者速得解脱。念言。此五比丘执事劳苦。不避寒暑侍卫供养。我今宁可先与说法耶。时世尊复作是念。五比丘今于何处居止。即以天眼清净过于天人。观五比丘。于波罗奈国仙人鹿苑中。见已即往诣彼仙人鹿苑所。时见优陀耶梵志。亦在路行。遥见世尊。前白佛言。瞿昙。诸根寂静颜色怡悦。汝师是谁。为从谁学。为学何法。尔时世尊以偈报言。

一切智为上 一切欲爱解

自然得解悟 云何从人学

我亦无有师 亦复无等侣

世间唯一佛 澹然常安隐

我是世无著 我为世间最

诸天及世人 无有与我等

欲于波罗奈 转无上法轮

世间皆盲冥 当击甘露鼓

梵志问言。向瞿昙所说我无著最胜者。愿闻其义。佛以偈报言。

我脱一切结 得尽于诸漏

我胜诸恶法 优陀我最胜

尔时梵志默然。时世尊舍去。往仙人鹿苑所。五比丘遥见世尊来。各各相诫敕言。此瞿昙沙门。行不着路迷荒失志。若来至此。汝等莫与言语。亦莫礼敬。更别施小座令坐。时世尊渐渐至五比丘所。时五比丘不自觉。皆起迎礼敬。或有为敷座者。或有为执衣钵者。或取水与洗足者。时世尊作是念。此愚痴人。不能坚固其志共作制限。而复自坏。何以故。不堪佛威神故。我今宁可即就座而坐。五比丘见如来坐已。皆称名汝如来。时佛告五比丘言。汝等莫称名汝如来。至真等正觉。如来威神无量最胜。汝若称名汝如来。长夜受苦无量。时五人语言。瞿昙。汝本所造苦行执持威仪。犹不能得上人法神通智见。有所增益得自娱乐。况今行不着路迷荒失志。佛告五人言。汝等曾闻我有二言返覆不。

报言瞿昙。昔来不闻有二言。佛言。汝等来。我今已获甘露。当教授汝等。汝等能承受我言者。如是不久必有所得。所以族姓子。以信牢固从家舍家。为道修无上梵行者。于现法中自身作证。而自娱乐。生分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比丘出家者。不得亲近二边。乐习爱欲。或自苦行。非贤圣法。劳疲形神不能有所办。比丘除此二边已。更有中道。眼明智明永寂休息。成神通得等觉。成沙门涅槃行。云何名中道。眼明智明永寂休息。成神通得等觉。成沙门涅槃行。此贤圣八正道。正见正业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谓中道。眼明智明永寂休息。成神通等正觉。成沙门涅槃行。四圣谛。何谓为圣谛。苦圣谛。苦集圣谛。苦尽圣谛。苦出要圣谛。何等为苦圣谛。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是谓苦圣谛。复次当知苦圣谛。我已知此。当修八正道。正见正业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何等为苦集圣谛。缘爱本所生。与欲相应爱乐。是谓苦集圣谛。复次当灭此苦集圣谛。我已灭作证。当修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云何名苦尽圣谛。彼爱永尽无欲灭舍出要解脱永尽休息无有樔窟。是谓苦尽圣谛。复次当以苦尽圣谛为证。我已作证当修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是苦出要圣谛。此贤圣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谓苦出要圣谛。复次当修此苦出要圣谛。此苦出要圣谛。我已修此。苦圣谛本未闻法。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得证。复次当知。此苦圣谛本所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复次我已知苦圣谛本未闻法。

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是谓苦圣谛。此苦集圣谛本未闻法。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复次当灭此苦集圣谛本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复次我已灭。此苦集圣谛本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是谓苦集圣谛。此苦尽圣谛本所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复次此苦尽圣谛应作证本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复次此苦尽圣谛。我已作证本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此苦出要圣谛本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复次当修苦出要圣谛本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复次我已修此苦出要圣谛本未闻法。智生乃至慧生。是谓四圣谛。若我不修此四圣谛。三转十二行。如实而不知者。我今不成无上正真道。然我于四圣谛三转十二行。如实而知。我今成无上正真道而无疑滞。如来说此四圣谛。众中无有觉悟者。

如来则为不转法轮。若如来说四圣谛。众中有觉悟者。如来则为转法轮。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天及世间人所不能转。是故当勤方便修四圣谛。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圣谛。当如是学。尔时世尊。说此法时。五比丘阿若憍陈如。诸尘垢尽得法眼生。尔时世尊。已知阿若憍陈如心中所得。便以此言而赞曰。阿若憍陈如已知。阿若憍陈如已知。从是已来名阿若憍陈如。时地神闻如来所说。便即相告语。今如来至真等正觉。于波罗奈仙人鹿苑所。转无上法轮本所未转。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天及人。不能转者。地神唱声。闻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术天化乐天他化天。展转相告语言。今如来至真等正觉。于波罗奈仙人鹿苑中。转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魔若魔天天及人所不能转。

尔时一念顷须臾间。展转相告语声乃彻梵天。尔时尊者阿若憍陈如。见法得法成办诸法已获果实。前白佛言。我今欲于如来所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自娱乐。修梵行尽苦原。时尊者憍陈如。即名出家受具足戒。是谓比丘中初受具足戒。阿若憍陈如为首。时尊者阿若憍陈如。前白佛言。我今欲入波罗奈城乞食。愿听。佛言。比丘宜知是时。时尊者阿若憍陈如。即从座起。头面礼世尊足已。着衣持钵入波罗奈城乞食。尔时世尊。与尊者阿湿卑摩诃摩男比丘说法。劝令欢喜。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有漏系缚。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获果实。前白佛言。我等欲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自娱乐。修梵行尽

苦源。

即名出家受具足戒。时阿湿卑摩诃摩男比丘。前白佛言。我等欲入波罗奈城乞食。佛言。比丘宜知是时。时尊者阿湿卑等。即从坐起头面礼世尊足已。着衣持钵入波罗奈城乞食。时世尊与婆提婆敷二人说法。劝令欢喜。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有漏系缚。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办诸法。前白佛言。我等欲于如来所修梵行尽苦源。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自娱乐。修梵行尽苦源。即名受具足戒。时婆提婆敷二人。前白佛言。我等欲诣波罗奈城乞食。佛言。宜知是时。时尊者婆提等。即从坐起头面礼世尊足已。着衣持钵入波罗奈城乞食时世尊与三人说法。二人乞食。二人所得食。足六人共食。若世尊五人中与二人说法。三人乞食。

三人所得食。足六人共食。尔时世尊劝喻五比丘。渐渐教训。令发欢喜心。时世尊食后告五比丘。比丘。色无我。若色是我者。色不增益。而我受苦。若色是我者。应得自在。欲得如是色不用如是色。以色无我故。而色增长。故受诸苦。亦不能得随意欲得如是色便得。不用如是色便不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云何比丘。色是常耶。色无常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色无常。佛言。若色无常者。是苦是乐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色是苦。佛言。若色无常苦者。变易法。汝等云何。色是我是彼是彼所是我所不。对曰非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诸比丘。一切色过去未来现在色。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一切色。非我非彼。非彼所非我所。应作是如实正观智慧。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如是比丘。贤圣弟子作是观已。厌患色已。厌患便不着。已不着便得解脱。已解脱便得解脱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有。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尔时世尊说此法时。五比丘一切有漏心解脱。得无碍解脱智生。尔时此世间有六罗汉。五弟子如来至真等正觉为六。

尔时世尊。游波罗奈国。时波罗奈国有族姓子。名耶输伽。父母只有此一子。愍念瞻视不去目前。时父母与设三时殿。春夏冬使其子常游戏其中五欲娱乐。时童子于五欲中极自娱乐已。疲极眠睡。眠睡觉已。即观第一殿。又见诸妓人所执乐器纵横狼藉。更相荷枕头发蓬乱。却卧鼾睡齘齿寤语。见已恐怖身毛为竖。即生厌离意不欲与会。此为苦哉有何可贪。即舍所居殿。更诣中殿。到彼观其殿舍并妓人。如前无异。倍生恐怖身毛为竖。即生厌离不欲与会。此为苦哉有何可贪。即舍去诣第三殿。所见亦复如上。倍生恐怖身毛为竖。生厌离心不欲与会亦复如上。即还出殿诣尸佉城门。时尸佉门神。遥见童子来。见已便生是念。此童子来必欲见如来。更无余道。我当开门使去。即与开门。

时童子出尸佉城门已。诣婆罗河侧。到已于河岸上。解金屐度婆罗河。诣仙人鹿苑所。尔时世尊。在露处经行。遥见童子来。即敷座而坐。诸佛常法圆光遍照。耶输伽童子。遥见如来颜貌端正。生喜悦心。前至世尊所。到已白言。我今苦厄无所归趣。愿救济我。佛告童子。来此处无为。此处无厄。此处安隐。欲求永寂无为者。欲尽无爱处。灭尽涅槃也。尔时耶输伽童子。礼世尊已在一面坐。世尊渐与说法。劝令发欢喜心。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自身得果证。前白佛言。我欲于如来所净修梵行。佛言。比丘来。于我法中快自娱乐。修梵行尽苦源。时耶输伽。即受具足戒。第一殿舍宫人妓女。

尽皆睡觉。觉已求觅耶输伽不见。往至中殿求之亦不见。复至第三殿舍求索亦复不见。时诸宫人妓女。往至其母所。白言大家。今者耶输伽不知所在。时母即速疾至其父所。告言知不。今不知儿为何所在。时父在彼中殿前。沐浴梳头速疾敛发。即敕左右人言。于波罗奈国断诸巷道。自出尸佉城门。至婆罗河所。见子金屐在河侧。便作是念。我子必当渡河。即寻迹渡河。往仙人鹿苑中。尔时如来。遥见耶输伽父来。即以神力使耶输伽父见佛不见其子。至佛所白言。大沙门。颇见我子耶输伽不。佛言。汝今且坐。或当见汝子。耶输伽父念言。此大沙门甚奇甚特。乃见慰劳如是也。时耶输伽父。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世尊渐与说法。令发欢喜心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

见法得法成办诸法。自审得果证已。前白佛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自今已去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是为最初优婆塞三自归耶输伽父为首。尔时世尊。与耶输伽父说法。时耶输伽身漏尽意解。得无碍智解脱尔时世间有七罗汉。弟子有六佛为七。尔时世尊。即摄神足。使耶输伽父见子去佛不远坐。即到耶输伽所语言。汝母在后失汝。不知所在极怀愁忧。乃欲自害。汝可往瞻省。勿令自害。时耶输伽。瞻视世尊颜。时世尊告耶输伽父言。云何族姓子。学智学道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作如是观已。有漏心得解脱。云何长者。汝已舍欲还复能习欲不耶。对曰不也。如是耶输伽族姓子。已学智学道。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作如是观已有漏心得解脱。

终不复习欲如本在俗时也。今耶输伽族姓子。善获大利。学智学道无漏心解脱。诸尘垢尽得法眼净。作是观已有漏心解脱。唯愿世尊。今受我请。及耶输伽并侍比丘。尔时世尊默然受请。然耶输伽不肯受别请。世尊未听我受别请。佛言。自今已去听受别请。请有二种。有僧次请有别请。时耶输伽父。知如来默然受请。即从坐起礼佛足而去。语耶输伽母及其本二言。汝今知不。耶输伽。身在大沙门所修梵行。我今日请大沙门及耶输伽侍从。后来汝今知时。可供办所须。耶输伽母及其本二。即办具种种所须饮食已

。往白时到。尔时世尊。到时着衣持钵。耶输伽侍从通已二人往其父舍。到已就座而坐。时耶输伽母及本二奉世尊种种所须饮食。食讫摄钵。更取一小座于如来前坐。尔时世尊。

渐次与说微妙法。劝令发欢喜心。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即白佛言。自今已去归依佛法僧。听为优婆夷。我自今已去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是谓最初受三自归优婆夷。耶输伽母及其本二为首。时世尊。与耶输伽母及其本二说法已。即从坐起而去。尔时世尊。游波罗奈国。时耶输伽。有少小同友四人。在波罗奈住。一名无垢。二名善臂。三名满愿。四名伽梵婆提。闻耶输伽在大沙门所修梵行。各念言。此戒德必不虚。修沙门梵行亦不虚。何以故。乃使此族姓子从其受学修梵行。彼族姓子。能于彼修梵行。我等宁可于大沙门所修梵行耶。尔时同友四人。即往诣耶输伽所语言。汝今于大沙门所修梵行为胜耶。耶输伽报言。我从大沙门所修梵行。甚为微妙。

此四人语耶输伽言。我亦欲于大沙门所出家修梵行。时耶输伽。即将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此四同友。在波罗奈住。今欲从如来出家修梵行。愿慈愍听出家修梵行。时世尊即听。渐次为说胜法。胜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得果证。前白佛言。我等欲从如来所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尽苦源。即名为出家受具足戒。即如先所见重观察。便得尽有漏心得解脱无碍解脱智生。时此世间有十阿罗汉。弟子如来为十一。尔时世尊。游波罗奈国。时耶输伽少小同友有五十人。在波罗奈城外住。闻耶输伽在大沙门所修梵行。各生念言。此戒德所修梵行不虚。何以故知。今此族姓子。

在大沙门所修梵行。以是故知。彼族姓子。能于彼修梵行。我今宁可往诣大沙门所修梵行耶。尔时同友五十人等。往诣耶输伽所语言。此处胜耶。修梵行妙耶。耶输伽报言。此处胜修梵行亦妙此五十人语耶输伽言。我亦欲于大沙门所出家修梵行。时耶输伽。即将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坐已白世尊言。此五十同友。在波罗奈城外住。今欲从如来出家修梵行。愿世尊。慈愍听出家修梵行。时世尊即听。渐次为说胜法。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得果证。前白佛言。我等欲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尽苦源。即名为受具足戒。如先所见重观已。有漏心解脱无碍解脱智生。

时此世间。有六十阿罗汉。弟子如来为六十一。尔时世尊。游波罗奈国。时有同友五十人。来向波罗奈国。欲成婚姻。在波罗奈城外处处游观。渐诣仙人鹿野苑。时五十人等遥见世尊颜貌端正众相殊特。见已发欢喜心。于如来所。即前头面礼足。在一面座

已。时世尊与说胜法。劝令发欢喜心。所谓胜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福。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得法见法成就诸法得果证。前白佛言。世尊。我等欲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尽苦源。即名受具足戒。如先所见重观察已。有漏心解脱无碍解脱智生。时世间有百一十阿罗汉。弟子佛为百一十一。尔时世尊。游波罗奈国。时伊罗钵罗龙王。自出恒河水所居宫。手执金钵盛满银粟。

银钵盛满金粟。将诸龙女。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而说此偈。

何者王中上 染者与染等

云何得无垢 何者名为愚

何者流所漂 得何名为智

云何流不流 而名为解脱

龙王言。若有宣畅此偈义者。我当持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及所将龙女。尽当与之。我求如来等正觉。时众人大集。或有人往观金钵银粟银钵金粟。或有往观诸龙女者。或有往欲与龙王分别偈义者。尔时有一梵志。名那罗陀。住波罗奈城侧。少垢利根多智聪明。时那罗陀。出波罗奈城。诣龙王所。到已语龙王言。汝今说偈。我欲与汝广演其义。尔时伊罗钵罗龙王。即以偈向那罗陀说言。

何者王中上 染者与染等

云何得无垢 何者名为愚

何者流所漂 得何名为智

云何流不流 而名为解脱

龙王言。若有宣畅分别此偈义者。我当持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及所将龙女。尽当与之。我求如来等正觉。时那罗陀梵志。语伊罗钵龙王言。且止龙王。却后七日当广演此偈义。时那罗陀梵志。诵此偈通利。还入波罗奈城。复作是念。此中何者高才大德沙门婆罗门。我当以此偈问之。复作是念。此不兰迦葉。众中长大为人师导。众人宗仰名称远闻。所知如海多人供养。我今宜可往彼问此偈义耶。时那罗陀梵志。往至迦葉所。以此偈与不兰迦葉说。时迦葉闻此偈实不知。即蹙眉嗔目出恶音声努项脉胀嗔恚炽盛不答。彼即舍去。作是念。今当更于何处求沙门婆罗门而问此偈义。中路复作是念。末佉梨劬奢离阿夷头翅舍钦婆罗牟提侈婆休迦栴延讪若毗罗吒子尼揵子等。在于众中为师首。众人宗仰名称远闻。所知如海多人供养。我今宜可往彼问此偈义。时那罗陀梵志

。往至末佉梨尼乾子等所。以此偈向说。彼闻此偈实不知。即蹙眉嗔目出恶音声努项脉胀嗔恚炽盛不能答。见已即复舍去。复作是念。更于何处求沙门婆罗门而问此义耶。即念言。此大沙门瞿昙。在大众中为师首。众人宗仰名称远闻。所知如海多人供养。我今宜可往彼问此偈义。复作是念。余有沙门婆罗门耆年出家学久。犹尚不能解此偈义。况此沙门瞿昙。年尚幼稚出家日浅。岂能解耶。复作是念。年虽幼稚亦不可轻。亦有年少出家学道得阿罗汉神足自由者。我今当往诣彼沙门问此偈义。时那罗陀梵志。出波罗奈城。往诣仙人鹿苑所。到已举手与如来共相问讯。在一面坐。白世尊言。欲有所问。若沙门瞿昙听者我当相问。佛言梵志。汝欲有问随意。时那罗陀复生此念。我见彼诸沙门婆罗门。无有赐我颜色。不与我解。亦不言随所问。今所见者甚为奇特。尔时梵志。即以偈向佛说。

何者王中上 染者与染等

云何得无垢 何者名为愚

何者流所漂 得何名为智

云何流不流 而名为解脱

尔时世尊。以偈报那罗陀梵志言。

第六王为上 染者与染等

不染则无垢 染者谓之愚

愚者流所漂 能灭者为智

能舍一切流 天及于世间

不与流相应 不为死所惑

能以念为主 诸流得解脱

尔时那罗陀。从如来闻此偈。善讽诵读已。即从坐起礼世尊足绕三匝而去。还入波罗奈城。时伊罗钵龙王。七日后自出龙宫。将诸龙女。持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而来并说此偈。

何者王中上 染者与染等

何者名无垢 何者名为愚

何者流所漂 得何名为智

云何流不流 而名为解脱

若有能演说此偈义者。当以此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及所将龙女尽当与之。欲求无上正真等正觉。尔时多有人聚集会。或有看金钵盛银粟者。或有看银钵盛金粟者。或有看龙女者。或有欲听那罗陀梵志解说偈义者。尔时那罗陀梵志。出波罗奈城。往诣伊罗钵龙王宫。语龙王言。所论偈者一一说之。吾当与汝分别解义。时龙王即以此偈。向那罗陀说。

何者王中上 染者与染等

何者名无垢 何者名为愚

何者流所漂 得何名为智

云何流不流 而名为解脱

时那罗陀。复以偈报龙王言。

第六王为上 染者与染等

不染则无垢 染者谓之愚

愚者流所漂 能灭者为智

能舍一切流 天及于世间

不与流相应 不为死所惑

能以念为主 诸流得解脱

时伊罗钵龙王问言。云何梵志。汝自有此智而说耶。为从沙门婆罗门闻而说耶。报言龙王。我无此智说。今有沙门瞿昙释子出家学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从彼闻而说。时龙王便作是念。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已出现于世耶。已出现于世耶。即问那罗陀言。今日如来为在何处住。报言。今近在仙人鹿苑住。时龙王语那罗陀。可共至仙人鹿苑所。礼如来至真等正觉。时那罗陀及龙王将八万四千众前后围绕。往仙人鹿苑。到世尊所。到已礼世尊足。在一面立。那罗陀共相问讯。在一面坐。八万四千众。或有礼如来足在一面立者。或有擎拳共相问讯在一面坐者。或有向如来自称姓名而在一面坐者。或叉手视如来在一面坐者。或有默然不语在一面坐者。八万四千众已坐定。世尊渐次为说胜法。劝令发欢喜心。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时那罗陀及八万四千众。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得果证。前白佛言。我等自今归依佛法僧。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时伊罗钵龙王。悲泣不能自胜。或时踊跃欢喜。时那罗陀语龙王言。今者悲泣。为惜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及龙女等。而悲泣耶。龙王报言。我不以此诸物故悲泣。那罗陀当知。

汝今取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应取无苦。若须波罗奈城中。刹利女。婆罗门女。居士女。工师女者。我当劝令与何以故。那罗陀。汝不能与龙女共会。那罗陀。报龙王言。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我不须。龙女亦不须。我今欲于如来所修梵行。尔时那罗陀梵志。见法得法成就诸法自知得果证。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欲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尽苦源。即名受具足戒。如先所见重观察已。有漏心解脱无碍解脱智生。时世间有一百一十一阿罗汉。佛为一百一十二。尔时世尊告龙王言。汝何故悲泣不能自胜耶。时龙王白佛言。世尊。我念古昔迦葉佛时。修梵行故犯戒。坏伊罗钵树叶。此当有何报应。世尊。我由此业报故。生长寿龙中。如来般涅槃法灭尽后。我乃当转此龙身。我失彼此二边利。不得修梵行。以是故。悲泣不能自胜。尔时世尊。复问龙王言。汝以何缘复欢喜耶。龙王白佛言。我身自从迦葉佛闻。而告我言。却后当有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为如来至真等正觉。如今所见如实不异。我作此念。未曾有。如来智慧所见。如实无二。以是故。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佛告龙王。汝今归依佛法僧。答言如是。我今归依佛法僧。是为畜生最初受三自归。伊罗钵龙王为首。尔时世尊。以偈告诸比丘。

我已脱一切 天及于世间

汝亦脱一切 天及于世间

尔时魔波旬。以偈向世尊说。

汝为诸缚缚 天及于世间

一切众缚缚 沙门不得脱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波旬言。

我脱于诸缚 天及于世间

一切缚得脱 我今已胜汝

尔时波旬。复以偈报佛言。

汝内有结缚 心在于中行

以是随逐汝 沙门不得脱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波旬言。

世间有五欲 意识为第六

我于中无欲 我今得胜汝

时魔波旬作是念。如来鉴察我意皆悉知之。即怀愁忧不乐自隐形还归本处。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说此偈言。

我今一切解 天及于世间

汝等一切解 天及于世间

佛告诸比丘。汝等人间游行。勿二人共行。我今欲诣优留频螺大将村说法。对曰。如是世尊。诸比丘受教已。人间游行说法时。有闻法得信欲受具足戒。时诸比丘。将欲受具足戒者。诣如来所。未至中道。失本信意不得受具足戒。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汝等即与出家受具足戒欲受具足戒者。应作如是教令。剃须发着袈裟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教作如是语。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今于如来所出家。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所尊。如是第二第三竟。我某甲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于如来所出家。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所尊。如是第二第三。佛言。自今已去听三语。即名受具足戒。尔时世尊。游郁鞞罗劫波园中。时有郁鞞罗跋陀罗跋提同友五十人。将诸妇女于此园中共相娱乐。其同友中一人无妇。以钱雇一淫女将来共相娱乐。淫女即偷其人财物逃走。时诸同友见其失物。即于园中求觅此淫女。遥见如来颜貌端正诸根寂定。见已便发欢喜心。于如来所。即前白世尊言。大沙门。颇见一妇人来此不。佛问言。汝等是何童子。求何等妇女耶。答言。大沙门当知。郁鞞罗跋陀罗跋提同友五十人。于此园中与诸妇女共相娱乐。一同友无妇。以钱雇一淫女。将来在此共相娱乐。即便偷其财物逃走。不知所在。我今同友等。故来于此求觅此女。佛问言。云何童子。宁自求耶。求妇女耶。诸童子言。宁自求不求妇女。佛言。诸童子且坐。与汝说法。时童子等礼世尊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与童子等说胜法。劝令发欢喜心。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得果证。前白佛言。我等诸童子。欲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尽苦源。即名为受具足戒。

尔时世尊。游郁鞞罗。时郁鞞罗婆界有梵志。名郁鞞罗迦葉。于彼住止。将五百螺髻梵志。为最尊长师首。鸯伽摩竭国中。皆称为阿罗汉。尔时世尊。诣郁鞞罗迦葉所。到已语言。吾欲借室寄止一宿。可尔以不。报言不惜。但此室有毒龙极恶。恐相害耳。佛言无苦。但见借。龙不害我。迦葉报言。此室宽广欲宿随意。时世尊即入石室。自敷坐具结加趺时。直身正意。尔时毒龙。见如来默然坐已即放烟。如来亦放烟。龙见如来放烟已复放火。如来亦复放火。时石室中烟火俱起。时迦葉遥见石室烟火俱起。便作是念。瞿昙沙门极端正。可惜必为毒龙所害无疑。时世尊作是念。我今宜可取此毒龙不伤其体而降伏之。即以神力降之。不伤龙身。毒龙身放烟火光渐渐减少。如来身中放无数

种种光明。

青黄赤白琉璃颇梨色。时如来即降毒龙。盛着钵中。明日清旦。往郁鞞罗迦葉所语言。汝欲知不。所言毒龙者。吾已降之。今在钵中。迦葉念言。此沙门瞿昙。有大威德神足自在。乃能降此毒龙无所伤害。此沙门瞿昙。虽神足自在得阿罗汉。不如我得阿罗汉。迦葉言。大沙门。可于此止宿。吾当给食。佛告迦葉。汝能身自白时到者。我当受汝请。迦葉白言。大沙门。但在此止宿。我当自来白时到。时如来即于迦葉所食已。还石室宿。时世尊其夜寂静入火光三昧。照彼石室炯然大明。时迦葉夜起见石室火光炯然。见已便作是念。今大沙门极端正。止彼石室为火所烧。即将徒众。围绕石室住。清旦迦葉白佛言。今时已到。可往就食。又复问言。大沙门。昨夜何故有大火光。佛告迦葉。

我昨夜入火光三昧。令此石室炯然大明。迦葉念言。此大沙门有大威神。于夜寂静入火光三昧。照此石室。沙门瞿昙。虽得阿罗汉。不如我得阿罗汉。尔时世尊。食迦葉食已。更诣一林于彼止宿。明日迦葉往世尊所。白时到可往就食。佛告言。汝并在前。吾寻后往。尔时世尊。遣迦葉已。诣阎浮提树。名阎浮提者。由有阎浮提树故。如来往彼取阎浮果。先至迦葉座上而坐。迦葉后到。见佛先在坐。见已白言。云何大沙门。先遣我前来。今云何已在前至耶。佛告迦葉。我发遣汝在前已。我诣阎浮提。取阎浮果。先来至此坐。此果色好香美。汝可食之。迦葉报言。止止大沙门。此便为供养我已。大沙门自食。此是大沙门所应食。迦葉念言。此大沙门。有大神足自在得阿罗汉。不如我得阿罗汉。

时世尊食迦葉食已。还本林住。时迦葉明日清旦往诣世尊所。到已白言。今时已到宜可就食。佛告迦葉。汝并在前。吾寻后至。时世尊遣迦葉已。诣阎浮提。去彼不远。有呵梨勒树。取呵梨勒果。先迦葉至在座而坐。时迦葉后至。见如来先至。问言大沙门。先遣我言当寻后至。今云何先至坐我座耶。佛告迦葉。我遣汝后。诣阎浮提。去彼不远有呵梨勒树。我诣彼取呵梨勒果来到此。此呵梨勒果。色好香美。可取食之。迦葉报言。大沙门。止止此便为得供养已。大沙门可自食。此是大沙门所应食。迦葉念言。此大沙门。有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不如我得阿罗汉。阿摩勒果鞞醯勒果亦如是。时如来食迦葉食已。还本林止宿。明日迦葉。往诣如来所白言。时已到可就食。佛告迦葉。

汝并在前。吾寻后往。世尊遣迦葉已。北诣郁单越。取自然粳米还。先至在座而坐。迦葉后至。见已问言。大沙门。先遣我言。并在前当寻后至。云何今者先至耶。佛言。吾遣汝后北至郁单越。取自然粳米。来至此坐。此米色好香美。汝可取食之。迦葉报言。且止。此便为得供养已。可自取食之。此是大沙门所应食者。迦葉念言。此大沙门

。有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不如我得阿罗汉。时世尊食已还诣本林止宿明日清旦。迦葉往诣佛所白言。时到可就食。佛告迦葉。汝并在前。吾正尔后往。时世尊遣迦葉已。往诣忉利天。取曼陀罗花先至迦葉座上坐。时迦葉后至。见已白言。大沙门。先遣我言。吾寻后至。云何今者先至坐耶。佛告迦葉。吾遣汝已。到忉利天。取此花先来至此坐。

此花色好香气芬馥。迦葉须者便可取之。迦葉报言。止止大沙门。我便为得供养已大沙门可自取用之。迦葉念言。甚奇甚特。有大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不如我得阿罗汉。时世尊食迦葉食已。还诣本林止宿。其夜四天王。持供养具来诣世尊所。皆欲闻法供养。夜暗时放光明照四方。犹如大火聚。合掌礼如来足已在前而住。时迦葉夜起。见彼林有大光明照四方如大火聚。明日清旦。往如来所白言。时已到可往就食。又问言。大沙门昨夜云何有此光明照四方如大火聚。佛告迦葉。昨夜四天王。持供养具来诣我所。欲听受法。是其光明照四方。非火也。迦葉言。甚奇甚特。大沙门有大神力。乃使四天王来听法。大沙门有大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故不如我得阿罗汉。时世尊食迦葉食已还诣本林。

时释提桓因。持供养具来欲闻法。夜闇时放大光明。照四方如大火聚。踰于前光。清净无瑕秽。叉手合掌礼如来足在前而住听法。迦葉夜起。遥见光明照四方。踰于前光清净无瑕秽。见已明日往世尊所。白时到可往就食。又复问言。大沙门。昨夜有大火光照于四方。如大火聚踰于前光。清净无瑕秽。是何光明。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三 第二分受戒揵度法之三

佛告迦葉。昨夜释提桓因。持供养具来供养我欲听法。是其光耳。迦葉念言。甚奇甚特。大沙门威德乃尔。使释提桓因持供养具来听法耶。大沙门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故不如我得阿罗汉。时世尊。食彼食已还诣本林。时梵天王。欲兴供养于如来所。夜闇时放大光明。照四方如大火聚。胜于前光清净无瑕秽。叉手合掌礼如来已在前而住。迦葉夜起见林中。有大光明照四方。如大火聚清净无瑕秽。胜于前光。见已明日往如来所。白言时已到。可往就食。又复问言。昨夜有大光胜于前光。云何得尔耶。佛告迦葉。昨夜梵天王来听法。是其光耳。迦葉念言。此大沙门。有大神德。甚奇甚特。乃能令梵天王来听法。此大沙门。有大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故不如我得阿罗汉。时世尊食彼迦葉食已。

还彼林中。时迦葉欲大祠祀。于摩竭国界多人集会。迦葉念言。我祠祀多人集会。大沙门不来者不亦快耶。何以故。我今大祠祀。摩竭国人皆集。大沙门颜貌端正世所希有。若众人见者。必当舍我事彼为师不承事我。时世尊知迦葉心所念。即诣郁单越取自

然粳米。于阿耨大泉坐昼日坐处。时迦葉复生此念。大沙门今何以不来就食。我今大祠祀。摩竭国人大集。宁可留分耶。即敕左右留分。明日清旦。迦葉诣佛所白言。日时已到。宜知是时。又复问言。大沙门。昨日何以故不来耶。我昨日大祀。多人集会。我作是念。云何今日沙门不来至耶。我即留食分。佛告迦葉。我亦先知汝意。汝自念言。今日大沙门不来者。则成我大祠。何以故。我今大祠祀。摩竭国多人集会。大沙门颜貌端正。

诸人见者。皆当舍我事彼为师不复事我。我知汝心中所念已。便至郁单越取自然粳米。诣阿耨大泉坐昼日坐处。时迦葉念言。此大沙门。甚奇甚特有大神德。知我心中所念已。乃至郁单越取自然粳米。至阿耨大泉坐昼日坐处。此大沙门。虽有大神足自在得阿罗汉。故不如我得阿罗汉。尔时世尊。食迦葉食已还本林中。时世尊。得一贵价粪扫衣念言。当云何得水浣此衣耶。尔时释提桓因。知佛心中所念。即于如来前指地成大池。极为清净无有垢浊。前白佛言。愿世尊。用此水浣衣。时世尊复作是念。当于何物上浣衣。尔时释提桓因。知如来心中所念。往诣摩头鸠罗山。取四方大石置如来前。唯愿世尊。于此石上浣衣。时世尊复作是念。浣衣已当于何处晒衣。释提桓因。复知世尊心中所念。

复诣摩头鸠罗山。更取大方石置如来前。愿于此石上晒衣。时世尊浣晒衣已。复生此念。我今宁可于此指地池中洗浴。即脱衣洗浴。世尊复作是念。我今当攀何物出此池时彼池侧有一大迦休树。本曲外向。世尊生此念已。树即回向池。世尊得攀而出。时迦葉明日清旦往世尊所白言。时已到可往就食。又问言。大沙门。何由有此好池本所不见。佛告迦葉。我近者得一贵价粪扫衣。我念言。当云何得水浣此衣。时释提桓因。知我所念。即以指指地。便有此池。清净无有垢浊。愿世尊可于此池浣衣迦葉当知。此池名为指地池。犹若神祠无异。复问言。何由有此大方石。本所无有。佛告迦葉。我作是念。当于何处浣衣。时释提桓因。知我所念。即诣摩头鸠罗山上。取此四方石来语我言。

可于此上浣衣。复问言。此第二方石。何由而有。本来不见。佛告迦葉。我浣衣已念言。当于何处晒衣。释提桓因。知我心中所念。复诣摩头鸠罗山上。取此方石来语我言。愿于此石上晒衣复问言。此池上树。本曲外向。今何曲内向。佛告迦葉。我浣晒衣已作是念。我宁可入此池洗浴。即便入池浴。浴已念言。何所攀而出于是此树即回曲内向。令我得攀而出。是故尔耳。即告迦葉。当知犹如神树无异。时迦葉念言。大沙门甚奇甚特有大神力。释提桓因供给所须。乃使无情物随意。迦葉言。此大沙门。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故不如我得阿罗汉。时世尊食迦葉食已。还诣本林。时迦葉复生此念。有人来至此。我当与食。时世尊即化作五百比丘。着衣持钵从远而至。时迦葉遥见五百

比丘着衣持钵从远而至。

生此念。咄哉此诸比丘。从何而来。我何由得食与之。时世尊即摄神足还使五百比丘不现。迦葉念言。此皆是大沙门神力所为。时迦葉复作是念。若有人来至此者。我当与食。时世尊复以神力。化作五百螺髻梵志。手持澡瓶从远而来。时迦葉。遥见五百编发梵志手持澡瓶来。作是念言。咄哉今五百梵志来。何由得食与之。时世尊即摄神足。令五百梵志不现。迦葉念言此大沙门所为。时迦葉复生此念。若有人来至此。我当与食。时世尊复化作五百事火梵志。去石室不远皆共祀火神。时迦葉见已作是念言。咄哉此从何来。我当何由得食与之。时世尊即摄神足。令五百梵志不现。迦葉念言。此皆是大沙门所为。时迦葉弟子诸梵志。日三入水浴。极寒战不堪。尔时世尊。即化作五百火炉皆无烟焰。

使诸梵志各得自炙。诸梵志念言。此皆是大沙门所为。时诸梵志。皆欲破薪。而不能得破。诸梵志念言。此皆是大沙门威力所为适得破。便复念言。是大沙门神力所为。欲得举斧不能得举。念言。是大沙门所为。适得举斧。复念言。是大沙门所为。诸梵志欲得下斧。而不能得下。念言。此大沙门所为。适得下斧。念言。是大沙门所为。诸梵志欲然火。不能得然念言。皆是大沙门所为。火既得然。念言。大沙门所为。欲灭而不能得灭念言。皆是大沙门所为。适得灭。念言。是大沙门所为。捉澡瓶水欲泻去而不能得出。念言。大沙门所为。既得去水。念言。大沙门所为。诸梵志欲得止澡瓶水。不能得止。念言。大沙门所为。既得止。念言。大沙门所为尔时四面有大黑云起。天大雨堕如象尿。

潦水齐腰。时迦葉念言。此大沙门。极为端正人中第一。或能为水所漂即将徒众。乘一树船。往求世尊。世尊尔时在外露地经行。地燥如旧。时迦葉见佛露地经行。地燥如旧犹如屋内。念言。此大沙门。甚奇甚特。使无情之物回转如意。此大沙门。神足自在得阿罗汉。虽尔故不如我得阿罗汉。迦葉他日。复往世尊所。白言。食时已到可往就食。佛言迦葉。汝并在前。吾后当往。时世尊遣迦葉已。犹如力士屈申臂顷。从经行地没。即于彼贯迦葉船底而出。见已便作是言。此大沙门有大神德。先遣我言后至。今者乃先在船耶。佛告迦葉。吾遣汝已。如力士屈申臂顷于经行地没。贯汝船底而出。迦葉作是念言。此大沙门有大神力。先遣我已。后来涌出船上。大沙门有大神力得阿罗汉。

虽尔故不如我道真。尔时世尊。知迦葉心中所念。告言。汝常称言。大沙门虽得阿罗汉。不如我得阿罗汉。如今观汝。非阿罗汉。非向阿罗汉道。迦葉念言。此大沙门。有大威神。知我心中所念。此大沙门有大神足。自在得阿罗汉。我今宁可从彼修梵行。即前白佛。我今欲从如来所修梵行。佛告迦葉。汝有五百弟子。从汝学梵行。汝应告彼

使知。若彼有意乐者。自随所乐修行。时迦葉即往弟子所告言。汝等知不。我今欲从沙门瞿昙所修梵行。汝等心所乐者。各自随意诸弟子白言。我等久已有信心于彼沙门所。唯待师耳。尔时五百弟子。即持螺髻事火具净衣澡瓶。往掷尼连禅水中已。来诣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世尊与五百人渐次为说胜法。劝令发欢喜心。所谓法者。

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五百人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得果证。前白佛言。我等欲于如来所出家修梵行。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得尽苦际。即名为受具足戒。时迦葉中弟。名那提迦葉。在尼连禅水下流居。有三百弟子。于中最为尊上。为众人师首。时彼众中有一弟子。至尼连禅水上看。见水中有事火具及发澡瓶。有净衣为水所漂。见已疾疾来至那提迦葉所语言。师当知。此尼连禅水中。有发事火具净衣澡瓶。为水所漂。不审上流大师。将无为恶人所害。时郁鞞罗迦葉小弟。名伽耶迦葉。居象头山中。有二百弟子。于中为师首。时那提迦葉语一弟子言。汝速往至象头山中。到已语伽耶迦葉言。知不。今尼连禅水中。有事火具诸物尽为水所漂。

汝速来可共往看兄。将无为恶人所害耶。时弟子受那提迦葉语已。往伽耶迦葉所。小师知不。师有此语。尼连禅水中。有澡瓶净衣发诸事火具。为尼连禅水所漂。速来共往看大兄。将无为恶人所害耶。时小弟闻其语已。即将二百弟子。诣那提迦葉所到已。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复语一弟子言。汝速往至大兄所看。将无为恶人所害耶。时彼弟子受二师语已。即往看大兄。到已问言。云何大师。从此大沙门学修梵行为胜耶。迦葉报言。汝等当知。我从世尊出家学道。极为胜妙。时彼弟子。还至二师所语言。诸师当知。我大师已将诸弟子。诣大沙门所出家修梵行。时二师念言。从家舍家从彼学梵行者必不虚。何以故。我兄聪明垢薄多有智慧。而将诸弟子从彼受学。必思量得所故尔耳。

而况我等不从受学。时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各将诸弟子诣大兄所。到已白兄言。大兄。此处胜耶。兄报二弟言。此处极胜。从家舍家。从大沙门修梵行者。乃为胜妙。二弟白兄言。我等亦欲从大沙门学修梵行。尔时郁鞞罗迦葉。将二弟并五百弟子。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郁鞞罗迦葉。前白佛言。我有中弟。名那提迦葉。在尼连禅水边住。常教授三百弟子。为人师首。次第三弟。在象头山中住。教授二百弟子。为人师首。今各来集。欲从世尊求修梵行。唯愿世尊。听出家受具足得修梵行。世尊即听。渐次为说胜法。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得果证。各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等欲从如来法中出家修梵行。

佛言来比丘。于我法中快得修梵行得尽苦际。即名为受具足戒。时世尊度此千梵志授具足已。将至象头山中。于象头山中有千比丘僧。以三事教化。一者神足教化。二者忆念教化。三者说法教化。彼神足教化者。或化一作无数。或无数还为一内外通达。石壁皆过如游虚空无所妨碍。于虚空中结跏趺坐。亦如飞鸟周旋往来。入地如水出没自在。履水如地而不没溺。身放烟火如大火聚。日月有大神德。靡所不照。能以手扪摸。身至梵天往来无碍是谓世尊神足教化千比丘忆念教化者。教言汝当思惟是。莫思惟是。当念是。莫念是。当灭是。当成就是。是谓世尊忆念教授千比丘。说法教化者。一切炽然。何等一切炽然。眼炽然。色炽然。眼识炽然。眼触炽然。若复眼触因缘生受。若苦若乐。

若不苦不乐。亦名为炽然。何等为炽然。炽然者。欲火恚火痴火也。复云何名炽然。炽然者。生老病死愁忧苦恼炽然。我说此苦所生处。乃至意亦如是。尔时世尊。以此三事教授千比丘尔时千比丘。受此三事教授已。即时无漏心解脱无碍解脱智生。尔时世尊。化此千比丘已便作是念。我先许瓶沙王请。若我成佛得一切智。先来至罗阅城。我今应往见瓶沙王。即正衣服。将大比丘千人。皆是旧学螺髻梵志。皆已得定调柔永得解脱。从摩竭国界游化渐至杖林中。尔时世尊。于杖林中善住尼拘律树王下坐。时瓶沙王。闻沙门瞿昙出自释种出家学道。将千弟子游行摩竭界。皆是旧学螺髻梵志。皆已得定调柔永得解脱。从摩竭界游行来至杖林中。止善住尼拘律树王下坐。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

靡所不闻。所谓名称者。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天及世间久魔若魔天及梵天众沙门婆罗门众中。自知得神通智证。常自娱乐。与人说法。上中下言悉善。义味深邃。具足演布。修诸梵行善哉乃得见如是阿罗汉。我今宁可自往见大沙门瞿昙。时王瓶沙。驾万二千乘车。将八万四千人前后围绕。以王威势出罗阅城。欲见世尊。时王瓶沙。往杖林中。齐车所至处。即下车步进入林。遥见世尊颜貌殊特犹如紫金。便发欢喜心。于如来所前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时摩竭国人。或有礼足而坐者。或有举手相问讯而坐者。或有称姓名而坐者。或有叉手合掌向如来而坐者。或有默然而坐者。时摩竭国人作是念。为大沙门从郁鞞罗迦葉学梵行耶。

为郁鞞罗迦葉并弟子众从大沙门瞿昙学梵行耶。时世尊。知其国人心中所念。即以偈向郁鞞罗迦葉说。

汝等见何变 舍诸事火具

吾今问迦葉 云何舍火具

尔时迦葉。复以偈报世尊言。

饮食诸美味 爰欲女及祀

我见如是垢 故舍事火具

世尊。复以偈问迦葉言。

饮食诸美味 于中无所乐

天上及世间 今说乐何处

迦葉。复以偈报世尊言。

我见迹休息 三界无所碍

不异不可异 不乐事火祀

时摩竭国人复生是念。大沙门说二偈。郁鞞罗迦葉亦说二偈。我等犹故未别。为大沙门从迦葉受学耶。为迦葉及弟子从大沙门受学耶。时世尊。知摩竭国人心中所念已。告迦葉言。汝起为吾扇背。答言尔。时迦葉受佛教已。即从坐起上升虚空。还下礼世尊足。以手摩扪如来足。以口呜之自称姓字。世尊是我师。我是弟子。即持扇在如来后而扇。时摩竭国人自相谓言。大沙门瞿昙。不从迦葉学梵行。迦葉及弟子众。从大沙门瞿昙学梵行。尔时世尊。知摩竭国人无有疑故。渐次为说法。劝令发欢喜心。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时摩竭国人瓶沙王为首。八万四千人十二那由他天。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自知得果证。前白佛言。我等归依佛法僧。听为优波塞。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瓶沙王见法得法。前白佛言。自念昔日。为太子时。心生六愿。一者若父寿终我登位为王。二者当我治国时愿佛出世。三者使我身见世尊。四者设我见佛已生欢喜心于如来所。五者已发欢喜心得闻正法。六者闻法已寻得信解。今我父王已命终。得登位为王。然我治国。正值佛出世。今复自见佛。见佛已发欢喜心。于佛所已发欢喜心。便得闻法。闻法已便得信解。今正是时。唯愿世尊。入罗阅城。时世尊默然。受瓶沙王请已。即从座起。着衣将千比丘。皆是旧学螺髻梵志。皆已得定调柔永得解脱万二千乘车。八万四千众前后围绕。以佛威神入罗阅城。尔时值天雨。世尊前后中。则清明上有云盖。世尊现此变化。入罗阅城。时释提桓因。化作一异婆罗门。手执金杖金澡瓶金柄扇。身在空中去地四指在如来前引导。复以无数方便赞叹佛法僧。时摩竭国人皆作是念。是谁威神化作此婆罗门形。手执金杖金澡瓶金柄扇。身在空中去地四指。在如来前引导驱却众人。复以无数方便赞叹佛法僧。那时摩竭国人。向释提桓因而说颂曰。

谁化作梵志 今在众僧前

叹诵佛功德 汝所事者谁

尔时释提桓因。复以偈报摩竭国人。

勇猛一切解 爱欲及饮食

惭愧念知足 我是彼弟子

世无有与等 不见相似者

如来至真佛 我是给使者

灭欲及嗔恚 无明永已尽

漏尽阿罗汉 我是给使者

犹如度溺者 瞿昙是法船

最胜度彼岸 我是给使者

以度四流际 能说不死法

最胜无碍法 我是给使者

尔时摩竭国王瓶沙。复作是念。若使世尊将诸弟子入罗阅城。先至园中者。我当即以此园地施之立精舍。时罗阅城诸园中。迦兰陀竹园最胜。时世尊。知摩竭王心中所念。即将大众诣竹园已。王即下象。自叠象上褥。作四重敷地。前白佛言。愿世尊坐。世尊即就座而坐。时瓶沙王。持金澡瓶水授如来令清净。白佛言。今罗阅城诸园中。此竹园最胜。我今施如来。愿慈愍故受。佛告王言。汝今持此竹园。施佛及四方僧。何以故。若如来有园园物房舍房舍物衣钵尼师檀针筒即是塔。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所不堪用。王言。我今以此竹园。施佛及四方僧。时世尊。以慈愍心受彼园已。即为咒愿。

种植诸园树 并作桥船梁

园果诸浴池 及施人居止

如是之人等 昼夜福增长

持戒顺正法 彼人得生天

尔时瓶沙王。前礼世尊足已。更取一小床在如来前坐。欲得闻法。时世尊。渐次为王说法。劝令发欢喜心。发欢喜心已。从坐起礼佛而去。尔时世尊。在罗阅城。时城中有删若梵志。有二百五十弟子。优波提舍拘律陀为上首。尔时尊者阿湿卑。给侍如来。

时到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颜色和悦诸根寂定。衣服齐整行步庠序。不左右顾视。不失威仪。时优波提舍。时已到入园观看。见阿湿卑威仪如是。便生是念。今观此比丘威仪具足。我今宁可往问其义。复自念言。此比丘乞食时。非问义时。今且待彼乞食已。当往问义。时优波提舍。寻从其后。时阿湿卑比丘。入罗阅城乞食已。置钵在地。叠僧伽梨。优波提舍念言。此比丘乞食已竟。今正是问义时。我今当问。即往问义。汝为谁师字谁学何法。

即报言。我师大沙门。是我所尊。我从彼学。优波提舍即复问言。汝师大沙门说何法耶。报言。我年幼稚出家日浅。未堪广演其义。今当略说其要。优波提舍言我唯乐闻为要不在广略。阿湿卑言。汝欲知之。如来说因缘生法。亦说因缘灭法。若法所因生。如来说是因。若法所因灭。大沙门亦说此义。此是我师说。时优波提舍闻已。即时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时优波提舍念言。齐入如是法。至无忧处。无数亿百千那由他劫本所不见。优波提舍拘律陀。先有要言。若先得妙法者。当相告语。时优波提舍。即往至拘律陀所。拘律陀。见优波提舍来。便作是语。汝今颜色和悦诸根寂定。如有所得将不见法耶。答曰。如汝所言。问言。得何等法报言。彼如来说因缘生法。亦说因缘灭法。

若法所因生。如来说是因。若法所因灭。大沙门亦说此义。拘律陀。闻是语已。即时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拘律陀念言。齐入如此法。得至无忧处。无数亿千那由他劫。本所不见。拘律陀问言。不审世尊。今在何处住。报言。如来今在迦兰陀竹园住。拘律陀语优波提舍言。今日可共往如来所礼敬问讯。即是我等师。优波提舍报言。我等先有二百五十弟子。从我所修梵行。当语彼令知。随彼意所欲。时优波提舍。与拘律陀。诣诸弟子所语言。汝等知不。我等二人。欲从大沙门学梵行。汝等各随意所欲。诸弟子白言。我等诸人。皆从师受学。今大师犹从彼学。我等岂得不从学耶。若师所得者。我等亦当得之。时优波提舍拘律陀并诸弟子。相与俱诣竹园。时世尊。与无数百千众围绕。

而为说法。遥见优波提舍拘律陀并诸弟子来。见已告诸比丘。彼远来二人者。一名优波提舍。二名拘律陀。此二人于我诸弟子中最为上首。智慧无量无上得二解脱。未至竹园。如来已授记别二人为匹。同友二人并诸弟子到如来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时世尊。渐次为说胜法。令发欢喜心。所谓法者。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为乐。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成就诸法。自知得果证已。前白佛言。我等欲从如来法中出家修梵行。佛言。善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得尽苦源。即名出家受具足戒。尔时世尊。游罗阅城。时尊者郁鞞罗迦葉与诸弟子出家学道。复有删若二百五十梵志。出家学道罗阅城中诸贵族姓子等亦出家学道时。罗阅城中诸长者。自相诫敕言。

汝等有儿者。各自慎护。妇有夫主者亦慎护之。今大沙门。从摩竭国界度诸梵志自随。今来至此复当将此诸人去。尔时诸比丘乞食时闻此诸人所说。此大沙门将诸梵志自随来此。今复当将此诸人去。诸比丘闻已皆怀惭愧。往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入罗阅城中乞食。闻诸长者作是言。大沙门来至国界。度诸梵志将自随。今复当度此诸人将去者。汝等便以此偈报之。

如来大势力 以法而将去

以法将去者 汝等何忧惧

尔时诸比丘。受佛教已。入罗阅城乞食。闻诸长者说此语时。即以此偈报之。

如来大势力 以法而将去

以法将去者 汝等何忧惧

时诸长者作是念。我等如所闻。大沙门以法将去。不为非法。

尔时尊者郁鞞罗迦葉。将诸弟子出家学道。删若弟子。亦将二百五十弟子出家学道。罗阅城诸豪姓子。亦出家学道。大众皆集游罗阅城。时彼未被教诫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有一病比丘。无弟子无瞻视者命终。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听有和尚。和尚看弟子。当如儿意看。弟子看和尚。当如父意。展转相敬。重相瞻视。如是正法便得久住。长益广大。当如是请和尚。请时当教。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语。我某甲请大德为和尚。愿大德为我作和尚。我依大德受具足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和尚当报言可尔。若言如是。若言当教授汝。若言清净莫放逸。

佛言。自今已去舍三语授具足戒。自今已去听满十人当授具足戒。白四羯磨。当如是授具足戒。欲受戒者诣僧中。偏露右臂脱革屣礼僧足。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愿僧济度我。慈愍故。如是第二第三说。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某甲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谁诸长老忍。僧与某甲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与某甲受具足戒。

某甲为和尚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知世尊制戒听授人具足戒。新学比丘辄授人具足戒。不能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

。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言。世尊制戒听授人具足戒。云何汝等新受戒比丘。辄授人具足戒。而不能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小食大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尊者婆先始二岁。将一岁弟子。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世尊知而故问。此是何等比丘。报言世尊。是我弟子。问言。汝今几岁。报言二岁。复问言。

汝弟子几岁。报言一岁。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婆先。汝自身未断乳。应受人教授。云何教授人。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言。向者婆先比丘二岁。将一岁弟子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一面坐已。我知而故问。此是何等比丘。报言。是我弟子。问言汝几岁。报言二岁。汝弟子几岁。报言一岁。我即以无数方便呵责。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婆先。汝自未断乳。应受人教授。云何教授人。佛既听授人具足戒。而汝新受戒比丘。辄便授人具足戒。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

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十岁比丘授人具足戒。彼诸比丘。闻世尊制戒听十岁比丘得授人具足戒。十岁愚痴比丘。辄授人具足戒。而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言。世尊制戒。听十岁比丘得授人具足戒。汝云何十岁愚痴比丘。辄授人具足戒。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世尊制戒。听十岁比丘授人具足戒。云何汝十岁愚痴比丘。辄授人具足戒。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十岁智慧比丘授人具足戒。时诸比丘。闻世尊制戒听十岁智慧比丘得授人具足戒。便自言。我十岁智慧得授人具足戒。而辄授人具足戒。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

陀乐学戒知惭愧者。

呵责彼比丘言。世尊制戒。听十岁智慧比丘得授人具足戒。汝云何自言智慧。辄授人具足戒。而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佛制戒。听十岁智慧比丘得授人具足戒。云何汝等自言智慧。辄授人具足戒。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当制和尚使行和尚法。和尚于弟子所。

当作如是法。应如是行。若弟子。众僧欲为作羯磨作呵责作摈。作依止。作遮不至白衣家。作举。和尚当于中如法料理。令僧不与弟子作羯磨。若作令如法。复次若僧。与弟子作羯磨。作呵责作摈。作依止。作遮不至白衣家。作举。和尚于中当如法料理。令弟子顺从于僧。不违逆求除罪。令僧疾与解羯磨。复次若弟子犯僧残。和尚当如法料理。若应与波利婆沙。当与波利婆沙。应与本日治。当与本日治应与摩那埵。当与摩那埵。应与出罪。当与出罪。复次弟子得病。和尚当瞻视。若令余人看。乃至差若命终。弟子若不乐住处。当自移若教人移。弟子若有疑事。当以法以律如佛所教如法教除之。若恶见生。当教令舍恶见住善见。当以二事将护。以法以衣食将护。是中法将护者。

应教增戒增心增慧教学问诵经。是中衣食将护者。当与衣食床卧具病瘦医药。随力所堪为办。自今已去制和尚法如是。和尚应行。若不行如法治。时和尚于弟子所行和尚法。弟子于和尚所不行弟子法。不白和尚。入村入白衣家。或从余比丘。或将余比丘为伴。或与或受。或时佐助众事。或时受他佐助。或时为他剃发。或受他剃发。或不白和尚入浴室。或时为他揩摩身。或时受他揩摩身。或时不白和尚。至昼日住处房。或至冢间。或至界外。或至他方。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诸比丘言。云何和尚于弟子所行和尚法。而弟子于和尚所不行弟子法。而不白和尚。入村入白衣家。乃至不白至他方。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和尚于弟子所行和尚法。弟子于和尚所不行弟子法。不白和尚。入村入白衣家。乃至不白至他方。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当制弟子。如弟子所行法。使弟子于和上所行弟子法。作如是行。若和尚。

众僧为作羯磨。作呵责。作摈。作依止作遮不至白衣家。作举。弟子当如法料理。令僧不与和尚作羯磨。若作令轻。复次若僧与和尚作羯磨。作呵责乃至作举。弟子当于中如法料理。令和尚顺从于僧不违逆求除罪。令僧疾疾与解羯磨。复次和尚犯僧残。弟子当如法料理。若应与波利婆沙。当与波利婆沙。应与本日治。当与本日治。应与摩那埵。

当与摩那埵。应与出罪。当与出罪。复次和尚若病。弟子当瞻视。若令余人看乃至差若命终。若和尚意不乐住处。当自移若教余人移。若和尚有疑事。当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如法除之若恶见生。当劝令舍恶见住善见。当以二事将护。以法以衣食。法将护者。劝令增戒增心增慧学问诵经。衣食将护者。当供养衣食床褥卧具医药所须之物。随力所堪。自今已去制弟子法如是。弟子应行。若不行应如法治。时弟子于和尚所不行弟子法。弟子不白和尚。不得入村。不得至他家。不得从余比丘。或将余比丘为伴。不得与。不得受。不得佐助众事。不得受他佐助众事。不得使他剃发。不得为他剃发。不得入浴室。不得为人揩身。不得受他揩身。不得至昼日住处房。不得至冢间。不得至界外。

不得行他方。彼当清旦入和尚房中。受诵经法问义。当除去小便器。若白时到。应澡豆若牛屎灰净洗手。若有可食物当为取。若僧中有利养当为取。当持澡豆杨枝授与和尚令和尚洗手漱口。有可食物授与和尚。僧中有别利养。当白和尚言。得如是如是物。是和尚分。彼当问和尚言。欲入村不。若言不入。当问言。从何处取食。若和尚言从某处取。当如敕往取。若报言。我欲入村。彼当洗手已衣架上徐徐取衣。勿使倒错。当取安陀会舒张抖擻看。勿令有虫蛇蜂诸恶虫。次取腰带僧祇支郁多罗僧舒张抖擻看。勿令有蛇蜂诸恶虫。当授与和尚。应叠僧伽梨着头上若肩上。复次取钵。当以澡豆若灰牛屎洗盛络囊中。若手巾裹。若钵囊中持去。应取和尚搋身衣叠举。复取洗足物卧毡被举之。

若和尚出行时。当捉和尚行道革屣。出房舍时。当还顾闭户。复以手推看为牢不。若不牢当更重闭。若牢已。当取户扇孔中绳内之。遍观左右已。持户钥着屏处。若恐人见。若恐不牢。若不牢。若人见当持去。若移置深牢处。令和尚在前行。若道路逢相识人。当共善语善心忆念。行时当避人道。彼若欲入村时。应小下道。安钵置一面。头上若肩上。下僧伽梨舒张看。勿令有蛇蝎百足诸恶虫。授与和尚。若彼村外。有客舍坐肆舍若作坊。当持行道革屣置中。应问和尚。我得寻从不若言可尔。即当寻从。若言不须在某处住。彼应如言在某处住。若和尚入村不时出。彼当作如是意。入村乞食。此分与和尚。此分属我。彼出村已。还至革屣所。取革屣下道。持钵置地。叠僧伽梨着头上若肩上。

若中路见相识人。当善意问讯。若和尚所住食处。当扫令净。与敷坐具。具净水瓶洗浴器盛食器。复当与和尚安置洗浴坐洗足石具拭脚巾。若遥见和尚来。即起奉迎。取手中钵。置钵榼上若钵床上。若绳床角头。若头上肩上。取僧伽梨舒张看之。勿令有脂腻沾污。或为尘土坌。或为泥污。或飞鸟粪污。若有如是污应去之。宜浣者浣之捩去水舒张晒置。若木床若绳床上。复当与和尚敷坐与革屣洗足石拭足巾。与盛水器。抖擞革屣已。置左面看之。恐在下地湿处。若在下地湿处。便取移彼。与和尚洗足竟当弃水。持洗足石拭足巾还置本处。复自净洗手已授净。水与和尚洗手。自所有食。当取与和尚。白言。此是我食分可食。彼须者当取。若和尚食时。当侍立看供给所须。若彼食时。

有酪浆煎浆苦酒盐大麦浆菜茹授与之。若热托令冷。若须水授水与。相日时若欲过者。当即同时食。若和尚食已。当手中取钵行澡漱水。若自食竟。若有余食。当与人若非人。若着净地无草处。若着净地无虫水中。取盛食器净洗还置本处。取坐具洗足床净水瓶澡洗瓶还置本处。食处净扫除粪彼以食钵盛粪弃之。余比丘见者皆共恶之。自今已去不得持食钵盛粪弃。听用除粪器。若破器。若故竹筐。若扫帚上除去粪食。钵当好净洁持之。复次入和尚房时。当看恐有尘土。若有尘土。当出绳床木床坐具大小褥枕毡被。若床榼若地敷。当记本处出在外晒之。净扫除房中。去粪土弃时当看。若有针綖若刀。若弊故段衣。下至一丸二丸药。当取举置现处。若有主识者当取。

复当拂拭向上若杙上。若龙牙杙上。若衣架上。若房有破坏处。若虫鼠孔穴。可补塞者当治之。可泥者便泥之。可捣便捣。可平治便平治。当以泥浆污洒极令净洁。当取地敷。晒令燥抖擞内房中。若本敷坐不齐当更齐整。若本齐整。当如本齐整。先内床脚榼拂拭之当急绳床绳床脚。向身内房中。安置床榼上。取大小褥枕毡被衣。内着房中。先敷大褥。次敷少褥毡被。安枕置上彼取所著衣。不着衣并置一处。取时各各错乱。自今已去。不得持所著衣不着衣并置一处。应各各别一处。彼取钵囊革屣囊针筒油器置一处。诸比丘见恶之。佛言。不应尔。自今已去。听持钵囊针筒置一处。革屣囊与油器着一处。彼应在房内安钥壮看。令不高下出房外。应还探户观中庭。恐有尘土不净。

若有即扫除去。当取水瓶净洗已。还盛净水置本处。复当与和尚具水瓶洗浴瓶饮水器。若浴室中有洗浴时。当往问和尚。欲洗浴不。若言洗浴。当先至浴室中看地。若有尘土草芥当除去。应洒便洒。应扫便扫。若有不净涝水应弃便弃。应内水便内水。应内薪便内薪。应破薪便破薪。应内窖中便内窖中。应与和尚具温室中瓶。及坐机。刮汗刀水器。泥土器。若澡豆。诸洗浴具。彼当先白和上已然后然火。然火已白时到。若和尚病羸若老极。当自扶抱。若绳床木床上。若以衣舁。往温室中。当从和尚手中取衣。若浴室中有杙。若龙牙杙。若衣架。当持衣置是诸处。若有油持油与涂身。若盛油器处处

在地。当取贯着龙牙弋上。若和尚病羸瘦老极。当扶抱至浴室中。至已当取浴机床浴瓶。

若刮汗刀与若水器。若泥器。若澡豆。诸洗浴具。若烟熏面当持巾与障。若头背热。当以巾覆彼。当白和尚已然后入浴室。若和尚先入已。恐浴室中闹不敢入。当作是念。我今不自为己。以和尚洗浴故入。可作是意入。入已当与和尚揩摩身。当立和尚后。若欲与异人揩身。若受他揩身。当白和尚使知。然后当与揩身。若受他揩身。彼与和尚洗自洗已。若和尚病羸瘦若老极。当扶出浴室外。取座与坐。取拭身巾。若拭面巾。若拭眼巾。授与和尚已。当安洗脚石。与水洗脚。取拭脚巾。与当取洗足。革屣拂拭抖擞授与。次取衣舒张看抖擞授与。若有眼药若丸香授与。若有甜浆蜜浆黑石蜜浆。洗手已授与。若和尚病瘦老极。当以绳床木床上舁。若衣上舁还房中。还房中已。手扪摸卧处看。

与敷卧褥令卧。先与榇身衣。次以被衣覆之。出房已还向闭户。还至浴室中。遍看水瓶洗浴瓶浴机刮汗刀盛水瓶盛泥土器细末药若澡豆诸洗浴物。还置本处。若浴室中有不净涝水。应除去便除去。应灭火便灭之。应覆火便覆。应闭户便闭。应持户钥去便持去。彼当日三问讯和尚。朝中日暮。当为和尚执二事。劳苦不得辞设一修理房舍。二为补浣衣服。和尚如法所教事。尽当奉行。若遣往方面周旋不得辞设。假托因缘住。若辞设者。当如法治。自今已去。制弟子修弟子法。弟子于和尚所。不修弟子法。当如法治。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四 第二分受戒揵度法之四

时诸新受戒比丘。和尚命终。无人教授。以不被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或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无异时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听有阿阇梨听有弟子。阿阇梨于弟子当如儿想。弟子于阿阇梨如父想。展转相教。展转相奉事。如是于佛法中倍增益广流布。当作是请阿阇梨。偏露右臂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作是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今求大德为依止。愿大德与我依止。我依止大德住。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彼当言可尔。与汝依止。汝等莫放逸。时诸比丘。闻世尊制戒听作依止。彼新受戒比丘与他依止。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案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高声大唤。

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言。世尊制戒听受人依止。而汝等新受戒比丘。云何受他依止而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食小食上

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呵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世尊制戒听受人依止。汝等新受戒比丘。受他依止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十岁比丘与人依止。

彼诸比丘。闻世尊制戒听十岁比丘与人依止。彼十岁比丘愚痴无智慧。便与人依止。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云何世尊制戒。听十岁比丘与人依止。而汝等虽十岁愚痴。与人依止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呵责已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我制戒。听十岁比丘受人依止。汝等虽十岁。愚痴受人依止。不知教授。

以不教授故。着衣不齐整。乃至如婆罗门聚会法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十岁智慧比丘与人依止。时诸比丘。闻世尊制戒。听十岁智慧比丘与人依止。彼自称言。我十岁有智慧。便与人依止。然彼与依止已。不教授。以不教授故。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云何世尊制戒。听十岁有智慧。比丘应与人依止。而汝辄自言。我有智慧。便与人依止。既与已而不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我制戒。听十岁有智慧。比丘与人依止。而汝自言有智慧。与人依止。既与依止。而不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乞食不如法。处处受不净食。受不净钵食。在大小食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聚会法。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当制阿阇梨法。使行阿阇梨法。阿阇梨。于弟子所。当作如是法。应如是行。(阿阇梨。于弟子所。行阿阇梨法。一一如上和尚于弟子所行和尚法。弟子。于阿阇梨所。行弟子法。一一亦如上弟子。于和尚所一一行弟子法文同不异。故不出耳)。

尔时诸弟子。不承事恭敬和尚。亦不顺弟子法。时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当与作呵责。彼不知云何呵责。佛言。听以五事呵责。和尚当作如是语。我今呵责汝。汝去。汝莫入我房。汝莫为我作使。汝亦莫至我所。不与汝语。是谓和尚呵责弟子五事。阿阇梨呵责弟子。亦有五事。语言。我今呵责汝。汝去。汝莫入我房。莫为我作使。汝莫依止我住。不与汝语。是谓阿阇梨呵责弟子五事。世尊既听呵责。不知当以何事呵责。诸比丘往白佛。佛言。弟子有五事。和尚阿阇梨。应与作呵责。无惭无愧不受教。作非威仪。不恭敬。弟子有如是五事。和尚阿阇梨。应与作呵责。复有五事。无惭无愧。难与语。与恶人为友。好往淫女家。复有五事。无惭无愧。难与语。与恶人为友好往妇女家。

复有五事。无惭无愧。难与语。与恶人为友。好往大童女家。复有五事。无惭无愧。难与语。与恶人为友。好往黄门家。复有五事。无惭无愧。难与语。与恶人为友。好往比丘尼精舍。复有五事。无惭无愧。难与语。与恶人为友。好往式叉摩那沙弥尼精舍。复有五事。无惭无愧。难与语。与恶人为友。好往看捕龟鳖。弟子有如是五事。和尚阿阇梨应与作呵责。世尊既听呵责弟子。彼尽形寿呵责。佛言。不应尽形寿呵责。彼竟安居呵责。佛言不应尔。彼呵责病者。和尚阿阇梨不看。余比丘亦不看。病者困笃。佛言。不得呵责病者。彼不在前呵责。余比丘语言。汝已被呵责。彼言。我不被呵责。佛言。不应不现前呵责。彼不与出过而呵责。时诸弟子言。我犯何过而见呵责耶。佛言。

不应不出其过而呵责。当出其过言。汝犯如是如是罪。彼既被呵责已便供给作使。佛言不应尔。彼与作呵责已。便受供给作使。佛言不应尔。彼被呵责已故依止。佛言不应尔。彼与作呵责已与依止。佛言不应尔。彼被呵责已不忏悔。和尚阿阇梨便去。佛言不应尔。彼被呵责已。便于余比丘边住。不与和尚阿阇梨执事。亦复不与余比丘执事。佛言不应尔。彼被呵责已。无人为将顺。或远行。或休道。或不乐佛法。佛言。听余人作如是意受。为其和尚阿阇梨。欲令忏悔和合故受。尔时六群比丘。诱将他弟子去。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诱将他弟子去。若将去应如法治。彼和尚阿阇梨。或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于沙门法无利益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听作如是意。

所以诱进将去。欲令其长益沙门法故。彼被呵责已。不向和尚阿阇梨忏悔。佛言。被呵责已。应向和尚阿阇梨忏悔。当如是忏悔。偏露右臂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语。大德。我今忏悔。更不复作。若听忏悔者善。若不听者。当更日三时忏悔。早起日中日暮。若听忏悔者善。若不听者。当下意随顺。求方便解其所犯。若彼下意随顺无有违逆。求解过师当受。若不受当如法治。时有新受戒乐静比丘。当须依止。彼观看房舍

。见阿兰若处有窟。彼作是念。我若得依止。当于此处住。语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新受戒比丘。乐闲静须依止者。听余处依止即日得往还。若不得。新受戒比丘乐静处者。听无依止而住。尔时新受戒旧住比丘须依止。彼作是念。世尊有制。

不得无依止而住。彼辄舍所住处去。住处坏。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有新受戒旧住比丘须依止。听无依止住。为护住处故。时有比丘。决意出界外去。不作还意。而彼出界外。即其日还。诸比丘白佛言。此失依止不。佛言。此失依止。彼和尚阿阇梨决意出界外去。作不还意。而出界外。即其日还。诸比丘白佛言。此失依止不。佛言失依止。时有比丘。白和尚阿阇梨。暂出界外。出界外。即日还。诸比丘白佛言。为失依止不。佛言不失依止。时和尚阿阇梨念言。暂出界外。出界外即其日还。诸比丘白佛言。为失依止不。佛言不失依止。尔时诸比丘。将受戒人出界外。唤六群比丘来授戒。彼六群比丘不来。不得受戒。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

若作波利婆沙。本日治。摩那埵。阿浮呵那。作羯磨。若立制。若受戒。若众差人。若有所解。如此众事。唤应赴。不赴当如法治。尔时诸比丘。将欲受戒者出界外。语上座言。作白羯磨报言。我不诵。复语中座下座言作白。亦言不诵。便留难不得受戒。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五岁比丘。当诵白羯磨。若不者当如法治。时有比丘。将受戒者出界外。语上座言。作白。上座报言。我曾诵今不利。复语中下座言。作白。亦言。我曾诵今不利。便不得受戒。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五岁比丘当诵白羯磨使利。不者当如法治尔时有比丘将受戒者出界外。闻有贼来皆恐怖。从坐起去不得受戒。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有八难事及余因缘。

二人三人听一时作羯磨不得过。所谓难处者一王二贼三火四水五病六人七非人八失梨蚕虫。所谓余因缘者。有大众集坐具少若多病人。听二人三人一时作羯磨。若有大众集房舍少。若天雨漏。听二人三人一时作羯磨。尔时尊者优波离即从坐起。偏露右臂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若有诸重事。得过二人三人一时作羯磨不。佛言不得过。彼遣使受依止。佛言不应尔。彼遣使与依止。佛言不应尔。时和尚阿阇梨出界外行。弟子念言。和尚阿阇梨行不久当还我即依止而住。便无依止而住。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和尚阿阇梨出界外行日。即日应受依止。若不受当如法治。彼诸弟子出界外远行彼自念言。我等行不久还。即以此依止和尚阿阇梨住。便无依止而住。

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新受戒客比丘。须依止者。不得先洗足。不得先饮水先当受依止。尔时客新受戒比丘须依止。彼作是念。世尊制言。新受戒客比丘须依止。不得先洗足。不得先饮水。当先受依止。当受依止。时迷闷倒地便得病。尔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客新受戒比丘须依止。先洗足先饮水小停息已受依止。彼不选择人受依止。而师破戒破见破威仪。若作呵责。作依止。作摈。若作遮不至白衣家。若被举。无有长益沙门行。佛言。自今已去。不得不选择师受依止。彼不选择与依止。而弟子或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作呵责若摈作依止作遮不至白衣家作举。佛言不得不选择与依止。尔时新受戒比丘。病须依止。彼作是念。世尊制言不依止不得住。

即日舍住处去病增剧时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新受戒比丘病须依止听无依止得住。时瞻视新受戒病比丘者须依止彼作是念。世尊制言。无依止不得住。彼舍病人去。病者命终。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听瞻视新受戒病比丘者无依止得住。彼诸比丘和尚阿阇梨。众僧与作羯磨。与作呵责作摈作依止。作遮不至白衣家作举。诸比丘念言。为失依止不。佛言。不失依止。彼诸弟子众僧与作羯磨。作呵责乃至遮不至白衣家作举羯磨。诸比丘念言为失依止不。佛言不失依止。彼和尚阿阇梨。众僧为作灭摈羯磨。诸比丘念言。为失依止不。佛言失依止。彼诸弟子。众僧为作灭摈羯磨。诸比丘念言。为失依止不。佛言失依止。尔时世尊。游罗阅城。时郁毗罗迦葉。

将诸徒众舍家学道。删若弟子将二百五十弟子舍家学道。罗阅城中有大富豪贵家子亦出家学道。如此大众等住罗阅城时诸大臣自相谓言。今诸外道出家学道。春秋冬夏人间游行此沙门释子。聚住此间不余处游行。将由此处为最胜故。尔时诸比丘闻已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告阿难。汝往房房敕诸比丘言。世尊今欲至南方人间游行。若有欲侍从者各随意。阿难受教。往房房语诸比丘言。世尊今欲往南方游行。诸比丘若有欲侍从者各随意。时有信乐新受戒比丘。白阿难言。若我等和尚阿阇梨去我当去。若不去我等不去。何以故我等新受戒比丘。若去须依止。还此复当受依止。人当谓我轻躁无志尔时世尊。将少比丘。游行南方。后还王舍城。时世尊观南方游行比丘众少。知而故问阿难诸比丘何以故少。

阿难具以上事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自今已去。听五岁有智慧比丘。十岁有智慧比丘。五岁比丘。应从十岁比丘受依止。若愚痴无智慧者。尽形寿依止。有五法失依止。一师呵责二去三休道四不与依止五入戒场上。复有五事。一者死。二者去。三休道。四不与依止。五若五岁若过五岁。复有五事。若死若去若休道若不与依止若见本和尚。复有五事。若死若去若休道若不与依止若和尚阿阇梨休道。复有五

法。若死若去若休道若不与依止若弟子休道。复有五事。若死若去若休道若不与依止若和尚阿阇梨命终。复有五事。若死若去若休道若不与依止若弟子命终。复有五事。若死若去若休道若不与依止若还在和尚目下住。是为五事失依止。有五法不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

戒不成就。定不成就。智慧不成就。解脱不成就。解脱知见不成就。此五法不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若成就五法者。得授人具足戒。(即反上句是)复有五法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自身戒不成就。不能教人坚住于戒。自身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不成就。不能教人坚住于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成就此五法。不得授人具足戒。五法成就。得授人具足戒。(即反上句是)复有五法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无信无惭无愧懒堕多忘。成就此五法。不得授人具足戒。有五法成就。得授人具足戒。(即反上句是)复有五法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破增上戒。破增上见。破增上威仪。少闻。无智慧。成就此五法。不得授人具足戒。有五法成就。得授人具足戒。(即反上句是)复有五法成就。

不得授人具足戒。不能瞻视病弟子。不能使人瞻视乃至差若命终。若弟子不乐住处方便当移异处。若有生疑事。不能开解其意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如法除之。不能教使舍恶见住善见。若减十岁。成就此五法。不得授人具足戒。有五法成就。得授人具足戒。(即反上句是)复有五法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不知犯。不知不犯。不知若轻若重。减十岁。成就此五法者。不得授人具足戒。若成就五法。得授人具足戒。(即反上句是)复有五法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不知教授弟子。增上威仪。增上净行。增上波罗提木叉。白羯磨。成就此五法者。不得授人具足戒。成就五法。得授人具足戒。(即反上句是)复有五法成就。不得授人具足戒。不知增戒。增心。增智慧。不知白。不知羯磨。

成就此五法。不得授人具足戒。成就五法。得授人具足戒。知增戒增心增智慧知白羯磨。成就此五法者。得授人具足戒。如是不得与依止。得与依止。不得畜沙弥。得畜沙弥。尽如上。

尔时佛在罗阅城。时城中有裸形外道。名布萨。善能论议。常自称说言。此间若有沙门释子。能与我论者来。时舍利弗言。我堪与汝论。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论有四种。或有论者。义尽文不尽。或有文尽义不尽。或有文义俱尽。或有文义俱不尽。有四辩。法辩。义辩。了了辩。辞辩。若论师有此四辩者。而言文义俱尽。无有是处。今舍利弗。成就此四辩。而言文义俱尽。无有是处。彼裸形即难问舍利弗义。舍利弗即还答遣。时彼裸形以五百迫难难舍利弗。舍利弗即称彼五百迫难。而更以深义难问。而彼裸形得难问不解。时彼裸形即生念言。甚奇甚特沙门释子。极为智慧聪明。我今宁可从彼出家学道耶。即往僧伽蓝中。遥见跋难陀释子生此念。沙门释子少知识者。

犹智慧乃尔。况多知识者。岂得不多耶。前至跋难陀释子所白言。我欲出家学道。时跋难陀。即度为弟子。授具足戒。后于异时。问跋难陀义。而不能答。时彼裸形复生此念。沙门释子愚闇无所知。我今宜可休道。即着袈裟入外道众中。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与外道众僧中四月共住白二羯磨。当作如是与。先剃发已。着袈裟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教作如是言。大德僧听。我某甲外道。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我于世尊所求出家为道。世尊即是我如来至真等正觉。如是第二第三说。我某甲外道。归依佛法僧已。从如来出家学道。如来是我至真等正觉。如是第二第三说。当教受戒。尽形寿不杀生是沙弥戒。乃至尽形寿不畜金银宝物是沙弥戒。此是沙弥十戒。

尽形寿不得犯。彼外道应先至众僧中。偏露右臂脱革屣礼僧足已。右膝着地合掌教作如是说。大德僧听。我某甲外道。从众僧乞四月共住。愿僧慈愍故。与我四月共住。如是第二第三说已。安彼外道着眼见耳不闻处。众中应差堪能作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彼某甲外道。今从众僧乞四月共住。若僧时到僧忍听。与彼某甲外道四月共住。白如是。大德僧听。彼某甲外道。从众僧乞四月共住。僧今与彼四月共住。谁诸长老忍僧与彼四月共住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外道四月共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外道行共住竟。令诸比丘心喜悦。然后当于众僧中受具足戒白四羯磨。云何外道。不能令诸比丘心喜悦。彼外道心。故执持外道白衣法。不亲比丘亲外道。

不随顺比丘诵习异论。若闻人说外道不好事。便起嗔恚。若闻人毁呰外道师教。亦起嗔恚。闻说佛法僧非法事。便踊跃欢喜。若有异外道来。赞叹外道好事。欢喜踊跃。若有外道师来。闻赞叹外道事。亦欢喜踊跃。若闻说佛法僧非法事。亦欢喜踊跃。是谓外道不能令诸比丘喜悦。云何外道能令比丘喜悦。即反上句是。是谓外道共住和调心意令诸比丘喜悦。尔时有一外道。众僧与四月共住。当与共住时。得正决定心。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若得正决定心者。当白四羯磨与授具足。时裸形布萨闻此语。便作是念。沙门释子智慧聪明。我今宁可还彼出家学道耶。即诣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学道。时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此坏内外道者。于我法中无所长益。

若未受具足戒者。不应与授具足。已受者当灭摈。尔时世尊。游罗阅城。时摩竭王瓶沙。告语国人言。欲于沙门释子中能出家学道者。听如来法中善修梵行尽诸苦际。时有一奴。来诣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作比丘。时诸比丘。即与出家为道。渐渐人间乞食。为本主所捉。举声唤言。止莫捉我。止莫捉我。左右诸居士问言。何故唤耶。报言。此人捉我。即问彼人言。何故捉耶。报言。是我家奴。诸居士语言。汝放去

。不应捉。汝或不能得此人。或为官所罚。何以故知。摩竭王瓶沙。先有教令。若有能于沙门释子中出家学道者。听如来法中善修梵行得尽苦际。莫有留难。其主即放。大唤嗔恚言。祸哉是我奴。而不得自由。如今观之。沙门释子尽是奴聚。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

佛言。自今已去不得度奴。若度者当如法治。尔时有贼囚。突狱逃走。来至园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学道。时诸比丘。辄度出家与受具足。时监狱官。捡校名簿问守狱者言。某甲贼囚今为所在。守狱者报言。某甲贼囚突狱逃走。从沙门释子出家。时监狱官。皆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今观此沙门释子。尽是贼聚。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得度贼。若度者当如法治。尔时有负债人。逃避债主。来至园中语诸比丘言。度我出家为道。时诸比丘。辄与出家。受具足已人间乞食。为财主所捉。高声唤言。止莫捉我。止莫捉我。左右诸居士闻。即问言。何故唤耶。报言。此人捉我。问其人言。汝何故捉耶。报言。负我财物。

诸人语言。汝放去莫捉。汝既不得财。或为官所罚。何以故。摩竭国王瓶沙。先有教令。若有能出家学道者。听善修梵行得尽苦际。随意莫有留难。财主即便放之。而生嗔恚言。负我财物而不能得。以此推之。沙门释子尽是负债人。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得度负债人出家。若度者当如法治。尔时佛游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时有十七群童子。共为亲厚。最大者年十七。最小者年十二。最富者八十百千。最贫者八十千。中有一童子。名优波离。父母唯有此一子。爱之未曾离目前。父母念言。我当教此儿学何等技术。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即自念言。当教先学书。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不令身力疲苦。复作是念。教儿学书亦有身力疲苦耳。

更教学何等技术。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力不疲苦。念言。今当教此儿学算数技术。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力不疲苦。父母念言。今教儿学算数亦有身力疲苦耳。今当更教此儿学何等技术。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力不疲苦。今当教此儿学画像技术。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复念言。今教此儿学画像技术。恐儿眼力疲苦。当教此儿更学何等技术。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眼力不疲苦。即念言。沙门释子善自养身。安乐无众苦恼。若当教此儿于沙门释子法中出家为道。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不疲苦。后于异时。十七群童子。语优波离童子言。汝可随我等出家为道。答言。我何用出家为。汝自出家。十七群童子。

第二第三语优波离言。可共出家为道。何以故。我等今共相娱乐。于彼亦当如是嬉戏。共相娱乐。时优波离童子。语诸童子言。汝等小待须我白父母。优波离童子。即往父母所白言。我今欲出家为道。愿见听许。父母报言。我等唯有汝一子。心甚爱念。乃

至不欲令死别。况当生别。优波离童子如是再三白父母言。愿听我出家。父母亦如是报言。我等唯有汝一子。心甚爱念。乃至不欲令死别。况当生别。尔时父母。得优波离童子再三殷勤。作如是念。我等先已有此意。当教此儿学何技术。我等死后。令儿快得生活。无所乏短。令身力不疲苦。即作是念。若教学书乃至画像。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令身力不疲苦。而恐劳儿身力眼力以致疲苦。念言。唯有沙门释子。善自养身无众苦恼。

若令此儿在中出家。快得生活无有众苦。时父母报儿言。今正是时。听汝出家。时优波离。还至十七群童子所语言。我父母已听我出家。汝等欲去者今正是时。时诸童子。即往僧伽蓝中。白诸比丘言。大德。我欲出家学道。愿诸大德。见与出家为道。尔时诸比丘。即与出家受具足戒。诸童子小来习乐。不堪一食。至于中夜患饥。高声大唤言。与我食与我食。诸比丘语言。汝小待须天明。若众僧有食。当共汝食。若无当共汝乞食。何以故。此中先都无作食处。尔时世尊。夜在静处思惟。闻小儿啼声。知而故问阿难。中夜何等小儿啼声。阿难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阿难。不应授年未满二十者具足戒。何以故。若年未满二十。不堪忍寒热饥渴风雨蚊虻毒虫。及不忍恶言。若身有种种苦痛不堪忍。

又不堪持戒及一食。若度令出家受具足戒者。当如法治。阿难当知。年满二十者。堪忍如上众事。尔时摩竭国界五种病出。一者癞。二者痈。三者白癜。四者干痟。五者颠狂。彼国人有此病者。皆诣耆婆童子所语言。唯愿见为治。我等当与如是如是财物。耆婆童子报言。我不能治汝。时病者复语言。唯愿救济。我等当以家一切所有身及妻子供给使令。耆婆报言。我不能疗治汝患。时诸病者自相谓言。此人意正。必不与我等治病。我曹当往至彼所欲乐治处。时诸病者。来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学道。时诸比丘辄度出家。时耆婆童子。疗治佛及比丘僧。给与吐下药。或可与羹者作与。不可与者不与作。或与野鸟肉作羹。随病者所食。蒙此转得除差。既得除差已。皆还休道。

时耆婆童子。在道行见罢道道人。在道而来。见已语言。汝先不出家耶。报言曾出家。问言。汝何故休道。报言。我先有患。诣汝所求治言。当与汝如是如是财物。而汝报我言。我不能治。我复重求汝治。当以家一切所有及身妻子供给使令。而汝犹意正不见为治。我等自相谓言。此人意正。必不为我等治病。我曹当更往至彼所乐治处。而必为我治。我等为此病故。往僧伽蓝中。权求出家治病。本无信心。于佛法众所出家。时耆婆闻已不悦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昔我先疗治众僧病故舍王事。而诸比丘。度五种病者。癞痈白癜干痟颠狂。唯愿世尊。见愍为敕诸比丘。自今已去

。勿复度此五种病者为道。尔时世尊。默然可之。时耆婆。知世尊默然可已。从坐起头面礼足绕三匝而去。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汝等当知。耆婆童子。先疗治众僧病苦故舍于王事。而诸比丘辄度五种病人。自今已去。不得度五种病人授具足戒。若度者当如法治。尔时佛在罗阅城。城中有一比丘。字难提。常乐坐禅得世俗定心解脱。彼从四禅起。时魔女来在前立。彼比丘捉欲犯。魔即出外。比丘亦随出外。彼魔出屋栏外。比丘亦随出屋栏外。彼出中庭。比丘亦至中庭。魔复出至寺外。比丘亦至寺外。寺外有死草马。时魔至死马所即灭。天身不现。时难提比丘。即于此死马所作不净行。行不净已。都无覆藏心。便作是念。世尊与比丘制戒。若比丘作不净行。波罗夷不共住。我今犯不净行。无有覆藏心。将不犯波罗夷耶。我今当云何。即语亲友比丘言。世尊与比丘结戒。

若犯不净行者。得波罗夷不共住。今我犯淫不净行。都无覆藏心。将无犯波罗夷耶。善哉长老。与我白世尊。若有教敕。我当奉行。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僧今与难提比丘波罗夷戒白四羯磨。作如是与。使难提比丘到僧中偏露右臂脱革屣礼僧足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难提比丘。犯不净行都无覆藏心。今从僧乞波罗夷戒。愿僧与我波罗夷戒。慈愍故。如是第二第三说。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难提比丘。犯不净行无覆藏心。今从僧乞波罗夷戒。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与难提比丘波罗夷戒。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难提比丘犯不净行无覆藏心。今从僧乞波罗夷戒。僧今与难提比丘波罗夷戒。谁诸长老忍僧与难提比丘波罗夷戒者默然。

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难提比丘波罗夷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与波罗夷戒已。当事事随顺行之。随顺行法者。不得授人具足戒。不得与人依止。不得畜沙弥。若差教诫比丘尼不得受设差不应往教诫。不应为僧说戒。不应在僧中问答毗尼。不应受僧差使作知事人。不应受僧差别处断事。不应受僧差使命。不应早入聚落暮还。当亲近比丘。不得亲近外道白衣。当顺从比丘法。不得说余俗语。不得众中诵律若无能诵者听。不得更犯此罪。余亦不应。若相似若从此生若恶于此者。不得非僧羯磨及作羯磨者。不得受清净比丘敷座洗足水拭革屣揩摩身及礼拜迎逆问讯。不应受清净比丘捉衣钵。不得举清净比丘为作忆念作自言治。不应证正人事。

不得遮清净比丘说戒自恣。不得与清净比丘共诤。与波罗夷比丘。僧说戒及羯磨时。来与不来。众僧无犯。诸比丘作是言。若与波罗夷戒比丘。彼比丘重犯淫不净行。复得更与波罗夷戒不。佛言。不应尔。应灭摈。

尔时佛在释翅搜迦维罗卫城尼拘律园。时世尊时到着衣持钵入迦维罗卫城乞食。乞食已还出城。于时罗睺罗母。与罗睺罗在高阁上见佛来。语罗睺罗言。彼来者是汝父。尔时罗睺罗。疾疾下楼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世尊以手摩罗睺罗头。罗睺罗自念。从生已来未曾得如是细滑柔软乐。佛问言。汝能出家学道不。答言。我能出家。尔时佛舒一指与罗睺罗捉。将至僧伽蓝中。告舍利弗言。汝度此罗睺罗童子。当如是度。与剃发教着袈裟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当如是说。我罗睺罗。归依佛归依法归依比丘僧。我于如来所出家学道。如来是我至真等正觉。如是第二第三说。我罗睺罗。归依佛法僧竟。于如来所出家学道。如来即是我至真等正觉。如是第二第三说。

当教受戒言。尽形寿不得杀。是谓沙弥戒。乃至不促金银宝物。是谓沙弥戒。此是沙弥十戒。尽形寿不得犯。时舍利弗答言。如是受教。度罗睺罗童子已。将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立。时舍利弗白世尊言。我已度罗睺罗竟。云何与沙弥房舍卧具。佛言。自今已去从大比丘下次第与。时小沙弥等大小便吐污泥织绳床座卧具。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得令沙弥坐卧此织绳床上。若能爱护不污听坐卧。舍利弗白佛言。若众僧得施物时。云何与沙弥分。佛告舍利弗。若众僧和合应等与。若不和合当与半。若复不和合。当三分与一分。若不尔众僧不得分。若分当如法治。舍利弗白佛言。小食大食。云何与沙弥。佛言。随大僧次第与。尔时输头檀那王。闻佛度罗睺罗出家。

悲泣来僧伽蓝中至世尊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一面坐已白世尊言。世尊出家。我有少望心。而难陀童子当为家业。而世尊复度令出家。难陀既出家已。我复有少望心。罗睺罗当为家业。绍嗣不绝。而今世尊复度出家。父母于子多所饶益。乳养瞻视逮其成长。世人所观。而诸比丘。父母不听辄便度之。唯愿世尊。自今已去敕诸比丘。父母不听。不得度令出家。尔时世尊。默然受王语。王见世尊默然受语已。即从坐起。头面礼足绕三匝而去。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父母于子多所饶益。养育乳哺冀其长大。世人所观。而诸比丘。父母不听辄便度之。自今已去。父母不听。不得度令出家。若度当如法治。尔时佛。游拘睒毗瞿师罗园中。时有巧师家儿。来至僧伽蓝中。

求诸比丘出家为道。诸比丘辄与出家度为道。时其父母。啼泣来僧伽蓝中。问诸比丘。颇见如是小儿来不。不见者报言不见。即便于诸房中求觅得。时诸长者皆共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而作妄语。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今度我小儿已。皆言不见。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世尊言。汝等善听。自今已去。若欲在僧伽蓝中剃发。当白一切僧。若不得和合。房房语令知已与剃发。僧若和合当作白。白已然后与剃发。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欲求某甲剃发。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某

甲剃发。白如是。若欲僧伽蓝中度令出家。当白一切僧。白已听与出家。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从某甲出家。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某甲出家。白如是。作如是白已。

与出家。教使着袈裟。偏露右臂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教作如是语。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随如来出家。某甲为和尚。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如是第二第三说。我某甲。归依佛法僧。随如来出家竟。某甲为和尚。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如是第二第三说。当受戒。尽形寿不杀生。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盗。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淫。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妄语。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饮酒。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得着花鬘香涂身。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得歌舞倡伎及往观听。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得高广大床上坐。是谓沙弥戒。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得非时食。是谓沙弥戒。

能者报言能。尽形寿不得执持生像金银宝物。是谓沙弥戒。能持者报言能。此是沙弥十戒。尽形寿不得犯。能持者报言能。时有小沙弥。众僧不听入近村寺及阿兰若处住沙弥遂为豹所害。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不得两边遮小沙弥。彼时或村边寺无阿兰若处遮沙弥。佛言不应尔。彼阿兰若处无村边寺彼遮沙弥。佛言不应尔。彼复遮沙弥。不听至多人处温室食堂经行堂。沙弥无有止宿处。佛言。不应遮入多人处。乃至经行堂处。若阁上多人宿处。阁下多人行处。阁下多人宿处。阁上多人行处。听语言莫入我宿处。时沙弥不为和尚阿阇梨作使。亦不为余人作使。而彼遮不与沙弥僧中利养物。佛言不应遮。此是施主物。佛言。自今已去应语沙弥言。汝应如法供给和尚阿阇梨及众僧。

若僧作使次至应作。尔时有长老比丘。将儿出家已。将入村乞食。若到诸市肆前。见有饼饭舒手言。与我饼与我饭。时诸长者见已。皆共嫌之。沙门释子不知惭愧。犯梵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云何出家。故生儿而将自随。如是有何正法。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不得度年减十二者。

尔时阿难。有檀越家死尽。唯有一小儿在。将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佛知而故问。此是何等小儿。阿难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言。何故不度令出家答言。世尊先有制。不得度年减十二者。是以不度佛问阿难。此小儿。能驱乌。能持戒。能一食不。若能如是者。听令出家。阿难报言。此小儿。能驱乌能持戒能一食佛告阿难。若此小儿。尽能尔者。听度令出家。尔时跋难陀。有二沙弥。一名罽那二名摩佉。无惭无愧。更互犯不净行。时诸比丘。白佛。佛尔时。呵责跋难陀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畜二

沙弥。尔时有一比丘儿。来至僧伽蓝中看。时比丘即为说法言。当知地狱苦畜生苦饿鬼苦。佛出世难值。如优昙钵花时乃一出耳。汝何不出家为道。彼报言。若大德。即为作和尚者。

我当出家。而彼比丘。先有沙弥念言。世尊制戒。不得畜二沙弥。彼疑不畜二沙弥。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若能教持戒增心增慧学问讽诵听畜。尔时有年不满二十者。受具足已后便生疑。诸比丘往问佛。佛言。自今已去。若受具足已。有如是疑。听数胎月。若数闰月。若数十四日说戒日若得阿罗汉。即名为出家受具足。时有欲受戒者至界外。六群比丘往遮受戒。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自今已去。不同意未出界。在界外疾疾一处集结小界。作白二羯磨已授戒。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僧集一处结小界。若僧时到僧忍听结小界。白如是。大德僧听。今此僧一处集结小界。谁诸长老忍僧一处集结小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

僧已忍结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不同意者。在界外遮不成遮。彼不解界便去。余比丘疑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应解界去。不应不解界而去。作白二羯磨解。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今众僧集解界。若僧时到僧忍听解界。白如是。大德僧听。今众僧集解界。谁诸长老忍僧集解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尔时无和尚受具足戒。佛言。不得受戒。二和尚得受戒不。佛言。不得受戒。三和尚得受戒不。佛言。不得受具足。众多和尚得受戒不。佛言。不得受具足戒。尔时和尚九岁受戒。得名受具足戒。而众僧有罪。尔时佛游波罗奈国。时国土饥俭米谷勇贵。乞求难得人民饥色。时佛及众僧多得供养。有一年少外道。

见佛众僧多得供养。见已便自剃发。着袈裟出家受戒。后僧供养断。诸比丘语言。汝往入村乞食。问言。众僧无食耶。报言无。彼言。我当云何。比丘报言。汝当乞食。彼言。若乞食此亦乞彼亦乞。我当彼间乞食。其人即休道。尔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先与四依。尔时复有一年少外道。来诣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诸比丘即与出家。先与四依法。彼外道报言。大德我堪受二依乞食依树下坐。我堪此二事。纳衣腐烂药。我不堪此二事。何以故。谁能自触己物。即便休道不出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此外道不出家。大有所失。若出家者当得道证。佛言。自今已去。先受戒已。后受四依。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勇健大将。

来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为道。时诸比丘。即与出家受具足戒。于异时波斯匿王土界人民反叛。即遣军往伐。逆为彼所破。重遣军往。复为彼所破。王即问

言。我健将某甲。今为所在。报言。从沙门释子出家为道。时王即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多欲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云何度我勇健大将出家为道。如是何有正法。以此推之。沙门释子尽是官人。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得度官人。若度者当如法治。尔时与无衣钵者出家受具足戒。诸比丘语言。汝入村乞食。彼言。我无衣钵。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无衣钵者。不得受具足戒。时有借他衣钵受具足戒。受戒已其主还取。裸形蹲羞惭。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

佛言。自今已去不得借他衣钵受具足戒。若与衣者。当令乞与。不与者当与价直。尔时众多比丘。从拘萨罗国道路行。往黑闇河侧。其中一比丘言。此中曾有白衣。与着袈裟者共行淫。众人问言。汝云何知。答曰。我即彼之一数。尔时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若犯比丘尼者。于我法律中无所长益。不应与出家受大戒。若出家受大戒者应灭摈。尔时佛在波罗奈国。时国界米谷勇贵。乞求难得人皆饥色。时佛及比丘僧。多得供养。时有一年少外道。见佛及僧多得供养。便生此念。当以何方便得此食而不出家。彼即自剃发着袈裟手执钵入众中食。诸比丘问言。汝为几岁。彼不知。复问。汝何时出家。彼言不知。汝和尚谁阿阇梨谁。亦言不知。复问言。汝是谁耶。答言。我是某甲外道。

见佛及僧大得供养。见已便生此念。以何方便得此食而不出家。是故我便辄自剃须发着袈裟入众中求食。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贼心入道者。于我法中无所长益。不应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出家受具足戒应灭摈。是中贼心入道者。或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众僧所共羯磨说戒。或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众僧所共羯磨不说戒。或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或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所。不至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或至一比丘二比丘所。不至三比丘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或至一比丘所。不至二比丘三比丘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是中贼心入道者。至一比丘所。不至二比丘三比丘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如是人若未出家受具足戒。不应与出家受具足戒。

若已与出家受具足戒。听即名出家受具足戒。是中贼心入道者。至一比丘二比丘所。不至三比丘若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若未出家受具足戒。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已与出家受具足戒。听即名为出家受具足戒。是中贼心入道者。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所。不至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若未出家受具足戒。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已与出家受具足戒。听即名出家受具足戒。是中贼心入道者。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若众僧所。不共羯磨说戒。若未出家受具足戒者。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已与出家受具足戒。听即名出家受具足戒。是中贼心入道者。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众僧所。共羯磨不共说

戒。若未出家受具足戒。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已与出家受具足戒者应灭摈。是中贼心入道者。

至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众僧所羯磨说戒。若未出家受具足戒者。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已与出家受具足戒者。应灭摈。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五 第二分受戒揵度法之五

尔时有黄门。来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受具足戒。诸比丘即与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已语诸比丘言。共我作如是如是事来。比丘答言。汝灭去失去。何用汝为。彼复至守园人及沙弥所语言。共我作如是如是事来。守园人沙弥语言。汝灭去失去。何用汝为。彼黄门出寺外。共放牛羊人作淫欲事。时诸居士见已讥嫌言。沙门释子并是黄门。中有男子者共作淫欲事。时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黄门于我法中无所长益。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出家受具足戒应灭摈。是中黄门者。生黄门。犍黄门。妒黄门。变黄门。半月黄门。生者。生已来黄门。犍者。生已都截去作黄门。妒者。见他行淫已有淫心起。变者。与他行淫时失男根变为黄门。半月者。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

尔时佛游波罗奈国。善现龙王寿极长。生厌离心而作是念。今生此长寿龙中。何时得离此身。复作是念。此沙门释子修清净行。我今宁可就彼求出家为道。可得离此龙身。即变身作一年少外道形。往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受具足戒。时诸比丘。不观其本辄与出家受具足戒。与一比丘同一房住。时彼比丘出外小行。善现龙王放身睡眠。诸龙常法。有二事不离本形。若眠时若淫时。不离本形。时龙王身胀满房中。窗户向孔中。身皆凸出。时彼比丘还。以手排户。手触龙身。觉内有异。即便高声唱言。蛇蛇。比房比丘闻其声。便问言。何故大唤。即以此事具为说之。时彼龙王。亦闻比丘唤声。即还觉结加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时比丘即入问言。汝是谁。答言。我是善现龙王。

我生长寿龙中。厌离此身作此念。我何时当得离此龙身。复生此念。沙门释子修清净行。我今宁可从其出家学道免此龙身。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畜生者。于我法中无所长益。若未出家。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已与出家受具足戒者。当灭摈。尔时有一年少外道。故杀母。既杀已。常怀愁忧念言。谁能为我除此忧者。即复念言。此沙门释子多修善法。我今宁可从其出家学道得灭此罪。即来诣僧伽蓝中。语诸比丘。我欲出家学道。时诸比丘。见已复谓。是善现龙王。即问言。汝是何等人。答言。我是某甲外道。我故杀母。既杀已。常怀愁忧念言。谁能为我除此忧苦。复作是念。沙门释子多修善法。我今宁可从其出家学道得灭此罪。是故来求出家。时诸比丘。以此事往

白佛。

佛言。杀母者。于我法中无所长益。若未出家。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与出家受具足戒。应灭摈。时复有一外道。故杀父。既杀已。常怀愁忧念言。谁能为我除此忧苦。即念言。沙门释子多修善法。我今宁可从其出家学道。可得灭此罪。即往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出家为道诸比丘见已。谓为善现龙王。问言。汝是何等人。答言。我是某甲外道。故杀父。既杀已。常怀愁忧念言。谁能为我除此忧苦。即复念言。沙门释子多修善法。我令宁可从其出家学道。可得灭此罪。是故来求出家。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杀父者。于我法中无所长益。若未出家。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与出家受具足戒。应灭摈。时有众多比丘。从拘萨罗国在道行。见有阿兰若处。自相指示言。

此是某甲阿兰若处。于中杀阿罗汉。中有一人言。此实是阿罗汉。何以故。当杀时心无有异。有人问言。云何知。答言。我即是其人之一数。时诸比丘。以此事具白佛。佛言。杀阿罗汉人。于我法中无所长益。若未出家。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与出家受具足戒。当灭摈。时尊者优波离。从坐起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若有破坏僧者。当云何。佛言。如提婆达比。若未出家受具足戒。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与出家受具足戒者。当灭摈。又问。恶心出佛身血者当云何。佛言。如提婆达比。若未出家受具足戒者。不得与出家受具足戒。若与出家受具足戒。应灭摈。尔时有一比丘。变为女形。诸比丘念言。应灭摈不。佛言。不应灭摈。听即以先受具足戒年岁和尚阿阇梨送置比丘尼众中。

尔时有一比丘尼。变为男子形。诸比丘尼念言。应灭摈不。佛言。不应灭摈。听即以先受戒年岁和尚阿阇梨当安置比丘众中。尔时有一比丘。变为男女二形。诸比丘念言。应灭摈不。佛言应灭摈。尔时有一比丘尼。变为男女二形。诸比丘尼念言。应灭摈不。佛言应灭摈。尔时有比丘。被贼截其男根并卵。诸比丘念言。应灭摈不。佛言。不应灭摈。尔时有比丘。为怨家截其男根及卵。诸比丘念言。应灭摈不。佛言。不应灭摈。尔时有比丘。为恶兽啮男根及卵。诸比丘念言。应灭摈不。佛言。不应灭摈。尔时有比丘。业报因缘男根自落。诸比丘念言。应灭摈不。佛言。不应灭摈。尔时有比丘。自截其男根。诸比丘念言。应灭摈不。佛言应灭摈。尔时有欲受具足者将出界外。诸比丘问。

汝是谁。不自称字。复问言。汝和尚是谁。复不称和尚名。教乞戒而不乞。诸比丘白佛。佛言。有三种人。名为不得受具足戒。不自称字。不肯称和尚名。教乞戒而不乞。是为三种人不得受具足戒。尔时有着白衣衣服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已即着入村中乞食

。诸居士见问言。汝是谁。答言。我是沙门释子。居士言。沙门释子不如是。佛言。不得着白衣衣服受具足戒。尔时复有着外道衣服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已入村乞食。诸居士见问言。汝是何等人。答言。我是沙门释子。居士言。沙门释子不如是。佛言。着外道衣服者。不应与受具足戒。尔时有着众庄严身具者。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已入村乞食。诸居士见问言。汝是何等人。答言。我是沙门释子。居士言。沙门释子不如是。佛言。

着众庄严身具者。不得与受具足戒。有三种人。不名为受具足戒。着俗服外道服众庄严身具。是谓三种人不成受具足戒。尔时有与眠人受具足戒。觉已还家。诸比丘言。止莫还家。汝已受具足戒。彼答言。我不受具足戒。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得授眠者具足戒。尔时有与醉者受具足戒。酒解已即还家。诸比丘言。汝已受具足戒。止莫还家。答言。我不受具足戒。佛言。不得授醉者具足戒。尔时有与狂者授具足戒。狂者得心已便还家。诸比丘言。汝止莫去。汝已受具足戒。答言。我不受具足戒。佛言。不得与狂者授具足戒。有三种人。不得受具足戒。眠醉狂。是谓三种不得授具足戒。尔时有裸形人受具足戒。后得衣服已还家。诸比丘言。汝已受具足戒。止莫还家。答言。我不受具足戒。

佛言。不得与裸形人受具足戒。尔时有与嗔恚人受具足戒。后嗔恚止还家。诸比丘语言。汝已受具足戒。莫还家。答言。我不受具足戒。佛言。不得与嗔恚者受具足戒。尔时有强授人具足戒。后便逃走还家。诸比丘言。汝已受具足戒。止莫还家。答言。我不受具足戒。佛言。不得强授人具足戒。有三种人。非受具足戒。裸形嗔恚强与受具足戒者。是谓三种人非受具足戒。如是截手。截脚。截手脚。或截耳或截鼻。或截耳鼻。或截男根。或截卵。或截男根卵。或截臂。或截肘。或截指。或常患疥疮。或死相现。或身瘿。或身如女身。或有名籍。或避官租赋。或痈疮。或身驳或尖头。或左臂坏。或右臂坏。或举齿。或虫身。或虫头。或头发痶痪。或曲指。或六指。或缦指。或有一卵。

或无卵。或癀或身内曲。或身外曲。或内外曲。或上气病。或瘊病。或吐沫病。或病。或诸苦恼。或男根病。或青眼。或黄眼。或赤眼。或烂眼。或有红眼。或黄赤色眼。或青翳眼。或黄翳眼。或白翳眼。或水精眼。或极深眼。或三角眼。或弥离眼。或大张眼。或凸眼。或一眼。或睐眼。或盲眼。或尖出眼。或斜眼。或嗔怒眼。或瞷眼。或眼有疮患。或身班。或身疥瘙。或身侵淫疮。或哑。或聋。或哑聋。或卷足指。或跛。或曳脚。或一手一脚一耳。或无手无脚无耳。或无发无毛。或无齿。或青发。黄发。白发。大长。大短。妇女蹲。天子。阿修罗子。揵闼婆子。或有象头。或有马头。或有骆驼头。或有牛头。或有驴头。或有猪头。或羖羊头。或有白羊头。

或有鹿头。或有蛇头。或有鱼头。或有鸟头。或有二头。或有三头。或有多头。一切青。一切黄。一切黑。一切赤。一切白。一切似猕猴色。或有风病。或有热病。或有痰癊病。或癖病。或有喉戾。或有兔缺。或无舌。或截舌。或不知好恶。或身前凸。或后凸。或前后凸。或虫病。或水病。或内病。或外病。或内外病。或有癖病。常卧不转病。或有常老极。或有干痟病。或有失威仪行下极一切污辱众僧。如此人不得度受具足戒。尔时有神足在虚空中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和尚在虚空中与下人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神足在虚空中足数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尔时有隐没不现者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和尚隐没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

足数比丘隐没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尔时离见闻处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和尚离见闻处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足数人离见闻处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尔时在界外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和尚在界外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足数人在界外受具足戒。佛言。不名受具足戒。时有不与沙弥戒便受具足戒。佛言。得受具足戒。众僧有犯。世尊有如是教。一切污辱众僧者不得受具足戒。时有欲受戒者。彼将至界外脱衣看。时受戒者惭耻。稽留受戒事。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世尊。世尊言。不得如是露形看而为授戒。自今已去。听问十三难事。然后授具足戒。白四羯磨当作如是问。汝不犯边罪。汝不犯比丘尼。汝非贼心入道。

汝非坏二道。汝非黄门。汝非杀父杀母。汝非杀阿罗汉。汝非破僧。汝不恶心出佛身血。汝非是非人。汝非畜生。汝非有二形耶。佛言。自今已去。听先问十三难事然后授具足戒。当作白四羯磨。如是授具足戒。尔时立欲受具足者。置眼见耳不闻处。时戒师当作白羯磨言。大德僧听。彼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时到僧忍听。某甲为教授师。白如是。时教授师。当往彼语言。此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钵。此衣钵是汝有不。彼答言是。应语言。善男子谛听。今是至诚时。我今当问。汝随我问答。若不实当言不实。若实当言实。汝字何等。和尚字谁。年满二十不。衣钵具足不。父母听汝不。汝非负债人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丈夫有如是病。癞痈疽白癞干痟颠狂病。

汝今有此诸病不。若无。答言无。应语言。如我今问汝。僧中亦当如是问。如汝向者答我。众僧中亦当如是答。彼教授师。如是问已。还来众僧中。如常威仪。相去舒手相及处立。当如是白。大德僧听。彼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已问竟听将来。白如是。彼唤言汝来。彼来已。当为捉衣钵。教礼僧足已。教在戒师前。右膝着地合掌。当教作如是语。大德僧听。我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从

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愿僧慈愍故拔济我。第二第三亦如是说。时戒师当作白羯磨。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众僧乞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若僧时到僧忍听。我问诸难事。白如是。善男子听。今是至诚时实语时。

我今问汝。汝当随实答我。汝字何等。和尚字谁。汝年满二十未。三衣钵具不。父母听汝不。汝不负债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丈夫有如是病。癞痈疽白癞干痟颠狂病。汝今有如是病无。若言无者。当作白四羯磨。应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僧乞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某甲自说清净无诸难事。年满二十三衣钵具。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为和尚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从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从僧乞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某甲。自说清净无诸难事。年满二十三衣钵具。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为和尚。谁诸长老忍。僧与某甲授具足戒。某甲为和尚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

僧已忍。与某甲受具足戒。某甲为和尚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有比丘。受具足戒已。众僧尽舍去。时所受具足戒人本二。去彼不远。即前问言。汝向者何所为。答言。我受具足戒。本二语言。汝今可共作如是如是事。可谓最后作如是如是事。时受具足者。即共行不净已。后还诣众中。诸比丘问。汝何故在后。彼即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诸比丘语言。汝速灭去失去。何用汝为。不应住此。其人言。我所作事不应尔耶。诸比丘报言。不应尔。其人语言。汝何不先语我。我当避之不作。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作羯磨已。当先说四波罗夷法。善男子听。如来至真等正觉说四波罗夷法。若比丘。犯一一法。非沙门非释种子。汝一切不得犯淫作不净行。

若比丘。犯不净行受淫欲法乃至畜生。非沙门非释种子。尔时世尊。与说譬喻。犹如有人截其头终不能还活。比丘亦如是。犯波罗夷法已。不能还成比丘行。汝是中尽形寿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一切不得盗。下至草叶。若比丘。盗人五钱若过五钱。若自取教人取。若自破教人破。若自斫教人斫。若烧若埋若坏色者。彼非沙门非释种子。譬如断多罗树心终不复更生长。比丘。犯波罗夷亦如是。终不还成比丘行。汝是中尽形寿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一切不得故断众生命。下至蚁子。若比丘。故自手断人命。求刀授与人。教死叹死。劝死。与人非药。若堕胎若厌祷杀。自作方便。若教人作。非沙门非释种子。譬喻者说言。犹如针鼻决不堪复用。比丘亦如是。比丘。犯波罗夷法。

不复成比丘行。汝是中尽形寿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一切不得妄语。乃至戏笑。若比丘。非真实。非已有。自说言。我得上人法。得禅。得解脱。得定。得四空定。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天来龙来鬼神来。彼非沙门非释种子。譬喻者说。譬如大石破为二分终不可还合。比丘亦如是。犯波罗夷法。不可还成比丘行。汝是中尽形寿不得作。能持不。能者答言能。善男子听。如来至真等正觉说四依法。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比丘。依粪扫衣。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尽形寿能持不。答言能。若得长利。檀越施衣。割坏衣得受。比丘依乞食。比丘依是得出家受具足。得成比丘法。是中尽形寿能持不。答言能。若得长利。若僧差食。

檀越送食。月八日食。十五日食。月初日食。若僧常食。檀越请。食得受。依树下坐。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是中尽形寿能持不。答言能。若得长利。若别房尖头屋。小房石室。两房一户。得受。依腐烂药。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是中尽形寿能持不。答言能。若得长利酥油生酥蜜石蜜得受。汝受戒已。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处所和尚如法。阿阇梨如法。众僧具足满。汝当善受教法。应当劝化作福治塔。供养佛法众僧和尚阿阇梨。若一切如法教不得违逆。应学问诵经勤求方便。于佛法中。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汝始发心出家。功不唐捐。果报不绝。余所未知。当问和尚阿阇梨。自今已去。令受具足者在前而去。尔时有比丘。众中被举已即休道。

后来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还出家。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当问彼人。汝自见罪不。若报言。我不见罪。不应与出家。若言我见罪与出家。与出家已。复当问言。汝见罪不。若言不见罪。不应与受具足戒。若言见罪。应与授具足戒与授具足戒已当语言。汝能忏悔不。若言不能忏悔。不得与解羯磨。若言能忏悔。当与解羯磨。与解羯磨已当语言。汝忏悔罪。若忏悔善。不者若僧得和合。更与作举。若僧不和合。与共住止。无犯。尔时舍利弗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年不满二十而受具足戒。当言是受具足人不。佛言。是受具足人。复问。所授具足人是善授不。佛言。是善授。作羯磨者。是善作羯磨不。佛言。善作羯磨。自制已后。如是受具足戒。

不名善受具足戒。复问。三语受具足戒。是受具足戒不。佛言。是受具足戒。所授具足戒者。是善授不。佛言。是善授。作羯磨者。是善作羯磨不。佛言。是善作羯磨。自制已后。如是受具足者。不名受具足戒。又问。不问十三难事。而受具足戒。当言是受具足戒不。佛言是善受具足戒。问言。所授具足者。为善授具足戒不。佛言。是善授具足戒。问言。作羯磨者是善作羯磨不。佛言。善作羯磨。自制后。如是受具足者。不

名受具足戒。尔时阿难。即从座起偏露右肩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若和尚。十三难事中有一一事。授弟子具足戒。当言善受具足不。佛言。善受具足戒。问言。所授具足人。名为善授具足戒不。佛言。是善授。作羯磨者善作羯磨不。佛言。是善作羯磨。

自制后。若如是授人具足戒。众僧有罪。尔时有从不持戒和尚受具足戒。后有疑。佛问言。汝知和尚不持戒不。答言不知。佛言。得名受具足戒。复有从不持戒和尚受具足戒。后有疑。佛问言。汝知和尚不持戒不。报言知。汝知不应从如此人受具足戒不。报言不知。佛言。此得受具足戒。尔时复有从不持戒和尚受具足戒后有疑。佛问言。汝知和尚不持戒不。答言知汝知如此人不应从受具足戒不。答言知。佛言。汝如从如此人受具足戒不得具足戒不。报言不知。佛言得名受具足戒。尔时有从不持戒和尚受具足戒。后有疑。佛问言。汝知和尚不持戒不答言知。佛言。汝知如此人不应从受具足戒。不答言知。佛问言。汝知从如此人受具足戒不成受具足戒不。答言知。佛言。不名受具足戒。

第二分说戒揵度法之一

尔时佛在罗阅城。时城中诸外道梵志。月三时集会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众人大集来往周旋。共为知友给与饮食。极相爱念经日供养。时瓶沙王在阁堂上。遥见大众往诣梵志聚会处。即便问左右人言。今此诸人。为欲何所至。答言。王今知之。此城中梵志。月三集会。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众人来往周旋。共为知友给与饮食极相爱念。是故众人往诣梵志聚集处。时瓶沙王。即下阁堂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今此罗阅城中诸梵志。月三时集会。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周旋往返共为知友给与饮食。善哉世尊。今敕诸比丘。令月三时集会。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亦当使众人周旋往来。共为知友给与饮食。我及群臣亦当来集。时世尊默然受王瓶沙语。王见世尊默然受语已。

即从座起头面礼足绕已而去。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今此罗阅城中诸梵志。月三时会。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共相往来周旋。共为知友给与饮食极相爱念。汝亦月三时会。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亦使众人来往周旋。共为知友给与饮食。瓶沙王及群臣亦当来集。答言如是世尊。时诸比丘受教已。月三时集。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时大众集周旋往来。共为知友给与饮食。王瓶沙。亦复将诸群臣大众来集。时诸比丘来集已。各各默然而坐。诸长者白诸比丘言。我等欲闻说法。诸比丘不敢说。以此事白佛。佛言。听汝等与说法。既听已。不知当说何法。佛言。自今已去。听说契经。时诸比丘。欲分别说义。当说义时。不具说文句。各自生疑。佛言。听说义不具说文句。时二比丘。

共一高座说法。佛言不应尔。二比丘同一高座说法共诤。佛言不应尔。彼相近敷高座说义。互求长短。佛言。不应尔。彼因说义共相逼切。佛言不应尔。时诸比丘二人。

共同声合呗。佛言。不应尔。时诸比丘。欲歌咏声说法。佛言听。时有一比丘。去世尊不远。极过差歌咏声说法。佛闻已即告此比丘。汝莫如是说法。汝当如如来处中说法。勿与凡世人同。欲说法者。当如舍利弗目揵连平等说法。勿与凡世人同说法。诸比丘。若过差歌咏声说法。有五过失。何等五。若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便自生贪着爱乐音声。是谓第一过失。复次若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其有闻者生贪着爱乐其声。是谓比丘第二过失复次若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其有闻者令其习学。是谓比丘第三过失。复次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

诸长者。闻皆共讥嫌言。我等所习歌咏声。比丘亦如是说法。便生慢心不恭敬。是谓比丘第四过失。复次若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若在寂静之处思惟。缘忆音声以乱禅定。是谓比丘第五过失。时诸比丘。欲夜集一处说法。佛言听说。诸比丘不知何日集。佛言。听十五日十四日十三日若十日若九日若八日若五日若三日若二日若日日说。若说法人少。应次第请说。彼不肯说。佛言不应尔。听应极少下至说一偈一偈者。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若不肯者。当如法治时诸比丘。夜集欲说法。时坐卑座有疑。佛言。若夜集说法者。座高卑无在。时诸比丘。夜集欲坐禅。佛言听。时诸比丘睡眠。佛言。比坐者当觉之。若手不相及者。当持户钥。若拂柄觉之。若与同意者。当持革屣掷之。

若犹故睡眠。当持禅杖觉之。中有得禅杖觉已呵不受。佛言不应尔。若呵不受者。当如法治。若复睡眠。佛言。听以水洒之。其中有得水洒者。若呵不受。亦当如法治。若故复睡眠。佛言当抆眼。若以水洗面。时诸比丘。犹故复睡眠。佛言。当自摘耳鼻。若摩额上。若复睡眠。当披张郁多罗僧以手摩扪其身。若当起出户外瞻视四方仰观星宿。若至经行处守摄诸根令心不散。尔时世尊。在闲静处思惟。作是念言。我与诸比丘结戒。说波罗提木叉。中有信心新受戒比丘。未得闻戒。不知当云何学戒。我今宁可听诸比丘集在一处说波罗提木叉戒。尔时世尊。从静处出。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告言。我向者在静处思惟。心念言。我与诸比丘结戒。及说波罗提木叉戒。有信心新受戒比丘。

未得闻戒。不知当云何学戒。复自念言。我今宁可听诸比丘集在一处说波罗提木叉。以是故。听诸比丘共集在一处说波罗提木叉戒。作如是说。诸大德。我今欲说波罗提木叉戒。汝等谛听。善心念之。若自知有犯者。即应自忏悔。不犯者默然。默然者。知诸大德清净。若有他问者。亦如是答。如是比丘。在众中乃至三问。忆念有罪不忏悔者。得故妄语罪故。妄语者。佛说障道法。若彼比丘。忆念有罪。欲求清净者应忏悔。忏悔得安乐。波罗提木叉者戒也。自摄持威仪住处行根面首集众善法三昧成就。我当说当结当发起演布开现反复分别。是故诸大德。我今当说戒。共集在一处者。同羯磨集在一

处。应与欲者受欲来。现前应呵者不呵。是故言应集在一处。谛听善心念者。端意专心听法故。

曰谛听善心念之。有犯者。所作犯事未忏悔。无犯者不犯。若犯已忏悔。若有他问亦如是答者。譬如一一比丘相问答故妄语。佛说障道法者。障何等道。障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相无愿。障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忏悔则安乐。得何等安乐。得初禅乃至四禅空无相无愿。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故曰忏悔则安乐。时诸比丘。欲歌咏声说戒。佛言。听歌咏声说戒。时诸比丘。日日说戒疲惓。佛言。不应日日说戒。自今已去。听布萨日说戒。时诸长者。问比丘言。今日是何日。比丘言。不知皆惭愧。时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当数日。既数日而多忘。佛言。当作数法。时诸比丘。以宝作数法。佛言不应尔。听以骨牙角若铜铁铅锡白镴石泥丸作。诸比丘患数法零落。

佛言。听作孔以绳缕贯。置僧常大食少食处。夜集处。说戒处。若置杙上。若龙牙杙上。若一日过。一时诸长者来问比丘言。今日是黑月是白月耶。诸比丘不知。皆怀惭愧。以此事往白佛。佛言。听作三十数法。十五属黑月。十五属白月。时诸比丘。用数法错乱。黑月数法堕白月数法中。白月数法堕黑月数法中。佛言。自今已去听黑月数法染使黑。白月数法染使白。若患数法相杂破坏者。佛言。听中间安隔。时诸比丘。欲十四日若十五日说戒。佛言。若王或改日。随王者法。时诸比丘。不知为今日说戒为明日说戒往白佛。佛言。听上座布萨日唱言今日众僧说戒。时诸比丘不知何时。佛言。听作时若量影时。若作破竹声。若打地声。若作烟。若吹贝。若打鼓。若打揵稚。若告语言。

诸大德。布萨说戒时到。时六群比丘。闻世尊听说戒。便于园中若别房中。与和尚阿阇梨。和同尚同阿阇梨。同意亲厚知识。别部说戒。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闻世尊听说戒。便自于园中。若别房中与和尚阿阇梨。若同和尚同阿阇梨。亲厚知识。别部说戒耶。尔时大迦宾瓶。在仙人住处黑石山侧。在静处思惟。而作是念。我今若往说戒若不往。我常第一清净。尔时世尊。知长老大迦宾瓶心中所念。譬如力士屈申臂顷。从耆阇崛山忽然不现。乃在仙人住处黑石山侧。在迦宾瓶前敷座而坐。时迦宾瓶。礼世尊足已在一面坐。时世尊知而故问。汝在此闲静处思惟。心作是念。我今若往说戒若不往。

我常第一清净。为尔已不答言尔。佛言。如是如是迦宾瓶。如汝所言。汝若往就说戒若不往。汝常第一清净。然迦宾瓶。说戒法当应恭敬尊重承事。若汝不恭敬布萨尊重承事者。谁当恭敬尊重承事。是故汝应往说戒。不应不往。应当步往。不应乘神足往。

我亦当往。尔时迦宾瓶。默然受佛教敕。时世尊以此因缘告迦宾瓶已。譬如力士屈申臂顷。没仙人住。处黑石山。还耆阇崛山。就座而坐。尔时诸比丘。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事白佛。佛具以上事为说已。佛告诸比丘。我听诸比丘。一住处和合说戒。汝等云何与和尚阿阇梨同和尚阿阇梨亲厚知识别部说戒。若一住处不和合说戒者。得突吉罗。自今已去。听集一处说戒。尔时诸比丘。

知世尊听一处说戒。或在仙人所住山黑石处相待。或在毗呵勒山七叶树窟相待。或在冢间相待。或在温泉水边相待。或在竹园迦兰陀所相待。或在耆阇崛山相待。或在大堂食堂经行堂河边树下生软草处。相待而疲惓。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随所住处人多少。共集一处说戒。诸比丘不知。当于何处说戒。佛言。听作说戒堂白二羯磨。作如是白。当称名处所大堂若阁上堂经行堂若河侧若树下若石侧若生草处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在某甲处作说戒堂。白如是。大德僧听。今众僧。在某甲处作说戒堂。谁诸长老忍。僧在某甲处作说戒堂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听在某甲处作说戒堂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尔时于耆阇崛山中先立说戒堂。

复欲于迦兰陀竹园立说戒堂。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解前说戒堂然后更结。白二羯磨解。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解某处说戒堂。白如是。大德僧听。今僧解某处说戒堂。谁诸长老忍僧解某处说戒堂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听解某处说戒堂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一住处。作二说戒堂。经营者二人共诤。二人各言。众僧应先于我堂说戒。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二人更互。从上座为始。尔时有住处。布萨日大众集。而说戒堂小。不相容受。诸比丘念言。世尊制戒。不结说戒堂。不得说戒。今当云何。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僧得自在。若结若不结得说戒。时上座比丘。先至说戒堂。

扫洒敷座。具净水瓶具洗足瓶。然灯具舍罗疲极。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年少比丘应作。年少比丘。于布萨日。应先至说戒堂中。扫洒敷座具。具净水瓶洗足瓶。然灯火具舍罗。若年少比丘不知者。上座当教。若上座不教者突吉罗。若不随上座教者亦突吉罗。时上座说戒竟。在后自收摄床座水瓶洗足瓶及灯火具舍罗复本处疲极。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说戒竟。年少比丘。应摄水瓶。洗足瓶。灯火及舍罗复本处。若年少不知上座当教上座不教者突吉罗。不随上座教者亦突吉罗。时六群比丘。于说戒日。与诸白衣言语问讯。作羯磨说戒说法。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此是上座应作。尔时有一住处。痴和先为上座。彼不能于说戒日与白衣言。

谈问讯作羯磨说戒说法。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听请能作者作。若上座不请能者突吉罗。若不受上座请突吉罗。时诸白衣问比丘。说戒时有几人。问已不知数有惭愧。诸比丘往白佛。佛言。听数比丘。虽数犹复忘。佛言。当具舍罗。彼以宝作。佛言。不得以宝作。当用骨牙若角铜铁白镴铅锡苇若竹若木。作患零落。佛言。当绳缠。虽缠犹故零落。佛言。当作函筒盛。彼用宝作筒。佛言。不应尔。当用骨牙角铜铁白镴铅锡苇竹木。若从筒中出佛言。当作盖彼用宝作盖。佛言。不应尔。当以骨牙角铜铁白镴铅锡苇竹木。不知安筒何处。佛言。安着绳床若木床下。若悬着杙上若龙牙杙上衣架上。尔时诸比丘。闻佛听诸比丘诣罗阅城说戒。在诸方闻者。来集说戒疲极。

时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随所住处。若村若邑境界处说戒。听结界白二羯磨。当作如是结唱界方相。若空处。若树下。若山若谷。若岩窟。若露地。若草藬处。若近园边。若冢间。若水涧。若石积所。若树杌。若荆棘边。若汪水。若渠侧。若池。若粪聚所。若村。若村界。彼称四方相已。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白。大德僧听。如所说界相。若僧时到僧忍听。于此一住处一说戒结界。白如是。大德僧听。如所说界相。僧今于此一住处一说戒结界。谁诸长老忍。僧于此一住处一说戒结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于此一住处。一说戒结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自今已去。听结界应如是结。当敷座当打揵稚。尽共集一处。不听受欲。

是中旧住比丘。应唱大界四方相。若东方有山称山有堑称堑。若村若城。若疆畔若园。若林若池。若树若石。若垣墙。若神祀舍。如东方相。余方亦尔。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如是白。大德僧听。此住处比丘。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于此四方相内结大界。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白如是。大德僧听。此住处比丘。唱四方大界相。僧今于此四方相内结大界。同一住处同一说戒。谁诸长老忍。僧于此四方相内结大界。同一住处同一说戒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于此四方相内。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结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有须四人众羯磨事起。五比丘众。十比丘众。二十比丘众羯磨事起。是中大众集会疲极。诸比丘白佛。佛言。听结戒场。

当如是结。白二羯磨称四方界相。若安杙若石若疆畔作齐限。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大德僧听。此住处比丘。称四方小界相。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于此四方小界相内结作戒场。白如是。大德僧听此住处比丘。称四方小界相。今僧于此四方小界相内结戒场。谁诸长老忍。僧于此四方相内结戒场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于此四方相内结戒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意有欲广作界者有欲狭作者。佛言。自今已去。若欲改作者先解前界然后欲广狭作从意当作白二羯磨解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

。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今此住处比丘。同一住处同一说戒。若僧时到僧忍听解界。白如是。大德僧听。此住处比丘。同一住处同一说戒今解界。谁诸长老忍。僧今同一住处同一说戒解界者默然。

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同一住处同一说戒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有厌离比丘。见阿兰若处有一好窟。自念言。我若得离衣宿者。可即于此窟住。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当结不失衣界。白二羯磨结。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住处同一住处同一说戒。若僧时到僧忍听结不失衣界。白如是。大德僧听。此住处同一住处同一说戒。今僧结不失衣界。谁诸长老忍。僧今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结不失衣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此住处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结不失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脱衣置白衣舍。当着脱衣时形露。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比丘结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

白二羯磨。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住处同一住处同一说戒。若僧时到僧忍听。结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白如是。大德僧听。此住处同一住处同一说戒。今僧结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谁诸长老忍僧于此住处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结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听。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结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二界相接。佛言。不应尔当作幖帜。彼二界共相错涉。佛言。不应尔。应留中间。彼诸比丘。先解大界。却解不失衣界。佛言。不应尔。先解不失衣界却解大界。时隔駃流河水外结不失衣界。诸比丘。往取衣为水所漂。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得隔駃流水外结不失衣界。

除常有桥者。

尔时有二住处。别利养别说戒。诸比丘。欲结共一说戒共一利养。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解界已然后结。白二羯磨如是解。彼此各自解界。应尽集一处。不得受欲。当唱界四方相。阿兰若处。树下空处。若山若谷。若岩窟露地。草蘧园林。冢间河侧。若石蘧若杌树。若荆棘若堑。若渠若池。若粪聚若村村界。唱界齐限处已。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如所说界相。若僧时到僧忍听。于此处彼处。结同一利养同一说戒。白如是。大德僧听。如所说界相。今僧于此处彼处。结同一说戒同一利养。谁诸长老忍。僧于此处彼处。结同一说戒同一利养。结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于此处彼处同一说戒同一利养结界竟。僧忍默然故。

是事如是持。尔时有二住处。别说戒别利养。时诸比丘。意欲同一处说戒别利养。佛言。自今已去。听解界已然后结。白二羯磨。彼此各自解应尽集一处。不得受欲。当唱界方相。若阿兰若空处。乃至村界如上。称二住处名。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

如是白。大德僧听。如所说界方相。若僧时到僧忍听。于此处结同一说戒别利养。白如是。大德僧听。如所说界方相。僧今于此处结同一说戒别利养。谁诸长老忍。僧于此界四方相内。结同一说戒别利养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于此界四方相内。结同一说戒别利养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有二住处。别说戒别利养。时诸比丘。欲得别说戒同一利养。欲守护住处故。佛言。听白二羯磨结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

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于此彼住处。结别说戒同一利养。为欲守护住处故。白如是。大德僧听。今僧于此彼住处。结别说戒同一利养。为守护住处故。谁诸长老忍。僧于此彼住处。结别说戒同一利养。为守护住处故。僧忍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于此彼住处。结别说戒同一利养。为守护住处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有二住处。同一说戒同一利养。时诸比丘。欲得别说戒别利养。佛言。自今已去。听集在一处解界已随彼所住处各自更结界。尔时有二住处相去远。同一说戒同一利养。若彼得少饮食供养具。持来至此。日时已过。若此得利养持至彼。日时已过。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得相去远处同一说戒同一利养。佛言。自今已去。听作如是语。若此处得少食饮供养。

即于此处分。若彼得少供养。即于彼处分。尔时布萨日。有众多比丘。于无村旷野中行。心自念言。世尊制法。当集一处和合说戒。我等当云何。以此事往白佛。佛言。比丘善听。若布萨日。于无村旷野中行。众僧应和合集在一处共说戒。若僧不得和合。随同和尚同阿阇梨善友知识。当下道集一处结小界说戒。白二羯磨当作如是结界。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如是白。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若僧时到僧忍听结小界。白如是。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结小界。谁诸长老忍。今有尔许比丘集结小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尔许比丘。集结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时比丘。结界不解而去。余者嫌责往白佛。佛言。不应不解而去。作白二羯磨解。众中当差堪能者。

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若僧时到僧忍听。解此处小界。白如是。大德僧听。今有尔许比丘集解此处小界。谁诸长老忍。僧解此处小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解此处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天暴雨。河水大涨。时诸比丘。隔河水结同一住处同一说戒。十五日欲往就彼说戒。而不能得渡。即不成就说戒。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不得合河水结同一说戒界。除有船桥梁。时有二住处。相去远结同一说戒。时诸比丘。十五日欲往相就说戒不能。即日达彼不成就说戒。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得住处相去远结同一说戒。若住处隔河水相去远。结同一住处同一

说戒者。诸比丘十五日说戒。应十四日先往。十四日说戒。十三日应先往。不得受欲。

尔时说戒日。住处有一比丘。入房闭户而眠。诸比丘说戒已。从座起而去。时眠者闻声即起。问诸比丘言。诸大德。欲何处去。不说戒耶。诸比丘报言。我等已说戒。即问。汝向者何处来耶。报言。我白日在自房闭户眠耳。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得于说戒日在房中眠。自今已去。比坐者当共相检校知有来者不来者。自今已去。听先白然后说戒。作如是白。大德僧听。今十五日众僧说戒。若僧时到僧忍听和合说戒。白如是。作如是白已。然后说戒。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六 第二分说戒揵度法之二

尔时说戒日。有一比丘住处。心自念言。佛制戒应和合集一处说戒。我今当云何。即语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说戒日。有一比丘住者。彼比丘。应诣说戒堂扫洒令净。敷座具具澡水瓶洗足瓶。然灯火具舍罗。若有客比丘来。若四若过四。应先白已然后说戒。若有三人各各相向说。今僧十五日说戒。我某甲清净。如是三说。若有二人。亦相向说。今僧十五日说戒。我某甲清净。如是三说。若有一人。应心念口言。今日众僧十五日说戒。我某甲清净。如是三说。若三人不得受第四人欲清净白说戒。二人不得受第三人欲清净。应各各三语说。若一人不得受第二人欲清净。应心念三说。时六群比丘。非法别众羯磨说戒。非法和合众法别众羯磨说戒。尔时诸比丘往白世尊。

世尊言。不得非法别众羯磨说戒。非法和合众。不得法别众羯磨说戒。说戒有四种。时诸比丘。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众。法别众。法和合众。羯磨说戒。若彼比丘。非法别众羯磨说戒者。彼不成说戒。若非法和合众法别众羯磨说戒者。不成说戒。法和合众羯磨说戒者。此名为说戒。应如是说戒。是我所教法。时说戒日。众僧集有僧事。世尊告。诸比丘寂静今僧有事。有异比丘白佛言。大德。有病比丘不来。佛言。自今已去听与欲。受欲人当往受欲来。彼应如是与欲。若言与汝欲成与欲。若言我说欲成与欲。若言为我说欲成与欲。若现身相与欲成与欲。若言广说与欲成与欲。若不现身相。不口说欲者。不成与欲。当更与欲。若受欲比丘。往病比丘所受欲。受欲已便命过。若余处行。

若罢道。若入外道众。若入别部众。若至戒场上。若明相出。若自言犯边罪。若犯比丘尼。若贼心作沙门。若破二道。若黄门。若杀父母。若杀阿罗汉。若斗乱众僧。若恶心出佛身血。若非人。若畜生。若二形。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神足在空。若离见闻处。不成与欲。应更与余者欲。若至中道。若至僧中。亦如是。若受欲人。若睡若入定或忘。若不故作如是。名为成与欲。若故不说者突吉罗。若能如是者善。若不

能如是者。彼比丘。应扶将病比丘。若床若绳床。上舁来至僧中。若虑此病比丘。或能动病或能死。一切众僧。应往病比丘所。围绕与作羯磨。若病者众多。能集一处者善。若不能者。诸比丘当出界外作羯磨。更无方便得别众作羯磨。尔时说戒日。众僧集一处欲说戒。

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寂静今欲说戒。时有异比丘白世尊言。今有病比丘不来。佛言。自今已去听与清净。听比丘往受清净。彼应如是与。若说清净成与清净。若乃至广说与清净。如上与欲法。成与清净。若不动身不口言清净。不成与清净。亦如上与欲法。当更与清净。若受清净人。到病比丘所。受清净已便命终。若余道行。若休道。若入外道众。若入别部众。或至戒场上。若明相出。若自言犯边罪。若犯比丘尼。若贼心作沙门。若破二道。若黄门。若杀母杀父。若杀阿罗汉。若斗乱众僧。若恶心出佛身血。若非人。若畜生。若二形。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神足在空。若离见闻处。不成与清净。当更与余者。如是若至中道。若至众中。亦如是。受清净人。若眠若入定若忘。

若不故作如是。成与清净。若故不说者突吉罗。若能如是者善。不能如是者。当扶病人。若床若绳床若舆上。舁来至僧中。时诸比丘作是念。若舁病比丘来。恐病增动。或不至便命终者。我等当往就与作羯磨说戒。若有众多病者集一处善。若不得集。诸比丘应出界外作羯磨说戒。若不出界外。不得别众作羯磨说戒。更无有方便得别众作羯磨说戒。尔时六群比丘。与欲不与清净。僧中有事起。不得说戒。时持欲来。比丘言。我持欲来。不得清净。而稽留羯磨说戒。诸比丘皆疲惓。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与欲时应与清净。应如是言。我与汝欲清净。时六群比丘称事言。我以此事与汝欲及清净。僧中有余事起。时持欲比丘言。我持某事欲清净来。不持余事欲清净来。以此事故有稽留。

诸比丘皆疲惓。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称事与欲清净。听如法僧事与欲清净。时受欲清净比丘。或命终。或休道。或入外道众。或入别部众。或至戒场上。若明相出。诸比丘念言。为失与欲清净不。佛言失。时受欲清净比丘。遇道路隔塞。有贼难。有恶兽难。若河水大涨不得至。便从界外来至僧中。与欲清净。诸比丘念言。为失与欲清净不。佛言不失。自今已去。听与欲清净比丘。若命难梵行难。若界内不得至僧中。听从界外来至僧中与欲清净。如是不失与欲清净。是我所说。时诸比丘。受一人与欲清净已疑。不受二人欲清净。佛言听受。彼受二人欲清净已复疑。不受三人欲清净。佛言听受。彼受三人欲清净疑。不受四人欲清净。佛言听受。佛言。若能尽记识字者。随能忆多少受。

若不能忆字者。当称姓。不能记识姓者。当称相貌。若不能记相貌。但言众多比丘如法僧事与欲清净。时说戒日。一处有大众来集说戒者。声音小大众不悉闻。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当在众中立说戒。犹故不闻。应在众中敷高座极令高好座上说戒。犹故不闻。应作转轮高座平立手及在上座说戒。诵时若忘误。次座比丘当授语。若故忘者。次第二比丘当代说。即以次说不得重说。尔时持欲清净比丘。有事起。或有僧事佛事法事病比丘事。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转授欲清净。与余比丘。当作如是言。我与众多比丘受欲清净。彼及我身如法僧事与欲清净。时六群比丘。汝和尚阿阇梨及字。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不得汝和尚阿阇梨称字。

时诸比丘相问。汝和尚阿阇梨字何等。疑不敢称字。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若有问者。听称和尚阿阇梨字。若比丘。行波利婆沙本日治若摩那埵阿浮呵那时。若羯磨若立制时。若受戒时。若差人时。若解时。应称和尚阿阇梨字。时比丘。有事因缘应称字。疑不敢称和尚阿阇梨名字。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有事因缘。听称和尚阿阇梨字。若比丘。为事故与欲清净。与欲已事休。便生疑不敢就说戒处。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若事休应往。若不往当如法治。时六群比丘作如是念。不往说戒处。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遮我说戒。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尔。彼复作如是念。我不往说戒处。恐为我亲厚知识作羯磨若遮说戒。佛言。不应尔。彼复作如是念。我往说戒处不坐。

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说戒。佛言不应尔。若为亲厚知识往说戒处不坐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说戒日众僧大集欲说戒。时闻有贼来皆恐怖。从座起去不成说戒。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八难事起若有余缘听略说戒。八难者。若王若贼若火若水若病若人若非人若恶虫。余事缘者。若有大众集床座少若众多病。听略说戒。若有大众集座上覆盖不周或天雨。听略说戒。若布萨多夜已久。或斗诤事。或论阿毗昙毗尼或说法夜已久。自今已去。听一切众未起明相未出应作羯磨说戒。更无方便可得宿受欲清净羯磨说戒。彼比丘作是念。今以此难因缘听略说戒。难来犹远未至。我等可得广说戒。时彼比丘。应广说戒。不广说者如法治。时彼比丘作是念。此难事近。我曹不得广说戒。

可说至九十事。彼比丘应说至九十事。若不说者当如法治。时诸比丘作是念。此难事近。我等不得广说至九十事。可说至三十事。应广说至三十事。不说者当如法治。时诸比丘作是念。此难事近。我等不得广说至三十事。可说至二不定法。比丘应说至二不定法。若不说者当如法治。时诸比丘作是念。难事近。我等不得广说至二不定法。可说十三事。彼应说至十三事。若不说者当如法治。彼诸比丘作是念。此难事近。不得广说

至十三事。可说四事。彼比丘应说四事。若不说者如法治。彼比丘作是念。此难事近。我等不得说四事。可说戒序。彼应说戒序。若不说者如法治。时诸比丘作是念。此难事近。我等不得说戒序。诸比丘。以此难事因缘。应即从座起去。有五种说戒。说序已。

余者应言僧常闻。若说序四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若说序四事十三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若说序四事十三事二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广说第五。是谓说戒五种。复有五事。说序四事。余者应言僧常闻。说序四事十三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说序四事十三事二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说序四事十三事二事三十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广说第五。复有五事。说序四事十三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说序四事十三事二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说序四事十三事二事三十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说序四事十三事二事三十事九十事已。余者应言僧常闻。广说第五。是谓说戒五种。

尔时世尊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有一比丘。名那那由。心乱狂痴。或时忆说戒。或不忆说戒。或时来。或不来。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与那那由比丘。作心乱狂痴白二羯磨。作如是与。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那那由比丘。心乱狂痴。或忆说戒或不忆说戒。或来或不来。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此比丘作心乱狂痴羯磨。若忆若不忆。若来若不来。僧作羯磨说戒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那那由比丘心乱狂痴。或忆说戒或不忆。或来或不来。今僧与那那由比丘作心乱狂痴羯磨。若忆若不忆。或来或不来。作羯磨说戒。谁诸长老忍。与此那那由比丘作狂痴心乱。忆不忆或来或不来作羯磨说戒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那那由比丘作狂痴心乱。

忆不忆来不来作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三种狂痴。一者说戒时忆不忆来不来。二者或有狂痴忆说戒而来。三者或有狂痴不忆说戒不来。是谓三种狂痴。是中有忆说戒不忆说戒。有来不来。如是比丘者。众僧应与作痴狂羯磨。彼忆说戒而来者。众僧不应与作痴狂羯磨。彼狂痴不忆说戒亦不来者。不应与作痴狂羯磨。彼比丘与作羯磨已。后狂痴病止作是念言。我今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狂者。与作羯磨已。后狂痴病止。应与作白二羯磨解。应作如是解。那那由比丘。应往众僧中偏露右臂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大德僧听。我那那由比丘。先得狂痴病。说戒时。或忆或不忆。或来或不来。众僧与我作狂痴病羯磨。作已还得止。今求解狂痴羯磨。

如是三说。众中当差堪能作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那那由比丘。先得狂痴病。彼说戒时。或忆或不忆。或来或不来。众僧与作狂痴羯磨。与作已狂痴病还得止。今求解狂痴病羯磨。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与解狂痴病羯磨。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那那由比丘。先得狂痴病。说戒时。或忆或不忆。或来或不来。众僧与作狂痴病羯磨

。与作已狂痴病还得止。今求众僧解狂痴病羯磨。谁诸长老忍。听与那那由比丘解狂痴病羯磨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那那由比丘解狂痴病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各心念言。与狂痴病者作羯磨已。后还得止得解狂痴羯磨。若复更狂痴。后得与作羯磨不。佛言。自今已去。随狂痴病时。与作羯磨。狂止还解。尔时世尊。

在瞻婆国伽伽河侧。十五日说戒时。世尊露地坐。众僧前后围绕。时阿难。初夜过中夜初。从座起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初夜已过。愿世尊说戒。世尊默然。阿难见世尊默然还就座。阿难。初夜中夜过已。从座起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初夜中夜已过。愿世尊说戒。世尊默然。阿难见世尊默然还就座。阿难。初夜过中夜过后夜已过明相出众鸟鸣。阿难。从坐起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初中后夜已过。明相已出众鸟鸣。众僧坐久。愿世尊说戒。佛告阿难。众中有不净者。若众中有不净者。欲令如来于中说戒者。无此理也。时阿难默然还坐。时尊者大目连作是念。今众中何者不净。如来乃说言。众中有不净者。而于中说戒。无此理耶。

时目连。即观众人心。见有不净人。去如来不远坐。既非沙门而称沙门。非梵行而言梵行。犯戒恶法不净污秽。邪见覆藏恶业内怀腐烂犹如空树。见已念言。佛正为此人故。语阿难言。众中有不净。如来于中说戒者。终无此理。时目连。即往其人所语言。汝起。如来已见汝已知汝。速起去。不须住此。时目连。捉手牵出门外已。还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佛言。众僧已清净。愿世尊说戒。佛语目连。汝今不应为。后亦不应为。目连。自今已去。听作自言治。若不自言不应治。自今已去。汝等自作羯磨说戒。

佛告目连。此如来最后说戒。何以故。有犯者。不得与说戒。有犯者。不得闻说戒。不得向犯戒者解罪。有罪者。不得受他解罪。佛告目连。海水有八奇特法。所以阿修罗娱乐住者。以此八事故。何等为八。诸一切众流皆往投之。是谓一奇特。阿修罗所娱乐。复次目连。海水常住不失潮法。是谓目连海水二奇特。阿修罗所娱乐。复次目连。今五大河。恒河阎摩那萨罗阿夷罗婆提摩河。皆投于海。而失本名。名之为海。是谓目连海水三奇特。阿修罗所娱乐。复次目连。此五大河及天雨。尽归于海。而海水无有增减。是谓目连海水四奇特。阿修罗所娱乐。复次目连。海水尽碱同为一味。是谓目连海水五奇特。阿修罗所娱乐。复次目连。海水不受死尸。设有死尸。风飘出置岸上。

是谓目连海水六奇特。阿修罗所娱乐。复次目连。海水多出珍奇异宝。陆地所无有尽出于海。所谓宝者。金银真珠琉璃珊瑚车磲马瑙。是谓目连海水七奇特。阿修罗所娱乐。复次目连。大海水大形者所居处。所谓大形者。身有长百由旬二百由旬三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是谓目连海水八奇特。阿修罗所娱乐。是谓目连大海水有八奇特。阿修罗

所娱乐。如是目连。我法中亦有八奇特。使诸弟子见已于中而自娱乐。何等为八。如彼大海水一切众流皆往投之。如是目连。我诸弟子渐次学戒。皆归我法。于中学诸善法。是谓目连我法中一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目连。犹如大海常住不失潮法。我诸弟子住于戒中。乃至于死终不犯戒。是谓于我法中二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

目连。犹如五大河尽归于海。失于本名名之为海。如是目连。于我法中。四种姓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以信坚固从家舍家学道。灭本名皆称为沙门释子。是谓目连。于我法中三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目连。犹如五大河及天雨皆归于海。而海水无有增减。如是目连。于我法中诸族姓子。以信坚固从家舍家学道。入无余涅槃界。而无余涅槃界无增无减。是谓目连于我法中四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犹如目连。大海水碱同一味于我法中同一解脱味。是谓目连于我法中五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目连犹如大海不受死尸设有死尸大风飘置岸上。于我法中亦复如是。不受死尸。所谓死尸者。非沙门自称为沙门。非梵行自称为梵行。犯戒恶法不净污秽邪见覆障善业。

内怀腐烂如空中树。虽在众中坐。常离众僧远众僧。亦离彼远。是谓目连于我法中六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犹如目连大海水中多出珍奇异宝陆地所无有。所谓珍宝者。金银真珠琉璃珊瑚车碟马瑙。于我法中亦多出珍宝。所谓珍宝者。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正道。是谓目连于我法中七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犹如目连大海水大形所居处。所谓大形者。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如是目连。于我法中亦受大形所谓大形者。众僧中向须陀洹得须陀洹果乃至向阿罗汉得阿罗汉果是谓目连于我法中八奇特。令诸弟子见已而自娱乐。尔时说戒日。众多痴比丘。集一处住语上座言说戒。答言。我先不诵戒。次语中座下座说戒。皆言不诵即不成说戒。尔时诸比丘。

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众多痴比丘。不应共集一处。既不知戒。复不知说戒。不知布萨。不知布萨羯磨。自今已去。制五岁比丘诵戒羯磨。若不诵戒羯磨者如法治。尔时有众多痴比丘。共集一处住。语上座言说戒。报言。我等先诵。今者悉忘。次问中座下座。皆言先诵。今者悉忘。即不成说戒。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众多痴比丘。不应集在一处。既不知戒。复不知说戒。不知布萨。不知布萨羯磨。自今已去。制五岁比丘。当诵戒诵羯磨使利。若不者如法治。自今已去。听依能诵戒比丘夏安居。尔时有比丘。依诵戒者夏安居。诵戒者安居中命终。诸比丘念言我等当云何。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有比丘。依诵戒比丘夏安居。安居中诵戒者命终。

若远行若休道。若至外道众。若至别部众中。若犯边罪。若犯比丘尼。若贼心作沙门。若坏二道。若黄门或杀父母。或杀阿罗汉。或斗乱众僧。或恶心出佛身血。若非人

。若畜生。若二形。若后安居未至。当诣比近处结后安居。若不者当请比近能诵戒者来过安居若已结后安居诸比丘。应诣比近处。有学诵序者若诵四事者。若十三事者。若二不定者。若三十事者。若九十事者。若诵余残法者。彼各诵所得已。还至本住处教一人使诵。若一人不能尽诵者。随先所诵得。各次第诵不得重诵。若尔者善。不者但说法诵经已。从坐起而去。尔时难陀。有弟子聪明。善能营事。时跋难陀语言。汝与我人间游行。其人报言。小留待我。往问和尚还。即往难陀所白言。听我与跋难陀人间游行。

难陀报言。随汝意。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难陀。汝云何听弟子随跋难陀人间游行耶。此人痴。不知戒不知说戒。不知布萨不知布萨羯磨。尔时诸比丘。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事具白佛。佛尔时以此事集比丘僧。知而故问难陀言。汝实遣弟子与跋难陀人间游行耶。跋难陀痴人。不知戒不知说戒。不知布萨不知布萨羯磨。答言如是。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难陀。汝遣弟子。与跋难陀人间游行。痴人。既不知戒不知说戒。不知布萨。不知布萨羯磨。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难陀已告诸比丘。汝等善听。若有弟子。辞和尚师方面远行。和尚当问弟子。汝为何事行。

同伴是谁。为诣何处。若所营事非若同伴非其人及所诣处非者。当遮令莫去。若所营事非。所诣处亦非。同伴虽好。亦当遮令莫去。若所营事非。所诣处好。同伴不善亦当遮令莫去。若所营事非。所诣处好。同伴善。亦当遮令莫去。若所营事好。所诣处不好。同伴亦不善。当遮令莫去。所营事好。所诣处好。同伴不好。亦遮令莫去。若所营事好。所诣处好。同伴亦好。当听令去。尔时有一住处。众多痴比丘共集一处。时尊者优波离。为客来至此众中。而诸痴比丘。都不瞻视迎逆承事。优波离以不瞻视迎逆承事。即于其日离彼处去。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善听。若有住处。有众多痴比丘共集一处。若有客比丘来至。能说法持律持摩夷能说契经义。诸比丘闻。当往至半由旬。

迎逆承事瞻视安处浴洗给其所须饮食。若不尔者当如法治。尔时有住处。一比丘当说戒日犯罪。心自念言。世尊制戒。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戒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悔。我今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说戒日。有比丘犯罪自念言。世尊制戒。若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悔。彼比丘当诣清净比丘所。偏露右臂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若上座应礼足自称所犯名字。口作是说。大德忆念。我某甲比丘。犯某甲罪。今向大德忏悔。不敢覆藏。忏悔则安乐。不忏悔不安乐。忆念犯发露。知而不覆藏。愿长老忆我清净戒身具足清净布萨。如是三说彼应语言。汝当生厌离心。彼当报言尔。作如是已。得听说

戒。

尔时说戒日。有一比丘。于犯中生疑。彼自念言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从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悔。我今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说戒日。若比丘于犯有疑者。自念言。世尊制戒。若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彼比丘当诣清净比丘中。偏露右臂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若上座礼足已称所犯名字。口作是言。我某甲于所犯罪生疑。今向大德自说。须后无疑时当如法忏悔。如是已得闻戒。尔时说戒日。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当欲说戒时。有比丘犯罪彼即作是念。世尊制戒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我今当云何。语彼说戒人言。小止莫说戒。我犯某甲罪。

我欲从长老忏悔。作是语顷。举众闹乱。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有异处。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当说戒时。有比丘犯罪彼比丘。若有人举若不举。若作忆念不作忆念。其人自忆罪而发露自知有是罪。彼比丘当语边人言。我犯某甲罪。今向长老忏悔。复作是念。设语傍人者。恐闹乱众僧。不成说戒彼比丘当心念。须罢坐已。当如法忏。作如是已。得听说戒。尔时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当说戒时。有比丘于罪有疑。彼作是念言。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悔。我今当云何。即语彼说戒人言汝小止。我疑某甲罪欲向长老说。作是语已。举众闹乱。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

当说戒时。有比丘于罪有疑。而彼比丘。有举有不举。有作忆念不作忆念。彼自忆过。当语比座言。我于罪有疑。今向长老说。须罢座已无疑时。当如法忏悔。若复作是念。我向比座语。恐众僧闹乱。不成说戒。彼应心念。须座罢已无疑时如法忏悔。作如是者。得闻说戒。尔时当说戒日。有异住处。一切僧尽有犯。皆自念言。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从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有异住处一切僧尽犯。皆自念言。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从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若有客比丘来。清净无犯当往彼所。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若上座礼足已。口自称所犯戒名。

作是言。我某甲犯某甲罪。今向大德说。彼当语言。生厌离心。此报言尔。若无客比丘来者。即当差二三人诣比近清净比丘众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自称所犯戒名。口作是言。我犯某甲罪。今向诸大德说。彼当语言。汝生厌离心。报言尔。此比丘当还来至所住处。所住处诸比丘当向此比丘说犯作如是已当说戒。尔时有一异住处。一切僧于罪有疑。各作是念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从犯者忏

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异住处一切僧于罪有疑。各作是念。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从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若有客比丘来。清净无犯当往诣彼所。偏露右肩脱革屣。

若上座礼足已。右膝着地合掌自称所犯戒名口作是语。我于某罪生疑。今向大德说。须后无疑时。当如法忏悔。若无有客比丘者。当遣二三比丘诣比近清净比丘众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若上座礼足已。自称所犯戒名。口作是语。我于某罪生疑。今向大德说。须后无疑时。当如法忏悔。彼比丘当还本住处。诸比丘当向此比丘说犯戒名。作如是已。然后说戒。尔时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当说戒时。一切众僧尽犯罪。各作是念。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比丘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悔。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当说戒时。一切众僧尽犯罪。彼各各作是念。世尊制戒。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

不得向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彼比丘白已当忏悔。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一切众僧犯罪。若僧时到僧忍听。此一切僧忏悔。白如是。作是白已。然后说戒。尔时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当说戒时。一切众僧于罪有疑。彼各作是念。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悔。我等当云何。即语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众僧集在一处欲说戒。当说戒时。一切僧于罪有疑。各念言。世尊制戒。有犯者。不得说戒。不得闻戒。不得向犯者忏悔。犯者不得受他忏。彼一切僧。作白已应说其罪。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一切僧。于罪有疑。若僧时到僧忍听。此众僧自说罪。白如是。作如是白已。然后得说戒。尔时说戒日。

一切僧尽犯罪。然不识所犯罪名不识罪相。诸比丘作是念。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说戒日一切僧尽犯罪。而不识罪名不识罪相。若有客比丘来。持法持律持摩夷者。当往彼所。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言。大德若有比丘。作如是如是罪者犯何等。彼持律报言。犯如是如是罪。客比丘知彼比丘易教授者。将在屏处。令余比丘眼见耳不闻处立。教令如法忏悔。忏悔已还至彼比丘所作是言。此比丘所犯罪者。今已忏悔。余比丘信如是比丘忏悔者善。若不信忏悔者。余比丘。不得强逼令忏悔。尔时说戒。日有客比丘至彼客比丘十四日说戒。旧比丘十五日说戒。诸比丘不知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有住处。

说戒日有客比丘来少。客比丘十四日。旧比丘十五日。客比丘少当从旧比丘。若不者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说戒日有客比丘来。与旧比丘等。客比丘十四日说戒。旧比丘十五日。客比丘等应从旧比丘。若不从当如法治。若说戒日有客比丘来多客比丘十四日

说戒。旧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少应从客比丘求和合。若彼与和合者善。若不与和合旧比丘。应出界外说戒时说戒日。有异住处。客比丘来少。客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十四日。客比丘少应从旧比丘求和合。若与和合者善。若不与和合。客比丘应出界外说戒。时说戒日。有异住处。客比丘来与旧比丘等。客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十四日。应从旧比丘求和合。若与和合者善。若不与和合。客比丘应出界外说戒。时说戒日。有异住处。客比丘来多。

客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十四日。旧比丘少。应从客比丘求和合。若从者善。若不从如法治。当说戒日。客比丘来少。客比丘十六日。旧比丘十五日。亦如是。时说戒日有住处。旧比丘。集欲说戒说戒时客比丘来少。彼作如是念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说戒日。有住处旧比丘集欲说戒说戒时客比丘来少。旧比丘若已说戒序竟。客比丘当告清净余者当次第听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客比丘来少。当告清净。不告者如法治。尔时说戒日。旧比丘欲说戒。客比丘来等。旧比丘当更与说戒。不说者如法治。若说戒竟。若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客比丘来等。旧比丘当更与说戒。不者应如法治。尔时说戒日。有一住处。旧比丘集欲说戒。

时有客比丘来多。旧比丘应更与说戒不者如法治。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客比丘来多。旧比丘应更与说戒。不者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说戒日客比丘坐欲说戒。旧比丘来少。客比丘若已说戒序竟。当告清净。余者当次第听。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少。当告清净。不者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说戒日客比丘坐欲说戒。旧比丘来等。客比丘应更与说戒。不者如法治。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等。客比丘应更与说戒。不者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说戒日客比丘坐欲说戒。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与说戒不者如法治。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与说戒。不者如法治。

旧比丘说戒。旧比丘来亦如是。客比丘说戒。客比丘来亦如是。尔时有异住处。说戒日有客比丘来。知旧比丘未来。我等若有四人若过四人。可作羯磨共说戒。即便作羯磨共说戒。作羯磨说戒时旧比丘来。客比丘作是念。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说戒日。有住处。有客比丘来。知有旧比丘未来。我等若有四人若过四人。可作羯磨共说戒。彼人即共作羯磨说戒。作羯磨说戒时。旧比丘来少。若已说戒序。当语清净。余者当次第听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少。当告清净。不者如法治。时有住处。说戒日有客比丘来至。知有旧比丘未来。我等有四人若过四人。可作羯磨说戒。即作羯磨说戒。作羯磨说戒时。旧比丘来等。

客比丘应更说戒。若不者如法治。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等。客比丘应更说戒。不者当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说戒日有客比丘来。知有旧比丘未来。我等有四人若过四人。可作羯磨说戒。即作羯磨说戒作羯磨说戒时。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说戒。若不者如法治。若说戒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说戒。不者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说戒日旧比丘来。知客比丘未来。若少若等若多亦如是。客比丘说戒客比丘来亦如是。旧比丘说戒。旧比丘来亦如是。或言应说戒。或言不应说戒。若不来者失去灭去。欲作种种方便破坏他便作羯磨说戒彼作羯磨羯磨不成。得偷兰遮。尔时说戒日。有客比丘来。见旧比丘住处房舍。旧比丘相敷绳床木床座具毡褥枕具洗足石净水净水瓶。

见相已不求。便作羯磨说戒。作羯磨说戒时。旧比丘来。客比丘作是念。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一住处说戒日。有客比丘来。见旧比丘相敷绳床木床敷具毡褥枕具洗足石净水净水瓶。见有相不求。便作羯磨说戒。若作不成羯磨说戒有罪。见相便求求而不得即应唤。若不唤便作羯磨说戒。不成羯磨说戒有罪。见相便求。求而不得。求既不得。便言灭去失去。作种种方便。欲使他破坏。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犯偷兰遮。见相便求。求而不得。不得便唤。唤已作羯磨说戒。彼比丘羯磨不成不犯。见相便求。求而得之。和合作羯磨说戒。成羯磨说戒无犯。见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旧比丘来。见客比丘相。见衣钵针筒尼师坛洗脚处。

见已不求。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有罪。若见相便求。求而不得即应唤。若不唤便作羯磨说戒。不成羯磨说戒有罪。见相便求。求而不得。便言失去灭去。种种方便欲使他破坏。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犯偷兰遮见相便求。求而不得。不得便唤。唤已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不犯。见相便求。求而得和合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无罪。见疑亦如是。尔时说戒日。有一异住处。客比丘来。闻旧比丘声经行声謦欬声。闻诵经声。闻说法声闻已不求。便作羯磨说戒。作羯磨说戒时。旧比丘来。彼不知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说戒日。有一住处。客比丘来。闻旧比丘声经行声謦欬声诵经声说法声。闻已不求。便作羯磨说戒。

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得罪。若闻已求。求已不得不唤。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得罪。若闻已求。求已不得。不得而复不唤。既不唤便言。失去灭去。种种方便欲使他破坏。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得偷兰遮。闻已求。求已不得。不得便唤。唤已作羯磨说戒。彼比丘羯磨不成无罪。闻已求。求已得。得已和合共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无罪。若闻疑亦如是。时有一住处。说戒日旧比丘来。闻客比

丘声经行声謦欬声诵经声说法声抖擞衣声。闻已不求。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有罪。闻已求。求已不得。不得已不唤。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有罪。闻已求。求而不得。不得已不唤。不唤已便言。失去灭去。种种方便欲使他破坏。

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得偷兰遮。闻已求。求已不得。不得已便唤。唤已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无罪闻已求。求已得。得已和合共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无罪。闻疑亦如是。尔时有一异住处。说戒日客比丘来。见旧比丘在界场上。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说戒。诸比丘作是念。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有异住处。说戒日客比丘来。见旧比丘在界场上。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有罪。若见已便求。求不得不唤。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有罪。见已求。求已唤。唤已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无罪。见疑亦如是。尔时有异住处。说戒日旧比丘来。见客比丘在界场上。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说戒。

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有罪。若见已便求。求已不得。而不唤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有罪。见已求求已唤。唤已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无罪。见疑亦如是。尔时有异住处。说戒日客比丘来。闻旧比丘在界场上。闻已不求。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有罪。闻已求。求已不唤。不唤已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有罪。闻已求。求已唤。唤已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无罪。闻疑亦如是。旧比丘来。闻客比丘在界场上亦如是。闻疑亦如是。尔时有一异住处。说戒日客比丘来。见旧比丘在界内。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说戒。作羯磨说戒时。旧比丘来。彼作是念。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若有一异住处。说戒日客比丘来。

见旧比丘在界内。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说戒。彼比丘不成羯磨说戒有罪。见而求。求而不唤。便作羯磨说戒。不成羯磨说戒有罪。见便求。求已唤唤已和合作羯磨说戒。彼比丘成羯磨说戒无罪。见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说戒日有旧比丘来。见客比丘在界内亦如是。见疑亦如是。客比丘闻旧比丘在界内亦如是。闻疑亦如是。旧比丘闻客比丘在界内亦如是。闻疑亦如是。时六群比丘作如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恐余比丘为我等作羯磨若遮说戒。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恐余比丘为我等作羯磨若遮说戒。彼比丘作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恐余比丘为我等作羯磨若遮说戒。佛言。不应作如是念。

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恐余比丘为我等作羯磨若遮说戒。彼比丘作是念。我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若往比丘界场上。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说戒。佛言。不应作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若往比

丘界场上。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说戒。若无僧共去。若无难事去者。突吉罗。从有比丘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无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亦如是。若为亲厚知识亦如是。时六群比丘尼作如是念。往寺内遮余比丘言勿为六群比丘作羯磨遮说戒。

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比丘尼不应作如是念。往寺内遮余比丘言。勿为六群比丘作羯磨遮说戒。亦不应于比丘尼前作羯磨若遮说戒。时诸比丘尼。遣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至寺内遮余比丘。勿为六群比丘作羯磨遮说戒。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比丘尼不应作是念。遣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至寺内遮余比丘。勿为六群比丘作羯磨遮说戒。亦不应在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前作羯磨遮说戒。彼诸比丘尼复作是念。遣白衣知识往寺内遮余比丘。勿为六群比丘作羯磨遮说戒。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比丘尼不应作如是念。遣白衣知识往寺内遮余比丘。勿为六群比丘作羯磨若遮说戒。不应在白衣前作羯磨若遮说戒。尔时摩竭国瓶沙王。为佛众僧故。遣诸将守护僧伽蓝。时诸比丘语诸将言。

汝等且出在外。我等欲作羯磨说戒。诸将报言。王瓶沙见遣来。为佛众僧故守护。王意难犯。我等不能出外。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当和喻语使出。若出者善。若不出者。汝等自相将出。至不见不闻处作羯磨共说戒。不应在未受大戒人前作羯磨说戒。时有天龙鬼神来听说戒。有得天眼比丘见之皆生畏慎心。念言。世尊制戒。不听我等于未受大戒人前作羯磨说戒。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除人未受大戒。余者听在前作羯磨说戒。尔时拘睒弥众僧破为二部。时诸比丘。欲于舍卫和合。佛言。自今已去。听白已然后和合。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所由诤事。令僧斗诤彼此不和。彼人犯罪。为作举已还为解罪。僧尘垢已灭。若僧时到僧忍听僧和合。

白如是。应作如是白已作和合。尔时尊者优波离。从座起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所因事令僧斗诤。而不和合众僧破坏。令僧尘垢。令僧别异。分为二部。而此事未决断除灭。众僧为成如法和合不。佛告优波离。若众僧所因事令僧斗诤。而不和合众僧破坏。令僧尘垢。令僧别异。分为二部。若能于中改悔。不相发举。此则名为众僧以法和合。自今已去。听先白然后说。戒。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众僧所因诤事令僧斗诤。而不和合众僧破坏。令僧尘垢。令僧别异。分为二部。彼人自知犯罪事。今已改悔除灭僧垢。若僧时到僧忍听和合说戒。白如是。作如是白已。然后和合说戒(说戒揵度竟)。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七 第三分安居揵度法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时夏月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沙门释子不知惭愧。蹈杀生草木。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夏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断他命根。诸外道法尚三月安居。此诸释子。而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断他命根。至于虫鸟尚有巢窟。止住处。沙门释子。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断他命根。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言。汝云何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夏天暴雨水大涨。

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诸居士于草木中有命根想。令居士讥嫌故得罪耶。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佛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净行非沙门法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夏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蹈杀生草木。居士于草木有命根想。讥嫌故。令居士得罪。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汝不应于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从今已去。听诸比丘三月夏安居。白所依人言。我于此处夏安居。长老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依某甲聚落。某甲僧伽蓝。某甲房前。三月夏安居。房舍破修治故。如是第二第三说。后三月夏安居法亦如是。

时诸比丘住处。无所依人。不知何所白。诸比丘有疑。不知成安居不。即白世尊。世尊言。发意为安居故。便得成安居。从今日听诸比丘若无所依人心念安居。尔时比丘。于住处欲安居。无所依人无白处。忘不心念安居有疑。不知成安居不。往白世尊。世尊言若为安居故来。便成安居。时诸比丘。往安居处。欲安居入界内。便明相出。彼有疑为成安居不。即白世尊。世尊言。若为安居故来。便成安居。尔时比丘。往安居处欲安居。入僧园内明相出。彼有疑不知成安居不。即白世尊。世尊言。若为安居故来。便成安居。尔时比丘。往住处欲安居。一脚入界内一脚在界外明相出。有疑不知成安居不。即白世尊。世尊言。若为安居故来。便成安居。时诸比丘。往住处欲安居。一脚入僧园内一脚在僧园外明相出。

有疑不知成安居不。即白世尊。世尊言。若为安居故来。便成安居。若安居竟。客比丘来移旧比丘。佛言。不应移亦不应去。时诸比丘。于住处不看房舍卧具便受房。得不好房恶卧具。便嗔旧住比丘言。汝心不平等。所喜者。便与好房好卧具不喜者。便与恶房恶卧具。不喜我故。与我恶房恶卧具。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若比丘于住处欲安居。应先自往看房舍卧具然后受房。从今已去。听分房分卧具。

应差分房分卧具人白二羯磨有五法者。不应差分房舍卧具。若爱若嗔若怖若痴若不知可分不可分。有如是五法。不应差分卧具房舍。有五法。应差分房舍分卧具。若不爱不嗔不怖不痴知可分不可分。有如是五法。应差分房舍分卧具。应如是差堪能羯磨者。

若上座若次座。若诵律若不诵律。堪能作羯磨者。应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差某甲比丘分卧具房舍。白如是。大德僧听。僧差某甲比丘分卧具房舍。谁诸长老忍僧差某甲比丘分房舍卧具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僧差某甲比丘分房舍卧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差分房舍卧具人竟。应数比丘数房舍数卧具。彼应问几房有人住。几房空。几房有卧具。几房无卧具。几房有被。几房无被。几房有利养。几房无利养。几房有器物。几房无器物。几房有檀越施衣。几房无檀越施衣。几房有福饶。几房无福饶。谁是经营房主。若有经营者。应问长老欲住何处房。不住何处房。彼尽数房舍卧具竟。至上座前作如是言。大德上座。如是房舍卧具随意所乐便取。先与上座房竟。

次与第二上座。第二上座竟。次与第三上座。第三上座竟。次与第四上座。如是展转乃至下座若有余房舍卧具座应从上座更分。若复有余房舍。复应更从上座分。若余故多。应开客比丘住处。若有客比丘来应与。若恶比丘来不应与。善比丘来应与。若有余应留。若留房不应遮。若遮应如法治。时有比丘。得缺坏房。心念。我不受是房。恐使我修治。诸比丘即白世尊。世尊言。应受随力当治。时诸比丘分僧集处若温室若夏堂若经行堂。客比丘来不得房无住处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言。不应分僧都集处若温室。若夏堂。若经行堂。若阁下堂是众集处。阁上应分。若阁上众集处。阁下堂应分时诸比丘。遍看房舍见阿练若窟。彼自念言。我当于此处安居。后更有余比丘。

见阿练若窟。彼如是言。我当于此处安居。初十六日。众多比丘共集在窟内。住处迮狭多诸疾病。诸比丘即白世尊。世尊言。若比丘欲在如是处安居。先往作相。若作手迹。若作轮。若作摩醯陀罗像。若滕像。若作葡萄蔓像。若作华。若作五色。若书作名字。某甲欲于此安居。佛听先作相者住。此比丘若于此住处去。不灭名字便去。余比丘见先已有占者不敢住。诸比丘以此白佛。佛言。不应不灭名便去。应灭名而去。尔时波斯匿王。边国人民反叛。时王自领军往讨。诸比丘往边国。彼间房舍迮狭。不相容受。诸比丘作如是言。佛敕我等应分卧具。诸比丘白佛。佛言。听齐床分。若不容受。应等绳床分。若故不容受。应等卧处分若故不容受。应共分坐处。彼比丘移此定床褥卧具置余房中。

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移转。或有房多卧具。或有房少卧具。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听诸比丘语旧住人。若佛图主。若经营人。若有三月安居得房者。问如是

人等。然后得移转卧具。诸比丘不还复卧具着本处便去。后比丘来。谓是此房卧具便用。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不应不还复卧具便去。应还复卧具而去。若不者应如法治。时有房舍缺坏。诸比丘有畏慎。佛不听移转卧具从此房至彼房。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若房舍破坏。听移此房卧具置余房。彼移卧具不用而虫烂坏。诸比丘白佛。佛言应用。佛既听用。彼不洗脚不拭脚。用作衬体衣。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不应不洗脚不拭脚及作衬体衣。诸比丘畏慎以此白佛。佛言。不应用作衬体衣。故不敢手脚触。

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膝已上腋已下。不得衬体。手脚触无苦。时诸檀越有布施诸比丘衬体衣。诸比丘畏慎不敢受。佛不听用衬体衣。诸比丘白佛。佛言。听随檀越施意。若治房舍竟。先此房卧具。不还移来本处。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若治房舍竟。应还移卧具着本处不者应如法治。彼比丘移此寺定卧具着余寺。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移此寺定卧具着余寺。若有恐怖。若有怨家。若人民反叛。若国邑荒坏。人民破丧。住处亦坏。诸比丘畏慎。佛不听移此寺定卧具着彼寺。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若有恐怖怨家。若反叛国邑荒坏。人民破丧。住处亦坏。听移余处移卧具。时诸比丘畏慎。佛教不听以僧卧具衬体故不得好覆藏。诸比丘以此因缘白佛。佛言。随宜覆藏应移。

若有余比丘来。索不应索亦不应与。除可信后必还得者。应与。后国邑还静。人民还复。寺舍还成。不还卧具。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若国邑已静。人民还复。寺舍已成。应还卧具。若不还者应如法治。尔时有住处。四方众僧。大得不定卧具绳床木床粗细褥枕毾㲪氍毹地敷澡瓶杖扇。诸比丘。不知云何处分。以此事白佛。佛言。听房中无卧具者付与。若有余从上座付尔时舍利弗目连。欲共世尊安居。十五日从所住处往。十七日乃至。不知当云何。即白诸比丘。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听后安居。有二种安居。有前安居。有后安居。若在前安居应住前三月。若后安居应住后三月。前安居者欲自恣。后安居者不知得自恣不。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

听受自恣住待日足。前安居人自恣已数岁。后安居人不知得数岁不。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三月未足便数岁。前安居者自恣竟。驱遣后安居者。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遣亦不应去。前安居人自恣竟分夏所得物。后安居者畏慎不敢受分。佛不听我等三月未竟乞求受物。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听比丘受余日应足令满。前安居者自恣竟分卧具。后安居者畏慎不敢受。以夏三月日未满故。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听为未来故受。尔时诸比丘。露处安居。得风飘日曝。形体黑瘦皮肤剥裂。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世尊知而故问。汝等何故形体黑瘦皮肤剥裂耶。诸比丘白佛言。

在露地安居故尔。佛言。不应在露地安居。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作覆障处安居。尔时诸比丘树上安居。

即在树上大小便利。时树神嗔嫌。伺其便欲断命根。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听比丘在树上安居。亦不应上树。除齐人头。不应绕树左右大小便利浇灒污树。尔时诸比丘。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道有恶兽。时诸比丘。上树过人畏慎还下。佛不听我等上树过人。遂为恶兽所害。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为命难净行难。故得上树过人头。诸比丘欲取树上干薪。听作钩钩取。听作梯取。若绳罥取。后诸比丘畏慎。不敢上干树上。佛言。若树通身干听上。尔时诸比丘。欲于树下安居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在树下安居。若树高过人头者。枝叶足覆荫一坐。时六群比丘。用蜡蜜涂帐坐中安居。彼作如是心。我等夜在中宿。朝则藏举。其有见者。当谓我等得神通人。

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听以蜡蜜涂帐在中安居。亦不得谄曲为身故改常威仪。尔时比丘欲在小屋内安居。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在小屋内安居。起不碍头坐趣容膝。亦足障水雨。尔时比丘。欲在山窟中安居。即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在山窟中安居。起不碍头坐趣容膝。亦足障水雨。尔时比丘。欲于自然山窟中安居。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比丘在自然山窟中安居。起不碍头坐趣容膝亦足障水雨。尔时比丘。欲于树空中安居。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在树空中安居。起不碍头坐趣容膝亦足障水雨。尔时比丘。欲依牧牛者安居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依牧牛者安居。安居中移徙随牧牛者所去处应去。尔时诸比丘欲依客压麻油人安居往白佛。

佛言。自今已去。听依压油人安居。安居中移徙随压油人所去处应去。尔时比丘。欲于船上安居。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在船上安居。安居中移徙随船所去处应去。尔时比丘。欲依斫材人安居。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依斫材人安居。安居中移徙随斫材人所去处应去。尔时比丘。欲依聚落安居。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依聚落安居安居中若聚落分为二分。随所供给所须具足处住。安居中移徙随所去处应去。尔时有檀越。请比丘言。我欲布施及房舍。彼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得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因缘得去。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受七日去。不应专为饮食故受七日去。除余因缘。若为衣钵坐具针筒乃至药草。至第七日应还。尔时诸比丘。

请余比丘长老来。我等得僧残。为我治覆藏法本日治摩那埵出罪。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得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因缘去。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及七日还。尔时比丘尼。请比丘长老来。我等得僧残。为我作摩那埵出罪。比丘自念。

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我等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及七日还。尔时有式叉摩那。请比丘言长老来。我等犯戒。为我等忏悔更受戒。若受大戒。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及七日还。尔时有沙弥请比丘。长老来。我欲受戒。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及七日还。

尔时有沙弥尼。请比丘。大德来。我欲受六法。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得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如是事受七日去及七日还。尔时有不信乐大臣。请比丘大德来。我欲相见。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若有益无益及七日还。尔时有信乐大臣。请比丘。大德来。我欲相见。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此信乐优婆塞。若病若有诸忧恼事。若为利养故。及七日应还。尔时有不信乐父母。请比丘。大德来。我欲相见。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有如是事听受七日去。

若不信乐教令信乐。若恶戒教令持戒。若悭贪教令布施。若无智教令有智。及七日应还。尔时有信乐父母。遣信请比丘。大德来。我欲相见。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若信乐父母。若病若有诸忧恼事。若有利益事。及七日还。尔时有母请比丘。大德来。我欲相见。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有如是事听受七日去。及七日应还尔时有父。请比丘亦如是。兄弟姊妹及诸亲里知识亦如是。尔时有比丘。诵六十种经。如梵动经。为求同诵人故。欲人间游行。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我等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及七日还。

尔时经劳比丘。有作事须往林树间。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七日去及七日还。尔时波斯匿王。边国人民反叛。王自领军往讨。王所供养佛及众僧。衣被饮食所须之物。不信乐大臣便夺不与。诸比丘欲往白王。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有如是事。听受七日去及七日还。尔时波斯匿王。边国人民反叛。时王自领军往讨。尔时有不信乐大臣。怀嫉妒恶心。欲凿只桓通渠。比丘欲往白王。自念。彼处远不及即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有如是事听受七日去及七日还。尔时有檀越。遣信请比

丘。大德来。我欲布施及房舍。比丘自念。彼处远不及七日还。佛未听有如是事去往白佛。

佛言。自今已去。听有如是事受过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白二羯磨。如是差堪能羯磨者。若上座若次座。若诵律若不诵律。能作羯磨者。应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某甲比丘。受过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出界外。为某甲事故。还此中安居白如是。大德僧听。某甲比丘。受过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出界外。为某甲事故。还此中安居。谁诸长老忍。僧听某甲比丘受过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出界外。为某甲事故。还此中安居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某甲比丘受过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出界外。为某甲事故。还此中安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比丘。遣信请比丘受过七日羯磨亦如是。比丘尼。请比丘受过七日羯磨亦如是。式叉摩那。请比丘羯磨亦如是。

沙弥。请比丘受戒亦如是。沙弥尼。请比丘受过七日羯磨亦如是。不信大臣。请比丘受过七日法羯磨亦如是。识信大臣羯磨亦如是。不信父母。信父母。兄弟姊妹。诸亲里知识。诵六十种经。比丘。经营事比丘不信乐大臣。夺供养通渠亦如是。一切受过七日羯磨法尽同上。尔时世尊在拘睒弥国。时有大臣勇健能斗。往诣佛所以信舍家为道。时忧填王语言。汝何不休道。当与汝妇资生田宅财宝。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与我净行作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难事便应去。尔时有比丘。于住处安居。时有大童女来诱调比丘。汝何不休道。我当为汝作妇。彼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为净行作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难事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

时有淫女来诱调比丘。汝可休道。我当为汝作妇。或嫁女与汝。彼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为净行作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难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有黄门贪爱比丘故。数唤比丘共行不净。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为我净行作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事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时有鬼神语比丘言。此中有伏藏。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为我净行作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事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时有鬼神伺比丘便欲断其命根。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为命作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事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有贼伺比丘便欲断命根。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断我命。作此念已往白佛。

佛言。若有此事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毒蛇嗔恚伺比丘便欲断命根。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有断命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事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诸恶兽嗔伺比丘便欲断命根。比丘自念。我在此安居。必有断命留

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事应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不得如意饮食。不得随意医药。不得随意使人。彼自念言。我当云何。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言。若比丘于安居处。若不得随意饮食。不得随意医药。不得随意使人。即应以此事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经行处多诸毒虫。此比丘狎习经行。经行体安。不经行不安。彼比丘自念。我在此住。必为我命作留难。作此念已往白佛。佛言。若有此事应去。

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见有比丘作方便欲破僧。时彼自念言。破僧事重。甚为丑恶。莫为我故破僧。我当云何。即白诸比丘。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若比丘于住处安居。见有比丘。勤方便欲破僧。时彼作如是念。破僧事重。甚为丑恶。莫为我故破僧。彼比丘即应以此事去。尔时有比丘。在住处安居。见有比丘尼勤方便欲破僧。彼如是念。破僧事重。甚为丑恶。莫为我故破僧。彼即应以此事去。若比丘于住处。安居时闻有比丘勤方便欲破僧。彼如是念。破僧事重甚为丑恶。莫为我故破僧。彼即应以此事去。若比丘于住处安居。闻有比丘尼欲方便破僧。彼如是念。破僧事重甚为丑恶。莫为我故破僧。彼即应以此事去。尔时有比丘。于住处安居。闻彼有比丘欲方便破僧。

彼自念言。我若往呵谏责数。必用我言止不破僧。复作是念。若我自往。或不用我语。不能止其破僧事。我有亲友能止彼破僧事。我若语彼必用我言。为我止彼破僧事。我当云何。即语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比丘于住处安居。闻有比丘欲方便破僧。比丘自念。我若自往彼呵谏责数。必用我言令其止不破僧。复作是念。我或不能止彼诤事。我有亲友能止彼诤事。我当语彼令止破僧事。彼即应以此事去。若比丘住处安居。闻彼有比丘尼勤方便欲破僧。彼比丘自念。彼若往彼呵谏责数必用我言止破僧事。复作是念。我或不能。我有亲友能止彼诤。若我语彼。必能为我止破僧事。彼即应以此事去。若比丘是中安居。闻彼僧破。比丘自念。我若往彼呵谏责数。必用我言令僧和合。

复作是念。我或不能。我有亲友能止彼诤。我若语彼。必用我言。和合彼僧。比丘即应以此事去。若比丘是中安居。闻彼比丘尼僧破。我若往彼呵谏责数。必用我言令僧和合。复作是念。我或不能。我有亲友能止彼诤。若我语彼。必用我言和合彼僧。彼即应以此事去。尔时有比丘。受七日出界外。为其母所留。至意欲还。而遂不及七日。彼自念言为失岁为不失岁。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失岁父母兄弟姊妹本二。若本私通者。若夜叉鬼神难亦如是。尔时比丘。受七日出界外住。水陆道不通。若贼难虎狼师子诸难。作如是念。我为失岁为不失岁。即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失岁。尔时佛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尔时王忧陀延与跋难陀释子为亲友。请跋难陀夏

安居。

跋难陀。拘睒弥国结安居。闻余住处大得利养大得衣物。即便往彼住处。小住彼已。复还拘睒弥。时王忧陀延闻已嫌言。云何跋难陀释子。受我请在此住夏安居。闻彼住处大得利养大得衣物。便往至彼。在彼住已。复还来此。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知惭愧乐学戒者。呵责跋难陀释子。云何汝在彼夏安居。闻异住处大得利养大得衣物。便往彼住。住既不久而还此即往佛所头面礼足各坐一面。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言。汝无知。非威仪非净行非沙门法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跋难陀。汝于拘睒弥夏安居。闻彼异处大得利养大得衣物。便往彼住。而复还拘睒弥。呵责已告诸比丘。若比丘在前安居处。闻彼处大得利养大得衣物。

即便往彼。彼比丘不得前岁。违本要得罪。若比丘。于此受他前安居请。至界外布萨已便往余处。彼比丘。破前安居违本要得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在界外布萨已来至请处即日还去。彼比丘。破前安居违本要得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界外布萨已来至请处。受房舍卧具无事便去。彼便破前安居违本要得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界外布萨已来至住处。受七日出界外。意欲来过七日。彼比丘。破前安居违本要得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在界外布萨已来至住处。受七日出界外及七日还。彼比丘。成前安居不违本要无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在界外布萨已。来至住处。末后受七日出界外。彼比丘。若来若不来住处。彼比丘。成前安居不违本要无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

来至界内布萨已到住处即日还去。彼比丘。破前安居违本要得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来至界内布萨已到住处。受房舍卧具。无事便去。彼比丘。破前安居违本要得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来至界内布萨已到住处。受七日出界外。意欲还不及七日。彼比丘。破前安居违本要得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来至界内布萨已到住处。受七日出界外及七日还。彼比丘。不破前安居不违本要无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请。界内布萨已到住处。末后受七日出界外。若还若不还住处。不破前安居不违本要无罪。后安居亦如是。尔时有比丘。受他前安居请。在彼见有命难若净行难。彼作如是念。我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比丘在住处。若受前安居后安居。见有命难若净行难。

彼比丘。若自往若遣信使。往白檀越求移去。若听者善。若不听便应去。(安居揵度竟)。

第三分自恣揵度法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众多比丘。在拘萨罗国。于异住处夏安居。彼作如是念。我曹当云何得安乐住。不以饮食为疲苦。彼作如是语。我等当共作制结安居。不得共语礼拜问讯。若先入聚落乞者。先还扫除食处。敷座具具水器具洗足器具盛食器。各自持食来置食处。若得食多者。先应减留。若足便食。食讫默然还房。若次有入聚落乞者。得食便还。持食至食处。若得食多者。应先减留。若足便食。若不足者。取先所留食足食。食讫默然还房。若末后入聚落乞者。得食便还。持食至食处。若得食多者。先应减留。若足食便食。若不足者。取先所留者足食之。有余残食。若与乞人若非人。若无与处。应置净地无草处。若置无虫水中。洗治食器还复本处。卧具水器洗足器及座具还复本处。

扫除食处。若见水器洗足器空。若能胜者。即应持还。若不能胜。以手招伴。共持器还复本处。默然还房。不应以此因缘有所说。如是我等可得安乐住。不以食饮为苦。作如是制。结安居自恣竟。诣舍卫国只桓中。至佛所头面礼足各坐一面。时世尊慰劳诸比丘。汝曹安乐不。饮食足不。住止和合不。不以饮食为疲苦耶。诸比丘白佛言。住止安乐饮食不乏彼此和合不以饮食为苦。佛问诸比丘。汝等以何方便住止安乐彼此和合不以饮食为苦。诸比丘以向因缘事具白佛。佛告诸比丘。汝曹痴人。自以为乐。其实是苦。汝曹痴人。自以无患。其实是患。汝曹痴人。共住如似怨家。犹如白羊。何以故。我无数方便教诸比丘。彼此相教共相受语展转觉悟。汝曹痴人。同于外道。共受哑法。

不应如是行哑法。若行哑法突吉罗。时六群比丘作如是言。佛教诸比丘。彼此相教共相受语展转觉悟。便举他清净比丘罪。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言。不应举他无罪比丘事。若欲举有事比丘。应先当语令知求听然后应举。时六群比丘。闻佛教应先当语令知求听然后举。先清净比丘。曾从六群比丘求听。六群比丘。以嫌故覆复从清净比丘求听。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不应先清净比丘曾从六群比丘求听。六群比丘。不应以嫌故复从清净比丘求听。自今已去。听具五法得求听。何等五。知时不以非时。如实不以虚妄。有利益不以无利益。柔软不以粗犷慈心不以嗔恚。彼六群比丘。内无五法。余清净比丘。具足五法者。从六群比丘求听。六群比丘不听。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

佛言。听比丘具足五法者若求听应听。时六群比丘。从他求听已去。或与他听已便离住处去。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求他听。既听已便去。亦不应与他听已便去。自今已去。听言要莫去。六群比丘。便要他已而自去。或与他言要而复自去。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不应要他已而自去。不应与他言要已而复去。自今已去。听安居竟自恣。听遮自恣不应求听。何以故。自恣即是听。诸比丘作是念。佛听诸比丘自恣。诸比丘一时自恣闹乱。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一时自恣。自今已去。听一一自

恣。诸比丘不求次第随意自恣。上座疲极。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随意自恣。应从上座自恣。听差授自恣人白二羯磨。若有五法者。不应差作受自恣人。若爱若嗔若怖若痴不知自恣未自恣。

具如是五法者。不应差受自恣。有五法者。应差作受自恣人。若不爱不嗔不怖不痴知自恣未自恣。具如是五法者。应差受自恣。应如是差堪能人。若上座若次座。若诵律若不诵律。堪能羯磨者。白二羯磨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僧差某甲比丘作受自恣人。白如是。大德僧听。僧差某甲比丘作受自恣人。谁诸长老忍。僧差某甲比丘作受自恣人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差某甲比丘作受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在座上自恣。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在座上自恣。听离座胡跪自恣。时上座离座自恣。一切僧故在座自恣。佛言。若上座离座胡跪。一切僧亦应离座胡跪。时上座自恣竟胡跪。乃至一切僧自恣竟。上座疲极。诸比丘以此事白佛。

佛言。听随自恣竟复坐。时六群比丘念言。我曹窃语自恣。彼比丘或能为我作羯磨若遮我自恣。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念。窃语自恣。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我自恣。应了了自恣。足使他闻。彼六群比丘复作是念。我当疾疾自恣。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或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念。我当疾疾自恣。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我自恣。自今已去。听安居已徐徐自恣。彼六群比丘作是念。我当一说自恣。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作是念。我当一说自恣。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彼六群比丘自念。我当再说自恣。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念。我当再说自恣。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

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三说自恣。时六群比丘。反抄衣自恣。衣缠颈自恣。裹头自恣。通肩披衣自恣。着革屣自恣。若地坐自恣。若床上坐自恣。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反抄衣缠颈裹头通肩披衣着革屣。若地坐若床自上坐自恣今已去。听诸比丘偏露右肩脱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语。大德众僧今日自恣。我某甲比丘亦自恣。若见闻疑罪。大德长老。哀愍故语我。我若见罪。当如法忏悔。如是第二第三说。时有病比丘。偏露右肩脱革屣胡跪合掌时顷久病即更增。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病比丘随身所安受自恣。尔时有异住处比丘自恣。有比丘在说戒堂外。诸比丘自恣竟。起出去外。比丘问言。长老何处去。不自恣耶。彼答言。我已自恣竟。汝从何来。答言。我在说戒堂外。

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自恣时不应在说戒堂外。听比坐应知若来若不来。听先白已然后自恣。如是白。大德僧听。今日众僧自恣。若僧时到僧忍听。僧和合自恣。白如是。如是白已自恣。六群比丘非法别众自恣。非法和合自恣。法别众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非法别众自恣。非法和合自恣。法别众自恣。有四种自恣。若比丘非法别众自恣。非法和合自恣。法别众自恣。法和合自恣。若比丘作非法别众自恣。非法和合自恣。法别众自恣。如是不应自恣。法和合自恣。应如是自恣。是我所听自恣。尔时自恣时。异住处前安居后安居人杂住。不知云何随前安居为随后安居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随上座所在处自恣。上座或前安居或后安居。应随旧住者自恣。旧住者亦有前安居有后安居。

随多者应自恣。时诸比丘。欲十四日十五日自恣。佛言。听如是自恣。若王改日时应随时。诸比丘不知。今日自恣明日自恣。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若小食上中食上上座唱令。今日众僧自恣。复不知用何时。佛言。听作时相。若打揵稚。若吹呗。打鼓。若起烟。若量影。若唱言。今自恣时到。六群比丘。闻佛听自恣。便于别房中。共同和尚阿阇梨亲厚同学得意者别部作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于别房共同和尚阿阇梨亲厚同学得意者别部作自恣。自今已去。一处和合自恣。诸比丘复不知在何处自恣白佛。佛言。听在说戒处自恣。尔时有众多比丘。于自恣日。在非村阿练若未结界处道路行。诸比丘自念。佛教我等和合自恣。我等当云何。诸比丘白佛。佛言。

若众多比丘。于自恣日。在非村阿练若未结界处道路行。诸比丘。若和合得自恣者善。若不得和合者。随所同和尚阿阇梨随亲厚同意移异处。结小界作自恣。白二羯磨。应如是结小界。差堪能者。若上座若次座。若诵律若不诵律。堪能羯磨者如是白。大德僧听。诸比丘坐处已满。齐如是比丘坐处。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于此处结小界。白如是。大德僧听。齐如是比丘座处。僧于此处结小界。谁诸长老忍。齐如是比丘座处僧于中结小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齐如是比丘座处。结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比丘不舍界便去。诸比丘不喜。即往白佛。佛言。不应不舍界而去。应舍界竟然后去应如是舍白二羯磨差堪能人。若上座若次座。若诵律若不诵律。堪能作羯磨者。

应作如是白。大德僧听齐如是比丘座处。若僧时到僧忍听。僧解此处小界白如是。大德僧听。齐如是比丘座处。僧于中解小界。谁诸长老忍。僧齐如是比丘座处解小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齐如是比丘座处。解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八 第三分自恣揵度法之余

尔时自恣日。有异住处。有一比丘住。彼自念言。世尊有教。和合一处共自恣我当云何。即白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自恣。日于异处有一比丘住。彼应往说戒处。

扫洒敷座具具盛水器具洗脚器然灯具舍罗。为客比丘。若客比丘来五人若过五人。应作白羯磨差受自恣人。若有四人更互为自恣言。今日众僧自恣。我某甲比丘亦自恣清净。第二第三亦如是说。若有三人二人亦如是自恣。若一人心念口言自恣。今日众僧自恣。我某甲比丘自恣清净。第二第三亦如是说。若有五人一人受欲不得白差受自恣人。若有四人不得受第五人欲更互自恣。若有三人不得受第四人欲更互自恣。若有二人不得受第三人欲更互自恣。若有一人不得受第二人欲心念自恣。尔时自恣日。众僧集聚欲自恣佛告诸比丘。

寂静今日众僧自恣。余比丘白佛言。有病比丘不来。佛言。听与自恣。听嘱授自恣。应如是与病人言。与汝自恣。若言。我语汝自恣。若言。为我说自恣。若动身与自恣。若广说自恣。如是名为与自恣。若不动身。若不口言。不成与自恣。应更与自恣嘱授比丘。若到病人所便命过。若出界去。若休道。若至外道所住处。若入破僧伴党。若至戒场上。若明相出若自言犯边罪。若犯比丘尼。若贼心入道。若从外道中还。若黄门。若杀父母。若杀阿罗汉。若破僧。若恶心出佛身血。若是非人。若是畜生。若二根人。若为他所举。若灭摈若应与灭摈者。若与如是人等。不成嘱授自恣。应更与余人。若在道中。若至僧中。有如是事起。若僧为作不见罪羯磨。若作不忏悔罪羯磨。若作不舍恶见羯磨。

如是不成嘱授自恣。应更与余人若眠不说。若入定。若忘误。若不故作至自恣处。是为嘱授自恣到。若故不说突吉罗。若能如是作者善。若不能尔者。彼应扶将病比丘去。若以绳床木床。若合衣舁去。至自恣处。彼比丘作如是念。我曹扶将病比丘。或能增病或能死。众僧应尽来至病人所作羯磨自恣。若有多比丘病集在一处者善。若不能者。诸比丘应出界外作羯磨自恣不应别众自恣。尔时有比丘。受嘱授自恣便命过。若休道。若至戒场上。若至明相出。诸比丘自念。为失嘱授自恣不。佛言失。尔时有比丘。嘱授自恣。二道断。贼虎狼师子难水大涨。界内道断不得往。出界外持嘱授自恣来。诸比丘作如是念不失嘱授自恣不。佛言不失。自今已去受嘱授自恣。比丘若有命难净行难。

界内无道。听从界外持嘱授自恣来。我说不失嘱授自恣。诸比丘受一人嘱授自恣。畏慎不敢复受。即白佛。佛言听受。时比丘受二人嘱授自恣。畏慎不敢复受。即白佛。佛言听受。时比丘受三人嘱授自恣。畏慎不敢受。四人嘱授自恣。即白佛。佛言听受。乃至随能忆字多少应受。若忆字尽应说字。若不忆字应说姓。若说相貌。若言我受众多比丘嘱授自恣。彼如法僧事与欲说自恣。年少比丘不知自恣。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应和尚阿阇梨教诏。若教喜忘不忆。应使授自恣者教诏。若故复忘。应共句句说。若比丘受嘱授自恣已有事起。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更转与余

人。应如是与。我为众多比丘受嘱授自恣。我今有事。为彼与欲。并复自与欲。如法僧事与欲说自恣。

彼比丘与欲竟事还息。彼畏慎。我已转嘱授自恣竟。不知云何。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事还息应往。若不往应如法治。时六群比丘作是念。我不往自恣处。恐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念。我不往自恣处。恐诸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若为知识亲厚。不往自恣处亦如是。时六群比丘作是念。我往自恣处不坐。恐诸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念。我往自恣处不坐。恐诸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若为知识亲厚亦如是。彼作如是念。我若往彼不说自恣。恐诸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念。我往彼不说自恣。恐诸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若为知识亲厚亦如是。尔时自恣日。有异住处。

众僧和合欲自恣。闻有贼来恐怖离座而去。竟不自恣。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听。若有八难事来。听略说自恣。是中难者。王难贼难火难水难病难人难非人难毒虫难。是中事者。若众僧多坐处迮。若多人病。应略说自恣。若众僧多。若房屋少。若天雨应略说自恣。若布萨夜过多。若斗诤事。若论阿毗昙。若毗尼折喻。若说法夜已久。众僧未起。明相未出。应羯磨自恣。受他嘱授自恣。不得至明相出。若至明相出不得羯磨自恣。诸比丘作如是言。为难事略说自恣。而难事尚远。我等容得广说自恣。彼比丘应广说自恣。若不广说者应如法治。诸比丘作如是言。为难事略说自恣。今难事不远。我曹不得广说三语自恣。当再说自恣。彼即应再说自恣。若不再说应如法治。诸比丘如是言。

为难事略说自恣。今难事近。不容得再说自恣。可得一说自恣。彼比丘即应一说自恣。若不应如法治。诸比丘作如是言。为难事故略说自恣。难事近。不得一说自恣。我等可容各各共三语自恣。诸比丘即应作白各各共三语自恣。应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各各共三语自恣。白如是。如是白已。各各共三语自恣。再说一说亦如是。诸比丘作如是言。为难事故各各共三语自恣。难事近。不得各各共三语自恣。亦不得白。彼比丘即应以此难事去。尔时有异住处比丘犯僧残。彼不知云何。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比丘于异住处犯僧残。彼比丘。若应与覆藏。当与覆藏。与覆藏羯磨。竟应自恣。应与本日治。当与本日治。与本日治羯磨竟应自恣。应与摩那埵。

当与摩那埵。与摩那埵羯磨竟应自恣。应与出罪。当与出罪。与出罪羯磨竟应自恣。尔时自恣日。异住处有比丘。犯波逸提。或言犯波逸提。或言犯波罗提提舍尼。彼作如是言。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若自恣日。异住处有比丘犯波逸提。是中比丘。或言犯波逸提。或言犯波罗提提舍尼。若知犯波逸提者。即应将此人

在一处令彼言犯波罗提提舍尼者。眼见耳不闻处。教令忏悔已。到彼言犯波罗提提舍尼比丘所语言。彼犯罪比丘。我教忏悔已。应作如是方便已自恣。尔时自恣日。异住处有比丘。犯偷兰遮。诸比丘。或言犯偷兰遮。或言犯波罗夷言犯偷兰遮者。皆是多闻通阿含阿毗昙。持律多知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若王若大臣。若种种外道沙门梵志言犯波罗夷比丘。

亦是多闻。通阿含阿毗昙。持律亦复多知识。比丘比丘尼。乃至沙门梵志。诸比丘作如是言。若今日自恣。众僧必当有诤事。或能破僧。或生僧尘垢。污染众僧。使僧别异。我等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自恣日。异住处有比丘。犯偷兰遮。诸比丘。或言犯偷兰遮。或言犯波罗夷。言犯偷兰遮者。皆是多闻。通阿含阿毗昙。持律多知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若王若大臣。若种种外道沙门梵志。言犯波罗夷者比丘。亦是多闻。通阿含阿毗昙。持律亦复多知识。比丘比丘尼乃至沙门梵志。诸比丘作如是言。若今日自恣。众僧必当有诤事。或能破僧。或生僧尘垢。污染众僧。使僧别异者。若畏破僧。不应即日自恣。应小停自恣。自恣时。六群比丘。闻佛听遮自恣。

即遮清净比丘不令自恣。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应遮清净比丘自恣。若遮犹如不遮。若遮无根不作者。是谓不遮自恣。若遮有根有作者。是谓遮自恣。若遮无根有余不作者。是谓不遮自恣。若遮有根有余作者。是谓遮自恣。若遮无根无余不作者。是谓不遮自恣。若遮有根无余作者。是谓遮自恣。未说三语自恣若遮。是谓不遮自恣。说三语自恣竟若遮自恣。是谓不遮自恣。当三说自恣时若遮自恣。是谓遮自恣。一说再说亦如是。遮自恣人。若身业不清净。口业不清净。意业不清净。无智不分明。不知问不能答。余比丘应语此比丘。止长老。不须起此斗诤事。莫用此比丘语。便应自恣。若遮自恣人身业清净。口意业不清净。无智不分明。不知问不能答。余比丘语此比丘。止长老。

不须起此斗诤事。莫用此比丘语。便应自恣。若遮自恣人。身口业清净。意业不清净。无智不分明。不知问不能答。余比丘语此比丘。止长老。不须起此斗诤事。莫用此比丘语。便应自恣。若遮自恣人。身口意业清净。有智分明。能问能答。余比丘语此比丘言。汝以何事故。遮此比丘自恣耶。为以犯戒故遮。破见故遮。破威仪故遮耶。若答言。以犯戒故遮。应问犯何等戒。若言犯波罗夷。若僧残偷兰遮。是谓犯戒。若言不以破戒故遮以破见故遮。应问云何破见。若言六十二见诸邪见。是谓破见。若言不以破见以破威仪故遮应问云何破威仪。若言犯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恶说。是谓破威仪。复应更问。以何事故遮他自恣耶。为以见故闻故疑故耶。若言见故。应问见何事云何见。

汝何因故见。彼比丘复以何因缘使汝见耶。汝在何处住。彼复在何处住。见何事为犯波罗夷。为僧残为波逸提。为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耶。若言不见以闻故。应问闻何事。云何闻。从谁闻。为从比丘闻。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耶。闻犯何事。为波罗夷为僧残。乃至恶说耶。若言不闻以疑故。应问疑何事。云何疑。从谁闻而生疑。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耶。疑何事。为疑波罗夷僧残乃至恶说耶。若遮自恣人。不能答有智人。若以波罗夷遮。应与僧残罪。然后僧自恣。若以僧残罪遮。应与波逸提罪。然后僧自恣。若以波逸提罪遮。应与余罪然后僧自恣。若以余事遮。应如法治然后僧自恣。若遮自恣人。能答有智人。若以波罗夷遮。应灭摈已然后僧自恣。若以僧残遮。

应与波利婆沙。若本日治若摩那埵若出罪与已应自恣。若以波逸提遮。忏悔已应自恣。若以余事遮。应如法治。然后自恣。尔时自恣日。有住处。病比丘遮病比丘自恣。彼不知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有住处。自恣日。病比丘遮病比丘自恣。彼比丘语此比丘言。佛如是语。今日病比丘不应遮。须待此病差长老应如法说。彼亦当如法说。如是作已然后自恣。尔时有住处。自恣日。病比丘遮无病比丘自恣。彼比丘语此比丘言。长老。佛如是语。须待病差。应如法说。彼亦当如法说。如是作已然后自恣。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有无病比丘。遮病比丘自恣。彼比丘语此比丘言。佛如是语。须待病差。长老应如法说。彼亦当如法说。如是作已然后自恣。尔时有异住处。

众多比丘结安居精勤行道得增上果证。彼作如是念。我曹若今日自恣者。便当移住余处。恐不得如是乐。我曹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有住处。众多比丘结安居精勤行道得增上果证。诸比丘作如是念。我曹若今日自恣。便当移住余处。恐不得如是乐。彼比丘即应作白增益自恣。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日不自恣。四月满当自恣白如是。应作如是白四月自恣。尔时有异住处众多比丘共住。自恣日诸比丘闻彼住处比丘斗诤不和合。欲来此自恣。我曹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有住处众多比丘共住。自恣日闻异住处比丘斗诤不和合欲来此自恣。彼比丘应若二若三减日自恣。若十五日自恣。减作十四日。若十四日自恣。

减作十三日。若闻今日来。便应集僧疾疾自恣。若闻已至界内。便应出外自恣。若闻已入寺内。应为具洗浴器应具浴床浴瓶具刮垢刀水器泥器澡豆药草白上座然火。请僧入浴室。旧比丘。应密从浴室一一出至界外自恣。若客比丘唤自恣。应答言。我曹已自恣竟。若旧比丘自恣竟。客比丘遮自恣不得遮客比丘自恣时旧比丘遮得遮。若能如是方便得作者善。若不能者。彼比丘应作白增上自恣。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日不自恣。至黑月十五日当自恣。白如是。应作如是白增上自恣。若客比丘住至

黑月十五日。旧比丘应作白第二增上自恣。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日不自恣。后白月十五日当自恣。如是白。应作如是白第二增上自恣。若客比丘不去。

旧比丘应如法如律强和合自恣。尔时自恣日。有住处。自恣时不识罪不识人。自恣竟识罪识人。彼作如是念。我曹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言。有住处。自恣时不识罪不识人。自恣竟识罪识人。若自恣竟。不应以前听举他罪。尔时有住处。自恣时不识罪识人。自恣竟识罪识人。若自恣竟。不应以前听举他罪。尔时有异住处。自恣时有识罪不识人。自恣竟识罪识人。若自恣竟。不应以前听举他罪。尔时有异住处。自恣日。有客比丘来十四日。旧比丘十五日。诸比丘不知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若有住处。自恣日。有客比丘来少。客比丘十四日。旧比丘十五日。客比丘应从旧比丘。若不从应如法治。若有住处。自恣时。有客比丘来。与旧比丘等客比丘十四日。

旧比丘十五日。客比丘等。应从旧比丘。若不从应如法治。若自恣时。有住处客比丘来多。客比丘十四日。旧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少。应从客比丘求和合。若彼与和合者善若不与者。旧比丘应出界外自恣。若自恣日。有异住处客比丘来少。客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十四日。客比丘少。应从旧比丘求和合。若与和合者善。若不与客比丘应出界外自恣。若自恣日。有异住处客比丘来。此旧比丘等。客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十四日。客比丘等。应从旧比丘求和合。若与和合者善。若不与客比丘应出界外自恣。若自恣日。有异住处。客比丘来多。客比丘十五日。旧比丘十四日。旧比丘少。应从客比丘。若不从如法治。十五日十六日亦如是。尔时自恣日。有住处。旧比丘集欲自恣。自恣时。

客比丘来。彼比丘作如是念。我曹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若自恣日。有住处。旧比丘集欲自恣。自恣时。客比丘来少。客比丘上座。随上座次自恣。下座随下座次自恣若说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若客比丘来少应与清净。若不与如法治。尔时自恣日。旧比丘欲自恣。客比丘来等。旧比丘应更自恣。若不自恣如法治。自恣竟。若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客比丘来等。旧比丘应更自恣。若不者如法治。尔时自恣日。有住处。旧比丘欲自恣。有客比丘来多。旧比丘应更自恣。若不自恣应如法治。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客比丘来多。旧比丘应更自恣。若不者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客比丘坐欲自恣。旧比丘来少。

旧比丘上座。随上座自恣处自恣。下座随下座处自恣。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少。应说清净自恣。若不说者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

客比丘坐欲自恣。旧比丘来等。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等。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客比丘坐欲自恣。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自恣如法治。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不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旧比丘旧比丘来亦如是。客比丘客比丘来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自恣日。客比丘来。客比丘知旧比丘未来。我等若有五人若过五人。可作羯磨自恣。即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

有旧比丘来。客比丘自念。我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若自恣日。有住处。客比丘来。客比丘知有旧比丘未来。我等若五人若过五人。可作羯磨自恣。彼比丘即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旧比丘来少。旧比丘上座随上座次自恣。若下座随下座次自恣。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少。旧比丘应说清净自恣。若不说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客比丘来。客比丘知旧比丘未来。我等若五人若过五人。可作羯磨自恣。即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旧比丘来等。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作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等。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客比丘来。客比丘知有旧比丘未来。

我等若五人若过五人。可共羯磨自恣。即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有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来多客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旧比丘来。旧比丘知有客比丘未来。我等若五人若过五人。可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有客比丘来少。客比丘上座随上座自恣。下座随下座自恣。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客比丘来少。应说清净自恣。若不说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有旧比丘来。旧比丘知有客比丘未来。我等若五人若过五人。可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客比丘来等。旧比丘应更作自恣。若不如法治。自恣竟。若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旧比丘应更自恣。

若不如法治。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旧比丘来。旧比丘知有客比丘未来。我等若五人若过五人。可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客比丘来多。旧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若自恣竟。举众未起。若多未起。若都已起。客比丘来多。旧比丘应更自恣。若不如法治。客比丘客比丘来亦如是。旧比丘旧比丘来亦如是。或言应自恣。或言不应自恣。若不来者失去灭去。欲作种种方便。欲破坏他。便作羯磨自恣。彼若作羯磨。彼比丘不成羯磨。得偷兰遮。尔时自恣日。若客比丘来。见有旧比丘相敷绳床木床敷具毡褥枕具洗脚处。见有相不求觅。便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旧比丘来。客比丘自念。我

当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若自恣日。有客比丘来。见有旧比丘相敷绳床木床敷具毡褥枕具洗脚处。

见有相不求觅。便作羯磨自恣。若作羯磨自恣。不成羯磨自恣有罪。见相便求。求而不得。即应唤。若不唤而作羯磨自恣。不成羯磨自恣有罪。见相便求。求而不得。求既不得。便言失去灭去作种种方便。欲使他破坏。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得偷兰遮。见相便求。求而不得。不得便唤。唤已作羯磨自恣。彼比丘羯磨不成不犯罪。见相便求。求而得之。和合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自恣。不得罪。见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旧比丘来见客比丘相。见衣钵座具针筒洗脚处。而不求觅。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自恣得罪。见相便求。求而不得。即应唤。若不唤而作羯磨自恣。不成羯磨自恣有罪。见相便求。求而不得。既求不得。便言失去灭去。种种方便欲使他破坏。

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得偷兰遮见相便求。求而不得。不得便唤。唤已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不犯罪。见相便求。求而得之。和合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自恣。不得罪。见疑亦如是。尔时自恣日。有住处。客比丘来。闻旧比丘声经行声謦欬声诵经声言论声。闻而不求。便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旧比丘来。彼不知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若自恣日。有住处。客比丘来。闻旧比丘声经行声謦欬声诵经声言论声。闻而不求。便作羯磨自恣。不成羯磨自恣得罪。从闻而求。乃至和合自恣亦如是。闻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有旧比丘来。闻客比丘来声经行声謦欬声诵经声言论声抖擞衣声。闻而不求。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有罪。

从闻而求。乃至和合自恣亦如是。闻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有客比丘来。见旧比丘在戒场上。见而不求。诸比丘便作羯磨自恣。诸比丘不知云何即白佛。佛言。有住处。自恣日。有客比丘来。见旧比丘在戒场上。见而不求。诸比丘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有罪。若见便求。求而不唤。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自恣有罪。若见而求。求而唤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破羯磨无罪。见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有旧比丘来。见客比丘在戒场上。见而不求。诸比丘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自恣有罪。若见便求。求而不唤。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自恣有罪。若见而求。求而唤作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无罪。见疑亦如是。客比丘闻旧比丘亦如是。闻疑亦如是。

旧比丘闻客比丘亦如是。闻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有客比丘来。见有旧比丘在界内。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自恣。作羯磨自恣时。见有旧比丘来。不知云何。即告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若有住处。自恣日。有客比丘来。见有旧比丘在界内。

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有罪。见而求。求而不唤。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有罪。见便求。求已唤。和合作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无罪。见疑亦如是。尔时有住处。自恣日。有旧比丘来。见客比丘在界内。见而不求。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自恣有罪。若见便求。求而不唤。便作羯磨自恣。彼比丘不成羯磨自恣有罪。若见而求。求而唤。和合作羯磨自恣。彼比丘成羯磨自恣无罪。见疑亦如是。

客比丘闻旧比丘亦如是。闻疑亦如是。旧比丘闻客比丘亦如是。闻疑亦如是。时六群比丘作如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即白佛。佛言。不应作如是意。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彼比丘作如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佛言。不应作如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彼作如是念。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若往比丘戒场上。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佛言。不应作如是意。从有比丘有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若往比丘戒场上。恐余比丘为我作羯磨若遮自恣。若无僧共去。

无难事去者。得突吉罗。从有比丘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无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至无比丘无住处亦如是。从有比丘有住处无住处。至无比丘有住处无住处亦如是。若为亲友知识亦如是。尔时六群比丘尼作如是意。往寺内遮余比丘。莫为六群比丘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比丘尼不应作如是意。往寺内遮余比丘言。莫为六群比丘作羯磨若遮自恣。不应在比丘尼前作羯磨若遮自恣。时诸比丘尼。遣式叉摩那沙弥尼至寺内遮余比丘。莫为六群比丘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比丘尼不应遣式叉摩那沙弥尼至寺内遮余比丘。

莫为六群比丘作羯磨若遮自恣。不应在式叉摩那沙弥尼前作羯磨若遮自恣。彼诸比丘尼。复遣白衣知识往寺内遮余比丘。莫为六群比丘作羯磨若遮自恣。诸比丘白佛。佛言。比丘尼不应作如是念。遣白衣知识往寺内遮余比丘。莫为六群比丘作羯磨若遮自恣。不应在白衣前作羯磨若遮自恣。尔时王波斯匿。遣兵卫护众僧。诸比丘语众兵人言。小却我曹欲作羯磨自恣。彼人言。王遣我等卫护众僧。今不敢往余处。诸比丘白佛。佛言。应更语使避余处去。若去者善。若不去自应去。至不见不闻处。作羯磨自恣。不应在未受大戒人前作羯磨自恣。时诸天龙夜叉来听自恣。有天眼比丘见。见已生畏慎心。佛不听我曹在未受大戒人前自恣。即白佛。佛言。除人未受大戒。余者听在前羯磨自恣

。

彼自恣竟说戒坐久疲极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自恣竟复说戒。自恣即是说戒。佛说如是(自恣揵度竟)。

第三分皮革揵度法

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时瞻婆城有大长者子。字守笼那。其父母唯有此一子。甚爱念之。生来习乐。未曾蹑地而行。足下生毛。时摩竭国王。闻瞻婆城中大长者有子。父母甚爱念之。生来习乐。未曾蹑地而行。足下生毛。迟欲见之。即敕瞻婆城主。使诸长者各将其儿来至我所。时瞻婆城主。即各将其儿诣摩竭王所。到已头面礼王足在一面住。即白王言。王欲见瞻婆城中大长者子。此子生来习乐。父母爱之。未曾蹑地而行。足下生毛。愿王听以衣敷地。王言。听以衣敷地。时长者子守笼那。即以衣敷地。诣王所头面作礼。王见足下生毛。心甚欢喜。王即与现世利益已语言。我已与汝现世利益。世尊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汝可往见礼拜问讯。当与汝后世利益。时瞻婆城主。及诸长者。

闻王语已。共诣耆阇崛山。时有长老娑竭陀。为佛给使。在异处磐石上坐。时瞻婆城主。诣长老娑竭陀所问言。今世尊在何处。我等欲见如来。娑竭陀言小待长者。须我白佛。尔时长老娑竭陀。即没石上。如力士屈申臂顷。从彼来踊出佛前白言。瞻婆长者欲见世尊。佛告言。汝往屋荫中敷座。我当往坐。时娑竭陀。即受教敷座已。还到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白世尊言。我已敷座竟。今正是时。尔时世尊。从屋中出坐已。告娑竭陀言。语瞻婆长者来。时长老娑竭陀。没于佛前。如力士屈申臂顷。踊出于石上。时诸长者。见叹未曾有。世尊。弟子神足犹尔况复如来。娑竭陀言。长者宜知。是时瞻婆城主来诣佛所。头面作礼却坐一面。世尊。尔时即为诸长者子及瞻婆城主。种种方便说法劝化。

令大欢喜。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即于座上得法眼净。见法得法得果证。不复回还。白世尊言。大德。从今已去。归依佛法僧。听为优婆塞。从今已去。不杀生乃至不饮酒。尔时长者子守笼那在会中坐。作是念言。我闻佛所说。若我在家与妻子俱。不得修清净行。我今宁可从佛求除须发舍家为道意欲令众罢散。尔时瞻婆城主。闻佛种种方便说法。心大欢喜。即从坐起。作礼绕佛而去。长者子守笼那。还诣佛所。头面作礼却住一面。即白世尊言。如我闻佛所说。若我在家与妻子俱。不得修清净行。今欲从世尊求除须发舍家为道佛问守笼那。汝父母听汝不。答言世尊。父母未听。佛言。若父母不听。如来不听出家。答言。我今当作方便令父母听。佛言。今正是时。时守笼那。还瞻婆城。

至父母所白言。如我闻佛所说。若我在家与妻子俱。不得修清净行。今欲于佛所求除须发舍家为道。愿父母听。父母答言。出家之法甚难。为沙门亦不易。不如在家乐于爱欲自恣作福。不须出家。时守笼那。闻父母如是语。犹故不息。乃至第二第三亦如是。守笼那如是三白父母。犹故不听。时守笼那。即从坐起而坐地。作如是言。从今已去。止不洗浴。香不涂身。不饮不食。若或当死。若或得出家。一日不食乃至五日。时守笼那诸亲里知识。闻守笼那欲从佛求除须发欲出家为道。父母不听一日不食乃至五日。时守笼那诸亲里知识。往守笼那所语言。可起守笼那。洗浴身体以香涂身。饮食自乐恣作福德。出家不易沙门亦难。且止不须出家。守笼那闻诸亲里知识如是语。犹故不止第二。

第三亦如是亲友亦如是。尔时守笼那伴等。诣守笼那父母所。作如是言。可听守笼那舍家为道。若乐出家有常相见。若不乐出家便当还此守笼那。若死当复云何。父母即言。随意出家。时守笼那。闻父母听许。心自念言。我今羸瘦如是。不堪一食。可小自将养。时守笼那少多有力。往父母所白言。我今出家去。父母言。今正是时。时守笼那。即往王舍城耆阇崛山。到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住。白言。父母已听。我出家为道。愿佛度我得受大戒。佛即听出家受大戒。尔时守笼那父母。于两城中间七处安驿。为守笼那送热食及时令到。时守笼那。以此食与上座已。自入城乞食。其父母闻守笼那以所送食与诸比丘自乞食。从今已去。止不复与送食。尔时守笼那。往温水河边尸陀林中住。

勤行精进。经行之处血流污地。如屠杀处。时守笼那。在静处思惟。心自念言。我今勤行精进。如佛弟子中无有胜我者。我今何故不得无漏解脱。我家中大有财宝。可自娱乐自恣作福。今宁可舍戒还家。不复为道。尔时世尊知其心念。譬如力士屈申臂顷。从耆阇崛山至尸陀林中往经行处。见血污地如屠杀处。世尊知而故问余比丘。此谁经行处。血污地如屠杀处。诸比丘白佛言。是守笼那比丘勤行精进。是其血污地。佛言。唤来。比丘受教。往守笼那所语言。世尊唤汝。守笼那闻佛唤。即往佛所礼佛足却坐一面。佛知而故问。汝于屏处作如是念。我勤行精进。如佛弟子中无胜我者。我今何故不得无漏解脱。我家中大有财宝。可自娱乐自恣作福。今宁可舍戒还家。不复为道耶。

实尔世尊。世尊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汝在家时。能弹琴不。如是世尊。在家实能弹琴。守笼那云何琴。弦若急音声好不。不也世尊。守笼那云何琴弦若缓音声好不。不也世尊。云何守笼那。琴弦不缓不急。音声好不。如是世尊。佛言。如是守笼那。若大勤精进掉动。若少精进懈怠。应等精进等于诸根。尔时守笼那。闻佛略说教诫已。独在静处勤修精进心不放逸初夜后夜警意修行助道之法。所为出家得果不久。无上净行

现世得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身。知守笼那比丘得阿罗汉道。时守笼那比丘。得阿罗汉道已。往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白佛言。若有比丘。得阿罗汉。尽诸有漏乐于六处。乐于出离。乐不嗔恚。乐于寂静。乐尽爱欲。乐尽受阴。乐于无痴。

若有比丘。得罗汉漏尽。乐此六处。世尊。颇有不依于信得出离不。不应作如是意。不依于信。得罗汉道。尽于有漏。尽欲无欲。尽恚无恚尽痴无痴。乐于出离。世尊。颇有不依持戒故得乐无恚不。不应作如是意。不依持戒。得罗汉道。尽于有漏。尽爱无爱。尽恚无恚。尽痴无痴。乐于无恚。世尊。颇有不断诸利养乐寂静不。不应作如是意。不断利养。得罗汉道。尽恚无恚。尽痴无痴。乐于寂静。彼尽欲无欲。尽恚无恚。尽痴无痴。爱尽受阴尽。乐于无痴。如是比丘。心解脱有漏眼见多色。慧解脱心解脱。二俱不染污识。不与色杂住第四禅。耳鼻舌身意亦如是。世尊。由如大石山全为一段不缺无孔不漏。若东方有大疾风雨来。此山不移不可倾动。南西北方亦复如是。如是世尊。

若比丘得阿罗汉道。心得解脱尽于有漏。眼见多色。慧解脱心解脱。二俱不染污识。不与色杂住第四禅。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是语已。重说偈言。

乐出离者 乐寂比丘 乐不嗔恚

及尽爱者 乐尽受阴 心不愚痴

审知不起 从是解脱 以正解脱

便为息灭 已得无观 更无有作

譬如大山 风不能坏 如是色声

香味触法 于善恶法 智者不动

心住解脱 见于灭尽

如是守笼那。说此偈已。佛即可之。从坐起前礼佛足而去。去未久。佛告诸比丘言。应作如是自记得道。但说其义不正言。得不如余愚痴比丘欢喜自记后无所得空自疲苦。尔时守笼那。于异时往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佛告守笼那。汝生来习乐不串涉苦。听汝于寺内着一重革屣。即白佛言。我舍五象王出家为道。或致人笑言。守笼那舍五象王出家为道贪一重革屣。若世尊听诸比丘畜者。我亦当畜。佛时默然可之。即以是因缘集比丘僧。为诸比丘随顺说法。无数方便称赞行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告诸比丘。为护身护衣护卧具故。听在寺内着一重革屣。时诸比丘着一重革屣。不久便穿坏。听以树皮若皮补之。当以缕缝。若断坏应以筋若毛若皮缕缝。彼时须锥。比丘白佛。佛言听

畜锥。

四分律藏卷第三十九 第三分皮革揵度法之余

尔时大迦旃延。在阿槃提国。在拘留欢喜山曲中住。与亿耳优婆塞使人俱。时亿耳心自念言。如我闻佛所说。若我在家与妻子俱。不得修清净行。宁可除须发。舍家为道。即往大迦旃延所。作如是言。如我闻佛所说。若我在家与妻子俱。不得修清净行。愿大德度我出家受大戒迦旃延言。出家事难沙门不易。汝但在家护持佛戒。当以时节修行佛教。尔时亿耳如是再三白迦旃延。时大迦旃延。见亿耳殷勤至三。便听出家。受戒难得三年乃受大戒。何以故。以不满十僧故。亿耳受戒未久便得阿罗汉道。自记得道。亦如上说。尔时亿耳。闻佛功德相好端正诸根寂静得上调伏犹如象王又如澄渊。闻之欢喜。便欲见佛。诣迦旃延所白言我闻佛功德如是。今欲往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迦旃延言。

佛功德如汝所说。迦旃延言。汝持我名诣佛所。头面礼足。问讯起居少病安乐。不持五事往白佛。阿湿婆阿槃提国。少比丘受大戒难。三年中乃得受戒。何以故。以不满十僧故。从今已去。愿世尊。少开方便。听阿湿婆阿槃提国得受大戒。阿湿婆阿槃提国多诸刺棘瓦石。一重革屣不得经久。愿世尊。听着重革屣。阿湿婆阿槃提国世人好浴。愿世尊。听比丘数数洗浴如余方多好卧具。伊梨延陀耄罗耄耄罗氍毹如是。阿湿婆阿槃提国以皮为卧具。羖羊皮白羊皮鹿皮。愿世尊听得畜皮卧具。或有比丘。往异方后住处得衣便不肯受。何以故。恐犯尼萨耆愿世尊。听开少方便。时亿耳比丘。闻大迦旃延语。默然受持即从坐起头面礼足绕已而去。亿耳闻世尊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住。

时亿耳持三衣钵。往到佛所头面礼足已却住一面。佛即慰劳言。住止安乐不。不以饮食为苦耶。白佛言。住止安乐。不以饮食为苦。佛敕阿难。与客比丘敷座。尔时阿难自知常法世尊欲与客比丘共宿。便使阿难敷座。时阿难闻佛语已。还佛屋内对佛座敷座。敷座已还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世尊言。已为客比丘敷座竟宜知是时。尔时世尊即起还屋就座而坐。亿耳亦入佛屋对佛而坐。尔时世尊。静坐须臾告亿耳言。汝可说法。亿耳闻佛教已。在佛前说十六句义。不增不减音声清好。章句次第了了可解。尔时世尊作是念。善哉比丘。十六句义。不增不减不坏经法。音声清好。章句次第了了可解。佛问亿耳。本何所作。答言。久见欲过难得受戒乃经三年。何以故。以不满十僧故。亿耳念言。

今正是时。和尚迦旃延所遣五事。即白佛言和尚迦旃延稽首世尊足下。问讯世尊起居。康强少病安乐。白此五事如前所说。佛时默然听许。时世尊。明日清旦。以此事集比丘僧。为诸比丘随顺说法。无数方便称赞头陀威仪齐整少欲知足乐处空闲。告诸比丘

言。听阿湿婆阿槃提国持律五人得受大戒。若有余方亦听。余方者。东方有国。名白木调国。已外便听。南方有塔。名静善塔。已外便听。西方有国山名一师梨仙人种山。方外便听。北方有国名柱方外便听如是诸方外。听持律五人得受大戒。听阿湿婆阿槃提国着重革屣。听阿湿婆阿槃提国数数洗浴。听敷羖羊皮白羊皮鹿皮卧具。听诸比丘得衣入手数满十日若过应舍。舍已忏悔。尔时比丘得皮补革屣去佛不远。便摘坏恐犯重革屣事。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比丘。汝何故摘坏革屣耶。答言。恐犯重革屣事。佛言。革屣若穿坏听重。时诸比丘得未治皮。佛言听鞣治。若自鞣若使人鞣。鞣皮竟。裁作一重革屣。须刀佛言。听畜刀。须裁板。佛言。听畜板。须筋若毛若皮缕等。佛言听畜须划。佛言听畜若刀钝。听畜磨石。时诸比丘刀锥筋毛皮缕划迸散在地无安处。佛言。听作囊盛。若织竹作笼。若树皮笼。听以毛囊。裹外十种衣中。听趣用一一衣作囊。时诸比丘用皮作。佛言。不听以皮作时诸比丘着新衣革屣上坐污衣。佛言。不应着新衣革屣上坐。比丘亦不应皮上坐。除阿湿婆阿槃提国。时诸比丘持革屣在前便睡狗衔去。佛言。不应持革屣在前而睡。应以草覆。若两底相合。置尼师坛下。尔时比丘。持革屣置边而睡。

转反堕革屣上。有畏慎心。恐犯眠皮上。佛言不犯。时比丘持革屣置钵中行。余比丘见甚恶之。佛言。不应以革屣置钵中。应清净持钵。时比丘一手捉革屣钵。余比丘见恶之。佛言。不听一手捉革屣钵。应一手捉钵一手捉革屣。时诸比丘渡泥水不得褰衣。衣堕泥水中。佛言。听指钩革屣钵置掌中。一手褰衣。时诸比丘。拘萨罗国人间游行。到无比丘住处村。宿陶师舍。时泥作边有皮。比丘在上眠。清旦见畏犯皮上眠。佛言不犯。时六群比丘。畜大皮师子皮虎皮豹皮獭皮野猫皮迦罗皮野狐皮。诸比丘白佛。佛言。一切大皮不得畜。时六群比丘坐高大床上。若独坐绳床木床象牙床敷马皮敷象皮锦褥杂色卧具氍毹若獭毛用贮褥。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高大床上坐乃至獭毛贮褥。

时诸比丘。到白衣舍。为比丘敷好高大床。请比丘坐。诸比丘言。佛不听我等坐高大床。诸白衣言。我等更何处得床。诸比丘白佛。佛言。听除宝床余者在白衣舍应坐。时诸比丘。至白衣舍。为比丘敷皮床独坐床。诸比丘畏慎不敢坐。念言。佛不听我等皮上坐。除阿湿婆阿槃提国。诸白衣言。我等更何处得床。诸比丘白佛。佛言。听在白衣舍内坐。时诸比丘至白衣舍。为敷长绳床木床。诸比丘畏慎不敢坐。佛不听我等与上座同床坐。诸白衣言。我等更何处得人人别床。诸比丘白佛。佛言。听白衣舍得坐。时诸比丘至白衣舍。白衣为敷皮囊。比丘有畏慎心。念言。佛不听我等坐皮上。诸白衣言。我等更何处得别坐。诸比丘白佛。佛言。听在白衣舍得坐。尔时跋难陀释子。有放牛人为作檀越。

清旦着衣至檀越舍敷座而坐。时牧牛儿来坐听法。跋难陀释子。善为说法。种种方便劝进檀越。令大欢喜。即问言。大德何所须欲。跋难陀言。可止无所须。便为得供养已。复言。愿说所须。跋难陀言。止不须语。若我说俱不与我。答言大德。但说当与。去前不远。见一杂色犊子。跋难陀言。我须此皮。答言。小待须我杀之。彼即杀之。剥皮与跋难陀。跋难陀得皮已。从坐起持去。时牛母大吼唤。逐跋难陀至只桓门。诸比丘见问言。此牛何故吼唤逐汝后。答言。此是其子皮。我持来故尔耳。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乞生皮。若乞如法治。诸比丘畏慎。不敢带浮囊渡水。佛言听。时诸比丘捉牛尾渡水。渡已方见是牸牛畏慎。佛言无犯。自今已去。不应捉牸牛尾渡水。时诸比丘不敢坐皮床上渡水。

佛言听。时诸比丘畏慎不敢乘皮船渡水。佛言听。在皮船上若坐若卧随意。时诸比丘。皮作刀囊不以物裹刀生坏。佛言听。若以毳若以劫贝若以大皮裹刀。时比丘畜两重革屣。佛言。不得畜两重革屣。时诸比丘畜迦那富罗革屣。佛言。不听畜迦那富罗革屣。尔时比丘。与白衣拘萨罗国道路共行。为木刺刺脚血大出甚患之不能行。时白衣即以所著革屣与比丘。时比丘畏慎不敢取。恐犯迦那富罗革屣。佛言。有如是因缘听受。时六群比丘。畜旋角革屣。佛言。不应畜旋角革屣。诸比丘畜鹿角革屣。佛言。不应畜。诸比丘畜阿罗梨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以杂色皮作革屣带。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持绢布作革屣带。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畜富罗跋陀罗革屣。佛言不应畜。

六群比丘着真誓梨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着编边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着多带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着卷形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着大皮革屣师子皮虎皮豹皮獭皮野猫皮杂色皮野狐皮。佛言。一切不得畜。六群比丘用大皮缘革屣。或用作带或用缝。佛言。不得用缘及带缝。时六群比丘。着青色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以青缘革屣或用作带缝。佛言。不应以青缘革屣及作带缝。六群比丘着黄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着黄缘革屣。若作带若缝。佛言。不应用黄缘革屣及带缝。六群比丘着赤革屣。佛言。不应着赤革屣。缘带缝亦如是。六群比丘着白革屣。佛言不应着白革屣。缘带缝亦如是。六群比丘着似孔雀毛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着锦色革屣。

佛言不应畜。彼比丘得成锦色革屣。佛言不应畜。若坏色者听畜。六群比丘着毳袜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着劫贝纻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以弊帛纻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以芒草婆娑草舍罗草汉陀罗草袜革屣。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痴人。是我所遮。便更作余事。自今已去。一切袜革屣不应畜。时比丘天雨泥污脚污坐具污身卧具。佛言。听护身护座具故在僧伽蓝内着蒲革屣洗足。既着蒲革屣洗足已。水入

蒲革屣内。污脚污座具污身污卧具。佛言。听以树皮若皮缝着底。尔时舍卫国六群比丘。着钦婆罗屐。佛言不应畜。如是四种草屐不得畜。尔时佛在王舍城。六群比丘。剥多罗树叶作屐树便枯干。诸居士见皆共讥嫌。

沙门释子无有惭愧。断绝生命。自言我知正法。如是观之何有正法。云何乃取多罗树叶作屐。使树枯干。比丘白佛。佛言不应畜。尔时世尊。在拘睒弥国。时六群比丘着木屐。犹如马行声乱诸坐禅者。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畜木屐。时诸比丘畏慎。不敢上大小便屐上。不敢着洗足屐。佛言。除可着行者。余者应上。尔时世尊在婆竭提国。时毗舍离跋阇子比丘。着金屐银屐。佛言不应畜。即复着琉璃屐。佛言不应畜。复着宝屐。佛言。不应畜。复着宝填屐。佛言不应畜。佛言。如是痴人。是我所遮。辄更作余事。自今已去。一切屐不得着。

尔时世尊在毗舍离国。六群比丘着革屐共佛经行。佛告诸比丘。外诸巧师受学弟子。亦有恭敬于师。此六群比丘痴人。着革屣与佛共经行。佛言。自今已去。一切革屐不得畜。时六群比丘。于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前。已在好经行处。和尚等在恶处。已在高处。和尚等在下处。已在前和尚等在后。与和尚等并语与并经行。反抄衣缠颈裹头。通肩披衣着革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和尚和尚等若阿阇梨阿阇梨等在恶经行处。已在好处乃至着革屣。一切不得。尔时六群比丘。于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前。通肩披衣着革屣。若有所取与。不露右肩不脱革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尔。佛言。自今已去。听在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前偏露右肩脱革屣有所取与。时诸比丘。在白衣舍。于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前。有所取与。偏露右肩脱革屣时形露。诸比丘白佛。佛言。听白衣舍在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前不露右肩不脱革屣随意有所取与。尔时比丘。共余比丘在道行。一比丘从余比丘索水。诸比丘作是念。佛不听着革屣有所取与。彼比丘即脱革屣取水。于是失革屣。诸比丘白佛。佛言听。若在道行着革屣随意有所取与。尔时有比丘。暮从比丘索水。彼作是念。佛不听着革屣有所取与。时彼住处去水远畏毒虫。时彼比丘。脱革屣往取水毒虫啮脚痛苦不乐。诸比丘白佛。佛言。若日入后。听去水远若畏毒虫得着革屣随意取与。时六群比丘。见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不起迎。诸比丘白佛。佛言应起。若一坐食。若作余食法不食。若病。听作如是语。大德忍。我有因缘故不起。和尚者。从受得戒。和尚等者。多已十岁。阿阇梨者。有五种阿阇梨。有出家阿阇梨。受戒阿阇梨。教授阿阇梨。受经阿阇梨。依止阿阇梨。出家阿阇梨者。所依得出家者是。受戒阿阇梨者。受戒时作羯磨者是。教授阿阇梨者。教授威仪者是。受经阿阇梨者。所从受经处读修妒路。若说义乃至一四句偈依止阿阇梨者。乃至依止住一宿。阿阇梨等者。多已五岁。除依止阿阇梨。若比丘所住房应扫洒。扫洒已若故有尘。听泥浆污洒。泥浆污洒已。若故有尘。听作地敷。若伊梨延陀耄罗

耄耄罗毸氈。若十种衣随所得敷之。时诸比丘不洗足上地敷。佛言。听在户边安拭足物。若故不净。应户外安水器洗足。比丘洗足已。足未干便上地敷。地敷烂坏。佛言。足未干不得上地敷。若有急事。应以足拭膝若拭踕若以手拭若以弊物拭。时诸比丘。为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有所取与。数数洗足疲劳。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若为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有所取与。听用铜盘若案若机饮食所须之物。尽持置上一时授与。时有比丘。足下恶肿。于天雨中。余比丘扶往厕上。卧泥中极患苦。诸比丘白佛。佛言。听为护身护衣护卧具故。僧伽蓝内听着一重革屣。时诸比丘。在道行为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有所取与。偏露右肩脱革屣疲极。诸比丘白佛。佛言。听若在道行为和尚和尚等阿阇梨阿阇梨等有所取与。即于头上若肩上取与。

尔时佛在舍卫国。时六群比丘。着革屣入聚落。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沙门释子自言。我知正法。云何着革屣入聚落。如今观之有何正法。如似国王大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着革屣入聚落。时诸病比丘有畏慎心。不敢着革屣入聚落。诸比丘白佛。佛言。听病比丘着革屣入聚落。时六群比丘。托病着革屣入聚落。余比丘见语言。佛不言不得着革屣入聚落耶。彼言我病。即问言。何所患苦。答言长老。佛不作如是说。若人言。须臾间不乐。是谓病人耶我等托病。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托病着革屣入聚落。尔时长老毕陵伽婆蹉。脚跟破须鞔跟革屣。诸比丘白佛。佛言。听着鞔跟革屣。尔时长老毕陵伽婆蹉。在道行。眼闇。脚指蹴地坏足。诸比丘白佛。佛言。听着鞔足指革屣。

尔时毕陵伽婆蹉。多知识在道行。大得大麦小麦斑豆粳米。诸比丘疑不敢受白佛。佛言听受。诸比丘受已不知置何处。白佛。佛言。听若囊若箱盛。尔时长老毕陵伽婆蹉。在道行得酥油蜜石蜜不敢受。诸比丘白佛。佛言听受。受已不知着何处白佛。佛言。听若以键瓷小钵次钵受。键瓷者入小钵。小钵者入次钵。次钵者入大钵。诸比丘。不知畜键瓷小钵次钵。当净施不。白佛。佛言。听不作净施畜。时长老毕陵伽婆蹉。老羸不堪步涉白佛。佛言。听作步挽车若舆若乘。除女人牸牛马。尔时毕陵伽婆蹉。在道行得辇不敢受白佛。佛言听受。得皮辇不敢受白佛。佛言。听取却皮。十种衣中随以一衣裹之。复得织皮辇不敢受白佛。佛言。听却皮绳发绳以余绳织应畜。诸比丘须辇辕白佛。

佛言听作。诸比丘须辇绳白佛。佛言听畜。若绳数断。听用皮作。若担辇肩痛。听安枕荐。若患脚寄痛。听作橙安枕荐。时不知何人应担白佛。佛言。听比丘若僧伽蓝民若优婆塞若沙弥。若得车亦如是。若皮车应却皮。十种衣中随以一衣裹之应畜。若得织皮车。除皮绳发绳余得畜。不知何人应牵白佛。佛言。听若比丘若僧伽蓝民若优婆塞若沙弥牵。尔时长老毕陵伽婆蹉。得守僧伽蓝人。佛言应畜。尔时六群比丘。作皮床皮独坐床。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畜。复作皮褥皮枕皮卧具皮地敷。破地生虫屋内臭秽。诸

比丘白佛。佛言不应畜。时有婆罗门出家为道。持伊师皮作拭足物置户内。佛言听畜。时诸比丘。汲水罐绳数断。佛言。听以皮作索。若罐破听以皮作。若绳断以皮作绳。

若户绳数断。佛言。听以皮作。若开户若闭户患手痛。听以大皮裹之。若户枢不转。应着皮。若上枢坏。听以皮缠。若向亦如是。若绳床木床脚坏。听以皮缠。时有比丘脚痛。佛言。以大皮裹脚令得患差便却。若比丘覆屋绳断。佛言。听以皮作。若户扉绳数断。听以筋若毛作。时六群比丘。畜皮钵囊革屣囊针綖囊。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畜。尔时有木师出家比丘。畜皮囊盛作器白佛。佛言不应畜。木师出家比丘。一切作器不应畜。尔时众僧。得木作器白佛。佛言听畜。不知用何物盛。佛言。听十种衣随以一一衣作囊盛。尔时比丘酥油瓶露。佛言。听以湿皮覆。若虫啮应以泥泥。尔时比丘。得花形皮油器。畏慎不敢畜。佛言听畜。尔时比丘。得角作油器。畏慎不敢畜。佛言听畜。

若下漏上漏若边漏听以皮缠覆。

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比丘。木刺刺脚破须软革屣听畜。时世尊与阿难俱行。去尸陀林冢间不远。见有贵价。重革屣。世尊知而故问阿难。汝何不取此革屣。阿难言。恐畜重革屣。佛言。听此粪扫物得畜。尔时比丘在道行。去冢不远。见有木贯死人皮厚。便剥取还房。作一重革屣。房内臭秽。余比丘问。房内何以臭。即以事答。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畜人皮。若畜偷兰遮。及余不净可恶皮不应畜。若畜突吉罗。尔时有比丘。从寒雪国来脚冻坏。诣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知而故问比丘。汝何故脚破。白佛言。寒雪处来故冻坏。佛问比丘。彼国法何所著。比丘言。着富罗庵鞮。佛言。听着。若须鞣。听作鞣。听从非亲里居士居士妇乞作。不得作余用。若余用如法治。时六群比丘皮作腰带。佛言不应畜皮作禅带。佛言不应畜。比丘畜皮器。佛言不应畜。比丘畜皮帽。佛言不应畜。比丘作皮紧殊炭。佛言不应畜。比丘不拂拭革屣。污脚污卧具。佛言。不应不拂拭革屣。时比丘洗足已。未干便着革屣。革屣湿烂坏。佛言不应尔。时比丘不数浣拭脚物。诸比丘见污秽不喜。佛言听浣。彼浣已不捩不晒虫生。佛言。应浣捩晒燥(皮革揵度竟)。

第三分衣揵度法之一

尔时世尊。在波罗捺国鹿野苑中。时五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五人白佛。我等当持何等衣。佛言。听持粪扫衣及十种衣。拘舍衣劫贝衣钦跋罗衣刍摩衣叉摩衣舍兔衣麻衣翅夷罗衣拘摄罗衣嗯罗钵尼衣。如是十种衣。应染作袈裟色持。尔时比丘得冢间衣。佛言听畜。尔时比丘得愿衣。佛言听畜。尔时比丘在道行。去冢不远。见贵价粪扫衣。畏慎不敢取。佛言听取。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时有大姓子出家。于市中巷陌粪扫中。拾弊故衣作僧迦梨畜。时波斯匿王夫人见慈念心生。取大价衣破之。以不净涂弃之于外。为比丘故。比丘畏慎不敢取。比丘白佛。佛言。若为比丘者应取。尔时有比丘。大姓出家。于市中巷陌厕上粪扫中。拾弊故衣作僧伽梨畜。时舍卫长者见心生慈愍。以多好衣弃置巷陌若厕上。为比丘故。使人守护。不令人取。时有诸比丘直视而行。入村时守护衣人语言。大德。何不左右顾视也。时比丘见畏慎不敢取。诸比丘白佛。佛言。若为比丘听取。尔时比丘堑中得死人衣畏慎白佛。佛问言。汝用何心取。答言。以粪扫衣取。不以盗心取。佛言不犯。自今已去。不应取坑堑中死人衣。尔时有居士。浣衣已晒置壁上。时纳衣诸比丘。

见谓是粪扫衣便取时居士见语言。莫取是我衣。比丘言。我谓是粪扫衣故取耳。便放之而去。彼比丘畏慎白佛。佛言。汝以何心取。答言。粪扫衣取。不以盗心取。佛言无犯。自今已去。不应取在园上若篱上堑中粪扫衣。时有比丘。于大官断事处前。有死人衣。比丘取此人衣。时大官敕旃陀罗。取死人弃之。旃陀罗言。何不使取衣者弃之。大官问言。何人取衣。答言。是沙门释子取。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在断事处取死人衣。尔时比丘在道行。去冢不远。见未坏死人有衣。即取而去。死人即起语言。大德。莫持我衣去。比丘言。汝死人何处有衣。故持去不止。死人逐比丘。至只桓门外。脚跌倒地。余比丘见问此比丘。彼何所说。比丘答言。此死人我取其衣来。诸比丘白佛。

佛言。不应取未坏死人衣。尔时有牧牛人。以衣置头上而眠。时粪扫衣比丘。见谓是死人。彼作如是念。世尊不听比丘取未坏死人衣。即取死人臂骨打此牧牛人头破。彼即起语言。大德。何故见打。答言。我向谓汝死。牧牛人言。汝不别我死生耶。即打比丘次死。诸比丘白佛。佛言。死人未坏不应打令坏。时六群比丘。畜非衣作钵囊革屣囊针筒。畜锦文卧毡褥枕氍毹獭皮。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以非衣作钵囊及针筒。不应畜锦文卧具毡褥枕毾㲪毹獭皮。尔时比丘。冢间得锦文卧毡褥枕。诸比丘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听取用。时有比丘。冢间得伊梨延陀耄罗耄耄罗毾㲪。有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听取。却皮却草着余者。用作地敷畜。时有比丘于冢间得皮绳床木床独坐床白佛。

佛言听取。却皮十种衣中随以何衣作听畜。尔时比丘。在冢间。得绳床木床独坐床。有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听取。除二种绳。皮绳发绳。余者应畜。时比丘在冢间。得辇得盖得步挽车。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听取畜。时比丘在冢间。得瓶澡灌得杖扇。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听取畜。时有比丘在冢间。得钁钩刀镰。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听取畜。时有比丘。在冢间得钱自持来。比丘白佛。佛言不应取。彼比丘须铜白佛。佛言。打破坏相。然后得自持去。时有比丘。得牛嚼衣白佛。佛言听取用。时有比丘得鼠啮衣白佛。佛言听取用。有比丘得烧衣白佛。佛言听取。粪扫衣有十种。牛嚼衣。鼠啮

衣。烧衣。月水衣。产妇衣。神庙中衣。若鸟衔风吹离处者冢间衣。求愿衣。受王职衣。

往还衣。是谓十种粪扫衣。尔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与摩竭提王阿阇世。中间共斗多人死。时比丘欲往取死人衣白佛。佛言听往彼。若有人先语取。若无人辄取。尔时阿阇世王。与毗舍离梨奢。中间共斗多人死。时比丘欲往取彼死人衣白佛。佛言。应往语然后取。若无人辄自取。尔时众多居士。于冢间脱衣聚置一处埋死人。时粪扫衣比丘。见谓是粪扫衣。取之而去。时诸居士见语言。此是我衣莫持去。比丘言。我谓是粪扫衣。即放地而去。比丘畏慎白佛。佛言汝以何心取。答言。以粪扫衣取。不以盗心。佛言不犯。不应取大聚衣。尔时众多居士。于冢间烧死人。时粪扫衣比丘。见烟已唤余比丘。共往冢间取粪扫衣去。彼言可尔。即共往至彼。默然一处住。时居士见。即与比丘一贵价衣。

第二比丘言。持来当共汝分。彼言。共何谁分彼自与我。二人共诤。诸比丘白佛。佛言。应还问居士。此衣与谁。若居士言。随所与者是彼衣。彼若言不知。若言俱与。应分作二分。尔时有比丘。往冢间取粪扫衣。遥见有粪扫衣。一比丘即占言。此是我衣。第二比丘即走往取。二人共诤。各言是我衣。诸比丘白佛。佛言。粪扫衣无主。属先取者。时有二比丘。俱往冢间取粪扫衣。遥见有衣便占言是我衣。二人俱走往取衣。共诤各言是我衣。比丘白佛。佛言。粪扫衣无主。随共取分作二分。尔时有众多居士。载死人置冢间。粪扫衣比丘。见即语余比丘言。我曹今往取粪扫衣可多得。彼比丘言。汝等自去我不往。比丘即疾往大得粪扫衣。持来至僧伽蓝中净浣治。彼比丘见。语此比丘言。

汝作何事。而不共我往取衣。我往取衣大得来。此比丘言。持来共汝分。答言。汝不共我取云何共分。二人共诤。比丘白佛。佛言。属彼往取者。尔时有众多粪扫衣比丘。共期要往冢间取粪扫衣。有一比丘得贵价衣。余比丘言。持来共汝分。彼答言。我得此衣。何故共汝分。多人共诤。比丘白佛。佛言。随先要所得。多少应共分。

尔时佛在舍卫国。时诸居士祖父母父母死。以幡盖衣物裹祖父母父母塔。粪扫衣比丘见剥取之。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盗取人物。自言我知正法。如今观之有何正法。我等为祖父母父母起塔。以幡盖裹塔供养。彼云何而自剥取。如似故为沙门释子裹塔供养。我等实为祖父母父母。以幡盖裹覆塔供养。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得取如是物。若风吹漂置余处。若鸟衔去着余处。比丘见畏慎不敢取。比丘白佛。佛言。若风吹水漂鸟衔着余处听取。尔时比丘。见有庄严供养塔衣即取。取已畏慎。比丘白佛。佛言。汝以何心取。答言。以粪扫衣取不以盗心。佛言无犯不应取庄严供养塔衣

。

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时毗舍离有淫女。字庵婆罗婆利。形貌端正。有欲共宿者。与五十两金。昼亦与五十两金。时毗舍离。以此淫女故。四方人集于毗舍离时国法。以为观望极好。时王舍城诸大臣闻毗舍离有淫女。字庵婆罗婆利形貌端正。有欲共夜宿者。与五十两金。昼亦尔。时毗舍离。以淫女故。四方人集于毗舍离。观望极好。时大臣往瓶沙王所白言。大王当知。毗舍离国有淫女。字庵婆罗婆利形貌端正。有欲共宿者与五十两金。昼亦如是。以淫女故。四方人集于毗舍离。观望极好。王敕诸臣。汝等何不于此安淫女。时王舍城有童女。字婆罗跋提。端正无比。胜于庵婆罗婆利。时大臣即安置此淫女。若有欲共宿者。与百两金。昼亦如是。时王舍城。以淫女故。四方人集于王舍城观望极好。

时瓶沙王子字无畏。与此淫女共宿。遂便有娠。时淫女敕守门人言。若有求见我者。当语言我病。后日月满。生一男儿。颜貌端正。时淫女即以白衣裹儿敕婢。持弃着巷中。婢即受敕。抱儿弃之。时王子无畏。清旦乘车往欲见王。遣人除屏道路。时王子遥见道中有白物。即住车问傍人言。此白物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儿。问言死活。答言故活。王子敕人抱取。时王子无畏无儿。即抱还舍与乳母养之。以活故。即为作字。名耆婆童子。王子所取故名童子。后渐长大。王子甚爱之。尔时王子。唤耆婆童子来语言。汝欲久在王家。无有才技。不得空食王禄。汝可学技术。答言当学。耆婆自念。我今当学何术。现世得大财富而少事。作是念已我今宁可学医方。可现世大得财富而少事。

念言。谁当教我学医道。时彼闻得叉尸罗国有医。姓阿提梨。字宾迦罗。极善医道。彼能教我。尔时耆婆童子。即往彼国。诣宾迦罗所白言。我欲从师受学医道当教我。彼答言可尔。时耆婆童子。从学医术。经七年已自念言。我今习学医术。何当有已。即往师所白言。我今习学医术。何当有已。时师即与一笼器及掘草之具。汝可于得叉尸罗国面一由旬求觅诸草有非是药者持来。时耆婆童子。即如师敕。于得叉尸罗国。面一由旬。求觅非是药者。周竟不得非是药者。所见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别。知所用处无非药者。彼即空还。往师所白如是言。师今当知。我于得叉尸罗国。求非药草。面一由旬。周竟不见非药者。所见草木。尽能分别。所入用处。师答耆婆言。汝今可去。医道以成。

我于阎浮提中。最为第一。我若死后。次复有汝。时耆婆自念。我今先当治谁。此国既小。又在边方。我今宁可还本国始开医道。于是即还归婆伽陀城。婆伽陀城中有大长者。其妇十二年中常患头痛。众医治之。而不能差。耆婆闻之。即往其家语守门人言。白汝长者。有医在门外。时守门人即入白。门外有医。长者妇问言。医形貌何似。答

言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诸医治之不差。况复年少。即敕守门人语言。我今不须医。守门人即出语言。我已为汝白长者。长者妇言。今不须医。耆婆复言。汝可白汝长者妇。但听我治。若差者随意与我物。时守门人复为白之。医作如是言。但听我治。若差随意与我物。长者妇闻之。自念言。若如是无所损。敕守门人。唤入。时耆婆入。诣长者妇所问言。

何所患苦。答言。患如是如是。复问。病从何起。答言。从如是如是起。复问。病来久近。答言。病来尔许时。彼问已语言。我治汝病。彼即取好药以酥煎之。灌长者妇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时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唾别弃之。时耆婆童子。见已心怀愁恼。如是少酥不净。犹尚悭惜况能报我。病者见已。问耆婆言。汝愁恼耶。答言实尔。问言。何故愁恼。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净。犹尚悭惜。况能报我以是故愁耳。长者妇答言。为家不易。弃之何益。可用然灯。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忧如是。彼即治之。后病得差。时长者妇。与四十万两金并奴婢车马。时耆婆得此物已还王舍城。诣无畏王子门。语守门人言。汝往。白王言。耆婆在外。守门人即入白王。王敕守门人唤入。

耆婆入已。前头面礼足在一面住。以前因缘。具白无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尽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须。便为供养已。汝自用之。此时耆婆童子最初治病。

四分律藏卷第四十 第三分衣揵度法之二

尔时瓶沙王。患大便道中血出。诸侍女见皆共笑言。王今所患如我女人。时王瓶沙闻已惭愧。即唤无畏王子言。我今有如是病。汝可为我觅医。即答王言。有耆婆童子。善于医道。能治王病。王言唤来。无畏王子唤耆婆来。问言。汝能治王病不。答言能治。若能汝可往治之。时耆婆童子。往瓶沙王所。前礼王足却住一面。问王言。何所患苦。王答言。病如是如是。复问。病从何起。王答言。从如是如是起。复问。患来久近。王言。患来尔许时。如此问已。答言能治。时即取铁槽盛满暖水。语瓶沙王言。入此水中。王即入水。语王坐水中。王即坐。语王卧水中。王即卧。时耆婆。以水洒王而咒之。王即睡。疾疾却水。即取利刀破王所苦处。净洗疮已。持好药涂。药涂竟。病除疮愈。其处毛生。与无疮处不别。即复还满槽水。以水洒王而咒之。王即觉。王言。可治我病。答言。我已治竟。王言善治不。答言善治。王即以手扪摸看。亦不知疮处。王即问言。汝云何治病。乃使无有疮处。耆婆报言。我治病宁可令有疮处耶。时王即集诸侍女作如是言。耆婆医大利益我有念我者。当大与财宝。时诸侍女。即取种种璎珞臂脚钏及覆形密宝形外宝钱及金银摩尼真珠毗琉璃贝玉颇梨积为大聚。时王唤耆婆来语言。汝治我病

差。以此物报恩。耆婆言。大王且止。便为供养已。我为无畏王子故治王病。王言。汝不得治余人病。唯治我病佛及比丘僧宫内人。此是耆婆童子第二治病也。

尔时王舍城有长者。常患头痛。无有医能治者。时有一医语长者言。却后七年当死。或有言六年。或言五年。乃至一年当死者。或有医言。七月后当死。或言六月乃至一月当死。或有言过七日后当死者。时长者自往耆婆童子所语言。为我治病。当雇汝百千两金。答言不能。复重语言。与汝二百三百四百千两金。答言不能。复言当为汝作奴家业一切亦皆属汝。耆婆言。我不以财宝少故不能治汝。以王瓶沙先敕我言汝唯治我病佛及比丘僧宫中人不得治余人。是故不能。汝今可往白王。时彼长者。即往白王言。我今有病。愿王听耆婆治我病。时王即唤耆婆语言。王舍城中有长者病。汝能治不。答言能治。汝若能者可往治。尔时耆婆。即往长者家语言。何所患苦。答言。所患如是如是。

复问言。从何而起。答言。从如是如是起。问言。得来久近。答言。病来尔许。时问已语言。我能治汝。尔时耆婆。即与碱食令渴饮酒令醉。系其身在床。集其亲里。取利刀破头开顶骨示其亲里。虫满头中。此是病也。耆婆语诸人言。如先医言。七年后当死。彼作是意。七年已后脑尽当死。彼医如是为不善见。或言六五四三二年一年当死者。彼作是意。脑尽当死。彼亦不善见。或言七月乃至一月当死者。彼亦不善见。有言。七日当死者。彼作是意言。脑尽当死。彼为善见。若今不治过七日脑尽当死。时耆婆。净除头中病已以酥蜜置满头中已。还合髑髏缝之。以好药涂。即时病除肉满。还复毛生。与无疮处不异。耆婆语言。汝忆先要不。答言忆。我先有此要。当为汝作奴家业一切悉当属汝。

耆婆言。且止长者。便为供养已。还用初语。时彼长者。即与四十万两金。耆婆以一百千两上王。百千两与父。二百千两自入。此是耆婆第三治病。尔时拘睒弥国。有长者子。轮上嬉戏。肠结腹内食饮不消亦不得出。彼国无能治者。彼闻摩竭国有大医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睒弥长者子病。耆婆能治。愿王遣来。时瓶沙王。唤耆婆问言。拘睒弥长者子病。汝能治不。答言能。若能者。汝可往治之。时耆婆童子。乘车诣拘睒弥。耆婆始至。长者子已死。伎乐送出。耆婆闻声即问言。此是何等伎乐鼓声。傍人答言。是汝所为来。长者子已死。是彼伎乐音声。耆婆童子。善能分别一切音声。即言语使回还。此非死人语。已即便回还。时耆婆童子。即下车取利刀破腹披肠结处。示其父母诸亲语言。

此是轮上嬉戏使肠结。如是食饮不消。非是死也。即为解肠。还复本处。缝皮肉合。以好药涂之。疮即愈毛还生。与无疮处不异。时长者子。即报耆婆四十万两金。妇亦与四十万两金。长者父母亦尔。各与四十万两金。是耆婆童子。第四治病。尔时尉禅国

王。波罗殊提。十二年中常患头痛。无有医能治者。彼闻瓶沙王有好医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我今有病。耆婆能治。愿遣来为我治之。时王即唤耆婆问言。汝能治波罗殊提病不。答言能。汝可往治之。王语言。彼王从蝎中来。汝好自护。莫自断命。答言尔。时耆婆童子。往尉禅国。至波罗殊提所。礼足已在一面住。即问王言。何所患苦。答言。如是如是病。问言。病从何起。答言。从如是如是起。问言。病来久近。答言。

病来尔许时。次第问已语言。我能治。王言。若以酥若杂酥为药。我不能服。若与我杂酥药。我当杀汝。是病余药不治。唯酥则除。耆婆童子。即设方便语王言。我等医法治病。朝晡晨夜随意出入。王语耆婆。听随意出入。复白王言。若须贵药。当得急乘骑。愿王听给疾者。是时王即给日行五十由旬驼。即与王碱食令食。于屏处煎酥为药。作水色水味已。持与王母语言。王若眠觉。渴须水时。可持此与饮之。持水与王母已。即乘五十由旬驼而去。时王眠觉渴须水。母即持此水药与之。药欲消时觉有酥气。王言。耆婆与我酥饮。是我怨家。何能治我。急往觅来。即往耆婆住处觅之不得。问守门人言。耆婆所在。答言。乘五十由旬驼而去。王益怖惧。以酥饮我。是我怨家。何能治我。

时王有一健步。名曰乌。日行六十由旬。即唤来。王语言。汝能追耆婆童子不。答言能。汝可往唤来。王言。彼耆婆大知技术。莫食其食。或与汝非药。答言尔。受王教。耆婆童子去至中道。不复畏惧。便住作食。时健步乌得及耆婆。语耆婆言。王波罗殊提唤汝即言当去。耆婆与乌食不肯食。时耆婆。自食一阿摩勒果留半。饮一器水复留半。爪下安非药。沉着水果中。语乌言。我已食半果饮半水。余有半果半水。汝可食之。乌即念言。彼自食半果饮半水。留半与我。此中必当无有非药。即食半果饮半水已。便患嗵不复能去。复取药着乌前语言。汝某时某时服此药当差。耆婆童子。即便乘行五十由旬驼复前去。后王与乌所患俱差。波罗殊堤王。遣使唤耆婆语言。汝已治我病差。可来。汝在彼国所得多少。我当加倍与汝。耆婆言。且止。王便为供养已。我为瓶沙王故治王病。时波罗殊提。送一贵价衣价直半国。语耆婆言。汝不肯来。今与汝此衣以用相报。此是耆婆第五治病。尔时世尊患水。语阿难言。我患水欲得除去。时阿难闻世尊言往王舍城。至耆婆所语言。如来患水欲得除之。尔时耆婆。与阿难俱往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如来患水耶。佛言。如是耆婆。我欲除之。白佛言。欲须几下。答言。须三十下。时耆婆。与阿难俱往王舍城。取三把优钵花。还诣其家。取一把花。以药熏之。并复咒说。如来嗅此可得十下。复取第二把花。以药熏之。并复咒说。嗅之复可得十下。复取第三把花。以药熏之。并复咒说。嗅之可得九下。复饮一掌暖水。

足得一下风。即随顺以三把花。置阿难手中。时阿难持华出王舍城。诣世尊所。持一把花。授与世尊。如来嗅之。可得十下。复授第二把。更得十下。第三把复得九下。尔时耆婆。忘语阿难与佛暖水。尔时世尊。知耆婆心所念。即唤阿难取暖水来。尔时阿难。闻世尊教。即取暖水与佛。佛即饮一掌暖水。患即消除。风亦随顺。尔时王瓶沙。闻佛有患。与八万四千人俱。前后导从诣世尊所。问讯世尊。头面礼足。却坐一面。时忧填王。闻世尊患。亦将七万人俱。波罗殊提王。与六万人俱。梵施王。与五万人俱。波斯匿王。与四万人俱。末利夫人。利师达多富罗那。四大天王。及诸营从释提桓因。与忉利诸天俱。炎天子。与炎天俱。兜率天子。与兜率诸天俱。化乐天与化乐诸天俱。

他化自在天。与他化自在天俱。梵天。与梵天俱。摩醯首罗天子。与摩醯首罗诸天俱。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时舍利弗。闻世尊病。与五百比丘俱。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尔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闻世尊病。与五百比丘尼俱。阿难宾坻。与五百优婆塞俱。毗舍佉母。与五百优婆夷俱。诣世尊所。头面礼足。问讯世尊。时提婆达多。闻世尊病。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尔时提婆达多。见世尊前四部众会。作如是念。我今宁可服药。如佛令四部众来问讯我。即往耆婆所语言。我欲服佛所服药。汝可与我药。耆婆言。世尊所服此药。名那罗延。此药非是余人所服。除转轮王。成就菩萨如来乃能服之。提婆达多语言。若不与我。我当害汝。尔时耆婆。畏夺命故。

即便与之。提婆达多以服此药故。即得重病。身心俱苦。独有一已更无余人。亦无亲厚。作如是念。如我今日无有救者。唯有如来。尔时世尊。知提婆达心念。从耆阇崛山。身出施药光明。以照提婆达多。使一切苦痛即得休息。尔时提婆达多病差未久。往王舍城巷陌唱令。太子悉达多。舍转轮王出家为道。今行医药自活。何以知之。适治我病差故知。时诸比丘闻。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提婆达多。如来慈愍。而更无反复。尔时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白佛言。未曾有世尊慈愍。提婆达多而更无反复。佛告诸比丘言。非适今日慈愍。提婆达多而无反复。何以故。乃往过去世时。有王名一切施。作阎浮提王。时阎浮提。国土平博人民炽盛丰乐无比。时阎浮提。

有八万四千城。有五十亿聚落。有六万边城。尔时有病人。诣一切施王所。白王言。我今无有救护。唯有王耳。尔时王集阎浮提诸医。示此病人。王问诸医。如此病人当须何药。诸医看病已白王言。如此病人。非常入所能与药。唯有成就菩萨能与药耳。王问为须何乐。医言。此病人若得慈心菩萨生肉生血食之。二十九日乃得差。一切施王心念言。生死长远轮转无际受诸苦恼。或堕地狱饿鬼畜生。截脚截手截耳截鼻挑眼斫头竟何所益。即以国付嘱诸臣。入内静处思四无量行。尔时一切施王。即取利刀割髀里肉血

。使人送与病者。如是经二十九日。后王问使人。病人云何。答王言已差。王言。将来看之。时即为病人洗浴与新衣着。将诣王所。王问言。汝病云何。答言已差。王言。

汝随意去。时彼人出门。右脚蹴地血出。余人见之问言。男子汝脚何故血出耶。即言。彼非法王。弊恶王。非法淫着王。贪着乐邪见王。于彼门中脚蹴此阃使我脚坏血出如是。彼诸人言。未曾有无反复人。一切施王。二十九日以身血肉治令得差。而于王所无有反复。佛告诸比丘。尔时一切施王我身是。时病人者。今提婆达多是。我前世时。慈心愍之。而无反复。今亦如是无有反复。尔时世尊。为提婆达多故。说此偈言。

一切诸山海 我不以为重

其无反复者 我以此为重

无有反复报 癞病恶疾苦

或受白癞病 无反复如是

是故诸比丘。应念报恩。应存反复。当如是学。尔时耆婆童子。瞻视世尊病。煮吐下汤药及野鸟肉得差。是为耆婆童子第六治病。时耆婆童子。于异时持一领贵价衣。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世尊言。我若治国王。若治大臣。或得一国土。或得一聚落。唯世尊当与我愿。佛言。我已过于愿。不与人愿。耆婆复言。愿与我清净愿。佛言。求何等清净愿答言。我此贵价衣。从王波罗殊提间得。价直半国。愿世尊哀愍故为我受。自今已去。愿听诸比丘欲着檀越施衣欲着粪扫衣者随意着。尔时世尊默然可之。时耆婆童子。得世尊可已。即持金澡瓶水洗佛手。持此大贵价衣上佛。佛慈愍故为受之。耆婆童子。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为种种说法。令得欢喜。前礼佛已还去。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为诸比丘随顺说法。以无数方便赞叹头陀摄持威仪少欲知足有智慧乐于出离者。告诸比丘。此衣贵价衣中第一。如牛出乳乳中出酪酪中出生酥生酥中出熟酥。熟酥出醍醐。最精第一。此衣如是。众多衣中最为第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随意着檀越施衣粪扫衣。尔时瓶沙王。闻佛听诸比丘畜檀越施衣。即持所著贵价钦婆罗衣。送与比丘。诸比丘不受言。佛未听我曹畜大价衣。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畜贵价钦婆罗衣。后复遣人送王所著贵价氍毹。诸比丘不敢受。佛未听我曹畜贵价氍毹。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畜。尔时六群比丘。畜广大长毛氍毹。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不应畜。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畜氍毹广三肘长五肘毛长三指者。应净施畜。尔时耆婆童子。闻佛听诸比丘畜檀越施衣。即遣人送王所著短毛氍毹。与诸比丘。诸比丘不敢受。佛未听我畜短毛氍毹。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畜。尔时王舍城诸优婆塞。闻佛听诸比丘畜檀越施衣。即遣人大送种种好衣与诸比丘。诸比丘不知当云何

。往白佛。佛言听分。不知云何分。佛言。当数人多少。若十人为十分。若乃至百人为百分。分衣时好恶相参。时彼分衣者。辄自取分。佛言。不应自取分。应使异人分。使异人取分。彼自取分。佛言。不应自取。当掷筹分。彼比丘自掷筹。佛言。不应自掷筹。听不见者掷筹。时有王所著大贵价衣不可分。佛言。听截破分。自今已去。听以刀截衣。尔时比丘得未浣衣。佛言。听自浣若使人浣。时须浣器。佛言。应畜浣器。若无浣板。听畜板若须剪刀。听畜。

尔时世尊。出王舍城。南方人间游行。中道见有田善能作事畦畔齐整。见已告阿难。汝见此田不。答言。已见世尊。佛问阿难。汝能为诸比丘作如是衣法不。答言能。佛语阿难。汝往教诸比丘。时阿难从彼还王舍城。教诸比丘。作如是割截衣。此是长条。此是短条。此是叶。此第一缝。此第二缝。此是中缝。此条叶两向。时王舍城多着割截衣尔时世尊南方人间游行已。还王舍城。见诸比丘多着割截衣。告言。阿难聪明大智慧。我为略说。而能广解其义。过去诸如来无所著佛弟子。着如是衣。如我今日。未来世诸如来无所著佛弟子。着如是衣。如我今日。刀截成沙门衣。不为怨贼所剥。从今日已去。听诸比丘作割截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时诸比丘。作割截安陀会衬体着。叶边速破尘垢入叶内。自今已去。听作不割截安陀会。诸比丘着割截郁多罗僧僧伽梨。叶边速破尘垢入内露湿。佛言。自今已去。听着割截郁多罗僧僧伽梨。听叶作鸟足缝若编叶边若作马齿缝。诸比丘不知当作几条衣。佛言。应五条。不应六条。应七条不应八条。应九条不应十条。乃至十九条。不应二十条。若过是条数不应畜。尔时比丘。反褵着涅槃僧。入白衣舍解脱露形。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尔。听作带着。时六群比丘畜上色带。佛言不应畜。诸比丘以锦作。佛言不应锦作。诸比丘畜白带。佛言不应以白作。佛言。听畜袈裟色带。尔时六群比丘作广长腰带。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作。听作广二指绕腰三周。若得已作者。应作二叠三叠四叠若三四叠。乱听缝合。若短者。听作绳续。若带细软。数结速断。应安纽若玦。诸比丘用宝作。佛言。不应用宝。若用骨若用牙若角若铁若铜若白镴若铅锡若綖若木若胡胶作。不知云何安玦。佛言。以帛缝若穿孔着。时诸比丘带断坏。听补治。复不知云何补治。佛言。若重綖更缝。若边坏听线编。若带头须坏。听更以线续若缝。尔时比丘。不系僧祇支入聚落行。使衣堕形露。佛言。不应不系衣入聚落。听安带若缝。尔时舍利弗入白衣舍。患风吹割截衣堕肩。诸比丘白佛。佛言。听肩头安钩纽。

尔时世尊。在王舍城。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人间游行。尔时比丘多持衣。或头戴或肩担或带着腰中。时有比丘。字伽梵婆提。诣恒水边。佛欲渡处。即以神力断水。时佛渡水已。见诸比丘多持衣或头戴或肩担或带着腰中。见已念言。此诸比丘多持衣如是。我宁可为诸比丘制衣多少令有齐限。若过不应畜。尔时世尊。从婆阇国人间游行。诣毗

舍离。尔时庵婆罗婆提。闻佛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人间游行来诣毗舍离。即乘车往世尊所。遥见世尊相好端严。恭敬欢喜。即时下车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尔时世尊。为说法劝化。令得欢喜。闻佛说法已。踊跃欢喜白佛言。唯愿世尊。受我明日请食。并比丘僧。在我园一宿。时世尊默然许可。彼知佛许已。头面礼足绕佛而去。

尔时世尊。住毗舍离在庵婆罗园中。诸梨奢。闻佛与千二百五十弟子人间游行来诣毗舍离。着种种衣服璎珞。乘种种车。往迎世尊。诸梨奢。或有着绀色璎珞衣服。乘绀色车马。绀色侍从。绀色刀鋍幡盖。绀色珠毛拂。青黄赤白黑车马侍从严饰亦复如是。如是有五百梨奢。诣世尊所。时庵婆罗婆提迎佛还道。遇诸梨奢。亦不避道。车盖相突。时梨奢中有耆老者。语庵婆罗婆提言。汝何故不避道。共相逼斥车盖相突耶。婆提答言。所以尔者。我请佛及僧在我园宿。心在于佛无有余意也。梨奢语言。我与汝百千两金。听佛受我请供养。答言。我已请佛及僧止宿我园。云何当舍。梨奢复言。我与汝二百千两金。乃至十六百千。听世尊受我请供养饮食。答言不能。梨奢复言。以半国财物与汝。听佛受我请供养饮食。答言。设与我全毗舍离国者我亦不舍。何以故。我已请佛及僧在园供养。尔时五百梨奢。振手嗔恨庵婆罗婆提言。捐弃我等。即乘车诣庵婆罗园。尔时世尊。在彼园中与无数众围绕说法。遥见五百诸梨奢来。告诸比丘。其有比丘。不见忉利诸天出游时。当观此诸梨奢。忉利诸天。欲出游时。与此无异。佛告诸比丘。慎汝心念。摄持威仪。此是我教。云何比丘慎汝心念。若比丘观内身身意止。精勤摄持念不散乱。调伏贪嫉世间忧恼。观外身身意止。精勤摄持念不散乱。调伏贪嫉世间忧恼。观内外身观受心法亦如是。如是比丘得正心念。云何摄持威仪。比丘若出若入屈伸俯仰。执持衣钵若饮若食若服药。大小便利。若眠若觉。若来若去。若坐若住。若睡若觉。若语若默。常尔一心。是谓比丘摄持威仪。尔时毗舍离五百梨奢。至车所住处便下车。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五百梨奢。在佛边无复威神。唯佛世尊。在大众中光明威德最胜无比。犹若秋天无有云翳。日行虚空威曜无比。如是世尊。在五百梨奢中。神德名称颜貌无比。尔时众中有婆罗门。字宾耆羊菟。此婆罗门。从座起偏露右肩。右膝着地白佛言。我欲有所说。佛言。听汝所说。此婆罗门。即于佛前。说偈赞佛。

摩竭王得善利 耆伽王持珠铠

其有佛出此国 声震动如雪山

如莲花香洁 开张香气胜

今观佛光曜 如日之初出

如月行虚空 无有诸云翳

如是佛世尊 光显于世间

观佛之智慧 如闇然大火

施众以明眼 决了诸疑惑

尔时诸梨奢语婆罗门言。汝可重说此偈。时婆罗门即再三说此偈。时诸梨奢以其善赞偈故。即与五百领衣。时婆罗门得此衣已。即用上佛言。愿佛哀愍故。而为受之。尔时世尊告诸梨奢。世间有五种宝难得。何等五。一者佛世尊出于世间。此宝难得。佛出世间闻佛说法为人说者。此宝难得。佛出世间为人说法闻法解者。此宝难得。佛出世间闻佛说法如法而行。此宝难得。得信乐者。此宝难得。是为五宝世间难得。尔时五百梨奢。闻佛种种方便说法开化。极大欢喜白佛言。愿明旦受我请。与比丘僧俱。佛言。我已受庵婆罗婆提请时五百梨奢振手而言。庵婆罗婆提捐弃我等。即从座起前礼佛足绕已而去。尔时庵婆罗婆提。还家办具种种多美饮食。明日往白时至。世尊清旦着衣持钵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往庵婆罗婆提家就座而坐。时婆提。饭佛及比丘僧。种种多美饮食。食饮足已。置钵于地。持金澡瓶水洗佛手。前白佛言。毗舍离国有诸园观。此最第一。今奉世尊。在中住止。唯愿哀愍见为受之。佛告言。汝可奉佛及四方僧。何以故。若佛园园物。若房舍房舍物。若钵若衣。若座具针筒。如佛塔庙。一切世间诸天龙神梵天沙门婆罗门诸天及人。无有能用者。婆提言。今以上佛及四方僧。愿为受之。时佛哀愍故。为咒愿受之。

若为作寺庙 种植诸果树

桥船以度人 旷野施水果

兼复施屋舍 如是之人辈

日夜福增长 如法能持戒

彼人向善道

时婆提。更取小床于一面坐。时世尊为说种种法。令大欢喜。即于座上诸垢消除得法眼净。见法得法已成果证。白佛言。自今已去。归依佛法僧作佛优婆私。从今已去。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时婆提。闻佛种种方便说法。极大欢喜。从座起礼佛足而去。尔时世尊。在静处思惟。心自念言。诸比丘在道路行多担衣。有头上戴。或有肩上担。或有带着腰中。见已作如是念。宁可为诸比丘制衣多少。过不得畜。时世尊。初夜在露地坐着一衣。至中夜觉身寒。即着第二衣。至后夜觉身寒。着第三衣。时世尊作如是念。当

来世善男子不忍寒者。听畜三衣足。我听诸比丘畜三衣不得过。夜过已。世尊以此事集比丘僧告言。我在静处思惟。诸比丘在道行大担衣。或头上戴肩上担带着腰中。见已作如是念。我今宁可为诸比丘制衣多少过者不得畜。我初于夜在露地坐着一衣。至中夜觉寒着第二衣。至后夜觉寒着第三衣。我作如是念。当来善男子不忍寒者。畜三衣足。我今宁可制诸比丘畜三衣。若过不得畜。自今已去。听诸比丘畜三衣。不得过畜。尔时异住处四方僧。得贵价僧伽梨作卧具。诸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应持贸易余物随处用。不知使谁贸易。白佛。佛言。听比丘贸易。若使守僧伽蓝人若沙弥优婆塞易。若施主自易随处用。时世尊在跋提国。有比丘得刍摩衣。白佛。佛言听畜。有比丘得罗睺多衣白佛。佛言听畜。有比丘得阿哆睺多衣白佛。佛言听畜。时六群比丘畜上色染衣。佛言不应畜。时六群比丘畜上色锦衣。佛言。不应畜锦衣白衣。法不应畜。应染作袈裟色畜。时六群比丘着不截须衣。佛言不应畜。有六群比丘锦作衣须。佛言不应畜。六群比丘畜颇那陀施衣。佛言不应畜。如是痴人。随我所制更作余衣。时世尊在波罗捺国。有檀越送食。诸佛常法。若不往食。在后案行房舍。案行房舍时。见有比丘舒僧伽梨在地欲安帖。见已往比丘所语言。汝何故舒衣在地。比丘言。欲使里相着外有帖现。佛言。善哉善哉。比丘如汝所作。时诸比丘食还。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汝诸比丘。食后我案行房舍。见有比丘舒僧伽梨在地欲安帖。见已往比丘所语言。汝何故舒衣在地。比丘言。欲使里相着外有帖现。我即赞叹善哉。如汝所作。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作新衣。一重安陀会。一重郁多罗僧二重僧伽梨。若故衣听二重安陀会二重郁多罗僧四重僧伽梨。若粪扫衣随意多少重数。

尔时世尊在旷野国。时众僧得善显现衣。佛言听畜。得锦衣。佛言不听畜。诸比丘得蚊厨。佛言听畜。尔时世尊在跋耆国人间游行。往失守摩罗山至恐畏林鹿野苑中住。时有菩提王子。作新殿堂。未有沙门婆罗门一切人坐者。尔时王子。闻佛从跋耆国人间游行往失守摩罗山恐畏林鹿野苑中住。即遣人唤萨阇婆罗门子语言。汝持我名往佛所。头面礼足问讯世尊。起居轻利少病少恼住止安乐。如是白佛。愿佛及僧。受我请食。我造新殿堂。未有沙门婆罗门一切人民坐者。愿佛先坐。然后菩提王子坐。得福无量。时萨阇婆罗门子。礼王子足已。往世尊所敬问讯已。却坐一面。白世尊言。菩提王子。稽首世尊足下。问讯起居轻利少病少恼住止安乐。如是白佛。愿佛及僧。受我请食。我造新殿堂。未有沙门婆罗门一切人民坐者。愿佛先坐。然后王子坐。得福无量。时世尊默然许可。时萨阇婆罗门子。闻佛许可已。从坐起绕佛而去。还菩提王子所。白如是言。沙门瞿昙。我已白竟。默然许可。今正是时时王子。即设种种美食夜过已。明日扫洒殿堂。布好新衣从阶陛至殿。时至遣人白佛。时世尊着衣持钵。与千二百五十比丘僧俱。诣菩提王子家。时王子至外门里迎佛。遥见佛来。前头面。礼足已。随侍佛后。如顺教

弟子。世尊入王子堂前默然而立。王子言。愿佛在衣上行上殿。令我得福安乐。王子第二第三如是白世尊。世尊默然。时世尊顾视阿难。阿难知佛不欲蹑新衣上行为利益后众生故。阿难语王子言。可摄此衣。如来不欲在上行。为利益后众生故。时王子疾疾却衣已白佛言。愿佛上殿。令我得福。时佛即上殿就座而坐。时王子饭佛及僧种种多美饮食。食已舍钵。取一小床在一面坐。时世尊种种方便为王子说法已。从坐而去。还本住处。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若大价衣布地。不应在上行。若行如法治。尔时比丘房舍多尘土。佛言听洒扫洒扫已故复有尘。佛言。听以泥浆污洒。若故有尘。伊梨延陀耄罗耄耄罗毛氍氀。十种衣中。若一一衣。作地敷。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王波斯匿有异母。信乐佛法。以王所著大价锦衣。施四方僧已便命过。时比丘用作地敷。有诸不信乐大臣。至僧伽蓝中观看。见比丘以王所著大价锦衣作地敷。见已皆共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厌足。多贪畜遗余。自言我知正法。如是观之何有正法。以王所著大价衣用作地敷。檀越虽施受者当知足。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以王所著大价衣作地敷。自今已去。听用作卧褥坐褥作枕作覆上衣。尔时比丘。裹头至佛所白言。大德。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比丘不得裹头。是白衣法。若裹头如法治。时诸比丘头冷痛白佛。佛言。听以毳若劫贝作帽裹头。尔时比丘。诞陀卢多梨着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得如是着衣。除僧伽蓝内。

此是白衣法。若如是着衣如法治。尔时比丘着一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一衣。除大小便处。此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串头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衣。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袄往世尊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皮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褶。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裤。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行縢。往佛所白言。

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蒲草行縢。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白衣法。若着如法治。佛语比丘。汝痴人。随我所制更作余事。如是一切白衣之法不得着。时诸比丘。假作编发螺髻。来指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尔。此是外道法。若作如是如法治。尔时有比丘持木钵。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持如是钵。此是外道法。若畜如法治。尔时比丘持钵楼(三奇杖到柱地持钵置中上安横串众物肩荷而行故名钵楼)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此是外道

法不应持。若畜如法治。尔时比丘着绣手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

佛言不应着。此是外道法。若畜如法治。尔时比丘着草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外道法。若着如法治。如是衣若草衣。裟婆草衣。树皮衣。树叶衣。珠璎珞衣。如是一切衣不得畜。若畜如法治。尔时比丘着外道皮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着鹙毛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外道法。若畜如法治。尔时比丘着人发钦婆罗衣。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外道法。若着偷兰遮。尔时比丘。着马毛騣牛尾钦婆罗衣。往佛所白佛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着。此是外道法。若着如法治。尔时比丘露身。

往佛所白言。此是头陀端严法。愿佛听。佛言不应尔。此是外道法。若露身偷兰遮。佛言。如是痴人。随我所制复作余事。如是一切外道法。不应作。

尔时有往处。现前僧大得可分衣物。诸比丘不知云何。往白佛。佛言听分复不知云何分。佛言。应数人多少。若十人若二十人。乃至百人为百分。若有好恶当相参分。彼便自取分。佛言。不应自取分。应掷筹分。彼便自掷筹。佛言。不应自掷筹。应使不见者掷筹。时分物时。有客比丘来。佛言应与分。作分竟。有客比丘来。应与分。未掷筹时来。应与分。掷筹时来。应与分。掷筹竟来。不与分。欢喜受分已。有客比丘来。不与分。若有余更分。竟来不应与分。若已与沙弥。使人分已来。不应与分。比丘分衣时。有客比丘。数数来。分衣疲极。应差一人令分白二羯磨如是与众中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住处若衣若非衣。现前僧应分。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与某甲比丘。彼当与僧白如是。大德僧听。此住处若衣若非衣。现前僧应分僧今与某甲比丘。彼比丘当与僧。谁诸长老忍。此住处若衣若非衣现前僧应分。僧与某甲比丘。彼某甲当与僧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某甲比丘。彼某甲当与僧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尔时比丘得婆输伽衣白佛。佛言听畜。诸比丘患寒白佛。佛言。听着复贮衣。尔时有异住处一比丘住。时现前僧大得可分衣。诸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若比丘住处有一比丘住。大得现前僧可分衣。若有客比丘来。若四人若过四人。应持衣与一比丘令白二羯磨分。若有三人应彼此共三语受共分。若二人共三语受共分。若一人应心念口言此是我分。尔时有住处。有比丘有比丘想。欲别部分衣。诸比丘不知成分不成分。白佛。佛言。不成分得突吉罗。尔时有住处。有比丘疑别部分衣。诸比丘不知成分不成分。白佛。佛言。不成分得突吉罗。尔时有住处。有比丘作无比丘想别部分衣。比丘不知成分不成分白佛。佛言。不成分不犯。尔时有住处。无比丘有比丘想分衣。诸比丘不知成分不成分白佛。佛言。成分得突吉罗。尔时有住处。无比丘有疑分衣。不知成分不成

分白佛。佛言成分得突吉罗。尔时住处。无比丘无比丘想分衣。诸比丘不知成分不成分白佛。佛言成分衣无犯。尔时有住处。有比丘有比丘想别部受衣。诸比丘不知成受衣不白佛。佛言。不成受衣得突吉罗。尔时有住处。有比丘疑别部受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成受得突吉罗。尔时有住处。有比丘无比丘想别部受衣。诸比丘不知成受不白佛。佛言。不成受不犯。尔时有住处无比丘有比丘想受衣。诸比丘不知成受不白佛。佛言。成受得突吉罗。尔时有住处。无比丘疑受衣。诸比丘不知成受衣不白佛。佛言。成受得突吉罗。尔时有住处。无比丘无比丘想受衣。诸比丘不知成受不白佛。佛言成受无犯。

本经缺字对照（16 种 / 51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毯-炎+瞿]	氍	12	Unicode 有此字（U+23C3D），即原字，非替换（CB01071）
[袖-由+宁]	袉	10	Unicode 有此字（U+4622），即原字，非替换（CB01728）
[少/兔]	毟	10	Unicode 有此字（U+3779），即原字，非替换（CB00145）
[口*弟]	唦	3	Unicode 有此字（U+3592），即原字，非替换（CB00762）
[卄/積]	藾	3	Unicode 有此字（U+27090），即原字，非替换（CB00036）
[跳-兆+專]	踼	2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67）
[疊*毛]	氎	2	Unicode 有此字（U+3CB2），即原字，非替换（CB00626）
[這-言+蔗]	蕸	1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33）
[示*厭]	禶	1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1679）
[打-丁+親]	擯	1	Unicode 有此字（U+2D8CB），即原字，非替换（CB00890）
[打-丁+毛]	托	1	Unicode 有此字（U+39CC），即原字，非替换（CB00238）
[沙/虫]	蚩	1	Unicode 有此字（U+272CA），即原字，非替换（CB01690）
[病-丙+貴]	癀	1	Unicode 有此字（U+3FC9），即原字，非替换（CB01718）
[跳-兆+尃]	踼	1	Unicode 有此字（U+2C9C5），即原字，非替换（CB00571）
[毯-炎+登]	氆	1	Unicode 有此字（U+23C06），即原字，非替换（CB01070）
[犛-未+牙]	犛	1	Unicode 有此字（U+246C6），即原字，非替换（CB01738）